

第十五章履险

皇甫维俊面上突然流露出怒气，冷冷道：“月公佟雷的武功走的是阴柔的路子，因此为人也十分阴柔。你是他的女儿，自然也承传了心法！但你是不是对每一个男人都是这等柔顺？”

她吃惊地转眼瞧着他，在枕上轻轻摇头，柔婉地道：“公子请别这样说我！”

皇甫维怒气仍然不减，峻声道：“那么你为何不反抗我？为什么？你说！”

银衣仙子佟秀好像不知如何作答，嗫嚅了好一会，才道：“我……我也不知道为何不敢反抗公子……”

皇甫维左看右看都看不出一丝虚假，因此，心中怒气突然变为怜惜之感，面上慢慢浮起微笑。

银衣仙子佟秀像蛇一般滚入他怀中，他不觉伸出双臂把她抱住，一齐倒在床上。

她软软道：“公子忽然驾临，可有什么事？”

皇甫维动了感情之后，立时变得十分真挚坦白，道：“我准备来取你性命！”

她打个寒噤，艳丽如花的脸上掠过恐怖之色，道：“公子真的想杀死我吗？”

皇甫维道：“那时自然是真的要取你性命，可是目下已经不忍下手啦！说老实话，就算我当时把你杀死，可是你那美丽的影子，永远会藏在我心中……”

佟秀此时吃皇甫维一双有力的手掌抚摸得面泛桃花，遍体发热，星眼半开半阖，那种媚人之态实在无法形容。

皇甫维跟她亲热了一会，突然跳落地上，挺一挺胸膛，苦恼地道：“我如果不杀死你，叫我如何安排呢？”

佟秀愕然看着他，过了一会，下了决心地道：“假如公子一定要杀死我，那就请下手吧！”

皇甫维摇摇头，又在床沿坐下，缓缓道：“我知道你们三姊妹都是奉命跟我相好，乘机偷学采补大法，但假如你偷学不到，不知你父亲如何对待你？”

她眨眨眼睛，柔声道：“假如真学不到，那也是无法之事，我父亲能把我怎样？大不了责骂一顿！”

皇甫维道：“这样说来，你父亲很爱你，是不？”

佟秀怔一下，道：“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想起来，他对待我一向都没有特别好或不好！”

皇甫维微微一笑，道：“听我父亲说，三公都是天性残酷，毫无感情之人，因此他老人家很不明白三公为何肯养育儿女！”

佟秀大惑不解，道：“养儿育女跟性情残酷有什么关系么？”

皇甫维道：“我一说你就懂啦，试想以你父亲他们那等行径之人，在江湖上尽是仇家，没有一个朋友。他们老是淫人妻女，自然会想到自己的妻女可能遭遇到这等不幸，再加上他们没有感情，根本不需要家庭慰藉，是以决不肯娶妻生子，留下后患！”

佟秀恍然道：“是啊，不过我越想越糊涂，但公子这一问有何用意！”

皇甫维笑道：“我要用你来威胁月公佟雷，我若然被他所困，就告诉他

你在我手中，这一来假如他爱你的话，自然不敢向我下毒手了！”

两人说到这里，又着实温存了好一阵。皇甫维道：“我要娶你为妻，但不知你对我是否矢志不渝？”

银衣仙子佟秀眼中登时光彩焕发，柔声道：“公子如果不嫌我蒲柳之姿，我愿终身侍奉公子。但不知公子怎样才能相信我一片痴心？”

皇甫维道：“我有一个法子，那就是你随我到一处地方去，在两年之内，你不出大门一步。假使你做得到，我怎能不相信你！”

佟秀听此，面上又是泛起桃花，点了点头，答应下，身形依偎向皇甫维。

此时的她稍一转头，正好望到镜子中的自己，望到自己那种娇媚之态，不免芳心又是一阵大动，一双玉臂搂向皇甫维。

皇甫维也是气喘有声，望向佟秀，见其不但面貌姣好无比，自己的一双手触向胸前双峰，不觉一阵颤抖，觉得她更为迷人。

他怔怔地望着，佟秀的骨骼肉体亭匀无比，透出无尽的诱惑和挑逗。皇甫维早已魄失魂去，一阵猛烈的欲火烧来，不禁血脉贲张，几乎扼制不住。

佟秀也是眼眸紧闭，红唇抖动，玉腕稍一用力，将皇甫维搬倒在床上……

直到第二日，日上三竿之时，皇甫维和佟秀才是匆匆从床上爬起，相视一笑，不觉又是一阵脸红。

按照两人的商议，他们来到了城东一座空屋之内，这间屋子颇为深广，皇甫维早已布置妥当，并连丫环也买来两个，本拟把绛衣仙子舒倩迁来此地。可是想不到佟秀也这么真心爱他，急切间只好先把此处给佟秀居住。他并且把这屋子称为“银月府”，而将舒倩在城北的那座屋子称为“金乌第”。翌日他乔装外出，花了一个上午的工夫，把绛衣仙子舒倩那边各事都安排妥当。现在他所担心的，就是自己所经营的两间藏娇金屋没有可托心腹的男仆人看守外面，若然任得每间屋子只有三个女人居住，日子久了，一定会使歹徒生出觊觎之心，虽然舒倩、佟秀她们足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和能力，但一旦闹出事情，那就不好办了。为了此事，他觉得十分发愁。

他在银月府中和佟秀两人用过午饭，便又乔装匆匆外出，赶到义父和吕东青失踪的空宅外面，想起义父和吕东青不知为何失踪，也不知生死安危，心中登时十分烦躁不宁。

绕到宅后，四看无人，立刻跃入墙内。这一次乃是出事之后第一次回来，一则要取回圣剑，二则想瞧瞧那几个尸首还在不在？

飘落墙根之外，陡然间听到一阵兵器碰击之声。这阵声浪十分低微，相隔甚远，若不是他练过“天视地听”之术，委实难以听到。

他暗暗狞笑一下，迅疾地摘下面具，在地上掘出那柄圣剑，插在背上，然后暗暗一运真气，身形陡然暴涨，恢复了原来的体形。

之后，循着兵器碰击之声寻去，穿过两个院落，发觉那阵打斗声竟是从义父他们居住的那个院落传出来！

皇甫维一想起义父，早就热血沸腾，暗念能够到此的人，总与义父失踪之事有关，说不定吕东青目下正与敌人苦苦拼斗，这么一想，撒开脚步疾冲入院。

目光到处，只见院中有两起人正在剧烈拼斗，一起是一个老道人和一个黑衣美女正在迅急无伦地互相猛击。那老道人乃是五岳掌门人之一的北岳恒山飞羽真人，那个黑衣美女竟是玄衣仙子冷清影。另一拨正在激斗的是三个黑衣劲装大汉合力对付一个使剑的中年人。那三名黑衣大汉一望而知乃是天

星坞中好手，那中年人则是点苍快剑张搏云。

此外在墙边另有一个道人和一个女尼，都露出紧张万分的神色注视着院中激斗。

那玄衣仙子冷清影以家传特快的身法和招数，左手一条玄蛟飞爪，右手一支极短的匕首。此刻宛如穿花蝴蝶似的，在飞羽真人金枪光幢之间穿来闪去。暂时似乎双方势均力敌，尚可剧战一段时间。

但这一边的点苍快剑张搏云却气势如虹，他恰好也是以“快”著称于世，加上功力奇高，剑招精奥毒辣，每一剑发出，其实已刺戳劈削了好几剑之多。目下对付上天星坞之人，以快打快，他可就占尽了便宜。

皇甫维首先被点苍快剑张搏云那种奇诡奇快的剑法吸引住注意力，瞧了几眼，已看出那三名黑衣大汉势色不佳，心念连转，委决不下是否要出手相助。

他移日向院子扫瞥，发觉那些死尸已失去踪迹，忍不住遥遥向玄衣仙子冷清影冷笑一声。

这一声冷笑可就惊动了观战的一尼一道。玄衣仙子冷清影也发现了她，登时大喜叫道：“公子快出手帮一帮我们，对方的援兵马上就赶到啦！”

皇甫维陡然醒悟如果要查出义父下落，眼前这冷清影就是最好的线索！于是厉声道：“挡我者死，避我者生！”喝声中挥剑直劈那一尼一道。

点苍快剑张搏云见识过皇甫维的武功剑术，是以暗暗为那一尼一道凛骇。原来他们所以会在这座空宅出现，是因为华山掌门静虚子手下两尼，无意中发现玄衣仙子冷清影率着三名手下走过。

目下武林已动员无数人力，由心池圣女为首，严密追查一皇三公以及皇甫维的下落。是以飞羽真人及点苍快剑张搏云都毫不迟疑动手擒捉冷清影，于是展开激战。

点苍快剑张搏云情急之下，立即出辣手攻击，一名黑衣大汉惨叫一声倒地身上。他的长剑当真快得异乎寻常，一击得手之后，已急如星火般向另一黑衣大汉刺去。

那两名黑衣大汉倏地一齐并肩挥掌来封，发出一股潜力，忽刚忽柔。点苍快剑张搏云的长剑差一点被他们这一招神奇掌法的潜力击出手，吃了一惊，电急旋绕过去。刷地一剑刺出。那两个黑衣人急急转身，仍是联手并掌迎击来剑。这一次点苍快剑张搏云已经有备，刚一感到对方掌力沉猛绝伦，难以硬拼，便忙忙收剑另行发招，总算不再吃亏。

就在那两个黑衣人联手拒敌之时，皇甫维手中圣剑光芒四射，大肆凶威，白虹如电掣般横扫过去，把恒山派道人的金枪扫为两截，剑光芒尾划处，那道人腰身处登时溅出一片血箭。皇甫维剑势加雷奔电掣，跟着削断华山派女尼的长剑，那女尼惨叫一声，蹬蹬蹬直退开去！

而正在此时，那两名黑衣也惨叫一声倒地。这时皇甫维已纵到边上驰援玄衣仙子冷清影，他谙知那星公冷央的绝招“同心若金”具有大妙用，是以万想不到那两名黑衣人竟会伤亡在点苍快剑张搏云手下。再者他主要也是想救援玄衣仙子冷清影，因此剑伤尼道两人之后，立刻纵到冷清影身边，圣剑划出一道白虹，奇诡绝伦地连攻数剑，把个飞羽真人迫得倒退不迭。

那两名黑衣大汉惨死之声传入耳中之际，皇甫维衡量今日局势对自己这一方大是不利，主要是敌方增援立至。如不及早撤退，势非吃亏不可。此念一生，登时伸手拉住冷清影手臂，拉她急退。

冷清影动作以“快”为主，是以皇甫维一拉便即及时脚下发力，跟着皇甫维一齐越墙急撤。两人并肩迅速地出了此宅，到了街上。皇甫维边走边道：“我们得想个法子躲起来，免得那些对头跟踪追到。”

玄衣仙子冷清影道：“到我的地方去，我们来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便可以摆脱他们！”

当下两人匆匆赶到左方另一条街上，冷清影带他走入一座宅院。她道：“那些人虽然目下尚未追来，但只须在街上略一查问，就可查出我们在此。我们现在马上从暗道出去，打别一家的后院溜走。”

皇甫维道：“如今尚是光天化日，我们不论从何处离开，以我们这两人的装束形貌，只要在街上走过，就瞒不了他们耳目，我看还得乔装才行！”

玄衣仙子冷清影道：“公子设想周密，的确必须如此，我这就去找些衣服出来，你身上的衣服很短小，可以换下来给我，你改穿别的衣服。我扮作你的小书童，大概谁也查不出我们的行踪！”

皇甫维道：“这主意很高，你若乔装为男子，自然避开他们的耳目……”

玄衣仙子冷清影奔入一个房中，转瞬间已找出一件淡青色的长衫和一具琴匣。她迅快地道：“你快点换上这件长衫，我替你梳一下头。这个琴匣正好放你的剑，这样人家绝看不出我们是武林中人啦！”

皇甫维左右四顾，要找地方换衣，突然面色一沉，侧耳倾听！

玄衣仙子冷清影轻轻道：“怎么啦？可是有什么异响？”皇甫维点点头，道：“好像有两个人进来，我们暂时已无暇换衣，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冷清影道：“那么我们这些东西绝不能让来人瞧见，以免泄漏以后的机密，我先把这些东西放在暗道入口之内，等会儿走时可以顺手带走！”她说话极快，以致令人不会浮起误时间之感。她说完之后，立刻向后面奔去，皇甫维屹立在院子中，运起天视地听之术，查听那两个从前面侵入的敌人踪迹。

那两人一会儿就搜索到院子外，可是冷清影还未回来。皇甫维从她刚才去时的声息中查出此宅地方甚大，因此生恐一旦走开，冷清影回来时就不易找到自己。再者从那两个敌人脚下声息已查出他们武功不见得太高明，是以有恃无恐地屹立院中。

转瞬间院门处出现两个人，一个是铁网神刀李幸，另一人则是个中年和尚，此时已把僧袍掖起，手中持着一把精光闪闪的戒刀。

他们一望见院中有人，并且赫然就是皇甫维，都怔了一下，才缓步踏入院中。

皇甫维理也不理，仰头望着天空。铁网神刀李幸哼了一声，道：“皇甫维你虽是一皇之子，但本身却没有什么恶行，大家仍然对你一身武功甚表敬重。可是你适才剑劈华山恒山门下弟子，手度未免太辣！”

李幸右手一柄金光灿然的大刀，左手一面两尺大的黑色铁丝网，蓦地挥刀进扑。

皇甫维手中圣剑光华电掣，脚下寸步不移，竟把对方攻势完全抵住。他冷冷一笑道：“姓李的你刚才还说我没有恶迹，为何一出手就好像仇深如海？我先告诉你一句话，那就是家父绝对不曾出手伤你门下弟子，信与不信那是你自己的事！”

铁网神刀李幸怒声道：“我弟子惨死的血账，算不到你头上，只找你父亲一皇算账。但你本人事实上罪大恶极，你以为天下的人都是昏庸无知之辈么？”

皇甫维冷喝一声“好”字，陡然首先发难，左掌疾然向僧人拂去，右手圣剑化作一道白虹，直取铁网神刀李幸。他的掌法剑势都奇诡凌厉之极，出手之后，绵绵不绝，一连五招，把对方两人完全罩在剑光掌势之内。

第六招时但见圣剑过处，李幸手中大刀已短了四寸长的一截刀尖。但那中年僧人却趁机滚低，使出地堂刀，但见一片刀光，在皇甫维脚下滚来滚去。

皇甫维忽然记起这趟神奇精妙的地堂刀法正是泰山掌门长老矮头陀的嫡传心法，他对那矮头陀甚有好感，是以心中一动，真不想伤此和尚。但李幸和那僧人一上一下凶猛夹攻之势，又使他罢手不得。正在激战之际，耳中忽然听到后面隐隐传来搏斗之声，这一来可就激起他满腔杀机！

他略一凝神，运起天视地听之术，瞬息间已大约查出那玄衣仙子冷清影遭逢了强敌，正在舍命苦斗。心中一急，左掌电急拂将出去，五指指尖发出阳刚之力，猛恶无俦，直袭李幸胸前大穴。

皇甫维左手对付李幸之时，右手圣剑威力陡增，一剑划去，已迫得那僧假刀拆解，皇甫维剑发连环，突然探入对方刀光之中，只听“呛”地一声，戒刀断为两截，那僧人也惨哼一声，原来右腕已被锋快无匹的圣剑光华芒尾扫着，整只右掌和手腕分了家。

皇甫维冷笑一声，涌身纵出院外，当真快如掣电，一眨眼已奔到第三进一座的院子之内。

目光到处，但见玄衣仙子冷清影业已被漫天匝地的虹光笼罩住。她的匕首及玄蛟飞爪已经施展不开，全仗武林罕见的特快身法暂时支撑残局。

困住冷清影对头虽也是两个人，但这两人却非同小可，竟是天下知名的左右双钩吴家二老。

皇甫维聪明机警，一眼瞥见这两人联手对付冷清影，登时已料出他们必是存有生擒之心，如若不然，则单是一个对一个，冷清影也未必能够不败，何况对方以二敌一？

皇甫维撞入战圈之内，手中圣剑霎时幻出数重白色霞光，出手之凶毒辛辣，武林罕见。左钩吴圆首当其冲，吃他迫开数步。右钩吴景的长钩急运如风，疾卷过来接应兄弟。皇甫维突然一剑向数尺外的吴圆递去，竟空出后背任得吴景攻袭。左钩吴圆自然不必硬拼，又飘退四五尺之远。这一来玄衣仙子冷清影可就完全脱出对方双钩威力以外。皇甫维沉声喝道：“清影快走！”刚刚说完这一句话，后背心已堪堪挨上吴景老人的利钩。

玄衣仙子冷清影反应极快，刷地纵上院墙。但美眸回盼时，却见皇甫维身陷危机绝地，不由得花容失色，惊叫一声。这时皇甫维背心已被吴景老人利钩刺中，但皇甫维却借去势，因此御消对方不少力量。但见他快如闪电般掠上墙顶，头也不回，竟和冷清影双双遁走。

皇甫维和冷清影越过数重院落，冷清影忽然拉住他的手，纵入一个房间之内。房中只有只有一张木榻，冷清影过去掀起木榻，底下竟有一个三尺方圆的入口。

她又拉住皇甫维的手纵落暗道入口，在黑暗中她用另一只手摸索起什么东西，便拉着他向前急走，转个弯之后，又走了三丈余远，她陡然停住脚步。后面的皇甫维一下子碰着她的身躯，为了免得两个人一齐跌倒，便疾地伸臂把她拦腰抱住，这才稳住脚步。

冷清影突然也搂住他的脖子，轻声道：“公子，你刚才没有受伤么？”皇甫维但觉脂香袭鼻，不禁呆了一下，道：“我没有事！”

她道：“那是什么功夫？你知道一定当得起那吴景老鬼的一击么？”皇甫维道：“这种护身奇功称为‘血功’，必须纯阳之体才能练成。以吴景钩上的深厚功力，我实在没有把握，但总得冒险试一试啊……”

他忽然发觉冷清影的头伏在他胸膛上，宛如小鸟依人，又生像是求他保护似的，因此他突然对她感到十分怜惜，和缓地道：“你既然率三人到那空宅去，定然知道我父亲的事情，是不？”

冷清影道：“我不晓得有什么事，只是我父亲传令着我日夜到那边巡视，查看会有什么人到那空宅去！”

皇甫维听了这话，大感失望，道：“你说的话都是真的么？”冷清影立时急得起个毒誓，并且道：“就算是以前公子问我什么话，我都不会骗你！何况公子刚才舍命相救，我这条性命，已经属于公子，更不会向你说一句假话。公子如果不能置信，可以命我去办点事，看看我是不是忠心诚意为公子效力！”她说得虽然极快，可是情真意切，叫人难以不信。

皇甫维发觉她浑身微微发抖，只好安慰她道：“我相信你就是，你不须这等激动。现在你回去报告你父亲吧！”冷清影却紧紧搂住他，好似怕他忽然消失似的，皇甫维觉得奇怪起来，柔声道：“你怎么啦？”

冷清影道：“我只想请问公子一句，那就是我在公子你的印象中是什么样的人？”

皇甫维不假思索，道：“聪明美丽兼而有之，若果你主持中馈，一定是井井有条，上下和洽！武功也很高强，足以纵横江湖之上！我说得对不对？”冷清影沉默了一阵，道：“谢谢公子的褒言，我此生此世都会记着公子——”她松开手，转过身去。皇甫维感到她话声中隐隐含着极深切的凄凉意味，忍不住问道：“你可是马上回到你父亲那儿？”

她道：“不，我不能回去了！”皇甫维大感惊讶，道：“为什么？”黑暗中忽然瞧见她面上似乎有泪光闪动，便又接着问道：“你可是哭了？”她道：“没有，没有什么……”说罢，向那一边奔去，转眼间已托开一块石板，透入新鲜的空气和光线。皇甫维见她不肯说，不便多问，便过去先从洞口纵出去。她也跟着出来，把石板放回原位。这时他们处身在密密的树林中，四面没有一点人声，甚是恬静。

皇甫维看看这个娇小的黑衣少女，只见她那美丽秀气的面上，似乎浮动得非常动人心弦的忧郁。灵活的眸子此刻已失去光彩，好像已经遥看到无望的未来。但他感到自己对她无能为力，假如她向自己要求帮助的话，他倒是万分愿意帮助她脱离忧郁的阴影。

她突然道：“公子对那辣水仙杜筠的印象很不错，是不？但我却知道她的底细。”

皇甫维怔一下，道：“这个女孩子好像还不坏，你晓得她什么底细。”冷清影道：“据我所知，她以前对她的表哥神算公子屠元庭十分迷惑，299一心一意要嫁给他。可是直到你出现之后，她又不爱屠元庭了。昨天她已与屠元庭以及手下的金旭、邵一峰和易恒等数人离开富春啦！”

“哦，我明白了，她的感情似乎有点儿朝秦暮楚，不大靠得住是不是？我可对她没有野心，倒不在乎她怎样。”

“那么再见吧，但愿此生不能见到你！”她异常忧郁地深深望了一眼，好像向他永诀似的，之后，便奔出这个宽大的花园。

皇甫维自己怔了一阵，低头见地上放着那件衣衫和琴匣，于是就在树林

之中脱掉身上又短又破的衣服，换上那件淡青色的长衫，同时把圣剑放在琴匣之内，又将破旧衣服塞入去。然后取出人皮面具戴上，登时变成一个面色蜡黄的书生。

他提着琴匣走出花园，到了街上，十分警惕地混入人群中向前走。不一会工夫，他就发觉街上不时有劲装大汉匆急地驰过，来去方向不一定，偶尔也有快马飞驰。皇甫维现在已有了江湖经验，同时又是在本城中长大，深知一向没有这种情形。是以脑筋一动，已知道这些匆急来去的壮汉必定是传递消息的人。

他又发觉这些传递消息的劲装大汉个个衣饰有别，显然不是同一帮的人。可惜他虽有不少江湖经验，却未达到足以从衣饰装束上分别辨出这些人是什么来历的地步。这时他不禁想起玄衣仙子冷清影，他知道唯有这个忧郁聪明的女孩子也许能叫得出这些人的来历，于是不禁想到假如能把她带在身边，在江湖上走动，自然相当有利，何况她武功甚高，武林中等闲所谓高手人物都不是她的对手！

想到这里，不觉暗暗惋惜自己居然放过了她，尤其是她好像已不敢回到星公冷央那儿，倒不知她今后行止有什么打算，目下当真连找寻她的线索也没有。

惋惜之情尚在胸中，忽又想起义父和吕东青失踪之事，于是心烦意乱起来，在街上走了许久，脑中尽是在寻思如何查探义父去向之法。想来想去，觉得应当从“三公”身上下手。目下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找得到“三公”。

他集中全部智慧，苦思了一阵，突然间面露喜色，放步向东门奔去。不久已出了城外，到达钱塘江畔。但见岸边船舶辐集，极是热闹。他向左边一个小码头走去，在船堆中找了一会，便步下码头，趁别人不觉之时，迅速把面上人皮面具取掉，登时回复俊美飘逸的本来面目。

一艘单桅船上突然响起一声娇脆喊声：“皇甫相公，你老找谁啊？”皇甫维欣喜地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船娘打扮的妙龄女郎，正含笑向他招呼。

皇甫维不答，走上船去，一下子缩入低矮的舱中。然后道：“你先坐下来，我有话跟你说！”那船娘敏捷地坐在船头，脆声笑道：“相公好像有什么急事呢！”

皇甫维道：“这次我要请你帮个忙啦！”那船娘立刻道：“相公的恩德我一世也报答不了，有什么事我们这些粗笨人做得来的话，你老尽管吩咐！”

船舱中传出低沉声音，道：“我说出来你不要吃惊，我要查几个坏人的下落，他们到处都有耳目，所以你最好装出自言自语，别教人晓得我躲在舱里！”

那船倒是十分精乖，马上起身把船门和小窗弄一下，使得外面的人瞧不见内面有人。然后道：“相公的意思我懂得，要秘密小心是不是？相公这一说我可想起来啦，这几天我好像见过几个长相很特别的老头子，他们乘坐一艘双桅船，是从别处雇来的，现下倒不知停靠在哪儿！”

皇甫维仍不失望，道：“不知你现在再见到那船，还能不能认得出来？”

那船娘笑道：“我们自幼生长在水上，以船为家，无论什么船一看就记得，现在只要见到，自然认得出来，好比你读书的相公认得字一样！”

皇甫维虽然感到她这种譬喻不伦不类，但这刻没有多说之必要，便催她解缆开船去找找看。

那妙龄船娘踌躇一下，这才解缆离开岸边，先向上游缓缓驶去，边行边

看。皇甫维好生不解，想了半晌，突然问道：“我瞧得见你神情，刚才好像不大想解缆，是不是怕耽搁了正经事？不过你不必多虑，等会儿我自会重重酬谢你……”

那船娘一面摇船，一面应道：“相公这样说可冤屈死我了，我不是怕耽搁正事。实不相瞒，相公这等说法，我已经明白相公要找的人定是江湖上的人物，我们碰上这种事，规矩是不许答应，不然的话那些人可以找码头上的人对我不利！不过我又想到身受相公大恩，以前如果不是相公仗义帮忙，我父亲永远冤沉海底，我也流浪无以为生了！那一次官司相公花了不知多少银子和时间，我就算为相公粉身碎骨也得去做啊！”

301

皇甫维耸耸肩，道：“以前的事再别提啦！我倒没有想到码头上还有这种规矩，若是早点知道，就不会要你破坏行规了！现在我们回去吧！”

那船娘反而固执起来，坚持要找下去。这艘单桅船到了上游没有船泊之处，这才掉头回来，顺流而下。

回到码头上，皇甫维只因在想事，所以一直躺着不动，竟然不知已经停泊在码头。忽然听到那船娘“嘘”了一声，道：“相公千万别起身……”

皇甫维反应何等灵敏，登时机警地原式不动，同时运起天视地听之术，侧耳细听。

但听码头上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道：“你们小心一点！”除了这句话声之外，另有纷沓脚步之声，霎时都下了左邻大约第七八艘船上。

皇甫维听出话声正是那冷月神狐谷云飞所发，心中大喜，仍然运功倾听，好在目下相距不超过三丈，在他这等练过“天视地听”奇功的人耳中，简直就像置身于那边的船上。那船娘坐倒在船头，轻轻道：“那几个人抬着一口箱子落了那边一艘双桅大船上。那个穿着银白色长衫的年青相公我以前见过，就是和那几个老头一伙的人！”

皇甫维道：“你别向那边瞧看，也不要做声。假如他们开船，你也设法跟住……”嘱咐之后，便潜心运功查听。他马上就发觉那边的大船上除了一些手下之人以下，那“三公”居然全部在座。

冷月神狐谷云飞的声音传过来！“敬禀三老，弟子已把冷清影擒了回来！她起初居然有抗命之意，想是因手下三人丧命而大感害怕，同时也拒绝供出皇甫维行踪！”

皇甫维迅速地转动脑筋，寻求搭救冷清影的法子。可是想来想去，都无法可施。要知目下他身上内伤未痊，实在无法与“三公”匹敌。

正想之际，耳中已听到冷清影“哎”地叫了一声，似是穴道被解时所发的声音。这玄衣仙子冷清影一旦恢复说话的机能，立刻珠炮似地迅急道：“三老亮察，弟子因碰上那飞羽真人及点苍快剑张搏云，以致失利遭辱，若不是皇甫维公子及时出手，连弟子也不得生还。皇甫公子出手相救之后，就自行离去，弟子连跟他说话的机会也没有，怎知他的去处？伏望三老垂察……”

星公冷央道：“你是说不但不知皇甫维的去向，甚且连话也没有说过，是也不是？”

冷清影应了一声“是”。冷月神狐谷云飞阴森森笑一声，道：“这样就好办了，我也不妨告诉你，我们在圣女那边潜伏有人，你与皇甫维第二次交手之事，我们知道得十分清楚，而且查明皇甫维是利用暗道走开，还遗有许多痕迹，现在你总不能说连话都未曾跟他说过吧？”

冷清影那么能言善辩的人，这时也哑口无言。星公冷央嘿嘿冷笑道：“到底不是亲生骨肉，一见到长得不错的男孩子，竟然就背叛师门……”冷清影“哎”了一声，道：“不是亲生骨肉？你是说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冷央嘿了一声，道：“这些题外的话，不必多费唇舌。现在再问你一句，你当真不知道皇甫维下落？”

冷清影突然啜泣起来，一听而知她满腔情绪剧烈震荡。冷央又问了一声，她仍然哭泣不停，星公冷央道：“我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云飞，把她放箱子内！”

于是一阵箱子关阖之声传来，跟着便听到一阵低沉哑闷的惨哼之声。皇甫维双目一闭，双手紧握拳头，心中感到难过得快要裂开，原来他已听出冷清影在放入箱子之前，已遭受星公冷央施展不知哪一种恶毒手法，以致关入箱子之后，忍不住惨哼起来。

这种情形，就算是一个漠不相识的人，皇甫维听入耳中，也会气愤难过！何况冷清影与他颇有点感情，加之施刑之人又是他的强仇大敌，使他不禁生出敌忾同仇之心，因此格外同情冷清影而难过不堪！

冷清影那种惨不忍闻的闷哼之声不绝于耳，皇甫维难过愤慨得无法抑制，突然间冲出船舱。那船娘低低惊叫一声，道：“相公你闷热得忍受不住么？看你一头大汗……”

皇甫维出了舱外，被清冷的江风一吹，登时清醒过来，俊目一瞥只见码头上有三个劲装大汉，那艘巨型的双桅船上也有一个黑衣大汉和一个红衣大汉，但可幸他们都注意着岸上，想不到码头下面的小船上会出现这个敌人。皇甫维立刻又钻回船内，迅速地想道：“我绝不能这等鲁莽。”

忽然听到那船娘低低道：“真奇怪，那些人难道整天不干事，就站在码头上看人么？咦，那个穿银白色长衫的人也站在码头上，看东看西的！啊，他的眼睛真厉害，好像会射出电光，看透别人的心一般……”皇甫维听得心中一沉，忖道：“冷月神狐谷云飞亲在码头上守着的话，我就算乔装也瞒不过他的眼睛。如若吃他看破行藏，三公势必闻惊现身出手，我的性命大是堪虞！退一步说，就算是我逃出三公毒手，以他们这等老练的魔头，还不立即迁移的巢穴么？那时再想查出他们的下落，竟比登天还难！自然也无法救出清影了！”

其实此刻危机四伏，纵然皇甫维不离开那小船，但冷月神狐谷云飞眼力何等厉害，时间一久，总会看出毛病。

皇甫维等了一阵，低声问那船娘，得知那冷月神狐谷云飞不但还在码头上，而且找了一张椅子坐着，看情形一时三刻之内绝对不会离开。他发急起来，知那谷云飞不向这边张望，便伸头出去窥看一下，立刻又缩回舱内。坐在码头上的冷月神狐云飞虽是坐着守望，其实他也不能让圣女那方面的武林人瞧见，是以选择的位置是在一艘高大船舷边，好遮住他的身形。他精悍机警的放目四顾，任何可疑迹象都逃不出他的注意。

忽见一个船娘抱着几件衣服，从他面前走过，顺着石阶走下去，就蹲在最末的一级洗起衣服来。他以居高临下之势，恰好望见那船娘翘起来的大腿，她的衣裳这时只遮盖到膝盖上面，是以目光沿腿而入，隐隐约约还可见到亵衣。

饶他谷云飞一生见多识广，这时也禁不住心跳起来，但觉这等景象比之玉体横陈的香艳又大不相同。

皇甫维迅快地从船舱中钻出来，一踏上码头，就以从容不迫的姿态，抱着琴匣，缓步向岸上走去。

他其实走的不算太慢，可是在他的感觉中，似乎时间忽然停住，以致他一步一步的老走不出危险范围。

他眼角已瞄见冷月神狐谷云飞一逢低头凝望住那个船娘的大腿，不过说不定他会突然转头来看。再者，另有两个劲装大汉监视着岸上的动静。此刻侥幸也都被那船娘的色相所诱惑，俱已注目在水边那女人的大腿间。但他们可能忽然转眼瞧见。

不过在外表上，他仍然十分沉着镇静，渐渐离开码头，混入岸上的人群中，最后，他长长地透了一口大气，心中连叫“好险”！跟着放开脚步，向城内奔去。进得城中，他先把琴匣寄在一家相熟的茶叶店中，然后走到大街上，慢步徐行。

忽然两个人从人堆中闪出来，拦住他去路。皇甫维哼了一声，道：“南岳掌门大力神翁唐世一以及武当娄真人居然亲自出马，皇甫维实在不敢当得！”

娄真人神情深沉严肃，并不说话。那大力神翁唐世一道：“皇甫公子想必料到这等局面，是以老朽反而得请教于你这是什么意思？”皇甫维道：“我有事要见心池圣女，不知两位可肯为皇甫维引见？”对方两人闻言不觉相顾一眼，都流露出诧异之色！

皇甫维又笑道：“我今日公开露脸，目的不外要你们找上来，因此我绝不会开溜，你们两位如果须要商量一下，尽可放心走开几步交换意见！”娄真人和唐世一大概觉得有理，便闪开七八步远，互相耳语密议。皇甫维忽然转身疾走，仗着熟悉地形，一下子就闯入一家店铺之内。由后门急奔出去，在巷子里左转右转，一会工夫，就转出一条僻静的街道上。但见那条街道尽头处有座古朴高大的观宇，他毫不迟疑放步奔去，转眼间已奔到观门。

那观门打开一半，蓦地冲出四人，双方一碰头，都不禁楞住。原来那四人之中，一个是鬼医向公度，一个是山精关炎生，即是少林寺无意大师，另外两个就是祈门二鬼。

鬼医向公度突然阴声一笑道：“好极了，居然送上门来，我们合该得此一功。”

皇甫维明知鬼医向公度功力奇高，堪以和自己决一死战，祈门二鬼也不是泛泛之士，至于山精关炎生也属时下高手。这四人合力围攻之下，自难幸免。在这等情势危险之下，他眼珠一转，当机立断，微微一笑，道：“听说你向公度一身功力又有精进，我瞧一瞧是否属实？”话声甫落，双掌已交叉迅疾拂出。鬼医向公度飘开数尺，两脚一沾地，右掌已凝聚真力，隔空力劈。这一掌气势威猛，竟是抢制机先的手法。皇甫维左手掌背轻拂，已化开对方强劲无伦的劈空掌力，右手施展一招“鸟鹊南飞”五指上数缕劲风，袭到对方面门五官要穴。

向公度见他出手都是辛辣无比的凶毒手法，急急举掌护住上盘，斜闪数尺，皇甫维见有空隙可乘，身形一晃，从他身边擦过，向观内迅疾扑入。却不防旁边的山精关炎生突然一拳横击出来，皇甫维本来不把他放在心上，可是这时蓦然发觉此人拳力如山，凌厉之极，因此不敢仗着神功硬挡，身在空中之际，一掌向后面拂去。

双方真力一触，皇甫维身躯如风中落絮一般，飘摇不定地震开六七尺远，

但那关炎生却凝立如山，脚下丝毫不曾移动。皇甫维禁不住噫了一声，但眼见鬼医向公度已纵扑过来，不暇多说，转身疾奔入观。

这座道观第一进是一间宽敞高大的神堂，皇甫维打侧门绕奔进去，快如掣电，刹时已冲到第二进的宽大院子之内。

院子内左首一排房宇刚好有四五个人走了出来，皇甫维陡然煞住前冲之势，朗朗道：“圣女何在？”

刚刚出来的四五个人除了祈门二鬼之外，还有左右双钩吴家二老和华山派掌门人静虚子。

只见静虚子倏然化为一道剑虹，向皇甫维急掣电射而去，并闻脆声喝道：“凶悖之徒，还我徒儿一命！”

皇甫维第一次见到华山派嫡传剑术，但觉大有无坚不摧之势，心中一凛，脚下急退，双手急拂急击，展眼间已发出四五招之多。招招都是拂穴封脉的奇奥手法，迫使对方长剑一时无法吐出伤人。

那位面貌清丽的道姑长剑虽未发出，但仍然蓄势待发，如影随形般迫到皇甫维身前。只等他手法微懈，就可乘隙攻出，制他死命。

皇甫维身陷危机之中，面色丝毫不变。原来他天性奇特，坚忍过人，越是碰上危难，越是忘去一切，专心一志，全力应付。这时但见他手法微滞，那静虚子脆声一叱，长剑疾吐。皇甫维也大喝一声，威风凛凛，左手运力一拍，震得对方长剑光影闪颤，右手疾如电闪般使出秘传“分光折影”无上手法，蓦然探入剑光之内，两指直取对方双睛。

这一招当真极尽奇奥毒辣之能事，只看得四周所有的武林高手无不震凛失色。

静虚子忽然退开一丈以外，眼光之中愤慨交集，显然内心情绪已不能保持平日的冷静。

皇甫维喘一口气，发觉自己这几招耗去真力极多，比之剧战千招还要疲乏。是以不暇说话，连忙调息运气。同时游目一瞥，但见院门处是鬼医向公度和山精关炎生守住，右边屋宇廊上又出现恒山飞羽真人及泰山矮头陀。左边则有左右双钩吴家二老和祈门二鬼，正面则有华山静虚子。这些人无一不是当今武林中一等高的高手，只要他们不许自己离开，便再也逃不出去。这一干武林绝顶高手个个虎视眈眈地窥伺着皇甫维的一举一动，都有跃跃欲试之意。

皇甫维极快地想道：“今日情势危险万分，我如果落在他们手中，就算有苏秦复生，以三寸不烂之舌，也难说动他们自动释放我……”华山掌门人静虚子深深吸一口真气，施展出移形换位的功夫，突然闪到他面前五尺以内，长剑指住皇甫维，缓缓向他前胸刺去。

这一招去势虽慢，但凝聚剑上的真力凌厉无比，只要外界稍有阻力，立时就爆发出来。

皇甫维自然看出这一剑的威力迥异寻常，眼珠一转，厉声道：“你可是奉了圣女之命，阻我见她？”

静虚子耳中听到“圣女”二字，登时分心忖想。要知这一般武林中正派高手，都对心池圣女景仰万分，因此皇甫维这一句正好击中她唯一弱点，叫她非分心忖想不可。

就在她剑势微滞之时，皇甫维迅如雷电般两掌交叉先后拂出。静虚子玉面凝霜，微嘿一声，手中长剑乍缩又进，这一次出剑快如星火，剑尖直取对

方胸前大穴要害。

旁观的尽是一流高手，可是这刻只见到皇甫维两手拂出，仅是路数怪异，其实全无攻势，脚下也不曾移动，照道理说静虚子只须长剑疾吐数寸，就足可刺入皇甫维胸膛之内。却不知何故那静虚子反而收剑跃退？因此更感到皇甫维这一身传自“一皇”的武功，实在有超凡入圣的威力。阳魄王精二生性浮躁，毫不考虑当时情怀势是否应该出手，暴喝一声，人随掌走，向皇甫维迅击而去。

皇甫维冷冷笑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难道你以为自己的武功强过华山掌门人么？”

他又使出一招怪异手法，似攻似守，迫得阳魄王精二有力难施，无法不收回掌力急急退开。静虚子在这么多人面前，自然不能弱了华山威望。是以虽然明知那王精二浮躁鲁莽，不会讲究规矩细节，却也不能轻轻放过。但见她面笼冰霜，轻跨一步，身形已移到远在丈半以外的阳魄王精二的面前，沉声道：“王施主介入其中，可是认为贫道不堪承担重任？”

皇甫维在那边接口道：“他自然不敢承认，不过事实上他是个浑人，掌门人何须与他计较？”

房帘应声掀开，一条人影迅疾飞出，突然落在皇甫维面前，正是那一表人才傲气凌人的铁剑公子尹世泽。他一落地现身，即掣出那柄寒铁铸练而成的长剑，指一指皇甫维道：“本公子不屑与你在口舌上争雄，今日你可敢与我决一死战？”此人也是聪明机警之辈，两句话就把皇甫维一肚皮的话顶了回去。

皇甫维傲然一笑，道：“谁还怕你？哪一位肯借把剑用用？”静虚子扬一扬手中之剑，道：“贫道可以借剑与你！”当中那个房间帘子轻响，有人出来，道：“皇甫维，我的剑呢？”语声娇柔中又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

第十六章魅影

这位最后出现的人原来是“心池圣女”，但见她身穿一袭黄色布衫，装束非道非尼。头上绾起高髻，淡朴无华。但这等装扮却丝毫无损她天生的国色天香，依然容光照人，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有一种高华气度，令人不敢仰视。

皇甫维一心一意要求见她，但这刻圣女现身之后，他却反而有点紧张起来。表面上他冷静如恒，朗声道：“我知道你要夺回圣剑，所以不曾带来！”

圣女面色似是稍觉宽慰，一本正经地点头道：“不错，你不配用我的剑，假如你带在身上，我见到就要收回！”

皇甫维微微一笑，傲然道：“我来此之前曾经考虑过此事，假如那柄圣剑在公平交手之下被你夺回，我也心甘情愿认输。但以今日的情势，却生怕在未曾见到你之前，就被别的人以多为胜抢去那剑，所以不肯带在身上。假如你有意取回圣剑，同时胆敢面对普天之下唯一赢得你的人的话，那就请在下午未时正移驾城北许氏花园！”

圣女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那对澄澈如秋水般的眸子中没有令人心寒的杀气，可是却生像能够透视别人深心中的秘密。皇甫维突然感到对方似是已经窥破自己说谎，因此他表面上虽然若无其中，其实暗暗提心吊胆。

四周之人听知皇甫维居然是来邀圣女赴约，不啻是天下武林中正邪两派分出高下决定存亡的关键。这一来人人都噤声屏息，不敢插嘴。

心池圣女平和地问道：“你的意思是说一皇三公都将在场，是也不是？”

皇甫维游目瞥视铁剑公子尹世泽及鬼医向公度他们一眼，只见他们都装出十分冷漠之色，显然在这等情势之下，他们纵然是“三公”的内线，得知“三公”曾经对付义父之事，却也不敢拆穿自己的诳语。当下点点头，道：“不错，你可以把此地所有的人带去！”

心池圣女忖思一下，道：“你回去告诉皇甫孤，就说我今午未时孤身赴约！回去吧！”

皇甫维忽然暗暗一怔，原来他察觉心池圣女好像含有深意地向他微笑一下。

鬼医向公度阴阴接口道：“皇甫维，你几时见到三公？”

皇甫维深知这话不能随便回答，不好就得露出马脚，心念一转，突然低嘿一声，一掌向山精关炎生拍去。

他出手迅疾异常，事先又没有警告，这一掌威力非同小可。山精关炎生蓦地拳打掌劈，封开他的掌招，跟着急如星火般移形换位，斜斜闪开数尺。这山精关炎生反应之快，功力之强，竟一如皇甫维心中猜度。

向公度忽地欺身发招，运掌如风，一连攻了三招。皇甫维双掌忽拂忽劈，虽是把他的攻势化解，却感到鬼医向公度一身功力比以前更为精纯，竟吃他迫退两步。

铁剑公子尹世泽长剑在手，突然乘隙抢攻，一出手就是连环五剑。

皇甫维暗暗出了一身冷汗，要知他的一身武学传自“一皇”，除了功力深厚，招数神奇之外，还有一点好处就是“遇强越强”，也就是说对方越发厉害，他的手法招数中的奥妙变化更能发挥，外人看来便变成“遇强越强，遇弱不弱”了。

但目下那铁剑公子尹世泽的剑上奇招却是得自心池圣女，正好克制住皇

甫维的武功，是以皇甫维一旦失了机先，便险象环生，动辄有杀身之危。

这时心池圣女及吴家二老、静虚子、飞羽真人等正在谈论，虽然也知道这边在动手，但都没有工夫瞧看，再说谁也想不到皇甫维一着失机，便即这等危急。

鬼医向公度和假扮山精关炎生的“无意大师”迅速地交换一下眼色，无意大师沉声道：“目下情势混乱，尚待澄清，向兄以为如何？”

向公度点点头，突然发掌向尹世泽后背劈去，他这一掌威胁多于伤人的心，是以掌力猛烈惊人，其实并非真正杀手。

铁剑公子尹世泽想不到鬼医向公度由背后突袭，疾忙收剑护身。皇甫维找到机会，双掌连连拂出，错眼之间，他的人已走出重围。

尹世泽怒视向公度道：“你这厮如此反复，究竟是什么用意？”

鬼医向公度冷哼一声，道：“圣女她老人家尚须此人回报一皇，尊驾一旦杀死他，这干系哪一个承担？”

尹世泽大怒道：“自然有本公子承担，我看你分明有意找碴，嘿，看剑！”手中长剑一挥，刷刷连攻数招。

他的剑术非同小可，鬼医向公度赤手空拳，实在不易对付，是以阻遏不住开头的锋锐，双掌急急封拆，脚下却步步后退。山精关炎生忽然劈空一拳击出，拳力如山。猛袭尹世泽。那尹世泽随意发出一剑破解，哪知此人拳力奇重，手中长剑一震，差一点儿吃他的拳力荡开，心中大凜。鬼医向公度得此一拳之助，已撤出圈外。

皇甫维看得一清二楚，迅速忖道：“这山精关炎生武功之强，出人意料之外，我曾经猜想他是别人假扮，现在看来决不会错！不过另有一事令人大感迷惑，那就是我原本认为鬼医向公度是三公内线，但尹世泽居然对他施展煞手毒着，却又好像猜错了……”

他转念之际，心池圣女已姗姗走起来，平和地道：“皇甫维，你回去告诉令尊，我准时孤身赴约。”

皇甫维眼看着她的面容，再听着她的声音，心中突然泛起一种微妙奇异的感情，他暗自忖道：“幸好这场约会不是真的，否则我真不忍让她冒险……”

圣女的两道澄澈明亮的眼光好像一直透视到他深心之处，突然间美丽的面上掠过一丝飘忽的笑意，跟着优美地挥手道：“你赶紧回去，时间无多，好自为之……”

她这几句话倒像是临别赠言，把所有的人包括皇甫维在内都听得莫名其妙。皇甫维不暇多想，向她拱手行了一礼，便施施然从大门走出去。

出了大门之后，唯恐后面有人跟来，以及碰上回来的娄真人和大力神翁唐世一，便立刻纵入巷子内，凭着熟悉地形，左一转，右一转，又打人家店铺后门钻出大街上。

最后，走到那家寄剑的茶叶铺子，取回琴匣，便坐在店中等候未时来临。对此事他有两个假想，一是三公可能冲着“圣女”而到许氏花园去，一是三公仍然留在船中。但无论如何，他都要试上一试，纵然可能和三公正面对垒而有杀身之危，他也得冒险试图去救那玄衣仙子冷清影脱身。他尽管心中思潮澎湃起伏，情绪紧张，但他天生城府深沉，表面上不露一点神色。

到了未时，皇甫维霍地起身，挟住琴匣向江边走去，不一会已到了码头他在远处时已盯住码头上的三公手下，一共是三人，一个红衣，一个银衣和一个黑衣的劲装大汉。

那三人发现他出现并且似是向码头走来时，都露出讶骇之色，匆匆忙忙交换意见。

皇甫维仗着“天视地听”之术，不但远远就瞧得见他们的表情，而且也能听到他们商议的话。

因此，他走到码头上时，已经胸有成竹。转眼一瞥，那三名劲装大汉均已隐身在人群后或船舶之间。当下毫不迟疑，迅疾奔上“三公”雇用的双桅大船上。

船上前舱紧紧闭着，他一掌推开，踏入舱中，突然一阵强劲掌力从侧面袭来。皇甫维运起“血功”护体，竟不闪避，右手一招“击鼓催花”，猛可拂去。

但听一声惨叫，那人应手飞开，撞在舱壁然后坠跌舱板之上，皇甫维转眼一看，却是个黑衣劲装大汉，此刻已闭气昏绝。

他迅速一瞥，只见角落中有个巨大的木箱，侧耳一听，似乎听到痛苦呻吟之声。

这时船上陡然微微震动，皇甫维衡量当前形势，疾忙从琴匣中取出圣剑，插在背上，一面掣剑出鞘，一面把琴匣丢落江中。

这时舱门外已出现一个红衣大汉，皇甫维冷笑一声，掣剑迅扑。白虹乍现，挟着强烈的震慑人心的破空声电射而去。

那红衣大汉身形急退，手中飞起一道光华，以攻代守，疾取皇甫维腕臂脉穴。

这时因舱门狭窄，皇甫维只能进退而不能横移，是以无法施展出更奇奥的招术反击敌人，只好一挫剑势。那红衣大汉退到船头，和另外的两人会合。这红衣大汉出手进退之间，功力甚强，显然是太阳谷中高手之一。

皇甫维深知这三人联手之际，别具一种威力，决无法在短促时间之内把他们解决。这一来问题就大了，只因目下已是未时，三公等人马上就会回来，对方只要能支持数十招，自己这一次不但救不了冷清影，连自身也陷在罗网之中。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出手舍命进攻，十招之内，如若不能取胜，就飘然远扬。不过，这样一来三公势必猜到他是为了营救冷清影而来，必将她立刻处死无疑！

他想到这后顾之忧，心中不觉无心交战，一时委决不下是否先求保存自身？抑是用尽全力营救冷清影，宁可为她被三公杀死。

忽然间船身微晃，只见这船缓缓离开码头，原来船缆已断。先前替皇甫维查探三公下落的船娘一面急速地收起小刀，一面用力所船推出去。这时人多杂乱，因此这船娘的举动竟没有人瞧见。

皇甫维心中大喜，单足站在船边，伸出另一只脚点隔邻的船身，手中圣剑仍然吞吐刺击，使那三人不敢妄行离开原来位置。

转眼间这艘双桅船已经飘出外面，顺流东去，越淌越远，一会儿工夫就离开江岸数丈之遥。

皇甫维定一定心神，运足功力，挥剑凶猛进攻。他的剑术及内家真力传自“一皇”，正好是三公他们的克星，加上他手中圣剑锋利无匹，这一阵猛攻，只把那三人迫得步步后退，个个耗力极多，口中微闻喘息之声。

皇甫维力攻数招，因那三人的武功路子各有所长，恰好能够自然配合，威力增加了许多倍，是以再也攻不进去。他游目回顾，只见目下已处身在茫茫大江之中，离早先那码头已经甚远。江面上波涛渐大，船身因之而微微摇

晃不定。

突然间一个灵感掠过脑际，不觉仰天冷笑数声，手中剑招立时弛缓下来。

那三人不晓得他有什么主意，虽见他剑法松懈，却不敢大意反攻。陆闻皇甫维大喝一声，双脚在船上一顿。只见那船尾登时翘起半空，船头则直向江水中沉下去。

这一着那三人的确梦想不到，他们都不谙水性，这时生恐那船沉下水中，个个都低头分心查看。

皇甫维手中圣剑光华大盛，电射向红衣大汉。森森剑气刚刚袭到对方身313上，剑锋陡然转向，急取银衣大汉和黑衣大汉两人。

那三人慌忙挥动兵刃封架，但一则失去机先，二则三人一齐出手，未能前后呼应。但见白光电扫过处，“呛呛”连声，长短四件兵刃削断了两双。

这时船尾已向江面猛落，船头急速地向上冒。那三人兵刃被削断已是一惊，加上船头突翘，正是惊上加惊，皇甫维趁他们心神散乱之际，手中圣剑使出奇奥招数，刷刷刷一连数剑，那三人惨叫连声，先后翻落江中。

这艘双桅船船身相当长，因此船尾拍在江面时，力量甚巨，但听“砰”地一声巨响，船尾一大截已经散裂。

皇甫维用尽全身功力，陡然觉得胸中一阵心闷，双腿一软，差点跌在船板上。他索性坐下来喘息了一阵，才勉力起身，摇摇晃晃地钻入舱中。

这时船身已侧得十分厉害，但那木箱居然还钉在原地，并不滑动。他扶着舱壁走到那口巨大的木箱边，提口气道：“清影，你能够开口说话么？”

箱中只传出痛苦呻吟声，皇甫维心知不妙，奋起气力，扯掉锁扣，然后用力掀开箱盖。一望之下，不觉惊得楞住。

但见箱中四方八面都镶有利刃，如犬牙交错，冷清影娇躯屈曲在利刃空隙中，简直不能稍稍移动。身上有几处已被利刃尖锋刺入肉中，渗出鲜血。

他疾挥圣剑，轻巧地削断那些利刃，一手把她提出箱外，丢下圣剑，右掌运足纯阳真力，在她后背心“将台穴”上连击三掌，跟着吻在她樱唇之上，迅速把真元之气度入她腹中。

冷清影神智未失，眼中闪过感激欣慰的光芒，然后徐徐阖住。这时她反而感到浑身疼痛发作，额上沁出阵阵冷汗。过了一阵，皇甫维度给她的真元之气渐生奇效。她先是感到丹田处一股热气升上来，跟着已能驾驭本身真气，徐徐运遍全身经脉。于是身上的痛苦登时减去大半。

皇甫维把她放下，自家跌坐舱板上，长长舒口气，道：“你好生调息一下，我也歇一歇……”他话声中显得相当衰弱。冷清影突然睁眼，急急道：“你怎么啦？可是受伤了么？”她说话时，已见到皇甫维面色十分苍白，因而更加焦急起来。

皇甫维道：“没有什么，只不过真元耗损过多，暂时感到有点乏力，你快照顾自己，我坐一坐就行了！”

冷清影移到他身边，把一把他的脉息，骇然道：“你内伤很严重，我看不是自己运功疗治就能奏效，怎么办呢？”她一急之下，竟然掉下泪珠来。

皇甫维心中一阵感动，忖道：“她刚才那样受苦，也不流泪，从这种小地方可见得她对我的关切之深！我虽是为了救她以致几次运力过度，触发了未愈的内伤，却极为值得……”他听冷清影又道：“公子你的伤势，除非找到那几种珍贵灵药炼成灵丹才医得好，短期内能够不恶化已经不容易！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皇甫维道：“你冷静一点，目前当急之务，倒是如何逃脱出三公的追踪为要……”

突然不远处传来桨拨水之声，皇甫维面色一沉，道：“我想一定是三公追了上来！”冷清影忽地倒在他怀中，咽声道：“都是我这个不祥人拖累公子你……”皇甫维温柔地抚摸她的面庞，道：“谁叫我自己愿意呢？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时，正好是少林无意大师用迷药暗算我，我让舒倩抱上床之后，她一出去，我就钻入床底。你和她进来之后，让你发现我把迷药倒在痰盂内，那时你自言自语说要和我斗一斗心机，我觉得很有趣，因此对你的印象特别深刻……”

冷清影听他说起旧事，不觉破涕为笑，但马上又垂泪道：“他们的船快要追到了，真想不到我们的结局如斯，天啊！要是我能够和你一齐浪迹江湖，哪怕只有一年半载的时间，但那时才死，便感到此生再无遗憾了……”

他拾起圣剑，毅然道：“清影，你把窗子打开！”

冷清影举手推开窗门，只见一艘单桅小船已靠贴在这只破船上。

皇甫维一眼望去，只见那小船上一个妙龄船娘，满面急迫的神气向这边张望。他登时大喜过望，赶快扬声叫唤，同时步出舱外。冷清影也跟着他出去，问道：“公子你认识她么？她船上会不会藏着敌人？”

那船娘也面露喜色，连忙把小船移到这边，皇甫维拉了冷清影过去。那船娘立时摇船驶开，一面道：“我见到大少爷在船上和他们打起来，记起大少爷说过只要那几个老的不在，你就不怕他们。那时我恐怕那几个老人忽然回来，所以想了一阵，暗暗找把刀子割断船缆，把船推开。之后我在码头上看了一会，那几个老人还未回来，而大少爷的船又流开老远，已经看不见，才赶快摇船追过来瞧瞧！想不到大少爷真的了不起，竟把那三个凶恶的大汉都打落江中……”皇甫维向她道谢之后，便将前因后果告知冷清影。冷清影道：“真想不到，我们的救星竟是一个丝毫不懂武功的女孩子，世事的奇妙实在出人意料之外。目下这船娘决不可再回到那码头上生活，我会替她安排一下，叫她一生都不愁生活，也不须再过这水上生涯！”

她说得快极，宛如珠走玉盘，这一番话只不过如常人一句话的时间便已说完，偏是字字清晰，叫人没有一点遗漏。那船娘诧异得连船也忘了摇，怔怔地瞧住她。

冷清影想了一想，便让她立刻靠岸，给她一张面额甚巨的银票，着她回去后立刻和家人移居到别的地方去！”

这里她和皇甫维上岸后立刻赶到杭州。夕阳西下，杭州城热闹非凡。为了行动方便，冷清影已扮成书生模样。两人如同赶考的公子，在鑫龙客栈前停下步子，住了进去。

用过晚饭，天色已黑，冷清影道：“皇甫公子，我们累了一天，今晚得好好睡上一觉。”

皇甫维一笑，道：“可惜的是，店家只剩这一套客房……姑娘，我俩之间用不用画出一条线，作为不可逾越的边界？”

冷清影听此，脸上一红，向前走了一步，站在皇甫维身前，声道：“你说呢？”

冷清影出言柔和至极，吐气如兰，阵阵幽香扑来，令皇甫维一阵心醉。突地，皇甫维伸出双臂，一把抱住冷清影，道：“我说这样……好吗？”言毕，双手上移，轻轻捧住冷清影双颊，在月光下仔细端详。冷清影低柔的语

音又响在耳畔，道：“公子，你曾经爱过很多人吗？”一听此言，皇甫维冷静下来，双手僵住，肃色道：“……不错，我喜欢你们姐妹三个。尽管你们是三公派来使用美人计的，但我真心爱上了你们。无论是红衣女子，还是银衣女子，还是你玄衣姑娘，我都爱，难道我太放荡……”

皇甫维言此，跌坐在床头。

冷清影轻轻上前，声道：“公子，这些我早知道，你以为我生气了吗？”皇甫维摇摇头：“你没有生气？清影，你知道你有多美吗？我不知为什么，我见了你就着了迷。”

“多谢公子夸奖。”

“你真的不认为我放荡？”

“你认为我有心媚惑你吗？”

皇甫维一怔，伸手抓住了冷清影的玉腕，道：“我认为你在媚惑我，所以我就有理由对你非礼……怎么样？”

冷清影笑而不答，一双星眸慢慢闭上了。

皇甫维见此，热火重又升起，挥袖将烛火熄灭，顺势抱过冷清影，一阵狂乱的亲吻，口中喃喃道：“你真美，你真美，我要娶你为妻，永不变心……”

两人云欢雨乐，同枕一夜。

第二日早晨，很晚才起床。他们二人用罢早餐，一起离开杭州向富春进发时，皇甫维经她精细化装之下，已变成一个蓄着胡子的中年商人。冷清影自家易钗而弁，摇身变为一个小男孩。因她体型娇小，所以乔装成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之后，谁也瞧不出破绽。

两人雇辆大车，第二天才到达富春，故意投宿在靠近心池圣女所居的道观附近，冷清影出去打听了半日，回来对皇甫维道：“那儿一个武林人都没有，你也知我识得天下武林各派人物的记认，因此如果有武林人出入的话，绝无可能一个都瞧不出来，以我看法，八成圣女已不住在那道观之中！”

皇甫维歇了一会，才把心中着急之故告诉冷清影。冷清影道：“公子你急也没用，试想天下何等广大，如果没有线索，我们到何处追踪？”

皇甫维沉思片刻，决然道：“到太阳谷、冷月山庄和天星坞三处地方去！我还有万一之想，就是我义父被幽禁在上述三个地方之一，因此这次前往，最好能够把他救出。但就算义父不在那儿，我也可设法盗取灵药医治内伤，再替义父和吕东青兄报仇！”

冷清影惊道：“但公子你内伤未愈，我也元气未复，此行不必碰上那三个老的，单单那些留守老巢的好手们就足以杀死我们俩，我看最好暂时不要冒这个杀身之险为上！”

皇甫维心中一阵激动，慨然道：“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义父英雄一世，最后却被昔年旧属所害，定然死不瞑目，这种奇辱深仇一刻也不能忍耐，我们现在就起程向太阳谷赶去，成败利钝，非所计也！”

冷清影见他这样，深知如果不采取行动，皇甫维可能活活急死，只好收拾衣服，和他一道动身奔赴太阳谷。

这时富春城中当真已没有别的武林人。由心池圣女率领的十余位武林高手已经商议妥当，发动全力先搜捕皇甫维，由他身上自可追出“一皇”的下落。因此富春城内看上去平静无事，但在富春周围二百里之内，已布下天罗地网，只要皇甫维在罗网中出现，圣女立时可率几名高手赶到，亲自出手擒捕。

三公方面自发现玄衣仙子冷清影被救，另外二女也失踪之后，这三个老魔头深惧“一皇”突然出现，都一齐退出富春，却由冷月神狐谷云飞独力调遣兵将，搜查三女下落。铁剑公子尹世泽因钟情银衣仙子佟秀，故此也参加搜索三女的行列。

在那座废宅中，“一皇”皇甫孤独住在室中盘坐榻上，静坐中忽然听见异响，立刻睁眼叫吕东青过来。吕东青奉命走出，纵上高处查看一阵，便见到几条人影奇快地纵入此宅，当下连忙去向皇甫孤报告。

“一皇”极快思忖一下，沉声道：“我猜一定是舒涛他们派人前来，他们自己暂时也许不敢来，但如果久候不见手下回去，亦可能亲来查看！目下只有用速战速决之法，或可化解此危！你不要熄掉灯火，可去站在门下，耳中小心听着我的指示！”

江南孤客吕东青立刻纵出门外廊上，转瞬之间，五条人影迅若飘风奔到廊上。这五人个个手持单刀长剑之类，劲装疾服，身法迅疾矫健。只看得吕东青心中大大发急，忖道：“皇甫大爷武功已失，今晚如果让对方其中一个冲入房中，就不得了！”

那五个劲装大汉没有一人说话，陡然分出两名，各持单刀，凶猛向吕东青扑去！

他转念之际，已电急撤出独门兵器两尺长的金笛，运足内家真力，先发制人，一招“雁冲残雪”，金笛幻出七八道金蛇，迎击来敌。

那两人单刀方起，倏然斜闪开去。另外两个劲装大汉从侧面疾冲上来。这两人一个使刀，一个用剑，出手招数凶猛异常。

吕东青点开一个敌人手中长剑，跟着金笛一沉，“锵”地一声，巧妙绝伦地横敲在另一敌人单刀之上。这一次后果完全相反，那个劲装大汉身形仍然向他冲来，但手中单刀“忽”地一声飞上半天。最妙的地方是那劲装大汉单刀出手后的一刹那，仍然未曾发觉手中单刀业已脱手飞出。直到运力变化进击之际，忽觉手中空空如也，不由得大惊失色！

江南孤客吕东青这一招得自“一皇”传授，这一次尚是首次使用出来与敌争锋，方一出手便一如所愿地接连击中敌人兵器，不禁大喜。那五个汉子中还有一个未曾动手，此时看出便宜，急扑上来，利剑一挥，疾戮而至。

吕东青撞开敌人之后，心神立刻镇定下来，不过对方这一下急袭招数奇诡，出手迅快，确实难以招架。但他又明白万万不能闪开，以致吃对方乘隙冲入房去。百般无奈中只好用出换命手法，不管对方这一剑，手中金笛迎面扫去。

吕东青念头尚未转动，耳中忽闻“一皇”苍劲的声音简短有力地道：“推窗望月……”吕东青如斯响应，手中金笛紧地从身前划起，果然用出一招“推窗望月”，耳中又听到“一皇”道：“仙人指路！”

但见那支金笛上划之势未完，突然向前急点。这两招原是平凡不过的普通招数，可是由于第一招未曾用尽，即变化为第二招，相接起来，倒变成一招奇奥毒辣手法。那劲装大汉刚刚感到惊惶，对方金笛已点在他胸前要穴之上，登时退开翻身栽倒。

但见他一支金笛忽上忽下，或攻或守，招式虽是平凡无奇，但经他连贯使出来，却奥妙无穷，真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那四名劲装大汉虽然猛烈，却被逼得难越雷池一步。

“一皇”的声音继续说道：“龙门三击浪……打……”这个“打”字传

入吕东青耳中之际，时间恰好是他使出“龙门三击浪”连环三招时的第二招。吕东青谨记着“一皇”之言，一听到打字，右掌蓦地发出，向左前方劈去。这一掌蓄势已久，功力十足，掌势凌厉之极。就在他左掌劈出之时，其中一个劲装大汉蓦地从左前掩扑，恰好迎上他的凌厉沉雄掌力，正正印在胸前，登时惨叫一声，飞开寻丈，尸横就地。

转眼间“一皇”又在招数名称之后加个“打”字，吕东青左手铁掌疾吐，“砰”地一声，又是一个大汉应掌倒毙。

房中忽然传来异响，似是窗户被人劈开之声，同时之间“一皇”的话声突然中断。

吕东青何等老练，已知道事情不妙，一定是另有敌人击破后窗进房。这一惊非同小可，正要回身入房，那两名大汉见他面上变色，登时勇气大振，刀剑齐施，凶猛进搏。

房中的“一皇”此时双目炯炯，望住床前一个劲装大汉。此人乃是刚刚击碎窗门纵进房内，手中持着一支长剑。“一皇”面色冷峻，凛然道：“你就是佟雷的手下？”那劲装大汉本来气势汹汹，可是见到这个老人冷峻的神情，突然间心中一凛，脚步顿时窒住，口中也不由自主地应道：“小的正是冷月山庄之人！”

“一皇”接着道：“想来你已知道老夫是什么人了？”那劲装大汉应一声“是”。“一皇”冷冷道：“你既知老夫是谁，居然尚敢闯入来，足见胆勇过人。老夫不觉生出爱惜之念……”

他的话声一顿，那劲装大汉听了这话，登时双眉舒展，“一皇”却已接住说道：“因此，老夫给你一个机会，使你立刻出去将外面剩下的两人杀死，老夫传你上乘武功，三年之内，就足以横行天下！”

一皇话中之意简单地说，就是以武功换取自己性命，但他偏生说得十分矜持，口气也冷峻得很，完全没有一点乞求的意味，那劲装大汉念头一转，道：“只怕小的武功未曾学会，先得尝受冷月山庄的诸般苦刑！……”健腕一振，长剑举了起来。

“一皇”皇甫孤突然侧转脸向门外望去，只见吕东青情势危急，堪堪就要伤在那两个劲装大汉天星坞联手绝招之下。情知那江南孤客吕东青一是由于房中发生之事而分散了心神，二是星公冷央的联手绝招确实神鬼莫测，厉害异常。

他一眼瞥去，立刻朗声道：“横扫千军，化为白云出岫……”吕东青应声疾施这两招，登时把两名敌人迫开七八步远。

“一皇”刚刚喝出第二招，床前的劲装大汉手起剑落，直戮心窝，一皇瞧也不瞧，左手一拨，恰恰推在剑上，把长剑推歪尺许。剑锋刷的从他右肩旁滑过。但见他右手忽然握拳击去。对方疾忙缩臂，但他不缩还可，这一缩回去，恰好就被“一皇”右拳击中手腕。手中长剑登时脱手飞开寻丈。那劲装大汉到底心怯“一皇”之名，心惊则气浮。脚下因而飘摇不稳，急急退时，脚步踉跄有如被人猛力推中，一直退到另一边墙角才算站住。这汉子因手中之剑已飞坠另一边，是以急忙游目回顾，见到墙根有个木柄铁槌，连忙抄在手中。

“一皇”冷冷笑道：“老夫武功已失，你还怕什么？”

那劲装大汉定一定神，道：“你一定是双脚不便走动，所以要骗我走近去！”

皇甫孤傲然道：“老夫是什么人物，焉能用诡计对付无名小卒！”那大汉运聚真力在铁槌上，道：“你以为我不敢杀死你！”皇甫孤哼了一声，道：“你的资质禀赋都好，可惜过早破了童身，元阳难补。将来想与舒涛他们抗衡，只怕有心无力……”他虽是答非所问，却已透露了一点他何以后来不肯传那大汉武功的原因。

那大汉健腕一沉，铁槌迎头击下。但他有过一次教训，这一击不敢用出全力，只使出三成真力，以便余劲雄厚，可以随时变化。

皇甫孤不闪不避，生似决定死在槌下。但铁槌临头之际，他又忽然侧开头颅，上身向前微俯。

那铁槌落势绝快，“砰”地一声已击在他头后“大椎穴”上。这“大椎穴”属督脉死穴，犯者必死。那大汉铁槌上虽然仅用上三成真力，但只要是血肉之躯谁也禁受不起，何况正是击在死穴之上？劲装大汉一击得手，立刻退开数尺，只见“一皇”并不立刻毙命，突然抬头吐出一口鲜血。

那大汉见他竟未立刻倒毙，这是从来未有之事，心中大为凛骇，疾欺数步，手起槌落，又向他头颅砸下。

铁槌临头之际，“一皇”皇甫孤忽地又是一侧，“砰”地一响，这回被铁槌击在肩上的“乘风穴”上。那“乘风穴”属人身足厥阴肝经，力量劲足的话，击中也是立刻毙命的要穴。

皇甫孤上身摇晃一下，竟不倒下。那劲装大汉凶野之性大发，手中铁槌横击直砸，乱下如雨。

片刻之间，皇甫孤身上已中了十余槌，宛如打铁一般，但闻砰砰澎澎之声。

321 房中那个持槌大汉一连猛砸二十来槌，下下都击在“一皇”皇甫孤身上。把皇甫孤打得上半身摇摇摆摆，宛如狂风中的枯树，欲倒未倒。但最奇的是他竟没有一槌能够击中皇甫孤的头颅，这劲装大汉见“一皇”坚韧无比，怎样也打不倒他，槌势突然一停，转眼向那边墙角的长剑望去。

“一皇”皇甫孤上半身仍然摇摇晃晃，忽然深深吸气，“丝丝”作响。那劲装大汉忽然一惊，转回头瞧看。

皇甫孤蓦地抬头挺腰，动作十分缓慢，可是双目仍能转动，眼光迟缓地停在那劲装大汉的面上。

劲装大汉有如碰上电魅一般惊悸起来，不知不觉退了两步。要知他亲手运槌一连十几次击中“一皇”身上的要害死穴，绝无可能还不毙命。但摆在眼前的事实却大反常情，叫人如何能不惊悸胆怯？

“一皇”皇甫孤定睛看他一阵，又深深呼吸几下，忽然开口说话，道：“我答应传你武功……”口气仍然十分冷峻，绝无乞求的意味。那劲装大汉心中悸怯忽然消失，狞笑一声道：“今日我不杀你，异日定必死在你手下，武功我不学啦！”

这劲装大汉话声一顿，已转身扔槌拾剑，疾然扑到床边，运足真力电急向一皇咽喉刺去。

“一皇”皇甫孤蓦地双目一瞬，威光四射。那长剑刚刚递到胸前，只见他右掌一翻，闪电般劈出去。

那劲装大汉武功本来甚为高强，但这刻明明见到对方掌势劈到，居然无法变招封架或者闪避。登时胸口间挨了一掌，身形震开六七尺远，剑飞人坠，“砰”地一响，倒毙地上。

皇甫孤转目向房门外望去，突然喝声“打”字。江南孤客吕东青左掌倏然劈出，但他左手已伤，动作不灵，去势慢而无力。

那劲装大汉却被变化招数，刀尖疾撩对方左臂。皇甫孤朗朗道：“夜战八方……”

吕东青如言施为，手中金笛使出刀法中的“夜战八方”之式，“怦”地一声，正正击中那劲装大汉的左颈之上。宛如与不会武功之人搏斗一般，简直没有受到阻架。

这一笛把那劲装大汉扫出七八尺之远，登时毙命。吕东青长长透口气，眼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人活命，随即放心地步入房中。

皇甫孤精神矍铄，生似全然无事，吕东青一面撕下衣襟包扎左手伤势，一面道：“大爷你没事么？”

皇甫孤道：“暂时没事，这一趟是祸是福还说不定。死的那厮天资甚佳，每一槌上的力道变化微妙，这等手法非天生异禀之人，练上一辈子也不行。所以我后来回心转意，要造就一个人才。可惜这厮已慑于舒涛三人威毒，未敢叛变他们！这厮对我尚有一点恩德，所以我才肯回心转意……”

吕东青听得糊里糊涂，道：“那厮罪该万死，小的看见刚才的情形，当真肝胆欲碎，怎的他对大爷你尚有恩惠可言？”

皇甫孤笑一下，道：“昔年我服过圣女的毒药，又被她以禁脉闭穴无上手法，使我此生无法凝聚真气，武功全失。谁知那厮的铁槌一下击中我背‘大椎穴’时，本以为此穴乃人身要害，我无气功护体，必死无疑。但那一锤击中之际，陡然穴道大通，真气自行运布其下，抵消了他致命的力量。此后他每一锤击中我的大穴要害时，都解开禁制，全身真气逐渐接通。但另有七八槌不是击中要害，却反自震伤内脏，因此我说祸福未定……”

吕东青听了这番话，真是闻所未闻，不觉呆住，过了片刻才道：“不知祸是怎样？”

皇甫孤道：“目下我全身真脉初通，表面上看来毫无异状，但其实真元已竭。再加新受内伤，大约片刻之后，便陷于昏迷不醒之境。那时你每日在早晨寅时，中午午时，晚上酉时为我按摩奇经八脉，每次一个时辰，如果熬得过去，就死不了啦！”

吕东青喟喟一下，但终于没有说出话来。皇甫维道：“你大概想问问我生死之间各占机会若干而不好出口，但有些事事先我一定要告诉你，关于我是生是死，机会各半。我为了要多留一点生机，须及早收摄真元，提早昏死。你可立即背我到那座屋子去……”

吕东青情知情势甚急，早一点办好此事，“一皇”就多一分生机。不暇再说，背起皇甫孤越屋而去。

到达那座空屋之后，且喜一路均无可疑之处，吕东青把一皇放在榻上，皇甫孤缓缓道：“死生有命，如果我长眠不醒，可告维儿节哀顺变，并代我传你本门心法……”

吕东青连忙道：“大爷这些话小的自会转告公子，你老放心好了！”他唯恐他多说几句话，就断送几分生机，所以一心一意只望他赶快收敛真元。

一皇突然无限感慨地叹口气，道：“舒涛他们跟随我大半生，但事实证明他们个个怀着忒心，而你不过是维儿的好朋友，但比起他们的薄情寡义相去如同霄壤，看来正邪的分野，最后的分界就在此处了。你记着一句话，那就是今晚我口授的招数，连贯运用时，变化奇奥。你可细细体味，如果能够

参透，你在武功上无异迈进一步，再见了！”

他嘴巴一闭，随即阖目僵卧。但见他的面色逐渐变得十分苍白，呼吸衰微下去，几乎有出没进。

江南孤客吕东青惘然望着这个僵卧如死的老人，脑海中不禁想起他往昔叱咤风云，威镇天下，竟是何等英雄威风，如今却宛如风中残烛，生命之火摇摇欲灭！

他望了一阵，在黑暗中走出户外，纵身跃上屋顶，四面巡视一匝。刚刚回转来时，忽见左近数丈处有夜行人影子一闪。吕东青大吃一惊，连忙躲起来。

但见那夜行人一闪即逝，他略略松一口气，但他历经无数江湖风浪，经验丰富，这刻仍不移动，过了一阵，四下仍无动静，心想那夜行人可能没有瞧见自己，绝不会是出乎意料外的高明人物，居然潜匿声息隐在一旁窥看。当下正要起身，忽然一道人影突然闪现。他暗暗叫一声“惭愧”，便仍旧匿伏不动。

过了许久，那道人影早已消失，他看看的确不会潜匿在附近，这才回到房中。

翌日，吕东青依“一皇”的话，早上寅时为他按摩一次，午时一次，晚上酉时一次。在没事做之时，他就潜心思索一皇那晚口授应敌的招数中的奥妙。

这样过了几日，皇甫孤情形依旧，不好不坏。但他却略有所得，不过有几招老是连贯不起来，尤其是左掌蓄势忽然发出伤敌的绝着，总是参详不出其中道理。

他白天去买过一次东西，夜间匿居室中，不声不响，更不点灯。到这日半夜时分，突然听到有夜行人在屋上踏瓦驰过的声息。他起先还不在意，后来发觉这夜行人似乎在左近搜查似的，几次去而复回，速度也不快。

吕东青大感震凛，悄悄移到房门边，从缝隙中望出去。不久，就见到一条人影疾闪过去，这人影好生眼熟，寻思一下，随即想起正是第一天晚上所见的夜行人。

这时吕东青才晓得，那天夜里这夜行人并非没有瞧见自己，可能是没有时间和不曾动念要查出自己是谁。今晚忽然复现，分明是有心搜索。不过有一点他想不透的，那便是这夜行人身法迅速轻灵，照理说脚下不应带出这么重的声息。假如他是故意放重脚步，那么用意何在？

那夜行人的声息消失了好一会，忽又在近处传过来，转瞬之间，一条人影纵落在院子之中。

吕东青把准备好的汗巾往头上一蒙，倏然开门纵跃出去，一招“单掌开碑”，急袭敌人。

那夜行人落地现身，居然也是用青巾蒙住头脸，身材较常人矮小。此时一掌横撩，化解敌招，手法功力都极为高明。吕东青疾地撒招纵起，越墙而去，那夜行人也展开身形急急追赶！

黑夜中但见两条人影，一前一后，风驰电掣般向东面驰去。

江南孤客吕东青急走之意，正是要引那不知来历的夜行人远离空宅，以免动手时惊动“一皇”。他纵落一块空地之中，突然止步转身，那夜行人唳一声落在他前面数尺之处，向他虎视眈眈。

吕东青心中七上八下，十分忧虑此人乃是三公手下之人，双方沉默相对，

大约互望了一盏茶之久，吕东青才哑着嗓子道：“阁下追逐不舍，敢问因何原由？”

那夜行人眼睛眨一眨，也哑着声音道：“尊驾何故如丧家之狗，漏网之鱼，愿先闻其故！”

吕东青大为愠怒，冷哼一声，道：“大爷是存心先看看你还有没有同伴，特意走上一程！”

那蒙面夜行人哑声道：“原来如此，我没有同伴，尊驾大可放心。只不知尊驾故意改变嗓音是何原故？”

吕东青冷冷道：“你呢？你先说！”那夜行人缓缓道：“我目下遍地仇讎，所以不得不然，你莫非也因此故？”

吕东青点点头，那夜人接着又道：“这就难了，我们之中势必谁也不肯先露出面目来历……”

吕东青仰天打个哈哈，笑声中尽是讥诮之意，接着道：“以我看来，你无事生非才是真的，刚才的话，只怕是欺人之言！”

他话声一顿，又继续道：“试想你如果真是遍地仇讎，又如何敢这等大胆，极力诱我现身？”

那夜行人道：“这话有道理，但我另有苦衷……”

吕东青嘿嘿冷笑道：“大爷可不是初出茅庐之辈，谁信你这套鬼话？”他言语间虽是咄咄相侵，但那夜行人居然忍气吞声，并不发怒向他动手。吕东青突然迅跨数步，欺到对方面前，右掌急袭过去。口中大喝道：“好小子，真的没有同伴么？”这一喝显然是在情急之下，是以竟没有掩饰本来的声音。

他一拳手法奇诡，威力之大，无与伦比。那夜行人双手齐出，左掌疾劈敌臂脉穴，右手攻他腰肋。这一招攻守兼备，快速毒辣，显然不是庸手。但吕东青劈去的一掌部位怪绝，那夜行人才一发招，便感到无法封架得住，疾忙后退。

吕东青原式不动，脚下迅急追袭。那夜行人一直疾退了两丈七八尺之远，不但没有摆脱敌人掌势，反而更加危急。吕东青运足真力，希望立毙对方于掌下，是以连面上的汗巾忽然掉落也不加理会。

那夜行人极为危急之际，蓦地叫道：“吕兄是我啊……”叫声中，吕东青的手掌已印上他的胸前，触手但觉一片软绵，微具弹力。同时由于他的声音竟是女性口音，因此立时知道手掌所触之处，正是这女子胸前双峰。

吕东青掌势急快，撤得更快，猛可又缩回手，尚幸掌力未曾吐出。饶是这样，那夜行人仍然跌跌撞撞退开四五步，才站得稳脚步。她透一口大气，掀起蒙面青巾，道：“我是杜筠，吕兄，你差点一掌把我打死啦……”

吕东青顿时十分不好意思，歉然道：“对不起，在下如果早知是杜姑娘，决不敢如此放肆……”杜筠面上泛起红晕，幸而时在黑夜，看不清楚。她立刻转换这个令人难堪的话题，道：“吕兄，我和皇甫公子约好半夜在城隍庙相见，可是他一直都不来，连今夜已经好几晚了！幸好今晚碰上你，我开始还疑惑是他……”吕东青咬咬牙，道：“快走，我出来的地方还有人！就是皇甫大爷，他目下业已陷入昏迷中达九日之久，如果被人碰触或者大声惊动，就可能长眠不醒！”

杜筠目瞪口呆，凝瞧住他。吕东青道：“你不会把此事外泄吧？”她摇摇头，道：“皇甫大爷武功盖绝人寰，怎会落得这等地？”

吕东青道：“此事一言难尽，日后再告诉你，我正需要帮手，小心照顾

他老人家，只要捱得过这几日，生死凶吉就可决定！”

两人先后跃起，越屋走瓦，不久工夫，便奔近那座空屋。忽见那座废宅墙头处一条人影卓立，吕东青猛可停步，左手疾出，五指如钩抓住杜筠右臂脉穴之上。

他沉声狠狠地道：“你说没有同伴？哼，哼，我先把你碎尸万段，剥皮抽筋……”

辣水仙杜筠脉穴被制，连声音也发不出，软软倚倒在他身上。吕东青怒火中烧，心念一转，沉声道：“我先挖掉你这贱人的眼睛，教你一辈子受尽痛苦……”

话声中举起右手，食中两指贯足真力，缓缓向她双眼移去。杜筠有口难言，只好闭起眼睛，等候挖目惨祸。

卓立在那边墙头的人突然扬声叫道：“是什么人？”口音甚为稔熟。吕东青两指微微一顿，念头电转，陡然记起此人口音，正是神算公子屠元庭手下三雄之一的追魂爪金旭。因此更加确定他们是杜筠的同伙。但他确定之后，反而遏抑怒火，没有立即把她的双睛挖出来。那边的追魂爪金旭忽然搜寻过来，吕东青眼睛一眨，随手点住杜筠穴道，将她挟起，趁那金旭目光被屋脊遮断之际，倏然贴着墙壁转入一条巷子之内。

他久走江湖，自然识得潜踪匿影之法。只见他一直鹭行鹤伏，紧贴着巷墙奔开老远，方始停步。

四下已没有丝毫异声，他贴嘴在杜筠耳边道：“我解开你穴道时，你不得发出叫声，否则我就一掌击毙你，听清楚没有？”

说罢，左手贴在她后背心，右手替她拍开穴道。

杜筠本想透口气，可是记得吕东青说过只要嘴唇一动，就发出内家真力，因此大气也不敢透，缓缓抬起右手，摇了一摇。

吕东青沉声怒道：“这时候你还敢支吾，难道以为我吕东青不敢下手取你性命？我再问你一次，一共有多少人？你再回答不知！我就取你性命！”杜筠面目间流露出十分焦急的神情，但她的嘴唇当真不敢动弹一下。于是，只好缓慢地抬起右手，遥遥指一下嘴巴！

吕东青恨声道：“你还说只有你一个人？”

杜筠大吃一惊，怕他立下毒手，连忙摇头摆手，又指一指嘴巴。这一回手指近了一点，因此吕东青才知道她指的是嘴巴。

他凝目寻思一下，道：“你是表示要说话？”

她连忙点头，吕东青沉声道：“记住我随时可制你死命之事，说吧！”杜筠透口气，低声道：“吕兄请相信我，他们实在不是和我同路来的！”

吕东青道：“胡说八道，那厮是追魂爪金旭，你以为我不晓得？”杜筠道：“吕兄求求你相信我的话，真的不是一齐来的！这事真冤死我啦，而且万一我们在此纠缠不清，以致误了皇甫大爷一命，将来怎生能和皇甫公子见面？”

她提起皇甫维，吕东青便有点回心转意，只因他最是清楚不过这杜筠暗恋上皇甫维之事。再者，一皇的处境也令他感到惊心动魄起来。附近忽然传来衣襟拂风之声，吕东青不知不觉把她推一下，一齐贴在墙边。这时辣水仙杜筠已脱出他手掌的威胁，吕东青蓦然发觉，正想赶紧扣她手臂脉穴。忽又传来脚尖擦过墙顶的声音，就在极近之处，因此他无法发动，只能紧贴墙上。

过了一会，杜筠轻轻道：“你看，我没有打诳吧？”

吕东青道：“真是万分抱歉，以后再向你赔罪。目下必须即速解决问题。请你从正面过去，引开他们的注意，我从后窗潜入房中瞧瞧，如果皇甫大爷已经遭遇不测的话，说不得今晚非跟他们拼命不可！”

辣水仙杜筠领命急急奔去，吕东青小心翼翼地空屋潜行而去。耳中忽然听到那神算公子屠元庭的声音道：“表妹，是我……”

吕东青手心捏了一把冷汗，只因他深知屠元庭这一类人都不大讲究道义恩怨。因此杜筠极可能忽然告他此事，并且集合众人杀死自己。而神算公子屠元庭一旦取得“一皇”人头，自然轰动天下武林，同时心池圣女也得全力保护他。

尽管提心吊胆，但他终于潜入空宅之内，而且到达那个房间的后窗。忽听杜筠的声音，就在房间前面的院子里升起来，道：“哟，表哥你们都在这里，有什么事呀？”

这时，又听到金旭，易恒及邵一峰等人向她问安的声音，于是神算公子屠元庭所带的人数已可确定。他暗中盘算一下，以屠元庭等四人再加上杜筠，若然合力围攻之势一成，那时自己就算想逃命也不易办到。他正想潜入房中，却听到那些人已相继进房，同时点亮灯火。吕东青急急卧倒在窗下，不敢偷窥，免得吃他们察觉，局势无可收拾。屠元庭缓缓道：“表妹可认得此人是谁？”

杜筠向床上望去，只见那老人面色苍白，呼吸微弱，平卧在床上，显然离死不远。

她心中已知道，是以感到这位老人极像皇甫维。当下故作讶色，道：“你不晓得这人是谁么？”

屠元庭连忙道：“原来表妹认得此人，他是谁？”

后窗下的吕东青几乎跃起来破窗冲入去，而他打定主意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杜筠。

却听杜筠道：“这就奇了，你如果不认得此人，怎会带我进来？我就是奇怪你怎会不认得此人而闯入他的居室？”

屠元庭道：“这样说来，表妹你是不认得此人是谁？”

她点点头，忽然道：“表哥你最近都在什么地方？”

屠元庭阴阴一笑，道：“我一直跟着五岳长老。我想他们一定会找到皇甫维下落，因而我也可以看住你！”

杜筠嗯了一声，道：“我们走吧！”

屠元庭道：“表妹何以急于离开此地？”

杜筠淡淡道：“这儿既非你的居所，岂是可以久留此地？”屠元庭点点头，道：“表妹的话很有道理。”他突然神色一冷，接着道：“但你的同伴呢？此人也许是你同伴吧？”

杜筠内心一震，但表面上神色不变，微微一晒，道：“表哥你号称神算公子，这就是你的神机妙算么？”

屠元庭凝目向床上老人望去，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缓缓向床边走去。

杜筠心中紧张万分，她素知屠元庭为人智计出众，兼且心黑手辣。为了要试验此中真情，很可能突下毒手，将那“一皇”皇甫孤震死。

但她又不能露出丝毫形迹，以致不但让他查出“一皇”底细，兼且于大局无补。因此她极力遏抑住内心紧张的情绪。

神算公子屠元庭走到床边，阴冷地道：“此人丰颡广颐，气宇不凡。虽生重病昏迷之中，仍有一种渊亭岳峙的风度，相信绝不是普通的人……”

辣水仙杜筠默默不语，追魂爪金旭忽然接口道：“这个老头不管是谁，但目下既然病势沉重，公子何不助他一指之力，叫他早点脱离苦海？也可算是一件功德！”

神算公子屠元庭缓缓道：“这话颇有道理……”目光突然迅速转到杜筠面上，接着道：“表妹反对此意么？”

辣水仙杜筠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眼见那屠元庭已经运聚真力，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心中的焦急，真不是笔墨言语所能形容。

屠元庭冷冷道：“表妹既不反对，那我就下手啦。”杜筠突然冷笑一声，倏然向房门冲去，右手一招“大鹏展翅”，疾袭邵一峰。左手捏拳迅劈易恒。

第十七章圣女

邵易两人冷不防她会出手突袭，都退开两步，发掌招架。

杜筠冷笑连声，迳从房门冲了出去。

神算公子屠元庭一愣神，快要点到老人胸前的手指倏地停住。房外院子已传入来杜筠的语声，只听她说道：“表哥，再见了……”神算公子屠元庭一时有点失魂落魄的样子，急步走到房门，向外一看，只见杜筠刚刚跃上院墙。

他立刻大声道：“表妹，等一等再走……”

杜筠果然停步，冷冷道：“你对我左疑右疑，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话好说？”

屠元庭道：“愚兄心中另有苦衷，所以才屡次对表妹失礼。不过……”他笑一下，甚是阴险，接着又道：“不过你这一走也不能解决事情！”杜筠冷笑道：“表哥可是要取我一命？”

屠元庭迫近到她身前，低声道：“我怎会加害于表妹？自从我们分手之后，我才发觉身边多么需要你！”

杜筠道：“那么你命金旭他们包围住我有何用意？”

屠元庭立刻挥手道：“三位请退下……”追魂爪金旭等三人立时纵落院中，却识趣地退在一隅。

屠元庭又接住道：“我有几句话，说了表妹请勿生气！”

杜筠道：“表哥请说吧！”屠元庭道：“我知道房中的老人和表妹有极深关系……”杜筠淡淡插嘴道：“你的多疑病又发作啦。”

屠元庭道：“我一猜就猜到啦，他的样貌简直就是皇甫维，只不过年纪较老。我说得对不对。”杜筠摇头道：“我看不出他和皇甫公子有什么相似之处。”

屠元庭道：“以我所知，以前你并没有任何足以关心之人。这个老人与你就算相识，何故对你有这么重的份量？”

杜筠否认道：“你爱怎样想我管不着，但这不是事实！”

屠元庭面色一冷，低低哼了一声，易恒和邵一峰突然纵过来，立在杜筠身后。金旭却疾向房间扑去。屠元庭道：“把那老头杀死后出来报告！”杜筠这一回再也无法保持镇静，连忙叫道：“金旭你干什么？快回来……”

金旭已落在房门处，身形一停，回头道：“对不起，在下未得公子吩咐之前，不敢违命行事！”

他转头向房间冲入去，突然一股潜力当胸劈来。金旭也不是弱者，迅快地横跨一步，双掌疾封出去。双方掌力一接，金旭陡然一震，退了三步。但觉双腕酸麻，胸中血气向上翻涌。

这时要是房内出手拦截的人突然趁势迫攻，金旭定难逃出此劫。但房中的吕东青为了要守护一皇，自然不敢冒险冲出。

金旭运一口真气，压住胸中烦恶之感，然后大喝道：“什么人出手偷袭？”

那边数人都闻声惊顾，神算公子屠元庭道：“易恒你过去帮个忙。”易恒疾跃过去，落在金旭身边，先轻声问道：“你身上没事吧？”金旭道：“没事，但那厮掌力甚强，我们要硬闯进去抑是分头行事？”原来他已看见床上的老人依旧僵卧，因此得知那个站在黑暗中的敌人必是打后窗潜入，是以灵机一触，故意这等说法，看看对方有何反应。

江南孤客吕东青禁不住怒道：“原来你们是专门以卑鄙手法博得名

声……”

金旭立刻道：“嘿，嘿，敢情是熟人。不过江南孤客这四个字只能在别人面前称雄，在我们眼中可算不了什么人物！”

吕东青心中大怒，撤出金笛，道：“你们即是不把吕某当作人物，不知敢不敢挑一个出来和我单打独斗？”

易恒迅即踏前两步，撤出单刀，疾向门内的人影搠去，口中喝道：“你算什么东西，接招！”这一刀去势凶猛，但显然未出全力，能发能收。吕东青金笛横扫敌刀，暗暗蓄聚真力在当胸之上，双目紧紧盯住敌人。两人就在窄窄的门口间，一内一外，刀来笛去，施展出快疾的打法，转眼之间，已换了七八招。

易恒初时甚存戒心，但交手之后，觉出对方功力也不过如此，便渐渐放心。刀法突然一变，招招都是恶毒进攻的家数。

吕东青被他迫退一大步，这时已被地方抢制了机无，成了被动之势，因此显然一时之间无法反击。

金旭在一旁十分注意地看他们交手的情形，虽然觉得吕东青功力不应如此之差。但由于易恒的确已占了上风，着着进攻，所以又看不出什么破绽。口中叫道：“易老二不可松懈，快要攻入房中啦！”

吕东青突然间左手猛劈出去，配合住右手金笛的攻势，登时压力陡增。易恒连变两招都挡不住，胸口被对方掌力扫了一下，登时血气翻涌，蹬蹬蹬连着退了六七步之远。

金旭厉声一喝，冲上去拳掌并施，截住吕东青。易恒好不容易拿桩站稳，不敢再上前动手，急忙运气调息压制体内伤势。

神算公子屠元庭万想不到这江南孤客吕东青武功高得出乎意料之外，他心计过人，略一盘算，已明白了今日的局势不易占取上风，只因吕东青方面尚有一个辣水仙杜筠未曾出手，因此如果硬拼下去，不一定能够得手。他阴森森地冷笑一声，道：“金总管且退下，我有话跟他说！”追魂爪金旭深知这位公子一向智谋出众，心计过人，登时应声退开六七步。

吕东青冷峭地道：“屠公子有何见教？”

屠元庭道：“不敢当得见教两字，不过我听说吕兄已经和皇甫维勾搭上，因此房中之人来历不问可知。”

吕东青道：“知道又怎样？”

屠元庭阴笑一声，道：“我只想请问一句，假如五岳掌门等人现身此地，不知吕兄能不能阻挡他们入房？”

杜筠忽然接嘴道：“表哥你不会向他们通风报信吧？”

屠元庭愣了一下，暗忖如果说会的话，她一定瞧不起自己，但如果说不的话，此仇不报，易恒岂不是白白受伤？他心念迅速转动之际，耳中已听到吕东青嘿嘿冷笑之声。于是迫近杜筠耳边，轻声道：“这很难说，要知一个人在妒嫉之下，什么可耻之事也做得出来。”

杜筠怔一怔，道：“表哥这话是什么意思？”

屠元庭道：“我一向有意于你，何况离家之后，被冷衾寒，说不尽旅途寂寞。你此刻给我一个答复，如果你对我也有意思，我们马上就走，以后永远不提今晚之事！”

杜筠听了这话，抬头惘然地向天上群星遥望一阵，轻叹一声，道：“好吧！但我要过去和吕兄说几句话……”

她缓步走到吕东青身边，悄声道：“日后如果见到皇甫公子，请告诉他我已将此身报答他的大恩。目下我跟随他们离开，我相信他们不会泄漏此事！”

吕东青面容一肃，道：“他用此事威胁你跟他走么？”

她微笑一下，道：“不，不，吕兄厚意我永志不忘，但以我杜筠微贱之躯，实在不值得连累吕兄，更不可连累皇甫大爷！我去了，请转告公子善自珍重……”

吕东青听了这话，心中泛涌起一阵悲悯之情，忽然间深深感悟“爱情”的伟大，只看这杜筠为了爱情，不惜牺牲自身以保存皇甫维的父亲，这种牺牲精神何其伟大崇高？他本是性情中人，因而不自觉感动的掉下两滴眼泪，缓缓道：“好吧，短促的人生中难得有这等为情牺牲的机会，我一定得成全你。回想我这一生，向来形单影只，到处流浪以逃避感情。但现在我晓得感情并非虚幻之事。可惜蓦然回首时，却已经是迟暮之年，无法挽回了……”杜筠凝立不动，回味着吕东青这番话，但觉回肠荡气中蕴有一种深沉的满足，忽然听到屠元庭催促之声，于是惘然转身，跟着屠元庭他们走了。

吕东青回到房中，反覆思念这件事情，想起床上僵卧的皇甫孤的经过，忽然更加了解为情牺牲的伟大。要知一皇皇甫孤本是武林中一代天骄，天下无人可敌，但为了爱情，也甘心放弃一身武功，数十年来默默忍受无限痛苦，若然爱情乃是虚幻之物，他怎肯这样？

翌日已是第十天，早上吕东青为一皇按摩穴道之时，还不觉怎样，但中午的一次，却感到他体内似是有一股真气在流动运转。吕东青心中一阵狂喜，暗忖假如“一皇”能够伤愈复出江湖，必将震动天下！

到了傍晚，吕东青又替皇甫孤按摩，这一回他拼着大耗真元，运足全力助他真气运行，足足按摩了一个时辰，皇甫孤面色逐渐红润，呼吸也恢复正常。

不过吕东青一直等到半夜时分，还不见皇甫孤有什么动静。他已是多日来睡眠不足，又耗费不少真元，于是疲极入睡。

片刻间皇甫孤已经睁眼欠身而起，长长呼吸一下，浑身骨骼发出一阵连珠响声。

他下床把油灯拨亮，动作轻快潇洒，没有丝毫声息。跟着他走到江南孤客吕东青身前，凝目注视了一下，突然疾伸右手，骈指如戟点在吕东青胸前大穴上。吕东青本来微有鼾声，此时忽然消失，呼吸变得十分深长细微，一如练功入定光景。

皇甫孤一晃身，已出了房外，身法之快，宛如鬼魅，转眼间消失在黑暗中。

且说那皇甫维及乔装男僮冷清影，两人两三日已经离开富春，一路北行。这次因皇甫维内伤较重，只能像普通人一般赶路，因此行程甚缓。他们一路上都听到有关心池圣女的消息。原来心池圣女这次不再掩饰行踪，并且最近因三公复出江湖，弄得到处鸡犬不宁。

第五日中午他们走到丹阳地面，冷清影忽然闪入路边树林之后。皇甫维叫了一声“阿清”，冷清影却没有回答，皇甫维立刻感到不对，转头瞧着，只见来路有三个人迅快地赶上来。其中一个身穿华服，面貌俊逸的少年正凝视着他。皇甫维连忙转开眼睛，凛然忖道：“那不是冷月神狐谷云飞么？他怎的也跑到这儿来了？莫非要返冷月山庄？”

只见那冷月神狐谷云飞挥手，于是就在皇甫维侧边丈许处的树荫下停住。谷云飞目不转睛，望住皇甫维的背影。

皇甫维情知道自己目下绝不能与人动手，何况敌人竟是冷月神狐谷云飞，因此暗暗捏一把冷汗，一时背转身向住谷云飞。

隔了一阵，谷云飞忽然举手指指皇甫维，低低向一个身穿银白色劲装大汉说了几句话。

那劲装大汉应了一声“是”，举步向皇甫维走去。皇甫维耳中听住那劲装大汉的步声，心念疾转。

那劲装大汉阴沉地哼了一声，道：“喂，你把身子转过来，让我们瞧瞧皇甫维暗暗运功闭住鼻孔，使声音变得混浊苍老，道：“老兄你看这片树林中不会有什么毒蛇恶兽吧？”他答非所问，使得那劲装大汉为之一怔。皇甫维又接着道：“我的小儿子进去解手已有半天时光，我真耽心呢……”冷月神狐谷云飞忽然接口道：“你不会进去瞧瞧么？真是蠢材！”皇甫维装着没有听清楚，口中连连叫唤道：“阿清，阿清，你在那里？”他一直向林中走去，其实早就瞧见冷清影匿伏在树群之后。

片刻工夫，大路上传来一阵蹄声，冷月神狐谷云飞起身走到大路中心，面向着蹄声来路。冷清影心头凉气直冒，暗忖一定是三公驾到，所以谷云飞肃立路中迎接。

那阵蹄声顷刻间已自驰近，只见一共是四男一女。冷清影熟知天下武林人物，因此一望而知来人乃是辣水仙杜筠，神算公子屠元庭，追魂爪金旭、易恒、邵一峰等五人。

神算公子屠元庭下令停步，首先跃下坐骑，抱拳道：“尊驾大概就是威镇江湖的冷月山庄谷少庄主了？”

冷月神狐谷云飞冷冷哼一声，定睛望着他后面的杜筠，神色间流露出一股杀气。

杜筠被他看得浑身都不舒服起来，她见识过此人武功，知道实在十分高强，所以又不敢随便发话。

谷云飞冷冷道：“你们既然知道少庄主的名头，那就好办了，皇甫维他在何处？”

杜筠缓缓道：“我不知道！”

谷云飞向左侧大汉望了一眼，道：“把她捆起来带走！”

辣水仙杜筠缩到屠元庭身后，屠元庭冷笑道：“邵一峰，向这位兄台请教几招！”

邵一峰等三人向来极为信服屠元庭，因此居然无睹于三公的声威，舍命跃了出来，蓄势运力，口中招呼道：“朋友且放下绳子，先亮一手给我们看看！”那银衣大汉面色阴沉沉，看不出丝毫喜怒之色，这时施展出诡异绝世的手法，拆解对方攻势。他的手法诡异中却是属于阴柔的路子，掌力强而不猛，威势毫不惊人。

邵一峰急攻了七八招之后，突然感到对方手法太过诡奇，已无法再攻。心中微怯，那劲装大汉阴森森笑了一声，倏然一掌当胸劈去。邵一峰翻掌封拆时，那劲装大汉健腕突沉，化劈击为扣杀之势，五指快逾闪电抓住他的手掌。

屠元庭大喝道：“谷少庄主即速下令住手，我有重要消息可以奉告！”谷云飞看也不看他一眼，挥手道：“捆起那妞儿……”另一个银衣劲装大汉

过去，先从地上拾起绳子，然后走到杜筠面前，疾出左手擒拿她手臂脉穴。

辣水仙杜筠迅速闪开，恰好躲在金旭后面。金旭先发制人，右手一拳击去。那劲装大汉张开五指，硬抓他的拳头。金旭拳头一放，弹出一道白光。这时人人都清楚那道白光敢情是金旭无名指上之指甲，约摸有七八寸长，宛如一把匕首，毒辣灵活地连连向对方划刺。迫得那劲装大汉连退三步，才稳住阵脚。

那劲装大汉因为惧怕对方指甲上附有奇毒，所以十余招之后，仍是捱打局面。要知金旭号称为“追魂爪”，这只指甲自然不似普通利器可以空手劫夺。

冷月神狐谷云飞凝目观战，毫不瞅睬屠元庭。屠元庭因见金旭占了上风，也不言语。

谷云飞瞧了一阵，突然阴声道：“那厮爪上没有剧毒，不妨拔下来留作纪念。”

屠元庭大笑道：“好啊，我倒要瞧瞧那一个人碰上他的追魂爪之后还能够活着。”

那劲装大汉本来已出手反击，闻言又急忙收回。谷云飞眼中射出怒火，但面上神色仍然阴冷如常。道：“这厮的指爪能够卷缩藏在掌心，可见得血气能够贯达爪尖。但以这厮的功力造诣，尚未达到爪上淬练毒药之后，还能贯达血气。何况那指爪颜色甚白，并无淬毒之相，他外号虽然称为追魂爪，但我料想必是屠元庭你想出的计谋，因而可使这厮陡增身价，足以够称强

敌，我猜得对也不对？”

屠元庭眼珠一转，道：“金旭住手退开，我有话说！”追魂爪金旭应声纵开数尺。屠元庭接着道：“少庄主要知道所猜对或不对，只须伸手让金旭用指甲划上一下，就知分晓！”

树林后的冷清影只看得心醉神摇，这一场斗智的场面确实毕生罕见。在她身边的皇甫维也瞧得十分出神，这时轻轻碰她一下，询问地指一下手上的指甲。冷清影明白他要她也猜上一猜，连忙思索。皇甫维微微一笑，向她摇摇头。冷清影也报以一笑，并且摇头示意。

那冷月神狐谷云飞心情倏然沉重起来，他自然晓得自己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大可以借题不试。但他自从出道之后，从未碰上这样的对手，加以他确实深喜这种以性命相搏斗智，是以尽管心情沉重，却不肯认输撤退，立刻用心思索。

金旭缓缓走到他面前，等他表示。那个刚刚击伤邵一峰的劲装大汉突然道：“少庄主千万不可中了姓屠的激将之计……”

另外那个劲装大汉接口道：“是啊，若然中了他的毒计，不但送了性命，死后还要遭受江湖的嘲笑，太不划算，万万不可中了道儿！”

谷云飞想了一阵，突然阴森森笑一下，道：“你们只看到激将之计，焉知不是扰乱视线的空城计？”他决然伸出左手，接着道：“来，姓金的尽管施为！”

四周空气倏然十分紧张，杜筠也不禁睁大眼睛凝照着谷云飞伸出的左手。金旭额上汗珠更多，显示出心中的紧张。神算公子屠元庭插嘴道：“金旭，可速动手，少庄主纵是死在你爪下，三公也不能找你报仇！”谷云飞目光一惊，瞥见杜筠那等注意的神色，不觉心中微动，故意阴声笑道：“屠元庭这话说得不错，杜筠你听着……”他顿了一顿，细察她的神色，然后接住

道：“假如我今日丧命，异日你见到皇甫维，可知明我甚是佩服他……”

这话大出众人意料之外，连皇甫维自家也大惑不解，冷清影旁观者清，向他微微一笑，作个手势。皇甫维想一想，恍然大悟地点点头。杜筠眼睛发直，道：“就是这句话么？”

谷云飞转眸寻思，似是细想还有什么话说。旁边一个劲装大汉突然沉声喝道：“移开你的左手！”原来金旭这时刚刚用左手复按在右拳之上，吃那大汉一喝，疾忙移开。

金旭掣起右拳，暗运真力，突然拳头一放，白光电疾弹向谷云飞左手手背皮肉。

这一瞬间扣人心弦，所有的目光无不集中在金旭及谷云飞的手上。屠元庭面上情不自禁地露出喜色。

谷云突然移开左手，金旭的长甲登时弹空。只见谷云飞右手闪电般抓住那根长甲，左手同时翻起，扣住他的肘间大穴。他出手神速如电，显然早已蓄势待发。金旭顿时感到全身麻木，动弹不得。

神算公子屠元庭抢上来，却被一个劲装大汉挡住。屠元庭并不出手，以免引起混战。口中大喝道：“少庄主这一手太不漂亮，难道不怕江湖耻笑？”冷月神狐谷云飞冷冷瞪他一眼，道：“废话，若果这厮沉得住气，我谷云飞今日非栽不可！”

杜筠实在莫名其妙，道：“少庄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谷云飞道：“我不妨从头说起，当然断定屠元庭用的是空城计之后，忽然见到你的神色，得知连你也不晓得金旭爪上没有淬毒，所以急于知道我被刺之后的结果。此时我顿然失去信心，想到屠元庭可能比我更为高明一筹，故意诱我误认他是空城计。因此，我就设法拖延时间……”

他说到这里，树林后的皇甫维和冷清影不觉互相点头会心微笑。原来冷清影在谷云飞说出佩服皇甫维一语时，就曾用手势说他乃是在拖延时间。只听冷月神狐谷云飞又继续道：“这时，金旭不该沉不住气，再度设法用左手将剧毒涂在指甲上。他第一次被我喝止之时，虽然是防范这一着，却不能断定是否真的要涂上剧毒。但第二次时我就可以断定了，因此故意任他涂上……”

杜筠更觉迷惑，道：“少庄主这话未免流于强辩，你既已断定他要涂上毒药，为何不加阻止，反而任他涂上？”

冷月神狐谷云飞仰天大笑道：“杜姑娘这一问不知是当真想不到？抑是故意下问？”

杜筠道：“少庄主如果不是强辩的话，就请直截了当把用心说出来，不必推三阻四。”

谷云飞道：“好利害的口舌，好吧，我就依你说将出来。我先请问姑娘对下毒是否内行？如果内行的话，只须过来瞧瞧这金旭的指甲，就知道上面的毒药是不是刚刚涂上去。但就算外行也不要紧，你可查看他的左手，便知内情。”说时抓起金旭左手，指头向腕脉一按，手掌自动摊开，只见掌心虽是空无一物，但中指上却有个镶着猫儿眼石的戒指，此刻转到掌心这边。冷月神狐谷云飞冷笑道：“看清楚没有？几时有人这样戴指环的？我看毛病就出在指环上的那块宝石上，准错不了。杜姑娘目下可明白我让他涂上剧毒之意？很简单，就是要抓住证据，教他死而无怨。”

屠元庭面色一变，喝道：“且慢下手，听我一言。”

谷云飞已摔开金旭左手，掌势已按到他胸口，闻言倏然停住，睥睨作态，道：“有话快说。”

屠元庭道：“我可以供给你消息，就是你最想知道的人的下落。”

谷云飞果然微微动容。辣水仙杜筠接口道：“表哥，等一等再说，我先跟你商量几句话。”

屠元庭眉头轻轻一皱，道：“表妹休要多生事端，要知今日之局，无法善罢干休，除非我供给消息。”

杜筠走过去，面色严肃已极，沉重地道：“不行，你先听我说……”她凑近屠元庭耳边，轻轻道：“表哥，你虽有抚养我之恩，但我已用身体还报……”

屠元庭楞一下，道：“这是什么话？”他的表情确实出自内心，因此谷云飞看出他们绝不会有什么阴谋。

杜筠又接着道：“你大概已经忘记，当晚我委身与你之时，曾经说明不得泄露那件秘密！”屠元庭道：“我没有忘记，但目下的局势，你不是看得出来！”

杜筠道：“我不管局势怎样，只要你履行诺言！”屠元庭面色微变，道：“你想把我怎样？”原来说这话时，他前心大穴已被杜筠掌力罩住。杜筠道：“没有怎样，我只有杀你以灭口了……”她说得十分平淡，竟无激动之意。

屠元庭登时面色如土，谷云飞因听不见他们的对话，此时见屠元庭的表情，大感讶异，脑筋连转，终于忍不住问道：“怎么啦？那消息是关于皇甫维的下落么？”神算公子屠元庭好不容易发现一线生机，连忙大声道：“对，就是皇甫维的下落……”杜筠听了这话，凝眸一想，便移开身躯，但纤手仍然搭在屠元庭肩头，手指潜运内力，暗暗扣住屠元庭的穴道。

谷云飞冷笑道：“你就凭皇甫维这个消息，便敢面见我师门三老乞命么？”

屠元庭额上流出冷汗，忽又感到肩上一阵酸麻，知道这是杜筠给他的警告，若然他说出关于“一皇”下落之事，无疑定要立时死在她手中！他虽是机智过人，此刻也禁不住心寒胆怯，一则生怕杜筠听错他的话而猛下毒手。二则又怕谷云飞不上当，杀死金旭之后，仍然不放过自己。是以急出一头冷汗。

杜筠突然接嘴道：“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我们追踪皇甫维那厮时，并未想到会碰上少庄主你跟我们过不去呀！假使你要他的消息，我们自当乐于奉告，却无丝毫要挟少庄主之意……”

谷云飞冷冷道：“那就快点说出来！”辣水仙杜筠道：“他就在这附近数里之内，我们业已查出他乔装改容，扮成商买模样……”谷云飞立时想起早先那个商人，不觉哼了一声，随即面露杀机，向金旭阴森森地冷笑一下！屠元庭杜筠易恒等三人见到他的表情，不觉心中微寒，方自猜想他用什么手法杀死金旭。却见他突然伸手抓住金旭的指甲，缓缓运力硬拔。追魂爪金旭纵然是铁打的汉子，这刻却也禁受不起这等奇疼，登时眼睛连翻，鼻子中惨叫不绝。要知十指连心，这硬拔指甲的手法自古已列为最惨的酷刑之一，何况那谷云飞心肠毒辣，故意一分一毫地慢慢拔，更使金旭难以熬受。金旭无名指指端流出鲜血，面色比死人还要难看，谷云飞这时忽地停手，转眼望着杜筠，冷冷道：“你对皇甫维一向很好，为何忽然抖露他行踪？”

树林后的皇甫维心中正也有些疑问，因此竭力忍住胸中愤怒，看她怎生

回答。

杜筠望了屠元庭一眼，淡然道：“本来也谈不到对他好不好，何况我目下已嫁给我表哥，少庄主可满意我的回答？”

谷云飞寻思道：“这种理由绝不能随口就可以编造得出来，看来大概真是事实。”他此人城府深沉，喜怒不形于色，因此旁人无法从他表情上看出一点儿朕兆。

杜筠的手仍然搭住屠元庭的肩头，因此屠元庭头上冷汗沁个不停。冷月神狐谷云飞哼了声，突然右手一提，追魂爪金旭惨叫一声，那只长达七八寸的指甲已被谷云飞硬生生拔掉。并且被谷云飞随手摔开数步，仆在地上，那只无名指上鲜血直冒，易恒急忙抢过去替他裹扎。

谷云飞冷冷扫视屠元庭、杜筠两人一眼，见他们都噤若寒蝉，不觉气焰万丈，仰天大笑。

杜筠这时才移开搭在屠元庭肩上的手掌，冷不防被屠元庭一巴掌打在脸上，发出清脆一响，屠元庭口中还骂道：“你这贱货等着瞧……”这一下突如其来，谷云飞笑声陡收，道：“你干吗打她？”

杜筠握拳切齿，只等他一旦要说出“一皇”的秘密，就抢先和他拼命。屠元庭转眼看着谷云飞，道：“她虽是嫁给了我，但也不应把皇甫维的行踪告诉你，那些话该由我说……”谷云飞点头道：“打得好，她这等作为，果真使男人心寒……”

那屠元庭自然不肯轻易说出“一皇”的秘密，只因这是他一着要棋，可以藉此控制杜筠，是以他适才那等说法。

谷云飞又接着道：“目下心池圣女已传令武林共同对付皇甫维，若然皇甫维乔装经此的消息泄露，一日之内，圣女便可率众擒捉他……”屠元庭皱眉道：“少庄主这等说法，不知有何用意？”

谷云飞诡笑一声，道：“我的意思，就是要设法不让你们有机会泄漏消息。”屠元庭虽是智计过人，却想不到对方的诡谲狠毒竟然一至于此，一时真不知如何回答。杜筠插嘴道：“然则少庄主的意思，竟是要杀我们以灭口了？我们的消息不但得不到代价，反而招致杀身之厄，这样做法，未免叫人寒心。”她言中之意，其实是提醒屠元庭不要再与虎谋皮，妄想用一皇的消息脱身。屠元庭自然听得懂，觉得这话大有道理，便打消泄漏一皇秘密之念。

谷云飞缓步上前，一面道：“这事与杜筠你无干，我收拾完这两人之后，可以把你收为爱妾！”此言一出，果然使屠元庭大生戒心，生恐杜筠突然对自己下手，疾忙纵开寻丈。谷云飞一步一步向他走去，冷笑道：“屠元庭你不必打算逃走，我在五丈之内就追上你！”

正在这弩张剑拔之际，突然一个人从树林后转了出来，朗声道：“谷兄查询我的下落，有何用意？”

谷云飞闻声停步，身躯不觉轻轻一震，缓缓掉转身子，果然见到皇甫维站在大路当中，身上仍然作商人装束，仅仅把假胡须弄掉，露出庐山真面目。

辣水仙杜筠不禁失声叫道：“皇甫公子，你怎会在此出现？”皇甫维冷淡地瞥视她一眼，竟不理她，径向冷月神狐谷云飞招招手，道：“谷兄请过来一下。”

谷云飞不知皇甫维身上内伤甚重之事，却记得昔日第一次见面时，曾与他拉手较量功力，吃过大亏。这时不敢违拗，走了过去，道：“公子有什么事？”

皇甫维向杜筠屠元庭等人瞥了一眼，道：“此处说话不便，我们得走开一点！”他的口气神情完全把谷云飞当作自己人看待，因此谷云飞稍觉放心，当真与他走到路边。

皇甫维轻声道：“你可知冷清影的下落么？”

谷云飞戒备地望着他，摇一摇头。皇甫维双手运足功力，留神找寻机会，口中胡乱道：“奇怪得很，怎的舒倩、佟秀和冷清影都失踪迹？”谷云飞眼珠一转，诡笑道：“依公子的看法，冷师妹会发生什么事？”

皇甫维看来看去，都没有机会下手，心中暗暗焦急，随口道：“我想八成是被圣女的人捉去了！”

谷云飞愕了一下，随即堆起诡笑，道：“她们三人一齐失踪，我怎知道她们下落？”皇甫维为人聪明绝顶，脑筋一转，已料想到舒倩佟秀的下落可能业已被他查出，否则他不会突然错愕，念头一转，淡淡道：“我们何须彼此相瞒，我现身出来之故，第一就是问问你找我何事。第二就是要问你，关于舒倩佟秀的下落，三公他们已经知道了没有？”他跟着冷笑一声，道：“你是个聪明人，当知目前情势对你十分不利，我们如果发生内讧，屠元庭他们正是求之不得！”

谷云飞哪里知道皇甫维其实已不堪动手，默察形势，果然不妥，连忙应道：“我们都是自家人，有事可以慢慢商量。实不相瞒，在下找寻公子之故，便是要查出冷师妹的下落，既然公子不知，那我只好回去复命！至于另外两位师妹的下落，三老尚无所悉，公子大可放心！”他本有满腔敌意，可是此刻却不敢发作。

皇甫维点点头，道：“三公现在何处？”

谷云飞道：“三老目下已分头行事，有意与心池圣女碰头决一胜负……”皇甫维接着问道：“几时动手？”谷云飞吟道：“这个很难说……”忽地远处传来一阵蹄声，皇甫维疾忙运聚真力，趁谷云飞扭头瞧看之际，蓦地一掌拂去。这一掌迅快异常，谷云飞发觉之际，已闪避不开，被他一掌拂在身上，登时飞开寻丈，摔倒地上。

那两个银衣劲装大汉齐齐大喝一声，疾扑过来。树丛后刷地纵出一条人影，快逾掣电般向左边的劲装大汉撞上去。两下在空中一碰，那劲装大汉倏然坠下，滚跌地上。那道人影去得快，回来得更快。颯地已落在皇甫维身侧。另一个劲装大汉这时才恰恰扑到发掌迅劈。这个后来出现的人影落地现身，竟是个秀美小童，但见他两手一拨一拍，不知如何已攻入劲装大汉掌势之内，骈指一点，那劲装大汉哼了一声，便即翻身栽倒。

这个秀美小童举手投足之间，就制服那两名武功诡奇高强的劲装大汉，这等身手，只看得屠元庭杜筠等人目瞪口呆，一时之间，连自身的安危也完全忘记。

这时，那阵蹄声已到了近处，但见一匹黑马，从大路转角处倏然出现，“哗啦啦”一阵连珠急响以及烟尘劲风电抹掠过，众人还来不及转眼，这骑黑马已掠过众人，到了十余丈之外。

这骑如此快法，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事，这一回弄得所有的人都为之怔住！

只听有人失声叫道：“那就是乌骨骠……”皇甫维身躯一震，方想怎会是冷月神狐谷云飞的声音？他不是业已遭自己暗算而死？

但这时那条直如长矢的大路又发生惊人之变，使他无暇回顾，原来那匹

乌骨骠风驰电掣般驰出十余丈之远时，路边突然飞出一条人影，其快无比，掠过那匹黑马。马上骑士似是被这突然出现的人影击中，飞坠开去。

那乌骨骠去势未减，错眼间已冲出数丈。那条人影极快地沾一下地面，跟着腾身纵起，向那黑马追去。两下都快，一闪眼间又出去十多丈。这里众人只能见到影子闪动，实在情形已看不大清楚。

皇甫维心中微动，侧望扮作小童般的冷清影一眼，道：“那匹乌骨骠是谁的？”冷清影低低道：“是关中武林名手飞鞭神马欧阳南的坐骑，在宇内已享名十载之久，想不到此驹神骏不减当年！”她说话素来快极，这几句话也不过平常人说一句话的时间。只听她接住又道：“公子赶快想个对策，谷云飞功力湛深，并未被你击毙。而刚才击人追马的人影，极似是我父亲。”

皇甫维心头一震，记起谷云飞发出话声之事，转头一望，只见谷云飞还眺望着去路，大概是已看出追马之人乃是三公之一，是以仍在凝瞧。

大路上诸人神智恢复原状之后，个个默然相觑。谷云飞首先打破沉寂，阴声笑道：“皇甫公子何故手下留情？”皇甫维冷冷道：“你猜一猜看！”谷云飞目光移到冷清影面上，缓缓道：“冷师妹刚才如不出手，我就不必费心去猜啦！”话下之意，表示他已有点明白皇甫维必是功力有限，所以杀不死自己，不过暂时未能确定就是。

忽然间大路那边转角处又传来一阵蹄声，皇甫维迅速望去，但目光被树林遮断，无法瞧得见。不过从声音上推测，来骑最少也有三匹以上，来势甚是急骤。

接着这一边也有蹄声传来，众人转眼看时，原来是那匹黑马，此时已骑着一人，迅快驰来。

冷清影骇得拉住皇甫维的手臂，道：“果然是他，怎么办呢？”皇甫维心中也毫无办法，但面上神色丝毫不变，只微微冷笑。

那乌骨骠确实不愧有“神马”的外号，刹那间已驰到众人之前，马上的人冷冷环顾路上众人一眼，最后凝定在皇甫维面上。

皇甫维朗声道：“冷老忽然在此现身，可是冲着我皇甫维而来？”

那边屠元庭、易恒等人，一听马上之人竟是星公冷央，不由得都感到双膝发软，手心冰冷。

星公冷央道：“公子请据实告我，令尊现下在什么地方？”这话一出，路边站着的屠元庭突然大大松一口气，面色顿时不再那么紧张。

皇甫维道：“这就奇了，我正要找你们询问此事！”突然放声大笑道：“好极了，我也看出你并非故意向我询问，这一来我可就放心啦！”星公冷央道：“你放心什么？”皇甫维不假思索，道：“我一向以为他老人家落在你们手中，目下既知不是，当然大大放心啦！”

冷月神狐谷云飞忽然插嘴道：“三师叔，那屠元庭神情有异，可能有一点线索……”

辣水仙杜筠忽然插嘴道：“我表哥怎会知道？冷老何不向我询问？”

星公冷央转过头来看她，冷冷一晒，道：“你就是辣水仙杜筠姑娘？既然你对此事有所知悉，那真是最好不过之事，老夫愿闻其详！”杜筠微微一笑，淡然道：“我不但知道得很清楚，而且当面见过他老人家，不知冷老信也不信？”

这话一出，不但星公冷央、冷月神狐谷云飞为之一愣，连皇甫维和冷清影也因而骇疑顾视。

皇甫维暗念星公冷央不是等闲人物，兼且手段毒辣，天下知名，料那杜筠决不敢跟他开玩笑。而他又明知义父武功未能复原，若然被三公寻到踪迹，后果实在不堪设想。是以忍不住大声喝道：“杜筠……”杜筠冷笑一声，不等他说下去，已自晒道：“皇甫维你刚才不是理也不理我的么？为何目下一改常态？嘿，嘿，除非你武功比冷老还强，否则的话，休想干涉我的行动！”

只听星公冷央道：“那么杜姑娘与老夫同去，令表兄他们由谷云飞陪着，如果杜姑娘所说不虚，老夫可以担保你们都安然无事，如果叫老夫白走一趟，哼、哼，以后的事老夫也不用多说！”

他说话极快，转眼就把话说完，谷云飞纵身一跃，最后落在那匹乌骨骝旁边，伸手捋住僵绳，正要提牵过去让星公冷央乘坐。

只听杂沓蹄声已到了大路转弯处，这时连星公冷央也不禁扭头向那边瞧看。

只见四匹骏骑鱼贯转出来，疾驰而至。

第一骑是位清瘦道人，背插松纹古剑，气度不凡，正是那武当派第一高手娄真人。第二位也是背剑之士，竟是剑术名家点苍快剑张搏云。第三位是个面目秀丽的中年道姑，正是华山派掌门人静虚子。第四位身材高大，虽是满头白发，但面色红润如婴儿。马鞍边拄着一根粗如鸭卵的铁杖，此人来头也不小，乃是南岳衡山掌门人大力神翁唐世一。

武当娄真人首先向星公冷央稽首道：“冷老施主名扬宇内，今日幸会，缘分不浅！”原来这三公都极容易辨认出来，星公冷央一身黑衣，兼且相貌不凡，是以娄真人等一望而知。

娄真人、张搏云、静虚子、唐世一等四人都露出凝运功力蓄势出手之相，个个都留神那星公冷央的动静。

静虚子恨声一笑，道：“皇甫维呀皇甫维，不管你有谁作靠山，贫道今日决不放过，哼，哼，若不是圣女她老人家一定要先见见你，贫道今日就诛毙元凶，为我那徒儿报仇雪恨！”

娄真人流目看看谷云飞，又瞧瞧那匹乌骨骝，突然间满面激愤之色，厉声道：“此驹是贫道至友欧阳南爱马，他被你怎样了？”

皇甫维冷冷接口道：“他多半已经丧命啦！”

娄真人勃然震怒，两眼射出骇人的光芒，抬臂亮剑，厉声道：“好，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谷云飞你过来！”

星公冷央左手一伸，抓住杜筠的手臂，他本想亲自出手拒敌，但忽然记起“一皇”之事，觉得比目前对付这些人重要万倍，是以不肯放走杜筠。静虚子张搏云唐世一等三人都各亮兵器，全神戒备星公冷央及皇甫维突然出手。因此静虚子瞧见辣水仙杜筠被抓的情形。她一向对杜筠印象不坏，当下迫前两步，道：“杜筠，这是怎么回事？”

辣水仙杜筠嫣然一笑，道：“谢谢老前辈关心，但今日我正好有求于冷老，内情暂时不能奉告。”

静虚子哼了一声，不再跟她说话，连目光也疾快移开，生似十分鄙视她这种行径。

娄真人持剑走到谷云飞身前，也不开门立户，便随手一剑刺去。这一剑去势忽快忽慢，奇奥毒辣。冷月神狐谷云神色凝重，也是随意一剑斜撩。双方长剑快要接触，突然间一齐收回，跟着身形疾若飘风般移形换位，两支长剑在瞬息之间已互相攻拆了六七剑之多。

屠元庭目光连闪，忽然举步走到静虚子身后。

星公冷央右掌一挥，隔空一掌向屠元庭击去。这一掌威势甚是惊人，神算公子屠元庭连忙御纵开七八尺远。静虚子长剑疾劈出去，她使的是华山独门剑法，这一招专门借力御力，但剑身一触到冷央的掌力，忽感手腕震得微麻。那大力神翁唐世一倏然一杖横扫星公冷央，朗声大喝道：“你也接我一招看看……”杖上风力强劲震耳，星公冷央面对两派掌门人的兵器，也不敢有丝毫大意，横着闪开两步，避过唐世一的杖势。

点苍快剑张搏云一见华山衡山两派掌门人都动上手，岂肯客气，长剑疾吐，刷刷刷一连劈了五六剑之多。

星公冷央本来已蓄势运力，准备出手反击。谁知静虚子的长剑和唐世一的铁杖及时攻来，只好分心应付。与他动手的三人都是一流高手，此时联手合击，威势难当。星公冷央单用右手连接了六七招之后，虽是功力盖世，招数奇诡奥妙，却也落在下风。迫不得已左手使个巧劲忽地推去，辣水仙杜筠登时不由自主地退开丈许以外，一交跌在地上。

星公冷央累赘一去，两手均可应敌，顿时威力大增，加上他出手及身法快逾闪电，局外人看上去，但见四方八面都有他的影子。

冷清影一直冷眼旁观，这时连忙向皇甫维招手。皇甫维缓缓走过去，冷清影轻轻道：“快点骑上这马，就可以脱身。”

皇甫维道：“你怎么办？”

冷清影道：“不要管我，趁这刻三公还在外面，你赶到他们家里，先把伤势医好再说！”

皇甫维摇头道：“我怎能丢下你不管？你落在三公手里或是圣女他们手中，都只有死路一条！”

冷清影急得顿脚道：“你还不快点去，马上就失去这机会啦！”她目光一转，只见皇甫维神情十分坚决，不由得又是焦急又是欢喜。只因他在这等急难之时，尚且不肯丢下自己，足见他对自己不是虚情假意。她念头一转，又急急道：“那么我们一齐骑上此马逃生，你快点上去！”皇甫维这时才肯伸手扶鞍，忽然又缩回手，道：“我还是不能走，你先走吧！”

冷清影急得一身冷汗，道：“为什么呢？”

皇甫维道：“不要多问，你快点骑上此马逃开，也许以后可以帮得上忙，若然你不走的话，我们势必没有逃生之望！”

冷清影顿脚道：“我的公子爷，你真把人急死啦！”

皇甫维道：“快走，我一定要探出我父亲的下落才行——”冷清影本是聪明绝顶之人，这时立刻意念到像皇甫维这种人，既然已听到父亲下落有人知道，这刻就算刀斧加身也绝不肯走开。因此她放弃了劝告之念，道：“既是如此，我也陪你留下。”

这回轮到皇甫维发起急来，顿脚道：“你留下有什么用处？快点走，尤其这匹乌骨骊正是我所需要的脚力！”

冷清影虽是觉得有理，但心中又舍不得把身负内伤的皇甫维丢下，还在迟疑不决，忽听屠元庭大声道：“皇甫公子敢是想离开此地？”

皇甫维冷冷一笑，负手缓步走回去。这等举动，无论哪一边都深信他不会逃走。点苍快剑张搏云因刚才差一点伤在冷央手下，余恨在心，此时首先发难，挥剑向冷央劈去。大力神唐世一和静虚子都明白这一边任何人都无法与星公冷央单打独斗，是以剑杖齐击，又回复了以三敌一的局面。

皇甫维低头转眼向娄真人及冷月神狐谷云飞两人望去，只见他们招数越出越奇，越打越险。但暂时还分不出胜负，武当娄真人则以功力深厚见长，谷云飞则以武功奇奥，招数繁诡抵消了功力之不足。他看了一阵，但觉这两人这等惨烈搏斗，真有点令人不忍卒睹。如果不是他身负内伤，依他的性情，必定出手分开他们。要不就帮助其中一个把对手立刻杀死。

目下他有心无力，只好移开目光，举步向杜筠那边走去，神算公子屠元庭突然跃过来拦住去路，冷冷道：“你找她干什么？”

皇甫维哼了一声，道：“不关你的事！”

屠元庭冷笑道：“她已经是我的妻子，我不准你们说话！”

皇甫维楞一下，点头道：“这话有理，那我不跟她说话就是！”

这时易恒已走上前来，站在屠元庭身后，准备皇甫维动手的话，便可以 and 屠元庭联手拒敌。

杜筠却从那边绕了过来，皇甫维望也不望她一眼，向屠元庭率直问道：“你当真知道家父下落？”

屠元庭摇头道：“我们不晓得！”

皇甫维真想给他一个大嘴巴，但目下功力几乎全失，只好忍住一口气，只听屠元庭低声道：“你目下功力大弱，我不曾拆穿，但你也该知趣远远离开她。”

辣水仙杜筠自走过来之后，就站在屠元庭身边，不住向皇甫维丢眼色，但皇甫维瞧也不瞧她一眼，因此她只好暗暗焦急，却毫无办法。

冷月神狐谷云飞到底功力不及娄真人深厚，此时交手时间一久，他就渐落下风。路边那两个银衣劲装大汉其中之一突然撤出狭细长剑，向战圈扑去。此人武功虽然比谷云飞相差很多，但在武林中也属好手之列。因此一加入战圈之后，立刻扭转局势，十招不到，武当娄真人便已屈居下风，险象环生。

那边静虚子等三人合力对付星公冷央，个个心无二用，是以不曾发觉武当娄真人的情形。

皇甫维忽然感到十分焦急，转头望住屠元庭道：“你们怎么不去帮他一下？”

屠元庭冷笑道：“你如果看不顺眼，最好自己上去。”

皇甫维为之气结，掉了回头，辣水仙杜筠娇躯一动，屠元庭伸手一拦，并不说话。杜筠想了一想，只好停步。

错眼间只见冷月神狐谷云飞长笑一声，长剑过处，血光崩现。武当娄真人踉跄退了四五步之远，面色惨白惊人。

一旁的皇甫维面色微变，原来武当娄真人不但受伤落败，而且伤得十分难堪，敢情他的一只手掌已经齐腕砍断，此刻但见手腕上鲜血迸涌。冷月神狐谷云飞长笑一声，长剑斜挺，便向娄真人当胸刺去。娄真人落败负伤，深觉有辱师门，右手长剑突然摔落尘埃。

谷云飞长剑刺去之势迅快之极，转眼已递到娄真的咽喉，忽地悬崖勒马，凝剑不动。

娄真人面色十分难看，但却没有一丝一毫畏惧怕死之意。

谷云飞冷笑道：“武当派第一高手，也不过尔尔，若有遗言，少庄主替你转达就是！”

皇甫维突然怒道：“谷云飞，你并非单枪匹马赢得人家，有何足以骄傲之处？士可杀不可辱，我劝你最好一剑把他杀死。”

谷云飞头也不回，冷冷道：“少庄主偏偏要凌辱此人，皇甫公子如果觉得不顺眼的话，不妨出去！”

皇甫维怒气填胸，大踏步走上前，抬臂撤出背上圣剑，只见白虹电闪，森森寒气，侵入肌肤。

就在皇甫维撤剑之际，突然树群后一缕强劲寒风直射冷月神狐谷云飞肋下大穴。迫得谷云飞不能不撒手退开，不然的话，纵然他一剑刺死娄真人，但自家也势必伤在那一缕劲疾寒风之下。

只见一条人影由树后疾纵出为厉声喝道：“娄真人即速闭穴止血，这小狗自有兄弟对付……”此人声音苍老，却含气敛劲，分明也是内家高手。

谷云飞刚刚哼得一声，只见又是一条人影疾纵出来，与早先那条人影先后落地现身，竟是两个面貌相同，各持利钩的长衫老人，一望而知来人就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左右双钩吴家二老。此时无暇去对付皇甫维，蹿地纵扑过去，人随剑走，化作一道银虹，直取吴家二老。

那个冷月山庄的好手也不怠慢，压剑疾跃上去，与谷云飞前后呼应，夹攻来敌。

吴家二老向来极少一齐出手，但目下这对手非同小可，连武当第一高手娄真人也伤在他剑下，是以不加考虑，一齐出手。但见双钩齐飞，宛如神龙出海，钩势奇幻迅快，威力强极一时，顿时把对方双剑一齐圈入钩光之内。

辣水仙杜筠忽然惊呼道：“啊！心池圣女驾到……”这话一出，许多人吓了一跳！

而震惊的诸人中，最显明的是冷月神狐谷云飞，至于与他并肩作战的那个冷月山庄手下，自然更加慌张，以致手法微滞。左钩吴圆老人见有破绽，唰地一钩递了进去，钩光排荡中，只见那银衣大汉被震得退开数步。

他们出手都迅急无比，转眼之间已攻拆了四五招之多，谷云飞因听说“圣女”驾到而分散心神，已失去机先。这时被吴家二老连攻数招，气也喘不过来，当真是既不能战，又不能逃。

这时大路上已出现一位高髻丽人，只见她身穿淡青衣裳，朴素异常。但自有一种高华气质，而且容光照人，风华绝代。

她的澄明如秋水的眼光扫过左钩吴圆的利钩戮到谷云飞胸口时，突然眼皮一垂，沉下目光，却没有出声阻止，可见得心池圣女对于“三公”及其手下之人，已存有深疼恶绝之心。

左钩吴圆老人虽是杀机盈胸，可是眼角瞥见圣女出现，就在旁边数丈之处，突然中止刺去之势，冷冷道：“丢下你的长剑！”

冷月神狐谷云飞在这等情势之下，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手中长剑倏然坠落地上。

皇甫维忍不住冷笑一声，道：“真没出息，大丈夫岂能被死之威胁？”

好几对眼睛都向皇甫维望去，只见他那俊美无俦的面上，充满鄙夷不屑之色，一望而知皇甫维这几句话显然出自肺腑。

冷月神狐谷云飞难过地哼一声，但他十分明白在目前情形之下，若是出言掩饰，也不过徒自取辱，是以忍气吞声、默然不语。

左钩吴圆老人道：“请问圣女，此人如何发落？”

心池圣女道：“此事还请诸位裁夺！”她的声音低沉柔婉，悦耳之极。皇甫维突然如感触电，转眼向她望去，却不防正和她那对眼光相触，忽然想到自己今日和她正好处在对敌的地位，蓦地一阵怅惘袭上心头。

左钩吴圆冷冷道：“这厮心黑手辣，留在人间，终是大害……”他话声忽歇，虽然已表示出要取对方性命之意，却不立即出手。

这时静虚子等三人由于心池圣女现身，精神大振，个个都奋身抢攻。反之那星公冷央心神分散，身法招数已不似早先那等刁猾诡异，双方此消彼长，立时分出高下。只见星公冷央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一旁的冷月神狐谷云飞，正想出手，转眼已瞥见吴家二老在他对面眈眈虎视，只好按剑不动！

这谷云飞素来智计过人，天性狡毒，一看自己不能出手相助，立时跃开寻丈，趁众人不觉之时，向手下一个银衣大汉点头示意。那银衣大汉并非不晓得那三个联手合攻星公冷央之人，皆是当世名家高手，如若贸然冲入战圈，定然非死即伤，但谷云飞的命令他又不敢违背，眉头一皱，便缓缓举步移近战圈。

他希望对方之人见到之后，会出声喝止。但此刻人人都注目在龙争虎斗的四人，除非是冷月神狐谷云飞有所举动，他们才会注意。因此这银衣大汉移到战圈附近时，仍然无人加以理会。

这名大汉无法可想，倏然用口横御住手中长剑，垂腰双手捧起一块磨盘大的石块，双臂运足气力，猛然向战圈之中砸去。

他的身形也跟着挺剑疾扑，只见那块大石砸到战圈中之际，吃大力神翁唐世一铁杖疾扫，“当”地一响，已飞开三丈之远，这大汉挺剑扑到时，点苍快剑张搏云恰好转了来，唰唰唰一连数剑，快得几乎看不清楚，便把这劲装大汉迫得退了四五步之多。

心池圣女一直凝目观战，皇甫维在一旁不住暗暗观察她的表情，发觉她那对澄澈的眸子中，时时流露出智慧的光芒。因此他猜想她一定已看出了星公冷央武功中的弱点，忍不住举步走到她身边，轻轻道：“请问圣女何故不亲自出手？”

心池圣女眨一眨眼，徐徐侧转头看他，道：“你自从那一天跑掉，到过什么地方？”她不但没有作答，反而向他询问近日的行踪，弄得皇甫维为之一怔，道：“我把星公冷央之女冷清影从三公手中救出之后，曾经到杭州躲避了一阵，然后就一直到了此处！”

她微微颌首：“近数日来有几件惨酷的血案，武林中都传说是你所为，这种事日后自会水落石出！”话声一住，她已飘然举步，向战圈那边走去。

皇甫维想了一想，几乎感激得眼泪都掉下来。要知他曾经欺骗过她，因此关于这些武林传说她居然会不相信是他所为，当真太不容易。

圣女身形移动时，第一个就是冷月神狐谷云飞大感震惊，顿时又跃退丈许，远远离开这一堆人。

星公冷央激战中忽然瞥见心池圣女已站在一丈以内，不禁大凛，唰地一声一把长剑已割破他的衣袖。冷央连忙收摄心神，但为时已晚，但见两柄长剑风驰电掣，铁杖则如神龙闹海，势急力猛。三般兵器环攻上身，如长江大河滚滚而来。星公冷央奋力招架，七八招过去，那根铁杖突然击在他身上，砰一声把星公冷央扫出丈许，翻跌地上。

他们刚刚跃到星公冷央及谷云飞身前，星公冷央已大声喝道：“想不到向来称为主持武林正义的圣女，今日也用这等下流手段。区区目下纵然丧命，但舒老大和佟老二立将严厉报复，圣女你与大爷的一段往事，不出三日就将传遍天下……”他本来尚有话说下去，但三样兵器业已如狂风骤雨般攻到，

若不是他说话天生快极，换了别的人大概只说了两句，就得被静虚子等三位高手攻得无法说话了！

心池圣女娇躯微颤一下，皇甫维已放声大笑道：“冷央，你这一手太不高明，我虽非和心池圣女乃是对头冤家，但也忍不住要说句公道话，试想天下武林之人对圣女何等崇拜？日公舒涛和月公佟雷纵然胡乱编做故事，诬蔑圣女，但有谁肯真心相信？”

星公冷央这时已说不出话，转眼之间，右钩吴景、点苍快剑张搏云及静虚子三样兵器一齐攻到冷央身上。冷央这次动手果然是功力大减，虽是双掌急劈，却只能迫开静虚子当胸致命的一剑，那点苍快剑张搏云和右钩吴景的剑钩都划刺中他左肩右腿，登时血光崩现。

冷月神狐谷云飞长剑上下翻飞，蓦地一招“紫气东来”，出手怪异奇奥，剑光圈荡中已把三名高手的兵器全部迫开。

星公冷央趁机高声喊道：“那些事有凭有据，人证尚在，天下之人虽想不信……”他刚刚说了几句，一股极强杖风已当头压倒，迫得他不得不闭口闪避。

心池圣女轻轻叹了一口气，接着扬声叫道：“诸位请暂时停手！”那边静虚子等五人眼看再过三招两式，就可把这两人歼灭，却不料圣女听了冷央几句危言恐吓，当真命他们住手。因此一方面感到惊异，一方面也感到不忿。

圣女忽然转眼瞧着皇甫维，道：“令尊在什么地方？”

皇甫维道：“我不知道，纵然知道，也不敢告诉你！”

星公冷央看看势色不佳，立刻命谷云飞去牵马，准备逃开此地再作打算。谷云飞遵命走过去牵马，心池圣女朗声道：“你们谁都不准走开，谷云飞你过来！”谷云飞踟蹰一下，果然不敢违拗，走到圣女面前。圣女道：“我暂时禁住你的脉穴，以免生出擅行离开之心。你且转过身子！”谷云飞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转眼向冷央请示。

星公冷央怔了一下，似乎大感迷惑。谷云飞得不到指示，只好转过身子。心池圣女疾地伸指一点，谷云飞干咳一声，冲出两三步之远。他暗中试一运气，发觉气机阻滞，武功已失去大半。

心池圣女向冷央招一招手，道：“你也过来！”

第十八章孽屋

星公冷央在众目睽睽之下，要是举步走去，日后就算杀得死圣女而无敌于天下，但此事传出江湖之后，永远都是个笑柄，要是不举步过去，圣女势必下令把自己当场杀死，那时纵然能使圣女清誉玷污，却也无补于事！他迅快地转念略一盘算，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乖乖走了过去。心池圣女举指在他胸口边戳三下，道：“目下你虽然半边身躯近似残废，但由于我禁制住你三大要穴，身上伤势不至于发生变化！”她转眼望望众人，突然向神算公子屠元庭等人道：“你们几们如果另外有事，尽管请便！”

屠元庭对她真不敢仰视，垂下目光道：“在下确实有事待办，就此请辞……”说无向杜筠招呼一声，当下带着杜筠易恒与及负伤的金旭、邵一峰等四人迳自离开。

右铭吴景将一匹马牵到圣女身边，请她骑坐。圣女指指皇甫维，道：“此子需要马匹代步！”

星公冷央忍不住道：“圣女姑娘，你好不公平，独独对皇甫公子屡加优待！”

皇甫维冷笑道：“你不服气的话，等到了家父面前再说，趁早别自讨没趣！”

星公冷央道：“笑话，你不过是皇甫大爷收养的孤儿罢了，可别当真以为自家是大爷的亲生骨肉……”

众人都讶异地向皇甫维瞧着，皇甫维面不改容，冷冷道：“你以为我自家不知道么？”星公冷央诡笑一声，道：“你当然晓得此事，但你可知自家的亲生父母是谁？”皇甫维不觉一愣，随口道：“难道你会晓得？”冷央鼻孔中哼了一声，道：“老夫当然知道！”

皇甫维再也做声不得，左右双钩吴家二老、大力神翁唐世一、点苍快剑张搏云、武当娄真人等都对皇甫维生出同情之心。连静虚子虽然和皇甫维有杀徒之恨，这时听到他的身世，也不禁恻然动心，满脸仇恨不觉淡了许多。心池圣女道：“我并非处置不公，而是皇甫维身负内伤相当严重，是以不须禁制穴道，同时把马匹让给他乘坐……”这话一出，众人更加对皇甫维同情起来。

星公冷央道：“原来如此……我想跟他说几句话，不知圣女姑娘意下如何？”

圣女颌首道：“你尽管跟他说！”

星公冷央和皇甫维离开众人，星公冷央边走边说道：“我看圣女之意，无非要找到大爷见面说话。在那等场合之下，我自然要吃大亏无疑！”皇甫维道：“你知道就行啦！嘿！嘿……”

星公冷央接着道：“你且别冷笑，我的生死于你大有关系，假如我不幸的话，你永远也不晓得你的亲生父母是谁！”

皇甫维暗忖这老魔头如此说法，定然只有他一人晓得自己的秘密，略一沉吟，道：“你说这话有何打算？”

星公冷央冷笑道：“我要你设法让我脱身，以作交换！”皇甫维沉思了好久，点头道：“好，一言为定！”

星公冷央道：“我目下写一封柬贴，密封起，你等到自觉平安无事的情况下方可拆开，便知自家身世及亲生父母是谁！”

皇甫维料想以他的声望定然不会欺骗自己，以图脱身，于是点点头，加速两步，走到圣女身侧。

星公冷央从怀中取出一个长约五寸狭长钢盒，另外找了一张白纸，打开钢盒，取出一支长约四寸许的小毛笔，又打盒中取出两个小瓷瓶，这时因大家都继续赶路，他便命冷月神狐谷云飞搂住身体，保持平稳的步伐，然后将白纸铺在谷云飞的背上，用那支特制小毛笔蘸一蘸小瓷瓶中的水，奋笔疾书。

他把这柬帖交给谷云飞，轻轻道：“把这个交给皇甫维，并且问他有何回音？”

谷云飞道：“弟子敬领严谕，不过以弟子所知，那皇甫维狡猾异常，极工心计……”

星公冷央缓缓道：“这是唯一的机会，我不得不冒险一试。”

谷云飞道：“这么说来，师叔仍然认为皇甫维有教圣女释放我们的力量了，那就只好试上一试！”他寻思一下，才加快步伐，走到皇甫维身边，把那封柬帖递了给他，轻声道：“你办到了没有？”

皇甫维摇摇头道：“我还未曾想出妥善之法！”

谷云飞道：“我有句话要你记在心中，那就是舒情的性命掌握在你手中，如果我能脱身，自会设法阻止另一个知道她住址的人向上边报告，如果我不能离开，那人为了立功，势必把她住址报上去……”他说完立刻走开，不让皇甫维有机会发问。

皇甫维忖思良久，不知不觉靠近圣女，左右双钩吴家二老本来跟在圣女后面，见他凑近去，突然冲上来，把他推开数尺。

皇甫维默然闪开，他此时一肚子俱是抑郁情怀，雄心消沉，是以不与吴家二老计较。

走了不久，只见山坳里露出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宇。心池圣女领先向那道观走去，只见观内匆匆出来数十名服装齐整的道人，雁列两侧，当中通路有个须发皆白的老道长和娄真人并肩肃立，圣女缓步走近时，那老人上前深深稽首，道：“青灵宫奥义道人觐见圣女——”这老道人声音衰弱，举止龙钟，分明不是武林中人，却不知何故这等崇敬圣女？

心池圣女还了一礼，微笑道：“惊动老仙长法驾，实在于心不安……”奥义老道人缓缓抬头，凝目望她一阵，道：“辱蒙圣女枉临，敝观荣宠无极。贫道垂暮之年，居然尚能再亲教炙，实在喜出望外，圣女请！诸位请！”

圣女和他谦让了一下，便走进观去，众人在一间雅洁大堂中落坐之后，自有道僮送上香茗。

那奥义道人此时才有时间瞧看圣女带来之人，目光一扫过皇甫维，面色陡变，跟着又瞧见星公冷央，顿则讶然起身，举手指着冷央道：“这一位……这一位……”

心池圣女接口道：“老仙长一生精研玄门法义，难道认得他么？”

奥义老道人拭拭老眼，看了又看，缓缓道：“这一位是不是星公冷央？”娄真人在旁边道：“不错，就是他！”奥义老道人手指一侧，指住皇甫维道：“这样说来，施主就是——皇，皇甫孤？”

座中众人都大感惊讶，只听奥义老道人接着道：“但昔年贫道与皇甫施主你辩道论法之时，似乎还没有如今年青……”

星公冷央哼了一声，道：“原来你就是四十年前在塞上遇见的道士，想不到已苍老至此，难怪我认不出是你！那一个是皇甫大爷的义子，并非皇甫

大爷……”他说话迅快无比，但字字清晰。

奥义老道人讶道：“他不是皇甫施主，贫道倒不惊讶，但长得与‘一皇’这等相像，却仅只是他的义子，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奥义老道人思索了一阵，接着说道：“皇甫施主谈锋锐利如剑，险些把贫道多年信仰都连根推翻，经过一昼夜的谈论之后，贫道竭精殚智，渐渐使皇甫施主无话可说。于是，旭日方升之际，他忽然上马离开，临走之前对贫道说，心池之上有位慧悟天生的姑娘，有天纵圣明之才，但其时年纪尚幼，须假以数年之后，那时或可为贫道解疑指难！他说完后扬鞭自去，直到数年以后，贫道赴心池谒见圣女，方知他们就是刚刚在武林中威名四播的一皇三公！而贫道于谒见圣女之后，心中疑难十去其九，满意而返！”众人用斋之后，皇甫维便要求单独谒见圣女。

在静室中圣女和蔼地接待他，问他有什么事情。皇甫维道：“晚辈有个不情之求，想请您俯允！”

她点头道：“但说不妨，不过你怎肯自称晚辈呢？”

皇甫维肃然道：“你老是我义父一生最敬最爱的人，晚辈怎敢褻渎？”圣女轻轻叹口气，道：“这样说来，他把一切内情都告诉过你了？是不是？”

皇甫维点点头，只听圣女又接着道：“二十年来，这圣女二字，宛如两把利刃日夕刺割我心，使我心中伤痕斑斑。唉，假如你义父当年不是那么倔强，肯答应我改邪归正，由我安排一次聚会，他当面向天下武林各派领袖赔罪，我们便可以结为夫妇，不但可免去这二十年相思之苦，同时也可免去他和我的无穷苦难……”

她悠悠叹息一声，那寂寞的花容，幽怨的叹声，使皇甫维也感到十分歉疚，差一些就替义父向她道歉。

她接着又道：“你来此之意，可是要替冷央那几人说项，要求释放他们？”

皇甫维怔一下，道：“你老人家真是料事如神……”他为了表示恭敬，口中不得不称她做“老人家”，但她一点不老！而且美丽圣洁之极，因此他说出“老人家”三个字时，心中别扭得要死。

心池圣女笑了一下，极是凄迷动人。皇甫维突然激愤起来，道：“晚辈可以为你去杀死他们，你老不必把他们放在心上！”

她婉然微笑，道：“看看你自家也忘了向我要求些什么？但无论如何，你对我这么好！我总觉得感激你！不过别说你目下身负严重的内伤，不能与人动手，纵然是未负伤之际，也杀死不了他们！”

皇甫维摇头道：“不，晚辈自然另有办法，可惜时不我予，先得牺牲了两个好女子的性命！”

她微微动容，道：“她们是谁？”

“就是日公舒涛的女儿舒倩，月公佟雷的女儿佟秀。她们都像是污泥中的白莲，暗谷中的幽兰。假如谷云飞不获释放，便无法阻止尹世泽向舒涛和佟雷报告她们的秘密居址了！”

圣女缓缓道：“你可是说她们已脱离舒涛及佟雷？此外尹世泽也投身在三公手下了么？”

皇甫维应了一声，接着道：“三公都各有一个女儿，奉命来勾引我，听说是要从我身上学我义父的‘采补阴阳秘术’，但她们都对我很好，宁愿脱离三公！我把舒倩和佟秀安置在富春，约定她们不得走出大门一步！但谷云飞他们已查出她们的地方……”

圣女望住他，微笑道：“谷云飞和尹世泽都爱上一个，所以一直没有向三公报告，是不是？这件事倒是值得考虑，不过，如果我的行动够迅速的话，她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皇甫维一听也是道理，不觉垂下头无话可说。过了一阵，他忽然抬头道：“晚辈不能勉强你老答应，在下只想请问一事！”

圣女转眼望着天花板，缓缓道：“我已猜出你想问什么，这个问题我真有点难以作答！”

皇甫维走前一步，恳求地道：“不，请你务必答复……”

圣女沉默一会，道：“我也很难答复你为何会对你特别好，我只能告诉你一点，就是我这样做并非纯粹为了你义父的缘故！”

皇甫维露出喜出望外的表情，过了一会，他想起星公冷央的交换条件既然无法达成，顿时又抑郁起来，正要转身出去，只听心池圣女说道：“你如果当真为了舒佟二女而要求我释放冷央，不免有点小题大做，她们一定不会发生意外，你放心好了！”

皇甫维凝想了一下，才道：“晚辈尚有一个最大的理由未曾向你老禀告，那就是冷央答应我一个条件，假如我能使他获得自由，他就把晚辈的生身父母说出来！”

圣女突然严肃地考虑起来，过了一会，缓缓道：“既是如此，我答应释放他们。不过，冷央此人狡谲多智，你千万勿被他愚弄！”

皇甫维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当下心中充满了感激之心，反而说不出多谢的话。圣女命他出去，另外派人去把星公冷在、冷月神狐谷云飞叫到她房中。

皇甫维走向自家房中，一只手放在怀中，紧紧捏住那封柬帖。不久，他听到外面传来惊讶的声音，一听而知是因为圣女突然释放星公冷央、谷云飞等人，所以引起众人讶然谈论。

他本想拆开那封密柬，可是记得星公冷央说过必须在自认为安全的地方才可拆看，这句话不知有什么玄虚？再者他此刻又被另外一个心事弄得十分不安。原来他想到自己身受圣女大恩，假如她开口要他带路会晤“一皇”，他能回答她说他不知道义父下落？并且亲口告诉她早先应允带她去见义父的话是撒谎么？

他痛苦地在房中转来转去，不时举手敲打自己的头颅。像他这种处境也许有人以为并不要紧，只要实话实说就是。然而在某些人看来，要他向圣女承认对她说谎这件事，当真比死掉还要难过。

过了一会，他觉得大概快要开始上路，突然灵机一动，匆匆走出去，不一会就找到武当娄真人休息的房间。

皇甫维沉吟一会，低声道：“在下来谒真人之故，乃因遭遇到极为疑难之事，特地请真人指点！”

娄真人万想不到皇甫维这等推重自己，面色一凝，道：“指点两字可不敢当，但承蒙公子看得起贫道，自然要洗耳恭听。”

皇甫维轻轻叹了一声，道：“假如有人对他最为崇敬之人无竟中撒下漫天大谎，自然这个谎言对于对方甚为重要，而眼看这个谎言马上就要拆穿，敢问真人，假如你不幸碰上这件事，如何是好？”

娄真人微感迷惑，道：“这个谎言拆穿之后，会不会致此人于死地？”

“不会，多半一点事都没有！”

“这么说来，问题就仅仅在于这个人十分崇敬对方，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让对方拆穿这个谎言，是也不是？”

“正是这样。”

娄真人沉吟一下，摇头道：“难，难，难，这等事若然是忍受不住的人，唯有自杀以求解脱。”

皇甫维怔一下，喃喃道：“自杀以求解脱……自杀以求解脱，怎的我一直没有想到这一点儿？”

娄真人沉声道：“只因贫道生性偏激固执，故此有此等想法，公子不必放在心上。”

皇甫维肃然道：“不，一个人生或死一点儿也不关重要，如果那个相信你而又十分令你崇敬之人忽然从此不相信你了，请问活之何益。假使一死就足以解疑的话，自是值得自刎而死，真人以为是也不是？”

娄真人没话好说，呆呆地眼看皇甫维离开他的房间。

且说皇甫维返房之后，从容不迫地沉思了许久，忽然起身在桌子上取笔疾书道：“晚辈与我义父失去联络已久，前此由杭州返富春，访寻数日，均无所得，故拟赴三公老巢处一探。此言料难取信，将一死以明志！晚辈皇甫维敬白。”

他掷笔看了一遍，觉得犹未尽意，但届时自有娄真人从旁解释，实在不须多虑。便站起身形，将圣剑摘下，摆在桌子上。

这时，武当娄真人正在心池圣女房中，悄悄地把皇甫维到他房中的一切经过说出。心池圣女神色微变，道：“他这等说法，无疑要照你的话寻求解脱。”

娄真人道：“贫道也有此一想法，皇甫公子说的最崇敬之人，自然是指你老人家无疑，只不知他撒下什么大谎，竟不惜一死以求解脱？”

心池圣女道：“他说过不少话，目前一时难以断定是哪一件事撒谎。无论如何，一个青年为了一个谎言便遽而轻生的事，实在有点儿荒唐。”

娄真人道：“皇甫公子虽然风骨峥嵘，确实是条好汉子。但他最近所作所为，却不易为世人原谅！”

圣女缓缓道：“那些恶事血案绝非皇甫维所为，要知他身负内伤，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上一次说他义父约我会晤之事，其实是调虎离山之计，好将三公引开，救出冷央的女儿冷清影。我推测他定然是救冷清影时再度受伤，是以目前伤势十分严重，除非找到稀世难逢的灵药，再加上几位高手助他运功练气，断难恢复原来武功。此所以我对他特别怜悯，一来是他代人受过，那些案子都是三公手下所为。二来他武功已难以恢复，寿命也很短，大概活不了多少年！”

娄真人瞠目道：“圣女料事一向永无差错，贫道纵然不问理由，也可放心相信。既然其中尚有此等原故，唉！那贫道就错怪他了！”

心池圣女默忖一下，道：“他反正不能为恶世间，目下请真人你去瞧瞧他，劝他离开此地，我们都装不知道！”

武当娄真人匆匆辞出，向皇甫维房间疾奔而去。转眼已到达那房间，只见房中了然无人，桌上却留有书信一封。他冲过去看了一眼，藏在怀中，转身急步离开房间。

原来皇甫维并非忽然怕死而不肯自刎，当时他把圣剑放在桌上，心中暗

暗欣喜此剑锋利无比，只须轻轻一割，就可了结此生。

他按钮抽剑，却拔不出剑，敢情那剑鞘口的弹簧力量极强，要是他武功尚在，自然可以随手按下拔出剑刃，但目下手软力弱，按来按去，都无法拔剑出鞘。

这时他陡然觉得，一个人当真有时求死也不容易，譬如他目前的处境，什么也不必考虑，只要拔剑出来就可以自刎而死，偏生在这紧要关头，却拔不出剑来。要是普通的长剑，又怕不易一下子把自己弄死，再说此刻也不易找到另一把刀剑。

因此，他只好用双膝夹住剑鞘，双手握住剑把，两个大拇指叠起来按在弹簧按钮上，用力按拔。

弄了一会儿，那弹簧仍然按不下去，但剑把却吃他左旋右转之下弄得松动起来。

他忽然放弃拔剑之举，迅快地旋转松动了的剑柄，一下子就把剑柄旋开，猛然一拉，剑柄这一截就手而起，原来却是个套子，那柄剑上仍然有一截钢管。

他竖起圣剑一看，只见钢管的另一端露出洞口，并不是实心的钢条。洞内仍然藏有东西。

皇甫维记起当日到达五岳台时，曾经听人家说，谁得到这把圣剑，就可以和“三公”较量。初时他得到此剑，因见剑身上刻有心池圣女的住址，便以为是心池圣女故意这等布置，可使得剑之人到心池访谒，求取克制三公之法。

目下这剑柄内原来另有秘密，顿时就使他想起这回事。

他用手指挑出钢管内的东西，原来是一卷小册子，纸质薄如蝉翼，却不透明，不知是何种质料。

那小卷册首页写着“阴阳采补大法”六个寸楷，旁边另外写着“扭转乾坤，功参造化，性命双修，人间瑰宝”等十六个蝇头小字。

皇甫维但觉心头鹿撞，连忙随手翻开一看，触目竟是一幅颜色鲜明妖艳的男女妙戏图，另一边却注满了朱砂小字，略一浏览，均是畅论采补之道的要诀。

他突然迅快地把这本小卷仍然放回原处，套上剑柄外壳，扭紧螺丝挟剑迅速走出房外。

这时道观中所有的道人都在做功课，他悄悄从观后小门溜了出去，见到几匹骏马拴在厩中，连忙弄了一匹，认镫上马，抖缰疾驰。

大约飞驰了四十余里，那坐骑忽地昂首长嘶，皇甫维侧耳一听，果然远处也传来长嘶之声。

走了一顿饭工夫，月色之下，只见不远处豁然开朗，一片平畴绿野。左侧十余丈处一座庄院，占地相当广阔。远远望去，但觉这座庄院气派甚大，定然不是平常之人的宅第。

他按辔徐行，渐渐走近大门。只见大门内外一片静寂，里面的屋宇也没有一点灯火，宛如鬼域！

到了大门口，他甩镫下马，把马匹系在门边的树上，然后上去拍门。门环声音在黑夜中十分响亮，声震四野，但良久良久，仍然无人出来应门。

皇甫维想了一想，低头看看手掌，只见指掌上已染满了铁锈和灰尘，分明这个门环已经许久许久未经使用了。他仔细瞧看一下，门上和框边尽是蛛

网灰尘。于是他断定这座巨大的庄院确实无人居住，当下举手推一推那扇大门，忽觉有点松动。于是用肩头抵住厚重的木门，缓缓推去。心中却自怜地忖道：“若是我一身武功还在，哪须抵开大门？要打开此门，别说不必用肩头帮助，纵然里面上开了门，还不是一掌就可以震开，唉，目下才尝到英雄末路的滋味啦！”

那扇大门发出刺耳的响声，缓缓被他推开。

他站在门口盘算道：“我目下身负极严重的内伤，假如此庄之中有什么奇怪荒诞的事物，或者藏有歹徒，想我皇甫维本是称雄江湖的人物，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在此地，岂不冤枉？”

另一个念头忽地兜上来：“不过如若我离此而去，眼看周围数十里内并无人家，似我现今这种体质，就算不招凉受冻病死，也将饿死……”

这么一想，他便感到无可奈何起来，举步向大门内走进去。

一阵劲厉夜风掠过，檐下的铁马叮叮当地响个不停。

他张口叫道：“有人么？这儿可有人？”

他一连叫了五六声，四下一片静寂，只听见自己的声音透过屋宇，隐隐传来回声。

那院落对正的是一间大堂屋，两边还有厢房，此时正门紧紧闭着，左右两扇侧门却半开半阖。

蓦地“轰隆”一声，身后那扇大门突然自动关上，外面那匹马希聿聿惊嘶数声。

皇甫维瞿然四顾，却没有发现一点疑迹！可是这扇大门关得十分神秘奇怪，还有马匹惊嘶。

他皱皱眉头，忖道：“事至如今，我只好硬着头皮进去瞧一瞧了。俗语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反正如果真有鬼魅的话，跑也跑不掉。”

一面想着，一面举步向左边侧门走去。

刚刚走到门边，耳中忽然听到隐隐有人叫道：“皇……甫……维……皇……甫……维”声音尖厉飘忽，似是从九幽地狱中传出来似的。皇甫维听了一阵悚然，但觉心脏跳动得十分剧烈。

侧耳一听，那声音已消失，只有铁马“叮当”之声。

他暗自想道：“以前听人说有一种鬼怪，半夜里发出叫声，凡是听见的都觉得好像在喊自己的名字，假如不慎出声答应，登时就被那鬼怪迷住！刚才的声音极似就是这种鬼怪，我千万不能回答……”

当下他向门内望去，只见里面是一块狭长的通天院子，侧一条有走廊，数道房门。右边却是前后两道门户，可通当中堂屋。

那狭长的通天院子中央灰尘堆积，落叶满地，触目尽是一片荒凉景象。他举步跨入门内，沿着左边的走廊一直走去，到廊尽头的那一道门户，里面已是第二进屋子。这时蓦地听到后面传来“咿呀”，紧着“砰”地一响。回头望去，但见那道侧门已经自行关上。

这时，他心中有点嘀咕不安，只因先是外面的大门，跟着又是这道侧门自动关上，却不见丝毫可疑迹象，除非是肉眼看不见的鬼魂所为，不然的话，哪会如此巧合？

他勉强定一定神，举步走进第二进屋子去，迎面是个植满树木花草的院落，一片幽森之气，迎人而来。忽地发觉树下黑暗中有个人挺立不动，他哼了一声，大踏步走过去。

他迫近到一丈以内，已看清的确是个人挺立不动，而且背向着他，一身白色的衣服，隐隐浮动著惨怖和死亡的意味。

皇甫维大声道：“喂，你是谁？”

那个白衣人动也不动，他又问了一句，仍然得不着回答，便迫近两步，只见那人站得笔直。

他定一定神，心中一阵激动，举步奔到那人背后，伸手向他肩头拍去。那只手掌还差半尺才拍中那人肩头之时，他忽然停住，迅快地忖思道：“假如我这一掌拍下去，那人回过头来，却是个面目狰狞或者七窍流血的鬼怪，怎生是好？”

那个白衣人依然俯首挺立，动也不动。皇甫维喂了一声，对方毫无反应，他剑眉一剔，手掌落处，已拍在那人肩头之上。

这一瞬间实在叫他暗暗感到惊心动魄，只因他不晓得那人蓦然回头会是副什么样子？

手掌触处，但感一片冰凉，而且似乎没有肌肉。骇得他连忙缩回手掌，只见那个白衣人倏然向侧倒去，轻响一声，已横陈地上。

皇甫维的目力倒底不比常人，一瞥之下，已看清竟是个死人，大概已死了许久，是以都干枯了。

这时他心中说不出是惊是怕，总之感到十分不对劲，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忽然间他记起那声音，顿时联想到，眼前这个全身丧服的死人可能就是死在那阵怪声之下。只是有一点令人不解的，那就是为何此人穿上一身丧服才惨被害死？

他一转身，向里面奔去，自家也不知奔进去干什么！他穿过两个厅子，一条走廊，和一个院落，已到了最后的一进屋子。

这一回他又置身在一个院落之中，只见人影幢幢，或坐或立，身上都是一式白色的丧服，而且均是女人和孩子。大约一共有十一二个之多。他不再迫近去看，举步走入那座堂屋，突然听到左边的上房似乎发出一点声息。他戒备地摸着身边那支圣剑，一时忘了他目下身伤手软，根本拔不出圣剑应敌。

在黑暗中运足目力瞧去，只见那间上房房门的帘子已经被毁，此时仍然传出声息，那种“咯吱咯吱”的声息，好像是有人坐在破旧的椅子一般。皇甫维深深吸一口气，厉声喝道：“什么人在房内？”房中顿时发出一声惨厉尖锐的叫声，跟着一条人影疾奔出来。

皇甫维吓了一跳，连忙闪开。目光到处，但见那条人影竟是个身长玉立的白衣妇人，头发披垂，掩住大半面目，却益发令人感到可怕！这个披发白衣妇人脚下迅快。一阵风似的在他身边掠过，冲出院落之中。

皇甫维心头一震，忖道：“那个女人难道当真是个鬼魂？”心中想着，一面举步向套间里走进去，但见这套间之内许多箱笼散乱满地，还有许多破碎的瓷片，想是打碎了好几件花瓶之类的瓷器。那些瓷器碎片及箱笼等物不但散布房中地上，而且又隐隐布满尘埃，是以证明这套间久绝人迹。此外也没有床铺陈设。

他沉吟忖想了一阵，转身离开这间上房，走出院子，只见院落中那十多个死人依然原式围聚在一起，他更加感到此地气氛诡异恐怖，匆匆走出这座院落。

过了一阵，忽然远处隐隐传来低语之声。皇甫维精神一振，运起秘传“天视地听”之术，侧耳聆听。

那话声传来之处，正在他身后墙壁那边，按道理说，这阵语声既甚为低微，又隔着高墙厚壁，常人万万难以听见。

但刚好碰上皇甫维练过得自一皇秘传的奇术，耳目之聪敏，就算是三公等人也将大感惊讶。

那阵语声似乎还不只隔着后面的一堵墙，但听其中一个人道：“大哥，你一定要亲自查看么？”

此人话声入耳相当熟悉，皇甫维潜心推想，但一时记不得在何处听过。接着另外一个苍老坚劲的口音道：“除了我自家去查看之外，老三你可有别的办法？”

皇甫维几乎站起身来，敢情这人的口音，正是乾坤五义中的老大洛阳司空表，因此可知他口中的老三就是不坏金刚范禹无疑。

范禹沉吟道：“话虽如此，但大哥昔年的誓约，岂可不顾？”司空表哼了一声，歇了一阵才道：“老二尸骨已寒，昔年的誓约还有何用？”

这时，另外有人插口道：“小弟请问大哥一句，假设我们能把皇甫公子擒住，你准备如何对付他？”

这句话正是皇甫维所急于知道的事，不由得耸耳聆听。

司空表沉吟道：“老四你这句话问得奇怪，难道你不晓得愚兄的处境么？”

范禹接口道：“这也难怪老四心中不安，他身受皇甫维救命之恩，自然不想恩将仇报。”

司空表道：“老三这话可是责怪愚兄不该当真生出对皇甫公子不利之心么？但你大嫂、侄儿以及数十门下，目下仍在三公掌握之中，这件事……”范禹道：“既然大哥破誓，小弟等自当随侍，那皇甫维由我们两人对付，二嫂则交给四弟料理，大哥意下如何？”

中州一剑许伯英忽然提高声音道：“不，小弟宁可对付皇甫公子。”

那边一片沉默，皇甫维却诧异忖想道：“他们口中的二嫂，必是刚才那个披发妇人无疑，只不知为何他们都不愿意惹她？他们既是结盟兄弟，为何又有一个誓约，似是一种极大的忌讳一般？”

想到此处，突然记起自身十分危险，只因那三人一旦进来搜查，以他们的身手眼力，自然很容易就能找到自己，那时非落在三公手中不可！

他在黑暗中站起身，筹思对策，蓦然感到绝望中似有一线生机。当下匆匆走入那个上房之内。

房中灯火犹自遍明，但四周静寂异常。在这后宅内点起灯火无疑叫司空表等人一下就找到此地来。但皇甫维竟不熄灭灯火，张眸四照。

突然间他又想起另外一件事，当下伸手入怀，取出星公冷央的密柬，急急拆开。

只见柬帖上用很淡的墨写着寥寥几个字，只写着：“一个月后我兄弟三人将在太阳谷与圣女决一死战，届时你身世自知！”

他看了几遍，突然大怒，把柬帖撕毁，丢在地上。暗自忖道：“想不到星公冷央也会作出这等不要脸之事！”

他一方面气得要命，一方面游目四顾，最后忽然走到前屋，揭起帷幕瞧看。

帷幕后面的墙壁全是巨大的方石，一望而知十分坚牢。他用圣剑的剑柄在墙上敲敲打打，忽然在一方大石上多敲几下，同时侧耳细听响声。

那阵响声果然显得十分空洞，他伸手向这方石头按去，按到左侧，那块三尺大小的石头突然应手凹陷进去，顿时墙上多出一个洞口。

皇甫维流露出狂喜之色，却不急急钻人去，转身急步走到床前，将床上衾被一阵翻动，弄得凌乱不堪。接着又走到另外两面墙边，拉住帷幕一阵乱抖，抖掉帷幕上的尘埃。然后，才走到房门左边的墙下，揭起帷幕，迅快地钻入那个石洞之内。

里面甚是宽阔平坦，竟是一个暗间，但地方不大，一片漆黑。他把墙上石头推回原状，然后取出火折晃燃照着，陡然记起外面灯火未曾弄熄，正要出去，却已听到人语之声。

他侧耳听去，发觉竟又是乾坤五义中司空表及范禹的口音。

范禹口中啧啧称奇，道：“都不见了踪影，真奇怪！难道皇甫维从房上走了，连二嫂也跟着跑掉不成？”

司空表沉声道：“你二嫂不会武功，焉能越屋离开？三弟你在这后宅各处搜查一下，四弟你去问问守在屋后旷地边缘那条沟内的胡师父，如果皇甫维从屋外离开，他已布下禁制，自无不知之理！”

过了一会，许伯英惊讶地叫道：“这不大可能，他的身世怎会写在纸上而又遗在此间？”

范禹沉吟地道：“是啊……假如这张笺上写的都是实情，他怎肯丢在地上？”

司空表缓缓道：“此笺虽然撕碎，但拼起来已恢复本来样子，大概不致于拼错以致文义颠倒……”

许伯英抢着道：“当然不会，当然不会……”他一连说了两句，显然情绪十分激动。他接着道：“假使拼错地方的话，词句决不会如此通顺。”范禹道：“大哥一向智谋超世，忽然有此一说，必有独特之见无异！”这时，躲在墙后的皇甫维真急得几乎要冲出去，瞧一瞧那张笺上写的什么，为何能引得他们这等惊讶？假如笺上仅仅写着“一个月后将在太阳谷与圣女决一死战，届时你身世自知。”这几个字的话，以他们这三人的身世地位与见识，岂有如此失态之理？

想着想着，忽然记起当星公冷央写这封密柬之际，曾经花费了许多时间，分明见到他笔不停挥，写了许多字，怎会拆开来只剩下寥寥几个字？这个疑团自然不是凭狡猾可以弄得明白，因此他只好轻叹一声，自悔大意把那柬帖随意丢在地上，却让人家拾去。

只听司空表苍劲的语声道：“以我的推测，这封柬帖可能是三公他们当日到此宅中之时，大意遗下！”

范禹接口道：“大哥这一猜度当真使人敬佩，除了这个理由之外，决无他故了！”

许伯英道：“只不知皇甫维公子是否已经知道了他自家的身世不？”他口口声声，仍然称皇甫维做“公子”。

皇甫维颇有感触，暗自忖道：“尝闻凡是身为领袖之人，多半心肠冷酷，并非全无报恩酬德之心，但利害关头，总先顾自己。因此我虽于司空表有点儿情分，但如果落在他手中，定然被他当作一件无价之宝，去与三公交易。因在这等情况之下，我决不能出去。但那中州一剑许伯英似乎对我之恩德念念不忘，或许可从他口中探悉。”

忖想之际，外面人声已寂。他真想出去瞧瞧那三人是否业已离开。但他

自然不会如此轻举妄动，隔了许久，人声复起。

但听范禹宏亮的声音道：“小弟查遍后宅，不但皇甫维踪影毫无，连二嫂也失去踪迹！”

司空表噤了一声，道：“辛苦三弟了，目下等四弟回报便知端的！”范禹道：“假如四弟回报说胡师父也没有发现敌踪，大哥如何措处？”司空表沉声道：“三弟问得好，我正要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四弟虽是结盟弟兄，但纵然如此，每个人意见总各有不同，少不免会有所参差，我从他口气中已听出他对皇甫维的恩德念念不忘……”

范禹重重地哦了一声，道：“小弟明白了，假如皇甫维从后面走了，他就回报说没有，以便他逃得远些，使我们难以追上。如果没有打后面逃走，他就回报说有，使我们白追一场。”

司空表道：“正是如此，我不敢说我的看法绝不会错，但这一回大概不会走眼！”

过了片刻，许伯英的声音升起来，道：“据胡师父说，后面禁制毫无警兆。”

皇甫维暗暗一笑，忖道：“司空表徒自多疑……啊！但连我刚才也相信他的猜十分可能……”

念头尚未转完，那许伯英又继续道：“但胡师父又告诉我，虽然后面没有经过，可是他觉察好像有人打左边走啦！”

皇甫维听了这话，顿时消失了笑容。转念忖道：“也许真是他们的二嫂从左边走了。”

只听司空表道：“那么我们赶快追上去。”

范禹大声道：“等一等，我到大厅去取回一样东西，马上就来。”房中的司空表和许伯英继续谈论皇甫维身世之事，但他们的话题老是盘旋在这张撕毁的笺纸是哪一个人遗下？并不涉及内容，因此，皇甫维听了半天，仍然不得要领。

不久，范禹雄壮宏亮的声音响起来，他道：“我们是不是三个人一齐追上去？”

司空表沉吟一下道：“不，其实目下就算抓到皇甫维，也没有什么大用处，我看还是先劳驾四弟独自追赶，查他踪迹之后再回来商议！”

皇甫维在心中叹口气，对于谎言被暗中拆穿的许伯英寄予无限同情。

片刻之后，只听范禹道：“大哥当真料事如神，老四确是有心纵放皇甫维逃生，是以捏造假话。那胡师父说，他十分注意本宅后面及左右两侧，似乎并无一人从这三个方向离开。”

司空表道：“三弟你不要过于夸奖愚兄，目下难题已到，正是考验你我兄弟智计眼力之际。”

范禹道：“大哥这话怎说？”

司空表道：“以我们兄弟身手，纵然查不出那皇甫维，但二嫂却没有理由消失得像鬼魂一样。因此，我认为二弟这座宅院之内，必有秘密容身之所！如果我猜测得不错，则那处秘密地方不但可以藏匿身形，兼且备有大量的食物和食水等，不然的话，你二嫂如何能单独活了这么久？”

范禹沉吟一阵，道：“大哥所测极对，不过目下正在黑夜时分，这后宅地方极大，恐怕一时无处查勘。小弟每见到后面的死尸，心中就惨痛难禁，不如先腾出时间，将本宅尸骸都收葬起来！”

司空表似乎不大赞成，是以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才道：“好吧，收埋本宅尸骸之事，就由四弟你动手，我在这里好好想一会。”

皇甫维在石墙后动也不敢动，生恐弄出声息，被那司空表查听出形迹。

但听司空表自言自语道：“好狡猾聪明的家伙，这房间内有些角落地方尘埃堆积，但一般来说，都不曾沾上灰尘，可见得他已弄过手脚，迷乱搜查的线索！”

皇甫维在黑暗中欣慰而又佩服地笑一下，忖道：“这司空表不愧是领袖中原武林的出色人物，眼力之锐利，心思的细密，实在使人佩服！”

他突然感到事态不好，原来此时透过那块薄薄的石板，透入来“咚咚”的声音。一听而知司空表正在用拳头去敲击墙壁。不过，目前他敲的是对面的石墙，暂时还不会敲到这边来。

他开始急切地寻思脱身之计，想来想去，假如这处秘密地方吃司空表发现，实在万难走脱。除非在他搜查出来以前，离开此处……

想到这里，不禁哑然失笑，敢情他自从躲入墙内之后，尚未打量过身后的地方。或者有别的通路可以离开此处，只要比司空表等人先走一段时间，目下时当黑夜之际，最易藏匿。

于是他沿着石墙向右边走去，走了七八步远，忽然感到有点不妥，伸手摸去，竟然碰触在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之上。

皇甫维感觉何等敏锐，一触之下，便即发觉那是一个人的躯体。

他心头大大一震，本能地运气护身，但陡然又感到力不从心，丹田那股真气，已经提不起来。

转眼间一阵淡淡白光浮升起来，于是，他已能约略瞧得见眼前景象，原来在他前面已是一处死角，无路可走，那个站在他前面的人像是一尊石像，动也不动，两颗眼珠在黑暗中闪动着光芒。

这个人头上披散着长发，身穿白衣，因此皇甫维一眼就认出她是刚才见到的披发女人。

那团淡淡的白光发自她左手，乃是一颗鸽卵般大的白色珠子。在这等黑暗之所能发出淡淡光华，无疑是一粒价值连城的“夜明珠”。

他生怕出声被外面的司空表发觉，但又怕那女人暴起扑抓，只好后退。不过，他又明白对方乃是心神昏乱之人，如果动作过速，更加会使她骤然暴动，是以吸一口气，暗自镇定一下，平稳缓慢地后退两步。

那个女人瞪着他，动也不动。弄得皇甫维陷入进退维谷之境。他迅速地忖思一下，便继续缓缓后退，一只手摸着墙壁。大约退了两丈许，已瞧不清楚那披发女人的身形，只见到一团淡淡的白色光影。

于是他回到刚才钻入来的地方，侧耳细听外面动静，只听“咚咚”之声不绝于耳。

他暗自忖道：“那个披发女人如果是从左面这一头进来，经过我背后才到了那一边的话，我绝不发觉之理，因此只有两个假定！一是在她身后看去虽是死路，但其实另有暗门。一是她初时虽然奔出这间上房，但当我后来藏身那个黑暗小间，恰好听到司空表他们谈话之时，她已经复入此房，从此处钻了入来……”

刚刚想到此处，已听到外面咚咚之声忽然停歇。

皇甫维大为兴奋，侧耳而听，外面司空表传来惊讶的叫声。一忽儿，范禹的声音已在房中响起来。他道：“大哥，你发现什么？”司空表道：“老

三你瞧，这里有个洞口！”

范禹道：“大哥算无遗策，果真找到了二哥秘密留下的暗室！”司空表道：“老三你且慢夸奖，先探头入去瞧瞧。”

跟着，范禹也发出讶叫之声，道：“里面好像有两三具尸骸呢！”司空表没有做声，范禹又道：“只不知他们是谁？或者是二哥的家人，躲在此间，最后活活饿死！”

司空表沉重地道：“不，老三你猜错了！”

范禹讶道：“大哥可是已认出是什么人？”

司空表道：“这几具尸骸业已剩下一堆白骨，我怎认得出他们生前形貌？”

“然则大哥何以得知这些尸骸不是二哥家人？”

“当然有理由可以依据，刚才我推开此处暗门，便即想到一件事，那就是以二弟的机警才智，怎会露出如许漏洞，让人家一下就能认定这一边帷幕之后，可能就是秘密机关的入口？只因那帷幕侧面留下被人掀拉过多而损破的痕迹，任何有心人一望而知必是因后面另有地方出入，所以时时掀拉帷幕。我刚刚想到这一点，这个洞口内冒出一股恶臭之气，薰得我头脑昏痛了一阵。我已含着辟毒药物，尚且如此，如若没有防备，只怕此刻早就死在那阵毒气之下。”

范禹插口道：“小弟十分愚钝，直至今时仍然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破绽？”司空表道：“第一点就是因我深知二弟的为人素来细密多诈，决不可能自留破绽。第二，此洞中如是藏身之所，怎会冒出毒气？你明白了么？”“不错，不错！大哥这么一说，事情就显明得很，此洞一定另有古怪。”司空表接着道：“还有一件事你大概不晓得，那就是我业已被迫服下鬼医向公度所炼的一种奇毒药物，限定每半年要到太阳谷去谒见报到，他们说到了太阳谷中，纵然三公不在，也派有人预留解药，给我服用。每半年必须报到一次，否则的话，我惨死之状，只怕你更加不忍卒睹！”范禹重重地哎一声，道：“大哥一直没有对小弟提及此事？”司空表道：“我深思熟虑过此事，觉得暂时不向你泄露为佳，以免你日夜为我担忧，什么事也办不好！”

范禹急急道：“这样说来，大哥一切作为，都与解除这些灾难有关么？”

司空表道：“当然，目下你既然知道，等会我详细告诉你，我的秘密计划！现在且说这一处秘密入口之事。我猜想二弟必定在此宅之内筑造了一处极隐密的地方，可供你二嫂隐匿数月甚或数年之久。他特意选上你二嫂为饵，唉，为兄似乎不便多说！”

范禹突然厉声道：“这样说来，二哥生前曾告诉小弟说，大哥你曾经对二嫂施以强暴之事，恐怕也是撩拨我们兄弟感情的阴谋手段了！”

司空表道：“他会说这种话早在我意料之中，但我自知百口莫辩，因为事实上我的确曾被那女人迷住，而四弟五弟甚至于你，也不例外……”

范禹似是不好意思承认，只含糊地哼了一声。

司空表接着道：“二弟生前在此宅之中，建有秘密机关，决无疑问，但是否在此房间，还得多加研判。我发现的这一个秘洞入口，既有毒气冒出，不用说也是三公因查看不见你二嫂尸体，遂命人详搜本宅，因而丧失了几个手下的性命。三公他们也许感到为了一个妇人，值不得再命手下们冒险，再说必然也窥破了二弟设陷阱的阴谋，不愿多费精力，是以舍此而去。假如我没有猜错的话，此宅之内，谅必再也找不出第二处曾被三公他们揭露过的秘

密机关！”

皇甫维正在倾听之际，突然感到黑暗中有人缓缓走近他身边，这人自然是那个披发妇人，可是她为何要摸索过来？她是否知道外面有人？

他转头望去，只见那个披发妇人在这团淡淡的白光中，宛如幽灵一般。由于她的长发披垂下来遮住半边面孔，是以相隔虽近，仍然瞧不清楚她的面貌。

那个白衣披发妇人倏然扬手一爪向他咽喉抓来，皇甫维心中一凛，举手格去。他此刻已不能运用真力，是以这一格之力不过像普通人而已，那妇人如若懂得武功，他万万难以格开。

就在他手臂撞上那妇人手腕之际，一声大喝从石墙那边隐隐传来。

皇甫维一听便知这一声大喝发自司空表，那妇人似乎也听见了，双眼向石墙望去。这一来她抓去的手便消失了力量，皇甫维趁机推开她的指爪。

外面那一声大喝过后，接着仍然司空表的声音厉声问道：“是什么人？”

另一个人答道：“是我！”司空表道：“老四你怎的回来啦？”那老四就是中州一剑许伯英，他回答道：“小弟追了一程因见毫无朕兆，所以转回来啦！”

石墙内那个披发妇人突然喃喃道：“啊，是大伯和四叔他们。”皇甫维大吃一惊，连忙压低声音道：“嫂子，不要做声。”

那个白衣妇人喉咙中发出格格笑声，听起来十分可怕。皇甫维一阵悚然，不知不觉转身退了一步，身躯已贴在石墙之上，正好压住那个洞口。但听格格笑声越来越响亮，最后变成惨厉叫号之声。皇甫维几乎要用双手掩住耳朵，暗想这个女人一定疯了！不过，自己这次也决不能逃出大难。他顿时已幻想了司空表他们闻声查到入口，用力推开冲了入来的情景。这个妇人悲号了好一会才停止，皇甫维气得大为摇头，突然怒从心起，大踏步上前扬掌打了她一记耳光，随后启开入口的石板。

他想不通是什么道理，只因入口处这一块薄薄的石板，既然能透入外面的声音，自然这里面的声音也能传了出去。别说司空表和许伯英本来还在房中对答，纵然是刚走出去，以他们的耳目，断无听不到声息之理。再者还有可怪的就是这个白衣妇人，被他打了一个耳光之后，不但不叫，而且还乖乖地贴立在墙边。

他反正想不通其中道理，便伸手把她掌中的夜明珠一把夺了过来，举起照向她的面部，并且伸手替她拨起头发，蒙蒙白光之下，顿时出现一张艳丽而苍白的面庞。

皇甫维大感出乎意料之外，愣愣地望着这个玉面朱唇的艳妇。而她则似是心中惊惧，垂下目光，不敢看着皇甫维的双眼。

皇甫维想不出一道理，当下持珠当烛，沿着只有三尺来宽的夹道向刚才发现这白衣少妇之处走去。

走到尽头处，举珠向墙上照去，只见这堵墙完全是用大块的青石砌成，急切间真看不出是否另有秘门。

正在看时，那个白衣少妇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后。皇甫维武功虽失，但耳目仍然灵警异常，霍地转身望着她，沉声道：“你想怎样？”

他手中的珠子举得高高的，因此，在蒙蒙白光之下，彼此都看得真切。

那白衣少妇似乎已忘记刚才的事，蹙眉道：“你是谁？我的夜明珠为什么在你手中？”皇甫维眨眨俊眼，心中已知道这个少妇心神错乱，接口道：

“你说有一个门口，在哪里呀”

白衣少妇伸手指指他背后的石墙，道：“这不是一道门户么？”皇甫维虽不知她说的是真话抑是胡言乱语，但仍然用肯定自信的声音道：“请你把门打开。”

那白衣少妇缓缓举手向墙上按去，墙上陡然出现一扇矮窄门户。她迅即钻了过去，皇甫维不敢怠慢，忙忙跟她过去。

这一边虽则仍然黑暗一片，但却不似在夹道中那么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皇甫维瞧瞧那道石门，只见厚逾一尺，若不是门轴十分灵滑，只怕单是此门的重量，就不易推动。

他随手把石门关上，只见上面有支钢闩，便顺势闩上。

之后，他游目四顾，仗着珠光依稀看出这个房间约摸有丈半见方，四周没有窗户，但空气却十分清新，床铺桌椅俱全，床头墙角有个巨大的石槽，上面的木盖，盖上摆着许多食物。床尾那边的墙上有一方布幔，他走过去拉开一看，原来布幔内是面巨大的镜子。

那白衣少妇喜叫一声，急步走到镜前，呆呆地端详镜中的自己。开始之时，她对着镜子搔首弄姿，把披散的头发都挽起来，顿时变为一个艳丽的素衣少妇。

但她照了一会镜子之后，便露出迷惘的表情，喃喃道：“这女人是谁？我觉得面熟得很？”

皇甫维见了她的表情，忽地如有所悟，忖道：“义父曾经传授我一种手法，说是可能破解三公他们擅长的迷魂点穴，看她这种样子，极像是被三公他们点了迷魂穴！可惜我目下功力已失，难以出手！”

他坐在床沿上，闲着无事，便扭开圣剑剑柄，取出那本极薄的“采补大法”阅看。

他看到其中一段提及这采补大法可以使精神错乱之人恢复神智，跟着就是如何使自己恢复功力的法门。他心中一阵大喜，抬目望去，只见那白衣少妇已经赤裸裸站在镜子之前。

第十九章秘戏

这白衣少妇不但面目艳丽较好，而此刻脱去浑身衣服，露出一身凝脂般的皮肤及峰峦起伏的胴体，更加迷人。

她那骨肉亭匀的胴体，充满诱惑挑逗，皇甫维陡然泛起一阵猛烈的欲火和冲动，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裸妇。

陡然间墙上传来低微的“咚咚”响声，这一下把皇甫维满腔欲念完全驱掉，转眼紧张地望着那道门户。

过了一顿饭工夫，再也没有异响，皇甫维暗暗舒一口气，转日向那赤裸的少妇瞧去，只见她仍然呆立在巨镜之前，宛如一尊完美无暇的塑像。这时，他已恢复理智，冷静地忖道：“采补大法上说，如若身负内伤，以致武功减失，虽然可用‘骑鲸还丹’法门恢复过来，但效力有限，必须每隔十日便即再御一女。舍此之外，尚有‘丹穴凤游’法门，可以徐徐补益元精，循阶渐晋，终可痊愈。但此法过于费时而功效缓慢，并且须有十余女子，以供御用，对我目前情况也不适合。”

他的思路突然被一阵曼妙歌声打断，转眼一看，只见那少妇自己载歌载舞，体态宛转美妙异常，配上动人歌声，顿时令人忘记身在何方？皇甫维看了一阵，浑身血脉贲张，满腔欲火腾升起来，几乎遏抑不住扑了过去。

但他终于冷静下来，反反复复寻思采补大法开章明义的第一段话，那就是要施行大法之人，务须见色而忘欲，方寸之中恭敬自持。若然被欲念左右，那就无殊于禽兽或人类那种本能的冲动。

密室之中，扣人心弦的歌舞突然停止，那个赤裸裸的美女已倒在床上

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床上忽然传出惊讶叫声，那个少妇道：“你是谁？”

皇甫维缓缓道：“我复姓皇甫，单名维，因躲避司空表他们的毒手，无意中在这个密室……”他扼要地把经过情形说出，接着又道：“嫂子万万不可怪我对你无礼，我因有家传房中秘术，可使你恢复神智，是以冒昧施为！你可是曾被三公点了迷魂穴？”

那少妇虽然露出惊讶之色，但此刻赤裸裸地和皇甫维睡在一起，却没有一点羞涩。她凝眸寻思一阵，点头道：“是的，我记得我依照外子所嘱，在此密室之内匿藏了五日之后，便披散头发，半夜出去，刚刚走到第二进，忽然有个黑衣老人出现，一指点在我胸前，此后人事，就完全记不得了！”

她说出日期，皇甫维推算一下，竟已是大半年前的事。

当下又问她姓名出身，那少妇坦然道：“我自幼就被生身父母鬻于勾栏，已不知真实姓氏，人人都叫我做夜明珠，七年前，此庄的庄主和司空表等兄弟五人见到我之后，当时因他们都对我有意，便各自罢手，但暗中个个都设法要得到我，后来，庄主终于把我买回来，一年之后，元配逝世，他因十分宠爱我，便把我扶正。”

皇甫维哦了一声，暗想这夜明珠原来是妓女出身，无怪与陌生人睡觉一点也不在乎。此女不论容貌身材及皮肤，都属尤物之列，无怪乾坤五义见到她都暗暗迷恋。

时间在这密室之内暗暗流逝，到了翌日，皇甫维按照着采补大法中的法门施为，已恢复了大部分功力。当下便急于离开。夜明珠对他甚是恋恋，忽然告诉他说，她不愿意跟随司空表或任何人，她要回到金陵寻访她的旧情人，要求皇甫维悄悄携她离开。

皇甫维自然答应她的要求，于是又等到夜半时分，跟随着她由另一条秘道中出去。这条秘道甚长，一直通出此庄后面的树林之内。

他们刚刚从暗道中走出地面，走了七八步远，倏地远处传来一声奇异凄厉的叫声，夜明珠娇躯一震，回头应道：“谁叫我呀？”话声未歇，突然倒在地上。

皇甫维心中有数，知道那夜明珠不合在听到异声之际，以为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应了一声，登时中了那排教高手胡师父的“摄魂大法”邪术。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俯身把她抱起，只见她星眸紧闭，面色有如金纸，极为难看。

他剑眉一剔，心中怒恨交集，暗念这等害人邪术，虽然甚是神奇，但只要设法把那厮击毙，邪术不攻自破。

正在愤怒忖想之际，蓦地听到一阵轻微步声，随风隐隐传来。他虎目中射出震慑人心的威光，四瞥一眼，倏然放下夜明珠，迅即隐没在黑暗中。

转眼间那厢出现了四道人影，这几个人脚下均极轻快，错非皇甫维有家传“天视地听”之术，断难在远处就发现这些人驰来。

那四道人影走到离夜明珠尚有两丈左右，便齐齐停住。

其中一个手持长烟管的白发老人缓缓道：“就在这附近。”其余的三人闻言立地迅快分开，继续向前搜索。

一个身躯伟岸的大汉毕直前走，眨眼间已发现地上躺着一人。他纵身上前，倏地失声大叫道：“啊呀，原来是二嫂！”此人声音洪亮异常，却是那一生修炼童子功的不坏金刚范禹。

分头搜索的司空表和中州一剑许伯英听到范禹的大叫声，齐齐急纵过来。司空表沉声道：“老三，果真是你二嫂么？”

中州一剑许伯英已蹲下察看，应声道：“不错，当真是二嫂哩！”那边半空中一道人影宛如虹飞星泻般突然落在那个白发老人身前，一言不发，举手拂去。

白发老人惊噫一声，手中旱烟管“嗖”地横扫，劲疾毒辣兼而有之。那知皇甫维一拂之势，看似简单，其实乃是“一皇”一身绝世武功中提炼出来的几路指法，变化奇奥，奇妙难言。但见他五指微旋，这一拂的力量势式已发生无量变化。

那白发老人但觉虎口一热，接着那支旱烟管已经飞上数丈之高。皇甫维眼射威光，眉笼杀气，舌绽春雷大喝一声，左手五指疾拂出去，“砰”地一响，那白发老人登时震开七八尺之远，一跤跌倒地上。那边的三人听到声响，转头看时，恰好瞧见皇甫维大展神威，举手间击毙那排教名手胡师父。

他们都呆立不动，生似发生什么巨祸突变，一时都被惊得呆住似的。

皇甫维多日来因身负内伤十分严重，几乎比常人还不如，早已感到十分郁闷。如今竟又恢复武功，举手投足间就击毙一敌，不由得大感畅快，仰天朗笑不已。

等到他收住笑声，转眼一瞥，只见司空表等三人已分作品字形把他围在当中。

他淡然环顾这三人一眼，忽然面露讶疑之容，冷冷道：“你们好像碰上什么大祸似的，看起来面色十分沉重，倒底是什么缘故司空表突然激动地道：“你闯的祸可大啦！”

皇甫维淡然一笑，耸肩道：“我闯什么大祸？这个老头子值得诸位这等

大惊小怪么？”

范禹厉声道：“他的命虽不值钱，但另有值钱的人间接死在你手中！”许伯英也沉声道：“皇甫公子你过于心狠手辣，一出手就杀死胡师父，目下区区也无法相助！”

皇甫维虎躯一震，凝眸向夜明珠那边望去，但见她躺在地上，动也不动，顿时大惊失色，呐呐道：“什么？难道她因此……”

司空表接口道：“你倒是聪明得很，如果你不信我们之言，不妨过去瞧瞧。”

范禹洪声道：“还有什么好瞧的，也已经七窍流血，就算神仙再降，也无法挽救大劫。”他那洪亮的声音中，蕴藏无尽悲愤。

司空表沉声道：“老三不要着急，我且问问皇甫维你，你已见过那个女人么？”

皇甫维悲痛悔疚中点点头，只听司空表又道：“你们这几日一直在一块儿，是不？”他又点点头，司空表沉声道：“这么说来，你与她已经发生过关系了，对不对？”皇甫维突然惊醒，暗忖这等事情怎可让他们晓得，当下含糊道：“发生什么关系？”

司空表定睛望住他，那对锐利如电的目光，似乎能够瞧空对方内心似的。歇了片刻，他冷冷道：“我在江湖上已混了多年，难道连这一点点事情也会吃你住？哼，哼……”

皇甫维怒道：“你爱怎样猜都可，我一点也不在乎！”

司空表接口道：“不见得吧？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既不在乎我们，为何不敢明确回答？”

皇甫维被他一激，忍耐不住，朗朗一笑，道：“当然有啦，而且是她自动投怀送抱，不似你多年魂萦梦回，却吃不到天鹅肉！”

司空表应一声“好”，迅即举掌迎面劈去，右面的范禹一拳猛击，力量沉雄已极，许伯英手中长剑“唰”地一声急袭皇甫维后背。这三人一齐出手，威力之大无与伦比。

皇甫维左右手疾拂出去，接着旋身侧闪，顿时避开对方三路攻势。但转眼间他已被这三人猛烈的攻势淹没，只见司空表掌法毒辣，功力深厚，招招均是可以立毙敌人的重手法。那不坏金刚范禹以惊世骇俗的沉雄拳力，远近劈击，屡收掣肘之效，教皇甫维手脚施展不开。许伯英奋不顾身，施展出精奇剑法，寻瑕抵隙，剑剑都指向皇甫维身上大穴。只要中上一剑，皇甫维非立毙当场不可。

这一战竟是皇甫维踏入江湖以来最是激烈险恶的一次，对方三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人人奋不顾身，屡屡施展出换命的招数，是以六七招之后，皇甫维已危险异常。

那司空表等三人对于这个情仇大敌无不恨之入骨，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各出绝艺，当真心无旁骛，尽皆凝神一志要杀死皇甫维。皇甫维拼命招架，眼看不出五招以上，就得死在对方拳掌之下，正在危急之际。突然间不远处传来嚤的一声。

司空表等三人虽是打得天昏地暗，周遭之事一概不闻不问。但这一声婉转娇音，却有如平地霹雳一般，使得他们人人震动，齐齐停手，转眼向声音来路望去。

原来发出声音之处。正是那夜明珠僵卧之地，他们因见她七窍流血，四

肢僵冷，认定已经死去。兼且那排教高手胡师父业已惨死，实在连一丝希望也没有了，故此个个急疯了心，非杀死皇甫维偿命不可。

目下夜明珠忽然发出声音，这教他们如何能不震动？不由得都停手纵开，凝望着地上的白衣女人。

皇甫维喘息一下，趁他们都忽略自己之际，疾地纵出圈外，晃眼间已闪入黑暗之中。

司空表等三人并非不知皇甫维有趁机逃走的可能，但此刻他们已瞧见夜明珠从地上缓缓欠身而起，因此都无暇再理会皇甫维了。

不坏金刚范禹当先举步走去，刚走了两步，司空表在后面沉声道，“老三别忙，先看清楚为要。”

范禹愕然停步，道：“看清楚什么？难道会是尸变不成？”司空表道：“这个很难说，咱们先叫一叫她！”

许伯英首先叫道：“二嫂，二嫂……你没事吧？”

那白衣女人缓缓起身，头发滑垂下来，遮住了大半面孔。因此司空表等三人虽是武林高手，却也瞧不真切。

但见她缓缓地起立之后，转头向黑暗处走去。

司空表看得一阵悚然，道：“老三你再叫两声，看她有什么反应？”范禹洪声道：“二嫂，二嫂，我们兄弟都在此地，你想往哪儿去？”那白衣归人冉冉走入林内暗处，不但没有转回来，甚至连一声也不哼。司空表沉吟一下，道：“咱们只好上去瞧瞧，如果她只是神智昏迷，我们就暂时强制把她带回宅中！如果你们看看情形不对，那就分头走开，愚兄自有法子对付！”

他们走了四五丈远，只见一道白影停在前面。再走近一点，但见那道白影正是空着白衣的夜明珠，此时背向着他们，挺立在黑暗中动也不动。司空表沉声道：“明珠，是我和老三老四在此！”

范禹接着叫道：“二嫂，你可是感到不好意思？”

那道白衣人影仍然凝立不动，他们再走近一点，这才看清楚她前面有棵笔直的大树挡住去路。

这种情形不免令人联想到她乃是被大树挡住去路，而又不会横闪，是以凝立在那里，但假如是正常之人，怎会被大树树身挡住去路？范禹哼了一声，道：“大哥，小弟上去瞧瞧，我练的是童子功，等闲伤害不了我！”

司空表递了一个火摺给他，道：“好吧，咱们一同上去，你先绕到侧面，打着火摺，我们才瞧得清楚。”

三人沉着地移步上前，一直到了夜明珠身后，她也没有丝毫动静。范禹首先纵到侧前方，“拍”地打着火摺，司空表和许伯英全神戒备，但火光亮时，那白衣女人依然不动。范禹目光到处，但见这女人的的确确就是夜明珠，面上七窍血迹犹在，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心中凛骇莫名。他洪声喝道：“大哥、老四小心！”自家也疾退两步。司空表他们不知他见到什么，听到喝声，都为之大骇，齐齐疾退半丈。

范禹接着道：“二嫂她确实已经毙命，但怎会起身走动？”声音中隐隐透出恐怖的意味。

司空表定一定神，斜窜上去，藉着火摺微光一看，不禁双眉深锁。试着迫近去，但觉她双手抱着树身的姿势，极是诡异可怖。

等了一会，见她别无动静，这才伸手去摸摸她的手背，触手冰冷异常。接着尝试着扳开她的手，但见她向后便倒。

夜明珠尸身倒地之后，他们便减去许多恐怖，三人聚拢查看，但见她果真僵死，别无异状，不由得都泛起疑团，互相讨论起来。

那边皇甫维闪入黑暗之后，便急奔疾走，兜个圈子从后面抄截过来，想在暗中窥看那夜明珠是否复活？如果是的话，司空表等人如何安顿她？刚刚兜完圈子，向前直奔之际，忽然左侧前方传来分枝拨叶之声。他连忙闪到一株树后，耳目并用，查听声向来历。转眼间已听出竟是有人在黑暗中奔过来。

过了片刻，只见黑暗中出现一条白色人影。皇甫维一眼望去，那颗心不觉大跳起来。暗忖这不是夜明珠奔来了吗？她如何能脱出司空表等人掌握？以常理而论，司空表他们绝不会放过她才对？那么，莫非是另有别的缘故？是不是他们以为夜明珠会找得到他，所以她逃走，以便跟踪查看？念头一转到此处，顿时骇得出了一身冷汗。只因如果她不是变成僵尸之类的怪物，司空表他们三人绝不会放过她，同时她更不能以快逾常人的速度奔到此处。

他感到遍身沁出的冷汗使他很不舒服，但目下也无可奈何，只好整个人缩在树后，动也不动。暗暗祈望这个白衣妇人不要转到他眼前，那就阿弥陀佛，上天保佑了。

那阵步声迅即移近，忽然间迫到他后面，然后寂静下来。

皇甫维浑身发冷，紧闭双目，但两耳却像猫狗一般耸起来。

他猜想那个僵尸一定是因他身上的活人气呼吸引过来，但她为何停在后面？她难道还要调运功力，方始转过来向他攫扑？

树后的呼吸声均匀地送入了耳中，使他越听越奇怪，忍不住轻轻贴着大树树身移动，缓缓转过去，暗中窥望向树后。

只见一个白衣披发女人，身体靠着树身，动也不动。皇甫维忖想一下，心中已没有早先那等惊惶，只因这个白衣女人纵然真是夜明珠的尸体，但她此刻似乎还不晓得树后有人转过来偷窥。如果她没有超人的力量，他何须畏惧？

当下轻轻捏了一根树枝，扬手丢出去。那节树枝落在那白衣女人面前数尺之处，发出轻微的声响。

只见她倏地瞿然顾视，动作灵活，一点也没有传说中的僵尸那等呆滞僵硬。

她瞧了一阵，四下再也没有别的动静，于是，她掠起垂散下来的头发，露出面庞。

皇甫维突然跳出去，讶然道：“你不是杜筠么？怎会来到此地？”

她一定是没有想到忽然有人钻了出来，并且大声说话，因此骇得失声一叫，接着已听出皇甫维的声音，连忙低声道：“公子差点把我骇死，你不要大声说话，也许那司空表等人已经搜索到这附近。”

皇甫维如言压低声音，道：“快告诉我，你怎会在此处出现？究竟是怎么回事？”

杜筠沉吟一下，才道：“我今晚无意中经过这座村庄，过来一看，恰好见到司空表他们匆匆向庄后走来，我尾随着他们，随即便见到你出手杀死那排教名家胡师父及被他们围攻的危险情形。当时我灵机一动，赶紧在包袱中取出一件白衣，抓散了头发，先趁你们全神相搏之时，把那个女人的尸体搬走，使她抱着大树站着，然后潜回原处，躺在地上。”

皇甫维瞠目道：“亏你想得出这种惊人的计策，但你有没有考虑到，万一你被他们发觉是假冒货色，势必丧生在他们拳掌之下？”

杜筠微笑道：“我为公子虽然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

皇甫维道：“这计策如果你没有留下什么破绽的话，他们一辈子也不能看穿！”

这时他心中暗暗忖道：“我问她怎会在此地出现时，她曾经沉吟一下，似乎有什么难以告我的地方！她目下已是神算公子屠元庭的人，我必须在言行上多加小心，免得江湖上传扬出示，累了她一生幸福。”

此念一决，顿时变得冷淡下来，道：“我还得去瞧瞧夜明珠后事如何？杜姑娘如果有事，尽管请便，今夜相助之恩，异日再图报答！”杜筠讶道：“公子可是要撵我走么？”

皇甫维摇头道：“我怎会对姑娘这等无礼？”

杜筠道：“我没有事要办，我所以会到了此地，皆因要找寻你之故！目前我已和我表哥决绝，回头找你时，听说你在那道观中潜行逃出圣女掌握，因此，这几日我一直在周围搜寻。”

皇甫维喜道，“你已经和屠元庭分手，那就没有什么不方便之处了！据你所知，圣女派出多少人搜索我的下落？”

杜筠道：“好像没有，谁也不晓得她老人家往何处去了。公子这一提起，的确叫人感到讶异，为何她不派人搜索你的下落？”

皇甫维微微一笑，暗自忖道：“你怎会晓得我和圣女之间，有一种特别关系？她在实质上就是我的义母，自然不会迫我太甚。”

杜筠问道：“公子目下准备到何处去？”皇甫维道：“我得先一步赶到三公他们老巢，然后等待一个月后太阳谷中举行的盛会！”

杜筠呐呐道：“公子不肯携我同行么？”皇甫维道：“如果你与我一道走，若然传到你表哥耳中，这个误会只怕无法解释得清楚！”

杜筠道：“哼，他根本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已发誓不再理睬他——”皇甫维耸耸肩头，道：“那么我们现在就走，我得赶在他们前头到达才行！”杜筠接口道：“公子不必着急，他们……”她忽然住口，支吾一下，接着道：“他们决想不到公子居然会找上门去！”皇甫维怀疑地瞅住她，觉得她好像知道三公的行踪，只不知何故不肯说出来？

他们大多是白天休息，晚上施展陆地飞腾之术赶路，走到第三日，皇甫维突然觉得功力不继，身体疲乏，暗暗大惊，其时正是黄昏时分，本应是开始赶路之时，但他却领了乔装为男人的杜筠去投店。

他们要了一间上房，在房中用过晚膳之后，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喧哗之声，他们唯恐出去瞧热闹而露了行藏，是以忍住好奇之心，耽在房中，等到伙计泡茶进来时，便问那伙计是什么事。那伙计道：“有位客人骑了一匹好骏的黑马光临敝店，过了一会，有个客人忽然在马厩被那匹黑马踢伤，差点就被踢死，所以闹了一会。”

皇甫维笑道：“那个被踢伤的客人八成存心不良，不然溜到马厩干什么？”

店伙陪笑道：“客官说得是，大家都是这样猜没，所以都没有人怪那马性野。”

他退了出去之后，皇甫维提高声音又把那店伙叫了进来，吩咐道：“没有我的叫唤，不要进来打扰，明儿多给你赏钱。”那店伙答应后走了，杜筠问住房门，轻轻道：“公子你这么大的声叫唤，如果有人认出你的声音，岂不自寻烦恼？”

皇甫维怔一下，道：“这话有理，你怎么忽然想到这一点？”

杜筠微微一笑，道：“以后我才告诉你！我先请问公子，为什么要特别吩咐那店伙不得随便来打扰？”

皇甫维把灯拨暗，道：“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如果有人胡乱来打扰，就算是敲门的声音，也不免令人讨厌，你说对不对？”

杜筠双颊泛起桃花，垂头道：“我不知道，你别问我！”

皇甫维起身走过去，见她这等娇羞模样，暗暗感到心动，伸手摸摸她的面颊，道：“这几日我急于赶路，以致冷落了你了。”

杜筠扭一扭娇躯，道：“我不怕公子冷落。”

皇甫维哈哈一笑道：“不见得吧？如果当真不介意的话，为何又先用话撩拨我？”

杜筠羞不可抑，皇甫维双手一合，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杜筠闭住眼睛，道：“我几时撩拨过公子你？”

皇甫维道：“你问我为何特意吩咐那店伙不可打扰，这不是明知故问么？”说时，人已倒向床上和她滚在一起，双手在她娇躯上活动起来。

杜筠发出醉人的咿唔之声，转瞬间已经变成赤裸裸的肉人。皇甫维一面继续男人本能上的攻势，一面暗暗在心中叹口气，忖道：“若是她是舒倩，佟秀或者冷清影的话，我就不晓得能不能毫不动心地和她……”

杜筠发出令人迷醉痴狂的咿唔声，木床也咯吱咯吱直响。皇甫维想起舒倩等三女的美艳容颜，不由得频频在心中叹息，接着忖道：“我一定已爱上那三个女孩子，不然的话，凭夜明珠那等迷人尤物，我怎会把握得住心神，从容施展我的采补大法？唉，杜筠啊！杜筠！并非我有意玩弄于你，那是一来你心中有事，分明存有对我叵测之心。二来我要维持目前功力，不得不找个女人施展采补大法！假如你还是个待字闺中的女孩子的话，我决不会对你这样。”

底下的杜筠闭住星眸，面上露出痴醉的神情。这时房中灯火虽然暗淡，但在练有上乘武功的人看来，房中仍然纤毫毕现。

窗外一条纤细的黑色人影，静静地窥看房中两人丑态，过了一阵，这条黑色人影悄悄走开。

皇甫维虽然练有天视地听之术，耳目灵警异常，但他此刻一心一意采吸对方元阴，同时运功吐纳，因此竟然没有发觉窗外曾经有人窥看。终于房内平静下来，皇甫维和杜筠双双拥衾熟睡，这时外面传来三下更鼓之声。

黑夜中七八条人影飞临这间客店，其中有五六个轻功显然不十分高明，因此顿时把熟睡中的皇甫维惊醒。

皇甫维推一推杜筠，等她睁眼后，轻轻道：“你听见没有，那些人简直想踏碎屋瓦，若是掉了下来，我们在梦中被瓦片砸伤，那才冤呢！”杜筠眼睛一眨，道：“这四五个夜行人定是冲着那个骑着黑色骏马的客人来的，我们别管！”

皇甫维俊眼转动一下，突然推衾坐起身，道：“哼，我现在才想通啦！”杜筠见他迅快穿衣，只好也起来披上衣服。皇甫维结束停当，举步要走出去。杜筠连忙拉住他，道：“公子想通了什么？你要上哪儿去？”皇甫维微笑道：“我想通的就是早先当我大声叫喊店伙时，你提醒我不可高声叫喊，免得被人认出！当时我一下子没有醒悟你为何会提防及此？”杜筠道：“你现在明白了，是不？”

“当然啦，但我也不能怪你，你可是因为那个骑有黑色骏马的客人，想到可能恰巧就骑走乌骨骝的冷清影？要不然你不会忽然警觉我的声音会让别人认出！”

杜筠轻叹一声，道：“公子聪明绝顶，贱妾当时确实是想起那位冷姑娘。目下你可是去瞧瞧那个客人么？”

“不错，你只听出我们房顶那四五个脚步沉重的人，其实另外尚有三四人，这些人其中有一两个武功甚高，脚底功夫极佳，不知是谁？我得去瞧瞧才行！”

杜筠眼珠一转，道：“如果公子没有听错的话，那就不得了啦。在我们屋顶的几个人一定是极厉害的箭手无疑！”

皇甫维颌首道：“你料得不错，我去对付那几个武功较高的，你对付那批箭手。”他的话声一顿，泛起笑容，道：“只不知你还能不能动手？”

杜筠当然知道他话中含意，登时两朵红云飞上玉颊，娇羞地道：“你坏死啦，我一向以为公子是个很醇厚老实的人……”她突然抬起眼睛，担忧地望住皇甫维，道：“那些武林人不知是何路数？也许武功很强，倒是公子你得小心点，说不定体力较差，偶一失手，可就不得了！”她说得甚是认真，使得皇甫维大为感动，顿时觉得自己实在有点对不起她。只因他一直以为杜筠心存叵测，似乎对自己有所图谋，因此在他决定借她的肉体施展采补之术时，心中丝毫没有感谢之意。而他目下能够豪气地说出去对付那几个武功较高之人的话，其实完全是杜筠的功劳！直到现在，他才感到杜筠对他的“好”，敢情是发乎内心，毫无一点条件。是故他纵然不须感恩图报，但心中也该存有感谢之意才是。

他凝眸寻思，杜筠以为他在考虑自己的话，便不作声。过了一阵，皇甫维道：“谢谢你的关心，但我不要紧，你大可放心！”

杜筠突然想起一个疑问，轻轻道：“记得上一次在路上碰见公子你，那时你身上武功似乎已经减失八成以上，为何目下又恢复过来？”

皇甫维微微一笑，道：“这个秘密以后我才告诉你，你暂时闷一闷，走吧，那些人似乎已经发动啦！”

当下皇甫维向房门跃去，杜筠则纵向后窗。两人在门窗边停步回头互望一眼，皇甫维点点头，两人便同时以最轻巧手法开门出去。

他们的身法迅捷轻快异常，而且外面又黑暗，霎时间这两人又隐入黑暗之中。

皇甫维贴着墙壁向隔壁院子奔去，转眼之间已经到达，只见东首第一间上房内突然现出灯光，同时有几个人的影子晃闪走动，不晓得在干什么？

他打量一下形势，发觉那几名埋伏在屋顶的箭手正好能够监视照顾到这个房间。心念疾转，已想到这些人一定是使用了迷香之类的下流暗器，使冷清影失去抵抗力。如若不是自己暗中窥见发觉，冷清影将遭遇到怎样的命运，谁也不敢预测！

他一想起冷清影可能被这些人加以侮辱，登时热血上冲，更不怠慢，提一口真气，疾快如闪电般纵过去，推门冲入房中。

目光到处，只见房中一共四人，虽然都是劲装疾服，却没有一个穿上夜行服。他认为出其中两个中年大汉正是名震豫皖道上的六甲手邱南和铁网神刀李幸。其余两人都长得熊背猿腰，眼中精光隐隐，显然也是内家好手。

皇甫维突地现身，邱南定一定神，道：“皇甫公子当真像是神龙见首不

见尾，想不到今晚在此处幸晤！”

铁网神刀李幸道：“这两位都是武林同道……”皇甫维截断他的话头，冷然道：“你们有何贵干？”语气咄咄迫人，大有根本不把这些人放在眼中之意。

邱南等四人都泛起怒色，铁网神刀李幸右手掣出百炼钢刀，左手取出那张铁网，沉声道：“诸位与皇甫公子说话时多加小心，他说不定忽然就出手暗算！”这话一出，其余的三人纷纷掣出兵刃，蓄势待敌，形势顿时紧张异常。

皇甫维根本没有暗算之心，经李幸这么一说，怒不可遏，俊眼中射出慑人的光芒，冷冷笑道：“凭你们这几人，本公子自忖还用不着施展暗算手段！”他虽是十分愤怒，但口气中尽是轻嘲之意而没有流露出真正心意。六甲手邱南等四人哪里晓得这皇甫维具有双重性格，有时纯真如婴儿，有时狡谲如狐狸，是以都当真相信了，不知不觉戒备稍疏。

皇甫维接着又道：“诸位但记得自家安危，可曾想起外面屋顶上几名手下的性命么？”

那四人齐齐一怔，都移目向屋外望去。但此时外面一片黑暗，什么也瞧不见。

铁网神刀李幸刚要开口，忽听“呛”地微响，似是宝剑出鞘之声，接着一缕寒风已袭到身上。

这一刹那间，李幸方知道自己业已中计，对方敢情是利用外面的人分散他们的戒备，跟着突施暗算。但他明白是一回事，敌人利剑递到又是另一回事。百忙之中一抖左手，铁网疾撒出去。这一下只不过是个虚势，接着右手长刀急急使出“风扫落花”之式，洒出一片刀光，护住前身。只见剑光到处，脆响连声，那面铁网首先吃森森白光绞碎，接着李幸右手长刀也碰上剑光，“铮”地一响，断去大半截。

那道剑光神速之极，倏一掣动，已刺到李幸咽喉。李幸刀断网碎之余，根本无法腾出手脚再作挣扎，只好双目一闭，顿脚长叹一声。旁边的三人叱喝连声，兵刃纷举。却见皇甫维剑光倏然停住，竟没有把李幸的头颅斩下。

皇甫维纵声长笑，左手拚指点中李幸穴道，身形飘忽如风，已转到李幸背后，用剑抵住李幸后背心。

六甲手邱南等目瞪口呆，个个煞住脚步，垂下兵刃。

皇甫维冷笑道：“你们总算是识时务的俊杰，不然的话，李幸立时利剑穿胸而死！”

六甲手邱南皱眉道：“皇甫公子你可知道，大丈夫宁死不屈，你若是恣意侮辱的话，不如早点一剑把李兄杀死！”

皇甫维面色一沉，道：“你要我取他性命，是也不是？”

邱南连忙摇手道：“邱某并非此意，公子切勿误会！”

皇甫维峻声道：“本公子取他性命并无顾忌，你们当知我并非恫吓之言。如果你们要救他一命，我问什么就答什么，不许有一字虚假！”六甲手邱南迅速应道：“我们听说乌骨骝至此店出现，意欲夺回……”皇甫维斥道：“我问的是人不是问马！”

邱南面色变得十分难看，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忍气道：“传说是星公冷央的女儿冷清影夺去此骝，我们自然是要对付她啦！”

皇甫维道：“她的人呢？”六甲手邱南道：“我等到此时，她已不在房

中皇甫维道：“废话，我也知道她不在此房中，我要知道她上哪儿去了？”六甲手邱南连遭侮辱，面色更加难看，但无法发作，只好忍气道：“我们都不晓得，若然知道，也不会到此地来扑个空了！”

皇甫维心念陡转，记起杜筠说过他的声音不可太大，免得被人听去之言，很可能当时已被冷清影听见，然后她又窥见了一切情形……”想到此处，心中泛起一阵不安。他深知冷清影为人智谋出众，手段毒辣。同时她对自己的情意，也是不必怀疑之事。因此，当她窥见自己与杜筠燕好的情景，势必怒火中烧，内心愤怒难以遏制。在这种情形之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虽是想了不少，但时间上不过是一刹那而已。当下沉声道：“麻烦你们哪一位哪马厩去瞧瞧，快点！”

六甲手邱南对此并不迟疑，立刻向左侧的汉子道：“劳驾王兄走这一趟如何？”那个姓王的大汉应了一声，纵出房去。

皇甫维又道：“还要请哪一位到对面房顶瞧瞧，如果碰见一位姑娘，可说我请她立刻就来。但以我想来，你们手下之人虽然可能尽数受制甚至被杀，若不是那位姑娘所为，便找不到那位姑娘踪迹！”

六甲手邱南面色一变，自家疾地跃出房去。皇甫维伸手一掌拍开铁网神刀李幸的穴道，但随即想到如果那几名箭手业已毙命的话，这些人一定与自己纠缠拼命，不如仍然保留住李幸作为人质，免得打上一场无谓的架。是以李幸刚刚舒一口气，又被皇甫维点住穴道。

转眼间先行出去那个姓王的汉子已经回来，道：“那匹乌骨骝已经不见啦！”

接着六甲手邱南也回转来，面罩严霜，冷冷道：“他们俱遭惨死，敢问那位姑娘是谁？”

皇甫维冷笑道：“你在武林中名气不小，竟然无法从那些尸身上瞧出是哪一门的手法，岂不可笑！你等会再去研究一下，我不妨先告诉你，那位姑娘是辣水仙杜筠，我曾嘱她制住那些箭手，她绝不会取他们性命！”

六甲手邱南沉住面孔，没有回答。皇甫维迅快地忖道，“杜筠素以心狠手辣著称，此所以她的外号称为辣水仙，看这厮的神色，可能他已印证出杀人者正是杜筠的手法……”

许多疑问兜上心头，教他无法解答，只好一掌拍开李幸穴道，接着迅快如飘风般纵出房外。

皇甫维动作神速异常，此举又大大出乎六甲手邱南等人意料之外，是以直到他离开好一会工夫之后，六甲手邱南等方想起要追，可是皇甫维此时已循着一点线索，走得无影无踪。

原来皇甫维纵到屋顶上，忽然发现那四具尸体左边不远处，有一条白色丝巾。

他过去捡起来瞧一下，认得正是杜筠之物，顿时大感诧异，暗忖辣水仙杜筠为何会留下一条汗巾？这条白巾上绣着她的名字，莫非她杀人之后，特意留下作为表记？

蓦然间他又发觉刚才那汗巾掉落的地方，几片屋瓦已经碎裂，一望而知乃是被人用脚踩碎。

他哼了一声，心中已经明白杜筠必是碰上无法抗拒的强敌，是以遗下汗巾，暗以内家真力震碎屋瓦，好教自己晓得。然而她被强仇掳走的话，却又从何方去了？

他略一凝思，陡然记起这条汗巾发现时的形状，一端团做一块，另一端却宛似斗柄般指着东北方。此念掠过心头之后，再不迟疑，施展脚程，直向东北方赶去。

很快就出了城郊，走了一程，已经处身在荒僻郊野之中。

他尽量利用地形，掩蔽着自家身形。又走了一盏热茶之久，蓦地听到一点声息，恰恰是从前面传来。

这人声音传入皇甫维耳中，登时令他精神大振，敢情树上这两人正是祈门二鬼。

接着一个阴沉的声音道：“王老二你几时才改得掉这种火爆脾气？我常常告试你一个人出来江湖行走，必须能够忍耐才行。假如皇甫维已追到附近，听到我们兄弟的声音，岂不是自露行藏？”

阳魄王精二道：“那丫头一定是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那回事。”

阴魂袁京道：“这话也有道理，但如果她真的留下线索，而又让皇甫维发现追来的话，我就不信那皇甫维能够这等深沉忍耐，居然能够一路都隐蔽起身形，你要知道，任何人大凡碰上未可知的事情时，总是沉不住气。他开始追赶时，自然能够设法隐蔽身形，但追了一程还不见任何迹象，定然暴露身形拼命奔驰追赶！这一来我们躲在树上，远远就可发现他的踪迹啦！”

阳魄王精二道：“假如他一直都隐蔽住身形呢？”

皇甫维但觉浑身飘飘然，舒畅之极。他自家想想阴魂袁京的话也大有道理，只因一个人如果能够一路潜踪匿迹追搜下来，可知这人胸中城府甚深，诡诈多疑，非一般凡俗之流可比。他真想现身叫他们下来，一方面与他们化敌为友，一方面查问那个劫走杜筠之人究竟是谁？为何要置她于死地？

这时树上的两人已停止谈话，贴附在树上，就算是白天也极难发觉树上有人。

皇甫维压抑住心中那阵飘飘然的感觉，凝眸望着树上人影，忽然疑惑起来，暗自忖道：“那阴魂袁京为人何等机许多智，平日说话的声音总是阴阴森森，并不响亮。但刚才他却提高嗓子大说特说，倒像是故意要别人听见似的？”

皇甫维暗中冷冷一笑，忖道：“我险些中了阴魂袁京之计，若然早先现身的话，势必遭遇他们的卑鄙暗算，倘若他们暗算之计失败，但接着数人合力围攻这一关必难逃脱！他们既然预先有布置，定然估量过能够杀死我，因此他们的实力绝对不可轻估！”

正在忖思之际，大树上传来枝叶轻响之声，接着一条人影迅捷地飞掠下来，直向祈门二鬼藏身的秃树纵去。

皇甫维认出此人正是追魂爪金旭，不由得剑眉一皱，凝眸寻思，只见那追魂爪金旭瞬息间已隐入黑暗中。

他侧耳细听时，大树上仍然传来轻微呼吸之声，并且不止一人。皇甫维俊眼中射出杀气，暗自冷冷一笑，迅即也消失在黑暗之中。不一会工夫，追魂爪金旭从那边纵奔回来，刚刚走出四丈许，突然隐约瞥见右侧数丈处有条黑影一晃，他迅即停步隐在树群后。看了一阵，并无所得，登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瞧错。

走出数丈，忽见黑暗中白影闪动，他定一定神，提气运力戒备着迫近去。隐隐瞧得见一个身着长衫之人站在树群中，一条白色的汗巾在他手中飘摇着。

追魂爪金旭心神大震，不觉退了一步。陡然间一缕寒风从身后疾袭而至，迅若雷电，追魂爪金旭方自觉，还来不及转眼去瞧，已感到肋下一凉，接着便已失去知觉。

在他身边此刻多出一个人，正是那皇甫维。他从金旭肋下拔出那柄无坚弗摧的圣剑，在金旭身上揩拭一下，然后将金旭搬到树群内靠着树枝站好，把白汗巾放在他手中，直伸出去。布置好了之后，这才把自家吊在树上的长衫取回穿上，他这件长衫曾使金旭误以为是个人站着不动，于是又隐入黑暗之中。

过了一会，那几株大树上的黑影中传来悄语之声，跟着一条人影迅如飞鸟般飘坠下来。

这道人影落地现身，原来是神算公子屠元庭手下三杰之一的易恒。方自奔了数丈，忽听右侧发出“嚟”地一声，易恒身形立停，转眼查望。

但觉依稀有人影一闪，易恒立刻腾身扑去，两个起落，转到树群后面，忽见一个人挺立不动，手中挥动着一条白色汗巾。

易恒凝神望去，只见那人背面而立，那条白色汗巾随风飘展，倒不知是那人摇动抑是夜风吹动。

那人突然一动，发出声响，易恒疾地退了两步，倏觉一阵劲锐寒风直袭肋下。这一缕寒风来势之快，难以形容。易恒刚刚发觉，一道白光已深深刺入他肋下。

皇甫维人随剑现，随手拔出圣剑，在易恒身上拭掉血迹，他满意地看一看在那边地上的绳子，便又隐入黑暗之中。敢情他用一条绳子缚在金旭尸身上，因此刚才易恒凝神查看之际皇甫维一拉绳子，金旭尸体便动了一下，发出响声，把易恒吓了一跳，分散了注意力。皇甫维拿捏时候，仗着上乘剑术乘虚而入，这才一下子就把易恒杀死！

过了片刻，祈门二鬼打秃树上跃了下来。这两人展开身法，迅快地在附近兜绕搜查。

黑暗中没有一点反应，阳魄王精二怪眼一瞪，骂道：“皇甫维你装龟孙子也不行，给我滚出来！”

伺伏在黑暗中的皇甫维实在忍耐不住，冷冷哼了一声。

阴魂袁京道：“皇甫维你若是大方一点，我们也许可以把杜筠的真消息奉告一二。”

只听飒然风响，一道人影忽然掉落在他们面前，正是那俊美潇洒的皇甫维。黑夜之中，那柄斩金削铁的圣剑闪耀出霜白寒芒。

祈门二鬼见他来势劲厉，不由得齐齐纵退，作势戒备。皇甫维冷笑一声，道：“对别人我也许会加以暗算，但你们……尤其是这个狂妄无知的蠢驴，我决不让你死得那么痛快！”

阳魄王精二暴喝一声，踏前两步，呼地一拳劈去。阴魂袁京见王精二业已发动，不敢怠慢，连忙掣出腰间缅甸刀，迅疾冲上。

皇甫维使出家传绝学，只见剑光乍现，已将祈门二鬼的攻势完全化解。他的左手也不闲着，顺势向阴魂袁京遥遥拂去。

阴魂袁京知道他擅长以掌背拂出攻敌，测不透他这一下暗藏什么厉害功夫，忽然急退。忽见对方剑光暴涨，宛如神龙出海般向阳魄王精二卷去。这才知道对方手法奇奥，虚虚实实，无法测度，连忙上去时，皇甫维已和阳魄王精二拆了五招之多。接着左手疾拂王精二肋下。王精二出拳猛劈，砰地微

响，两人硬拼了一招。

阴魂袁京已经抢回来，挥刀进攻，战了数招，陡然间感到形势似乎不妙，不知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阴魂袁京因知皇甫维家传绝学天下无双，是以出手招数，无不用尽平生功力。这等打法自然极为耗费真力，但以他们这等内家高手，总可拼个一两百招，方始感到力竭，然而这刻却大大不然，他才拼了七八招，马上就感到丹田真气微微阻滞，浑身力量似乎也减弱许多。

这阴魂袁京为人狡毒多谋，心中尽管震惊莫名，表面上仍不流露出来。暗暗查看阳魄王精二，顿时发觉他已失去平日那等威猛无俦的气度。

皇甫维哪知对方有如许玄虚，一时凝神运剑，绵绵不绝地向对方攻去。

又拆了六七招，蓦然找到破绽，倒地一剑劈进去，阳魄王精二惨叫了一声，登时倒地。

阴魂袁京双目圆睁，厉声喝道：“屠元庭你在我兄弟身上用什么手脚？”

喝声中皇甫维剑光如练，突然卷到。阴魂袁京疾忙侧闪，同时挥刀封架。

但见剑光忽然划过，袁京惨叫一声，右臂齐肩卸下，顿时摇摇欲倒。

皇甫维剑势陡收，沉声叱道：“你说什么？”

阴魂袁京几乎站立不稳，但仍然咬牙答道：“皇甫维你武功虽是高强，但不见就能在二十招之内，取我们兄弟性命，是也不是？”

皇甫维见过他们的武功，确实不是等闲之辈，因此点头道：“不错，但又怎样呢？”

阴魂袁京痛哼一声，道：“我们兄弟都被屠元庭那厮弄了手脚，不然的话，今晚这场架还有得打！”

皇甫维茫然道：“你们既是同路之人，为何那屠元庭会暗算你们两人？”

阴魂袁京喃喃说了几句话，皇甫维听不清楚，正要追问时，只见阴魂袁京大大摇晃一下，跟着便翻身栽倒在地上，动也不动，大概已晕死过去。

皇甫维好生不解，急急环顾四周一眼，却没有动静。心念一转，立刻向金旭等人藏身的大树疾奔而去。

蓦然间一片火光升起来，皇甫维举目望去，不觉怔住。原来那片火光乃是四支粗大的火炬，插在地上。在火炬当中，站着一个人，此人手中还抱住一个女人。

那边乃是一片平旷草地，因此望过去一目了然，在那男子身后三丈左右，便是树林，林边影绰绰站着七八个大汉，个个劲装疾眼，手中持着强弩，架上长箭。

在那男子前面，放着一个齐腰高的木做架子，架中有许多把利刀闪闪生光。

皇甫维虽然是绝顶聪明的人，但此刻看了这等阵仗，却也测不透是什么名堂，那具木架用来干什么也看不懂，只不过就外形看起来，如果一个人跌在架子里，势要被那许多利刀刺得遍体鳞伤，同时因那木架构造奇特，看来一时也难爬得起身。

他迅速地寻思一下，但心中毫无一点把握，当下举步缓缓走过去。

那男子长得面目清俊，但双目却射出狠毒的光芒。他等到皇甫维走近前三丈以内，这才冷冷喝道：“停步，这个女人性命操在你手中！”

皇甫维瞥见他左手一把匕首抵住在那女人腋下，果然不敢不听他的话，便停住脚步。

这一瞬间，皇甫维已决定一件事，那就是目前需要争取较多的时间，以便想出对策。

当下冷冷一笑，道：“这个女人不是你表妹杜筠么？那天你和她俨如夫妇，今晚又怎么啦？”

那个男子正是神算公子屠元庭，他也冷冷笑道：“皇甫公子何须明知故问！这个贱女人已经和我没有一丝一毫关系，你要知道当一个女人离心变节之后，那比毒蛇还要可怕，如果不赶紧除掉，就会反转来把你咬死！”皇甫维耸耸肩，道：“就算你说得对，但你这样子有何用意？”屠元庭伸手一拍杜筠后背心，杜筠登时啊了一声，但她只能哼出声音而不能动弹。

屠元庭道：“她尚未气绝身死，你已听见她的声音。现在听我说，在我面前这具刀罗，是我自家设计，若果把这贱妇推在其中，她登时浑身破裂，但一时不会致命，你纵然全力助她出来，也得费上好一会儿工夫。”皇甫维道：“这一点我早已瞧出来，但又怎样呢？”

屠元庭道：“这具刀罗是为了提防你不顾一切，向我进犯而设，你如果这样做，我也不杀她，却把她推倒在刀罗之中，然后纵退。”皇甫衷心佩服，道：“这法子确实妙绝，她一倒在刀罗之中，我为了救她出来，势要花上好些时间，你便可潜逃脱身。是不？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也许不屑理会她惨叫挣扎之声，务必要杀你为快？”

屠元庭仰天大笑道：“如果我连这一点也没有想到，我就枉称神算公子了！”

第二十章买醉

他停了一下，道：“在我后面的人，俱是上佳的箭手，能够在百步之内，贯穿杨枝。你一扑来，我后退之时，他们这一阵箭雨，足足可以把你阻滞一盞热茶之久。有这一段时间，在这等黑夜之中，你又不熟悉地形，试问如何追得上我？”

皇甫维剑眉一剔，厉声道：“这么说来，那祈门二鬼当真是中了你的手脚，因而功力大减惨死在我剑下？”

神算公子屠元庭畅快地大笑道：“何止祈门二鬼，连金旭易恒他们之死，也是我早经安排。不然的话，他们焉肯不声不响循你弄出的声响追去，因此遭了你的毒手。”

皇甫维为之气结，他万万想不到今晚的一切都落在对方彀中，看来大概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屠元庭接着道：“我已厌倦了江湖这些勾当，也不想要武林中的灵药，可是一旦踏入武林是非圈中之后，想要退出，谈何容易？首先这些身边之人就放不过你，像冤魂一般老是钉在你旁边，因此，我不得不用点手段，来个斩草除根，统统杀个干净，连你在内，今晚全部解决，那时就再没有一点心事啦！”

皇甫维冷笑一声，道：“我倒想知道你用哪一只手杀死我？”屠元庭道：“你问这个干吗？”

皇甫维道：“你说出来，我发誓把你那只手斩断！”

屠元庭微微一怔，接着放声大笑道：“我根本不要动手，就可取你性命！”

皇甫维又继续喝道：“你到底想怎样？”

屠元庭忽然发觉自己竟有胆怯之意，不禁对自己愤怒起来。但他立即不去想及此事，徐徐道：“皇甫维你用不着大呼小叫，我还有更要紧的消息奉告，不管你听了之后，一辈子都睡不着！”

他说得十分认真，皇甫维不能不信，但外表上却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冷冷晒道：“我皇甫维乃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就算天塌下来，也敢用两肩扛起！你有什么惊人消息，尽管说出来！”

神算公子屠元庭道：“这消息不但万分惊人，而且还能够当面就拿出证据，叫你不能不信！”

皇甫维沉声道：“那也不一定，如果你想藉此侮辱我皇甫维，哼，那就打错主意啦！”

屠元庭道：“我纵然能把你侮辱成功，于我毫无益处，这种损人不利己之事，我神算公子屠元庭一辈子都不肯干……”

皇甫维道：“这样说来，你这个消息令我震惊之后，对你有很大益处，是也不是？”

屠元庭微微一笑，道：“这个可说不定，要看你震惊的程度如何才能定夺！”

皇甫维道：“那么就说吧，我在此洗耳恭听！”

屠元庭摇头道：“不行，你走得太近了，如果你当真要我说出来，那就往后退……”

辣水仙杜筠突然叫道：“公子不可听从，他一定有极厉害的阴谋……”她的声音戛然而止，分明是被屠元庭点住穴道，是以不能出声。

皇甫维机警地回头查看，只见身后乃是一片平旷之地，如果有埋伏的话，虽是在黑夜之中，也没处可以藏身。不过，杜筠警告之言也不能忽视，因杜筠和屠元庭相处日久，深知他的为人，是以决不会无中生有，胡乱向他提出警告。

然而他确实查看不出有什么可疑之处，一时之间，颇觉难以委决。他迅即把心一横，一面移步后退，一面道：“屠元庭你最好别趁我退开之际加害于她，否则……”

神算公子屠元庭冷笑道：“笑话，只要你退到那方白石那儿，我就放开手，让她自己站在一旁。”皇甫维沉声道：“你这话可是当真？”

屠元庭道：“若然有假，你可以随便骂我！”

皇甫维再钉一句，道：“她得仍然无恙活着才行！”

“这个自然，如果她已经是死尸，那时站着或者倒栽葱于你也无分别啦！”

皇甫维不再思索，疾然后退，转瞬间已站在那方白石板上面。这时，两下相际大概是四丈左右，以他们这等武林高手，相隔虽远，仍然看得清清楚楚。

皇甫维提高声音，道：“屠元庭你若是言而有信的汉子，立即把她放开！”

屠元庭阴声笑道：“对于一个垂死之人，本来不要守什么信用！可是今晚我觉得一切都顺心就手，且叫你在临死之前，也有点安慰……”只见他推开杜筠，杜筠向侧边冲出四五步远，勉强站稳身子。皇甫维遥遥见她脚步立稳，又没声没响，知道要是穴道受制，目前当真无法可施，只好暂时忍住这口气再作计较。

他提高声音，厉声道：“屠元庭有话快说！”

神算公子屠元庭仰天大笑，笑声中流露出无穷无尽的得意欢畅，好比赤贫之人，陡然间得到一堆银子似的。

皇甫维略作沉吟，道：“你似乎有极大的自信心，我也不能把你低估……”

屠元庭突然截断他的话头，道：“皇甫维，你为何不立即冲高那处？”皇甫维冷笑道：“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之事，目下我未查出你有什么阴谋布置，因此不曾轻举妄动！”

屠元庭接道：“皇甫维，你可听过一种叫做‘万劫火筒’的火器？”皇甫维心头大震，却淡淡道：“听说这万劫火筒喷出的火焰远射三丈之远，能销金烁石，你说的是不是此物？”

神算公子屠元庭似是声音中听出对方心情，阴森森地笑道：“不错，那万劫火筒乃是武林中无不闻名丧胆的利器，筒中喷出的火焰不但能够及远，最厉害的是任何人只要让一星火焰溅在身上，非等到那一点特制火药烧完之后，休想把它弄熄。是以只要那么一点点，就足以烧透皮肉，肉焦筋断。”

皇甫维忖度一下距离，冷笑道：“那万劫火筒的厉害处用不着你介绍，我早就知之甚详。但屠元庭你虽是聪明过人，同时手中握有这等利器，可是你却忘了你的武功有限，纵然持有万劫火筒却也无法奈我何！哼，哼，说不定你今宵尚且逃不过我三尺青锋……”

屠元庭哂笑数声，接道：“那万劫火筒虽是得之不易，但我却一共有六支之多，那六支万劫火筒没有一支在我身上，你可要知道在什么地方？”说到这里，突然撮唇尖啸一声。

啸声一作，皇甫维陡然面色剧变，原来在他四周三丈左右处，打地下冒出人影，一共有六名之多。

这六人团团围住他，每个人距他均有三丈，因此他纵然想仗着奇快身法扑去，却也无法一下子就跃得到那么远。而只要他身形一动的話，这六人手中的万劫火筒一齐喷出火焰，那时节他纵然有天大能为，势必也葬身在火海之中。

这一来他当真动也不敢动，呆如木鸡，脑中迅速地寻思突围脱身之法。

神算公子屠元庭道：“你如果早一点动念扑来，那时我发动不及，或者会死在你手底。可惜的是时乎时乎不再来，良机稍纵即逝，你目下除了瞑目待死之外，别无他法——”

皇甫维俊眼中射出愤怒的光芒，四周围着他的六个人都是手持一支长约尺半的铜制圆筒，指着皇甫维。其中有一个见到皇甫维神色不善，立刻厉声喝道：“不要动！”

皇甫维哼了一声，这时他实在已忍受不住，宁愿死在烈火之中，化为灰烬，也得一搏，因此暗暗调运真力，蓄势欲发。

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那六名手持火筒的人，其中一个隔在皇甫维屠元庭之间的汉子，倏地迅如电火般扭转身躯，手中火筒直指住屠元庭。

那人一言不发，突然间那万劫火筒筒口喷出一股蓝色火焰，迅如电闪，一下就射中屠元庭。

神算公子屠元庭惨厉大叫一声，全身都冒起熊熊火焰，却见他蓦地横跃，一把抱住辣水仙杜筠。

那个用万劫火筒喷射屠元庭的人失声一叫，丢下尚在喷火的钢筒，迅如飘风跃到那两个火人旁边。

皇甫维也在他喷火射中屠元庭之际，疾跃而来。他刚一跃开，五道蓝色火龙齐齐向他刚才所站之处射到，当真是险到毫巅。

那人失声一叫之际，皇甫维已听到那声音竟是个女性嗓音，入耳熟悉异常。

他也是极快地纵到那两个火人旁边，只见那两人在这一瞬间遍体着火，早已分不出哪个是屠元庭和哪个是辣水仙杜筠。

火光中已照见那个转身向屠元庭下手之人乃是个面目俏丽的妙龄女郎。她呆呆地注视着那两团火光，面上流露出难以诤说的表情。皇甫维收起圣剑，他眼见辣水仙杜筠竟然落得这等悲惨下场，心中大受刺激，虎目中不觉滴下泪来。

那边的数人与及几名箭手，这时都纷纷发难，只见一片蓝色火焰组成一道瀑流似的，疾移过来。另外林边的劲箭飏飏射到。

那八名箭手果真不是庸手，劲箭分作三批接续急袭，满天俱是利箭破空之声。

皇甫维连冲数次，只冲了丈许远，就不得不停下来，施展出无上剑法，护住全身。

那位美丽女郎却疾然斜兜开去，绕圈子向那五个手持万劫火筒之人进攻。

那五人只须转身向着她，就迫得她急急游走，无法迫近。可是这么一来，这五人也无法上前夹攻皇甫维。

皇甫维人随剑走，化为一道白虹，疾然向那八名箭手卷去。那八名箭手

见他武功奇高，来势又凌厉惊人，发一声喊，各各分散奔逃。

皇甫维一腔仇恨，化作无穷杀机。这时哪肯罢休，压剑疾追。但听惨叫之声此起彼落，转眼之间已被他杀死五个，余下的三人奔逃已远，但皇甫维仍然不肯放过，疯狂般追逐不休。不久，惨叫之声又起，却已经是从小远之处传来。

从那数下惨叫之声中可以听出皇甫维为了追杀几名箭手，业已去了老远。

那位美丽姑娘焦躁起来，施展出极快身法，冒险向那五个手持万劫火筒之人扑去。

五支万劫火烧喷射了这一会火焰，威力已经减退很多。

但当她展动身形冒险进扑之际，那之中有三个合在一起，手中火焰稳定地向她喷射。另外两个则迅快舞动两支精钢打造的火筒，撒出满天火舌火星，如果不是生死相搏的话，倒是一幕壮丽奇景。

那位美貌姑娘似乎受挫，疾地退回。但她身形依然不减其快，兜圈子寻隙进攻，是以对方竟瞧不出她是否曾经受伤。

又过了一阵，极远处响起一声惨叫，隐隐随风传来。这一声惨叫，已经是第八声，因此可知皇甫维在盛怒之下，已将八名箭手尽数杀死。

那美貌姑娘冷笑一声，道：“你们听见没有？这一声已经是最后一个！他为了你们帮助神算公子屠元庭，因而使他心爱的女人惨死，故此一腔毒恨，非把你们全部杀了之后不足以泄忿……”

有一人带头，其余的人便齐齐抛下万劫火筒，意图陷入黑暗之内。

那位长得面貌美丽，身穿黑衣的姑娘冷笑一声，倏地掣出两般兵器，右手是一支短短的匕首，在黑夜中光华闪闪，显然锋利万分，左手却是一只飞抓。

她的身法快速如电，转眼间已追上一人，手中金蛟飞抓电射出去，顿时抓住那人后背心。只见她玉腕轻轻一抖，那名大汉惊叫一声，整个人宛似长了翅膀似地腾空飞起，“唿”地一声，飞起四五丈高。

黑夜中但听一声刺耳惨叫，划空而下，接着“砰”地一响，乃是物体掉在地上时发出的声音。

就在此时，那位黑衣姑娘已经又追上另外的一个黑衣劲装大汉，这一回她仍然先以金蛟飞抓抓住对方，跟着她飘身闪过，匕首划出一道光华，迅快绝伦地齐那人颈上划过。那大汉闷哼一声，随即仆倒地上。

她在转瞬之间已收拾了两人，似乎仍不满足，收回飞抓之后，复又迅快无伦地向第三人追去。

那五人一开始时就是四分五散地奔逃，这些大汉个个身手不凡，脚下速度尤快，因此这顷刻工夫业已奔走出老远。

她放步穷追！大约追出半里之遥，方始追上第三个劲装大汉。那黑衣大汉舞动狼牙棒，封架对方的金蛟飞抓，口中急急道：“冷清影姑娘手下留情，在下有话奉禀！”

那黑衣少女颇觉意外，跃退两步，道：“你怎会知道我的姓名？”黑衣大汉喘一口气，道：“在下向姑娘报告一件与你有关之事，是否就可饶在下人命？”

冷清影沉吟一下，道：“好，但你休想骗我！”

那黑衣大汉道：“在下久闻姑娘聪明机警，焉敢在姑娘跟前耍花枪……”

冷清影接口道：“我一见你的兵器，就晓得你是长江一带著名的独行大盗水狼贾胜，我倒测不透你会有什么消息竟然与我有关的，假使你信口开河的话，哼哼！今晚就叫你尝一尝天星坞的禁制手法……”

水狼贾胜叹一口气，道：“在下以为凭着数十年在江湖打滚的经验，绝不会斗不过姑娘，谁知道姑娘年纪虽轻，却精明能干无比，在下目下已死心塌地甘拜下风！”

冷清影仍然冷道：“你越是拍马屁，就越是显示你另有所图。”水狼贾胜道：“想不到拍马屁也会出毛病，在下不敢再瞞姑娘，皆因逃得性命的另外两人乃是在下胞弟，是以无奈设法拖延时间，以免兄弟三人，尽皆丧生于姑娘手底……”

冷清影道：“这就是你的鬼胎了，那么还有实情呢？”

水狼贾胜道：“姑娘可曾想到目下江湖上为何对你们知之甚详，并且胆敢谈论之故？”

冷清影哦了一声，道：“除了我之外，还有哪些姑娘？”

水狼贾胜道：“还有就是舒倩姑娘和佟秀姑娘！”

冷清影寻思一下，似乎此事出乎她意料之外。

水狼贾胜接着道：“皆因诸位姑娘的尊辈，即是三公，他们已正式向江湖黑道下令，凡能擒住三位姑娘，不论死活，皆有重赏。并将三位姑娘形貌特征公告天下！是以在下一听姑娘说话特快，就晓得姑娘必是星公冷央的千金了！”

冷清影突然显得心事重重似地嗯了一声，水狼贾胜站在一旁，似乎还有话说，冷清影烦恼地挥手道：“走，走，我不杀害你兄弟就是！”水狼贾胜此刻与她离得很近，因此对她的容貌看得十分清楚。只见她蛾眉颦蹙，流露出一种动人心弦的可怜表情。

冷清影沉思一阵，抬起目光，忽见那水狼贾胜还站在一旁，不禁大感讶异，皱眉道：“你干什么？难道要等我改变心意么？”

水狼贾胜并不慌张，缓缓道：“姑娘心事重重，因此忽略了身上的伤势冷清影微微一凛，道：“这伤势又怎么样？”

水狼贾胜道：“以在下所知，那万劫火筒的威力全在筒中特制的火药上，不但焚烧之际无法扑灭，而且只要沾上一星，就能焦骨断筋。姑娘身上的伤势如果是常人的话，早就不支倒地了！”

冷清影眼中光芒一闪，道：“这么说来，你竟是在等我伤发倒地，趁机捡个便宜了，是也不是？”

水狼贾胜道：“在下若然有此心意，何不隐身暗处，暗暗窥伺姑娘呢？”冷清影秀眉紧蹙，挥手道：“不要再噜嗦啦，快点走开……”水狼贾胜躬身道：“谨遵姑娘之命，这就走开。在下有心为姑娘效劳，以报姑娘高抬贵手，饶我兄弟三人性命的恩德，目下暂时率同两弟落脚于前面颍州城内银龙镖局，如果姑娘有所差遣，十日之内，在下等兄弟三人随时可以效命！”

他抱拳躬身之后，大踏步走了。冷清影见他果真是诚心诚意帮忙自己，不禁有点过意不去。

但她随即又想起皇甫维，登时令她神魂颠倒，其他的一切都忘记了。夜色茫茫之中她信步向前面走去，那方向正朝颍州而去。

冷清影虽然一向是机灵多智之人，但此刻因皇甫维不知去向，心中烦闷非常，以致疏忽了身上伤势。她在昨日晚上曾经目睹皇甫维与杜筠在床上缠

绵的情景，当时使她怒火中烧，同时又极为伤心失望，于是悄然把乌骨骊牵出客店，迳自离开。

她随即发现了神算公子屠元庭及祈门二鬼的行踪，并且见到他们紧张地布置，最后她查出屠元庭的杀着，敢情是放在这六名持有万劫火筒之人身上。

她虽是恨极皇甫维，但左思右想之后，仍然设法暗暗击毙一名劲装大汉，便一直躲在地洞之内。直到皇甫维被诱落网，她突然发难以万劫火筒烧死屠元庭。可是她却万万想不到那神算公子屠元庭这等毒辣，居然拖了杜筠一同烧死。

她心中有事，便没有注意路径方向及时间，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间感到半边身躯甚是麻木，这时她才忽然记起早先被万劫火筒的一点火星溅着，虽然仗着功力精纯，只烧焦了一点皮肉，可是那劫火却蕴含剧毒，能够侵入血液使人全身麻木而死。

她这一惊非同小可，脱口惊呼，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敢情连声音也发不出来。

接着她双脚失去知觉，不但无法继续前行，甚至站不住，滚倒在地上。

天边曙光才露，一道人影忽然落在冷清影身边，陡地停住，片刻之后，那人把冷清影抱起来，急急奔去，转眼间隐没在林野中。

且说皇甫维杀死最后一名箭手之后，胸中愤恨并未因而稍减，而且他想到杜筠之死，乃是因冷清影而致，其中似乎冷清影有意用此法害死她，不然的话，她尽可早一点丢掉火筒而向屠元庭扑去，以她的动功，又是相距丈许的距离，屠元庭决不可能逃得出她手底。

因此他除了深刻地悲悼辣水仙之死以外，还加添了一种无法排遣的郁怒。

他放步疾奔，也不知向何处奔去，大约走了二十余里，前面有道小河拦住去路，他本来一跃而过，可是忽然瞧见右边数丈之外，隐约有人影一闪。

他无声无息地落在那人身后，顿时嗅到一股浓重的酒味。同时又见那人站也站不稳，有点东歪西倒，并且频频捶胸哭泣，分明是个醉汉。

于是他收起杀人之心，剑眉一皱，正要走开。忽见那人一脚踢在石上的葫芦上，那个葫芦直滚开去，差一点就掉在河中。

那醉汉踉踉跄跄过去捡拾，皇甫维微微摇头，已看出这人必定会跌落河中淹死。

但见那醉汉摇摇晃晃走到大石边缘，弯腰去拾那个盛酒的葫芦。

陡然间他失去平衡，一头向峻激的河水栽下去，身躯离开了大石时，可就惊惧起来，大叫一声。

皇甫维一直跟在那人身后，这时一伸手抓住那人脚踝，倒着提起来，放在石上。那人似乎被这一下吓醒了，呐呐道：“谢谢你，谢谢你……”皇甫维不哼一声，忽然捡起那个盛酒的葫芦，冷冷道：“我可以喝一点吧？”

那人连忙道：“兄台高兴喝多少就喝多少，统统带去也无不可！”皇甫维拨开葫芦盖，一口气喝了五六口，顿时感到胸中灼热，甚是难过，可是再过一阵，便感到飘飘然，头脑已不似平时那么清楚。他索性坐下来，又鲸饮了数口，陡然间放声大笑，笑声震得那人连忙用双手塞住耳朵。

他放下葫芦，环目四顾，但见那人虽是头发蓬乱，衣衫不整，但面目韶秀，举止间文质彬彬，一望而知乃是个循规蹈矩的读书人。他向那人点点头，道：“这酒真不错，你贵姓大名？”

那人拱手道：“区区姓阮字君直，还未请教兄台上姓大名！”皇甫维说出姓名，接着道：“你拣了这么一处地方尽情痛饮，当真有意思得很，可惜葫芦内的酒已无多，不够我们放量痛饮……”阮君直叹口气，道：“区区正与皇甫兄有同感，可惜目下已无法沽酒，不然的话，岂吝与君同谋一醉！”

皇甫维俊目一眨，喜道：“醉乡路稳宜频行，此处不堪行，我向来未曾醉过，可是刚才喝了几口，似乎已感到醉乡之路，确实平稳易行！”阮君直愕然道：“皇甫兄竟然也是初次饮酒，这真算得上是巧合了，小弟平素也是酒不沾唇，但听说酒能消愁，故尔买酒图谋一醉！”皇甫维酒意翻涌，复又放声狂笑，阮君直震惊地捂住耳朵，好不容易等他笑声收歇，方敢放下双手。

皇甫维道：“你可知道我为何发笑？”

阮君直摇头道：“不晓得皇甫兄为何放声大笑？”

皇甫维道：“我忽地记起早先走到你身后时，心中准备把你杀死，但想不到救了你一命之后，还与你对饮起来。”

阮君直沁出一阵冷汗，伸手取过葫芦，大大喝了两口，那葫芦中的酒十分猛烈，是以阮君直呛得咳个不停，皇甫维一伸手拍在他胸口之上，阮君直顿时气机畅通，咳声立止。

他忽然捶胸长叹一声，道：“假如皇甫兄刚才没有抓住小弟的脚，那就好了……”

皇甫维哈哈一笑，道，“那有什么值得后悔的，我立刻把你掬落河中就是！”

他说得出做得到，倏然起身，迅快伸手抓住阮君直右臂右腿，一下子提起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阮君直骇得呆了，皇甫维抓住他悠悠抡了一个圈子，作出要甩向河中的姿势。

阮君直嘶声大叫道：“皇甫兄别放手，把我放下来……”

皇甫维哈哈大笑道：“你要我别放手，又要我放你下来，我不晓得到底听哪一句话好？”

阮君直慌急地道：“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皇甫维道：“你不是想寻死么？”

阮君直连忙道：“现在不想啦，皇甫兄不要开玩笑，摔落河中那是准死无疑！”

皇甫维把他放下来，冷笑一声，道：“千古艰难唯一死，你以为一个人想死很容易么？哼，哼，这世间上尽多自杀之人，可是若果他们按捺得住一时冲动，要他们再活几日才自杀，准保消失了勇气，乖乖地活下去！”阮君直坐在石上喘息不已，过了一会才接口道：“皇甫兄的话有理，小弟虽是痛不欲生，可是刚才感到却万分骇怕，皇甫兄你也许不会相信，但我却觉得可能过个几日之后，当真有勇气自杀！”

皇甫维闻言大感兴趣，也坐在石上，抱膝道：“你且说说个中道理！”阮君直叹一口气，道：“皆因小弟最近已订下亲事，那个未婚妻乃是我父恩人之女……”

皇甫维插嘴道：“大概是那位姑娘长得奇丑不堪，故此你感到人生乏味，是也不是？”

阮君直摇头道：“不是，小弟的未婚妻才貌双全，乃是颍州第一美人！又有才女之称！”

皇甫维道：“我想最令丈夫难以忍受的，就是妻子有不贞的行为，只不知阮兄是否碰上这种不幸遭遇？”

阮君直长嗟道：“皇甫兄猜得一点不错，小弟的未婚妻姓乔名诗频，她的才学美貌，乃是小弟亲眼所见。小弟一向在乔府任西席，是以有缘获睹芳容。自从订亲之后，有一日小弟无意中从她的五岁弟弟口中，听说时时半夜里找不到她的人影，但到天亮时，她又出现在床上。我听了之后，也不敢哼声，直到前几日，我打探清楚她的闺房后，半夜翻墙进去偷看……”

皇甫维插嘴道：“你真亲眼见到她的丑行么？”

阮君直面上流露出十分痛苦的样子，道：“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她的丑行，但我一连偷窥了两晚，她的床上都是杳无人迹！”

皇甫维哈哈一笑，道：“你也太多疑了，或者她根本不是在那张床上寢息，你一辈子也别想见到她躺在那儿！”

阮君直坚决道：“我曾经花了重金，贿赂乔府中几个丫鬟，她们都指出同样的房间及绣床形状颜色。一个人的话或者不可信，但好几个都是这样说，叫我焉能不信？”

皇甫维沉吟道：“如果你再三打听清楚，那就不会错啦！其实这件事很易解决，你用不着自杀……”

他接着道：“你把她休了，那样她纵然偷上千百人，都与你没有丝毫关系！”

阮君直叹一声，道：“乔老先生于我父有救命之恩，而且承蒙他看得起小弟，将爱女下嫁与我，我怎能提出休她之言？”

皇甫维暗暗一笑，忖道：“人家说不定明知女儿生性浪荡，恐怕嫁与别人，闹出事故，是以才看中你这个老实人，哼，那个乔老头也太可恶了……”

两人又谈了一阵，天色已亮。皇甫维想起借酒浇愁是个好法子，便邀了阮君直一同到颖州城内，先在客店要了房间，然后命店伙打酒回来，两人放量痛饮，终于喝得酩酊大醉，一齐滚在床上熟睡。

这样醒而复醉，醉而复醒，接续饮了三日三夜。这天中午，他们已醒了好久，因为头痛口涩，都不能再饮，总算安安份份地清醒了整个上午。

吃过一点午饭，阮君直突然跳起来，道：“乔府早就定在今日到东郊的妙善观还愿，我非去不可！”

皇甫维懒懒道：“她也去么？”

阮君直一面起身梳洗，一面道：“那是乔老夫人为她许的心愿，她自然要去。”

皇甫维道：“你去了之后还回来么？”

阮君直道：“假如皇甫兄还在的话，自然要来。”

皇甫维道：“我暂时不去，也许再住几日，你随时可以回来，祝你好运。”

阮君直道：“谢谢你，不过我已经想得开啦，运气好不好也没有关系，可惜的是我没有能力向她报复！”

他随即出门去了，皇甫维睡到下午醒来，再也睡不着，心中感到十分无聊，忽然记起那阮君直，不知他到了那妙善观之后情形如何？当下起身披衣，略加梳洗，便向店伙问明往妙善观的路径，独自前往。皇甫维到了观前，望望那金碧辉煌高大的巍峨的观门，突然觉得俗不可耐，便打消了进观之意。转身走到湖边，雇了一艘船，荡出湖心。湖中船只穿梭般来往不停，皇甫维游目骋怀，顿觉心中较为宽畅。忽见一艘迎面而来的画舫，舱边的窗口露出

一位绝色佳人，素腕支颐，凝望着湖上景色。

这时相隔虽远，但皇甫维已看得甚是清楚，竟不舍得移开目光。顷刻间，那位姑娘的目光扫到皇甫维面上，也自停了下来，两人呆呆凝视，直至两船交错闪过。皇甫维轻轻嘘口气，忖道：“我见过的女人不在少数，像舒倩、佟秀，冷清影等无不各具风姿，人寰罕见，可是这位姑娘却另有一种动人韵味，竟不在她们之下，以致使我因而失态，只不知她心中又作何想？”

他想了一会，两船相距已远，皇甫维又不便命船家转头跟踪，只好闷在心里。此后，他已无心绪观赏湖景，过了良久，就着船家拢岸。他沿着湖边向妙善观那一面走去，天色已近昏黄，天空中阵阵归鸦掠过投入林中。他信步而行，不知不觉走到一座桃林之前，四下其为幽静。他已经发觉有对眼睛在偷窥他，可是他装着一点也不晓得，徜徉而行。之后，他停步倚靠在一块巨大的岩石旁边，举头仰望着遥空。在他右后侧的石缝中，站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她紧紧贴站在石缝之内，既不出声，也不移动。

过了一阵，天色渐暮，忽然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响起来，道：“先生你一直站在此地，不知是何缘故？”

皇甫维装出大吃一惊的样子，迅速转身望去，只见在背后大石的一道窄缝中，有个亭亭玉立的美丽少女，生像是嵌在石缝中似的，甚是好—看。他讶然道：“你……你从石头里面出来的么？”

那个美丽少女嫣然一笑，道：“你一定是看得太多关于妖精鬼怪的书，所以胡乱把人当成精怪！”

皇甫维笑道：“纵使姑娘乃是妖精，区区也不感到害怕。”他停—下，接着道：“像姑娘这等美貌的妖精，区区愿意多碰上几回！”少女低鬟—笑，道：“我本以为先生是个稳重君子，谁知舌涌莲华，竟是个擅长词令的风流人物！”

皇甫维道：“区区—向见到女子就面红耳赤，说不出—句话来。但今日面对着姑娘，却大反常态，心中的话，无法忍得住不说出来！”少女道：“有这等事么？先生尊姓大名？”

皇甫维说出自己名字，随即也向她请问芳名，那少女道：“我姓乔，字诗频，自幼因双亲宠溺，任性惯了，是以不知内外之防，男女之嫌，皇甫先生万勿哂笑！”

皇甫维怔—下，忖道：“想不到她就是阮君直的未婚妻乔诗频，这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且试她—试，就知道她是否放荡浪漫的女子！”皇甫维当下洒落地笑—下，道：“我流浪江湖多年，早已不拘小节，并非—是道学先生，姑娘的举动在常人眼中也许大感惊异，但我却觉得舒服得多……”

乔诗频喜道：“你当真这样想的么？唉！真料不到世上还有像先生这般洒脱之人！”

他们口中虽是说着话，但四目相投，—直没有移开视线。

皇甫维道：“若然姑娘与—区—区相处时日较久，就会知道—区—区不是这样的人了……”

他突然移前—步，伸手握住乔诗频的柔荑，缓缓道：“我们萍水相逢，转瞬各分东西，人海茫茫，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相逢？”

乔诗频娇躯—震，惋然叹了—声，道：“我们才是相见，怎的便提到日后相逢？”皇甫维道：“这是事实，说或者不说，都改变不了！”

乔诗频怅怅地望着他，道：“暂时别提这个，我想知道，你见到我之后，

有什么感觉？”

皇甫维不假思索，道：“我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可是，我实在从来未见过你！”

乔诗频痴痴地注视着他，道：“你不骗我么？唉，我刚才在湖中船上见你一面，顿时神魂飞越，一颗心生似无处安排，因此我才独自走到此处僻静之所，惘然思量……”她说得十分真挚，同时又是那么美丽。使得皇甫维忘了本是做戏，真情毕露地喟叹一声。

他道：“我们这样子大概就是所谓一见钟情吧？”

乔诗频缓缓点头，动作异常优美动人。皇甫维一阵激动，道：“你跟我走吧！我们一起流浪，到那天涯海角去，谁也找不着我们！”乔诗频出神地想了一会，道：“啊，我刚刚幻想自己跟随着你流浪到远方去，我们晚上露宿在荒野，白日则拖着疲乏的脚步，在漫漫的大路上不停地走……”

皇甫维笑道：“这等流浪法未免太苦了一点啦！”

他接着道：“我不会令你吃这种苦，但我们也不定居在一个地方。”暮色中这对年青人默然相对，各自沉浸在自我的幻想中。

乔诗频的脸上渐渐流露出哀绝凄怆的神情，缓缓挣脱他握住的双手，道：“我们相逢得太迟了！”

皇甫维哦了一声，从幻梦中醒来，道：“难道你已经有了丈夫？”她点点头，道：“除此之外，我们简直没有机会多厮守一些时候，因而等会儿我们分手之后，不须多久，我们都记不清楚对方的面容，连回忆也是那么模糊……”

皇甫维道：“我虽然有事，但也不急在三五天，你说怎样？”乔诗频正在寻思，忽然被一双有力的手臂抱住，接着，她的红唇和香舌都献给对方。

她已燃烧起青春的热情，宛转地投身在那陌生男子的怀中。这个男子虽然十分陌生，可是他的容貌风度，他的气味言语，都能够令她忘却一切……暮色更深，她从皇甫维双臂中挣脱出来，匆匆道：“我得赶回观去，今晚你在我家后园园门外等候……”

她像惊鸿般消失在朦胧暮色之中，皇甫维怔怔地站着，心中的感情有如波涛起伏，也像是欢欣渴望，也像是不忍怜悯，过了许久，天已经全黑了，他才举步向颍州城走去。

不久，他回到城中，本来已经走到客店，忽然趑转身，找了一家馆子，先充饱了饥肠。然后，他打听出乔府所在，缓步走去。

原来他忽然觉得不能见到阮君直，不然的话，他就没法依约与她相会。这倒不是因为怕被阮君直缠住分不开身，而是他觉得这件事有点对不起这位萍水之交的朋友。虽则他是抱着压抑住非常爱慕她的感情而已，其实却骗不了自己。

他在距乔府不远处一条胡同内踱来踱去，一直等到相当晚了，才举步走出这条胡同。

直到这时，他还不晓得是否应该到乔府后园去赴约，不知不觉已到了乔府后园的园门外，四下寂静异常。皇甫维举手摸一摸那扇木门，忽然轻轻叹口气，已决定离开，不管这一件闲事。

园门陡然轻响一声，迅快打开，门内传乔诗频的声音道：“你真来了，请进来吧！”

皇甫维忐忑不安地走进去，园门随即掩上，一只柔软的手在黑暗中抱住

他的臂膀，带领他穿过草地和一些树木，便走进一座屋宇内。转入一座跨院内只见左首的房间透射出灯光。皇甫维讶疑地转眼望住她美丽的面庞，轻轻道：“谁在里面？”

她道：“没有人，那是我准备好的地方！”

皇甫维忽然感到心安理得起来，忖道：“她居然敢明目张胆招待情人，可见得她一向不是安份的女孩子，我和她即使发生了关系，也没有一点罪过！”

那个房间陈设得十分雅致，靠近窗门的桌子上摆着酒菜，灯烛高照，竟没有一丝偷偷摸摸的气氛。

皇甫维瞧来瞧去，发觉这房间什么都不少，独缺了一张睡觉用的床。不过，他也不放在心上，依着乔诗频的指点，坐在桌子旁边。这时他才看到乔诗频竟是穿着一身彩衣，艳丽得像只彩色缤纷的蝴蝶。她用纤美的玉手替他筛满一杯酒，自己也斟满了一杯，举起来和他碰杯，漫声道：“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干杯好么？”

这一切是这么富有情调和幽雅，全没半点佻俗偷欢的味道，皇甫维微微一笑，道：“你的话动听极了，我该喝三杯才对——”

他说得出做得到，果真连干三杯，豪气迫人。放下酒杯之后，犹有余味地吟道：“好一个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乔诗频惋然道：“我们天南地北偶然相逢，此次灯下把盏，互诉衷怀，如幻如梦，等到别后，除非是在梦中，哪得相见？”

皇甫维道：“你何必说得这么悲惨，只要你愿意的话，我随时可以再找你！”

乔诗频幽幽地笑一下，道：“不但我不能再邀请你来，相信你也不肯再来找我……”

皇甫维正要辩论，她徐徐举手阻止他说，接着持壶斟酒，漫声吟道：“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皇甫维耳中听着她漫声而吟，眼中见她美丽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动人心弦的凄艳意味，当真难以把她当作淫娃荡妇看待。只觉得一阵回肠荡气，万种悲凉都涌上心头。

过了一会，他道：“将来你可会把我们这一段事情告诉你的丈夫？”乔诗频道：“不，不，这一段情只有我自己晓得，决不告诉任何人……”皇甫维已经被她感动，深深叹口气，道：“不晓得你相信不相信，此刻我心中已充满了分离的悲，而且这种绮丽梦幻般的遭遇，此生再也不会降临在我身上！”

乔诗频道：“我从你的眼中，已瞧出你心中的情绪，你不说我也知道！”皇甫维起身道：“给我吻一下，我立刻就得走啦！”

乔诗频柔顺地让他痛吻双唇，皇甫维要走时，她却把他拉住，道：“等一会再走行么？”

皇甫维深沉地凝瞧住她，道：“若果这时不走，等一会我也许控制不住自己！”乔诗频微笑道：“你放心，若果我不愿意的话，你也没法相强，噢，我真舍不得你走，因为我晓得你这一走我们就永远不能再逢……”

皇甫维忽地瞿然道：“好像有人在外边偷看我们呢！”

乔诗频道：“不会，谁也不敢胡乱闯来！”

皇甫维道：“我明明听见有人的呼吸声……”

乔诗频怔一怔，接着便娇柔地笑道：“你的耳朵真灵，大概就是隔壁房间的人！”

皇甫维讶道：“隔房有人，你也敢贸然和我在此处私会么？”

乔诗频道：“不要紧，那是个女孩子，她不大舒服，相信这一两日之内不会醒转，我明天还得替她找个人来诊治！”

她停了一下，接着道：“我把床铺移进去，今晚准备陪她一夜！”

皇甫维又拥抱住她，这时渐渐觉得她比平生所识的女孩子都要强胜一筹。

次日清晨离去，皇甫维躲在一座森林之内，动也不动，一直挨到晚上，这才施开身形，向前疾奔，从薄暮之际开始飞驰，直到三更时分，足足奔了百余里路，已绕过天星坞，到达冷月山庄。

那冷月山庄盖建在山边一处陡峭、高峻的石壁之下，屋宇无数，从外面看去，形式与普通的村落没有什么显著区别。

皇甫维直向当中庄门奔去，转瞬间已驰近那座大门。

本来大凡潜入敌人老巢，应该舍去正面才是，但皇甫维明知庄内有一道急流，宽达三丈有余，靠山庄中心河边约有数尺乃是沙地，不论是人兽落足其中，脚底沙岸立刻崩散，非滑跌河中不可，纵然身怀上乘武功，但因沙岸无法着力，势难再度腾身而起，再说那道河流宽达三丈有余，能够纵过此一距离之人，环视当今武林之中，委实不易多得。”

皇甫维明知冷月山庄之内机关重重，乃是当世七处最险恶的地方之一。可是他伤脑筋的是护庄河外那一环屋宇内的关卡哨站，却不畏惧山庄之内的危险。只因他一来得到过银衣仙子佟秀的指点，二来这太阳谷冷月山庄及天星坞三处均是由“一皇”秘传的“龙蛇虎豹”四图依样盖造，“龙”图没有传给他们，依次是太阳谷用“蛇”图，冷月山庄用“虎”图，天星坞用“豹”图为蓝本盖建而成。

当时“一皇”曾告诉皇甫维说，这四图乃是天下至宝之一，如果依照这四图之中任何一图兴建住所，虽天下英雄云集，亦可高枕无忧。而三公分别兴建的老巢虽是得自“一皇”所传的“蛇虎豹”三图，但只是十之六七，未能尽善尽美。目下皇甫维囊中藏得有那四张图解，因此他进入庄内之后，便可按图索骥，根本不必担心。

他小心翼翼地纵到庄门边，那只是一座形似门楼的门户，上面横题着“冷月山庄”四个大字。

皇甫维运起天视地听之术，发觉门上果然隐隐传来低微的呼吸声，顿时忆起银衣仙子佟秀说过，整个冷月山庄防敌的要旨是“以虚为实，以实为虚”，她并且曾经说过，这道大门下面没有人看守，反而在上面设有关卡，如果纵跃而过，恰好撞入对方视线之内。

他凝思一下，忖道：“上面的关卡如果打瞌睡的话，只要略一朦胧，这一点时间就足以让我纵到对面屋宇的黑暗中……且慢，假如对面的黑影中也有关卡，如何是好？”

事实上银衣仙子佟秀确实告诉过他在庄内护庄河以外的屋宇中，处处都设有关卡。那太阳谷冷月山庄及天星坞都养有百余手下，这一批人自然不是那些踏入江湖，曾经得到三公真传的好手可比。不过个个也是耳目灵警，武功不弱之士。

皇甫维甚至考虑到一旦形迹败露，对方暗中调遣人手，突然围攻。以百

余人之众，前仆后继，自己武功虽高，也未必能突出重围。何况自己今夜业已一口气奔波百余里之远，本身功力也不过恢复了原有的七八成左右。对方不但人数太多，其中也有不少高手，势必失陷在此地无疑。因此，他更不敢轻举妄动。

忽见一道人影从对面的屋子里矫健地纵出来，奔过晒场，离大门约摸两丈左右，倏然停步。皇甫维心中一震，忖道：“莫非这厮已经发觉我了？”

方自转念并且蓄势运力之际，只听那厮急遽地连拍三下手掌，两轻一重。

接着大门顶回应了两下掌声，一轻一重，那个站在晒场上的人影又拍一下手掌，上面也飘落一下掌声。

经过这一番手续之后，晒场中那条人影轻声道：“小王下来吧，轮到你寻乐啦！”

上面传下一个粗壮口音道：“原来是轮到老李你接我的班，你可是刚从热呼呼的被窝里出来？”

那个叫做老李的人带笑道：“快点滚你的蛋，今晚轮到漆二娘查夜，幸好我老李福大命大，不迟不早，刚好经过她的柳叶刀锋刃之下……”

他说着纵身飞扑上去，但听那小王道：“乖乖，今晚竟是二娘当值么？我还是早点躲到被窝去为上！”

语声中一道人影飘下来，头也不回地向对面的屋宇奔去，转瞬间已隐没在黑暗之中。

皇甫维沉着气等候了好久，然后伸手在地上捡起一颗小石子，扬手掷出去。

小石落在场左晒边四丈以外，发出“啪”地一声。皇甫维迅快地向右方窜出丈许，站在晒场之上。

他站稳之后，从从容容地举掌连拍三下，二轻一重。

此刻他面对着大门，可就瞧见在那座大门顶上屋脊内面，另外加建了一道走廊，宛如城墙上的马道似的。这条丈许长的走道上站着的人可以瞧见外面，外面却不易发觉上面有人。

皇甫维目光一扫，瞧清楚形势之后，心中暗暗叫苦。原来他以为这大门第一道关卡既是设在屋顶，一定是个仅足容身的洞穴，哪知却是一条走道。这一来如果弄倒那厮之后，实在不易处置，若是点住他的穴道，让他僵立不动，在行家眼中，远远就能看出破绽。

走道上的汉子正向石子落地发声之处瞧看，蓦地听到掌声，回转头观看，黑暗中真不易辨认出来人形貌。

皇甫维尽管心中感到为难，但却不肯造次。依他的判断，那上面必有报警的通讯设备，如若急急扑上去，势必不及对方快速，那时警报一旦发出，今晚就别想再在冷月山庄之内活动。再者，惊动过敌人之后，以后要想动手，自然艰困万分。

他紧张地等候对方回复，但见那老李一只手扶着刀柄，一只手举起来搔搔头皮，显出奇怪讶异之状。

皇甫维见他迟迟不答，心中大感着急。突然庄内传出一阵悠扬响亮的钟声。他大吃一惊，心想这阵钟声必是那厮发觉不对，按动机关向庄内告警无疑。

他一对夜眼始终注定在那个老李面上，这时恰好见他目光一闪，似是向庄内钟声发出之处望去。他好不容易抓住这一线良机，倏然疾纵上去，快如

电闪。

那个老李发觉不对，一手急急向墙上掀去。但皇甫维快如电光石火，就在老李的手快要掀到墙上之际，已点中他的穴道。老李顿时有如泥塑木雕般呆立不动。

这种情形并非显示老李不堪一击，连一招也封架不住。事实上老李因一来猝不及防，二来分心去掀墙上的机关枢纽，以致来不及抵御敌人。

皇甫维一举成功，迅好把那老李揪到一边，一手按住他胸口要穴，一手拍开老李穴道。

老李刚刚哼了一声，皇甫维已低低道：“我就是三公旧主人一皇的儿子皇甫维，姓李的你估量估量，在我面前可用不着充好汉卖命，我的禁制脉穴的手法比三公他们还要厉害，你相信不相信？”

老李连连点头，看来他已是被“一皇”的威名骇破了胆子。皇甫维接住道：“你明白了就行啦，目下我问你一句，你就答一句，如有虚假，仔细那无穷活罪！”

老李颤声道：“在下泄漏本庄机密，也是死路一条，还请皇甫公子开恩。”

皇甫维冷笑道：“那你就自己衡量一下，答或不答，随你的便！我首先问你，那钟声是什么意思？”

老李支吾一下，道：“那是本庄通告各处关卡业已全部替换竣事！”

“还有别的意思没有？”他的声音特别阴冷，仿佛已知道对方言犹未尽。

老李打个冷颤，急忙道：“还有就是通知各关卡换班后的口令暗号！”

皇甫维剑眉一皱，道：“胡说，既然用钟声通知，岂不是全庄之人均已听悉，何必又改变暗号？”

老李道：“公子有所不知，这阵钟声所代表的意思，只有这一批刚刚换班之人听得懂，我们在动身出来时，才由队长处得知今晚钟声的长短所代表的意义！”“那厮叫什么名字？”

老李道：“我们都喊他小刘。”

“很好，目下你仔细听着，我先把你携到外面黑暗之处，用禁制手法叫你吃点苦头……”

第二十一章 欲火

老李浑身哆嗦起来，道：“公子开恩，小的一定说实话！”皇甫维道：“可是你说了实话之后，过后被漆二娘查了出来，那时怎么办？”

老李听了更加像得了疟疾似地抖个不停，道：“那时候……小的……也不知道怎么办……”

皇甫维微笑道：“这不是完了吗？看你这副害怕的样子，怎敢对我说实话呢？”

老李抖个不停，呐呐道：“小的也怕公子施展禁制脉穴手法。”皇甫维道：“你总得选择一条路啊！”老李哼哈数声，道：“小的只求公子开恩，等小的把暗号说出之后，就把小的杀死！”皇甫维皱眉道：“你这话虽是颇有诚意，但我怎知你会不会想到自己反正要死，索性陷害我一下，一来可以报月公佟雷之恩，二来也可报仇泄愤。”

老李被左一个不行右一个不行弄得头昏脑胀，于是呆如木鸡，不知如何是好！

皇甫维冷冷道：“还是我的办法妥当，我先把你弄出外面，施展过禁制手法，然后以最快速度到另一个关卡去，若然小刘没有留难，我就立刻转回来把你解开，先让你逃出一段路程，方始向此庄动手，你说这法子如何？”老李道：“小的只好求公子手底略略开恩，不要叫小的过于痛苦难熬就是了！”

皇甫维道：“这一阵痛苦虽是不易忍受，但你总算得回一条性命。假使你所言不确，庄内虽然被惊动，但你只要一工夫，就无法救治，纵是我有心解救，也无从着手，你可听明白了？很好，现在你把那暗号说出来！”

老李道：“刻下的暗号是二重一轻，然后再互换一掌！”

皇甫维接着道：“我经过小刘关卡，忽去忽来，他如出声喝问，如何回答才是？”

老李沉吟道：“这个……这个……啊，有了，公子你只须冷冷喝一声‘少管闲事’，小刘定然以为公子是老庄主座下卫队之一。如果公子行动够快，他看不清楚公子面貌，就更是万无一失了！”

皇甫维冷笑一声，命老李起身，严厉地道：“你要记着两件事，第一是我身份特殊，纵然你们老庄主有本事把我困住，也不敢对我怎样。第二是俗语说得好，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我随便捏造几句话，你就得饱尝本庄的严刑酷法！”

他站起身，顺手把老李抗起来，接着又道：“你好好站着，不要露出形迹就行啦，我来此目的不过是查看一下，马上就离开。”

老李不敢违抗，也不敢答允，正不知所措之际，皇甫维已纵下晒场，直向对面的屋宇奔去。

他的身法迅快异常，转眼间已跃到那一排屋宇切近。只见这一排屋宇俱与乡间村庄相似，此刻每间屋的门户都紧紧闭住。

对正大门的一间较为高大，式样一看而知乃是本庄公祠。皇甫维自然知道这等形式不过是骗骗外人，其实此庄周围五十里以内，均是月公佟雷的手下。

他一下子就纵到公祠左侧的一间屋门之前，这时陡然微感后悔，只因他竟忘了询问走哪一条路最是稳当。

但他已不能转身回去，当下运起天视地听的绝艺，侧耳一听，屋内传出低微均匀的呼吸声。

他不在迟疑，提一口真气飘身飞上屋顶，运足目力迅速掠扫，只见屋后是一条两丈宽的长巷，再过去又有一排屋宇遮住去路和目光。

他一纵身飞落屋后的长巷，灵机一动，并不立即纵起。原来他忽然想到这前面的一排屋宇既然没有机关，这后一排的屋宇定然布置得十分严密。当下依着老李所泄露的暗号连击三掌，二重一轻。只见屋背暗处倏然出现一截人影，回报两下掌声。皇甫维迅速再击一下，那人接着回报一下。

皇甫维一晃身便纵上屋顶，快如闪电般向屋外飞落，眼光到处，屋后竟是一片园林，仍然瞧不见护庄河的影子。皇甫维不管一切，疾快放步奔去，刹时冲入园林之内。

他又多加几分小心，缓缓向前走去，又走了六七步，忽然感到附近传来轻微的声音，似是人类呼吸之声。他不敢怠慢，扬手连击三掌，二重一轻。右边两丈左右立刻报以两下掌声。接着交换了最后一下掌声之后，皇甫维又向前走去。

突然想起一件事使他停步回顾，只见刚才发出掌声之处并无丝毫人影，同时也没有树木蔓草之类可供藏匿身形之物。

皇甫维心头大震，忖道：“怎的凭我的目力也查看不出那人藏匿之处？像这等高明的身手，除非是月公佟雷才办得到……”

这念头一掠而过，他顿时又警觉不可站立过久，以致被人家认出面貌，连忙开步前走。

走出五六步远，他终于忍不住停步寻思这个疑团，忽然发觉左侧数丈外似乎有人迅疾奔来，立刻弯腰闪到一丛树影之后。

转瞬间一道白色人影迅若流星地掠到，身法美妙，体态翩跹。皇甫维初时差点失声惊叫，原来乍看之下，那道银色人影极似是银衣仙子佟秀。幸而他没有真叫出声，敢情那道人影虽然也是个美貌女子，却不是佟秀。

只见她掠到近处，身形一挫，游目四顾，那对大大的眼睛顾盼间眼波四身，还有一头乌黑的秀发在夜风中轻轻飘拂，甚是动人。

皇甫维瞪大眼睛瞧去，动作间稍为大意，踏在枯枝的脚微微一沉，发出一点声息。

那银衣女子耳目甚灵，立刻回头望来。皇甫维连忙闭眼，免得被她发觉。

遥听那银衣女子哼了一声，接着道：“你一直瞪着眼睛么？”

一个粗豪口音应道：“小的不敢偷懒！”

皇甫维听到对答之声，睁眼望去，只见在那银衣女子面前丈许之处，已站着一个人银衣大汉，正在躬身回答。

银衣女子道：“刚才可曾有人走过？”

那银衣大汉仍然躬着身子，恭声答道：“刚才有一个人经过，小的查对过暗号之后给予放行！”银衣女子道：“你可曾看清楚是什么人？”

银衣劲装大汉道：“小的因见他递的暗号不错，同时又是在指定距离之处，是以没有十分留心。仿佛记得是个中等身量的人，好像穿着长衫，却不是本庄常用的颜色！”

银色女子道：“他走过多久？向哪一边走的？”

那劲装大汉向皇甫维所走的方向一指，道：“他从这边走的。”银衣美女道：“下一回有人经过，纵然暗号不错，也得出声问出姓名，知道了没有。”

她没有理睬那劲装大汉的行礼，径自转身迅疾纵掠，转眼间已出去老远。

皇甫维将所有对话完全听入耳中，颇为怀疑那老李是否已泄露了他的行藏，不然的话，这个银衣美女如何能够得知曾经有人走过？他一面推想，一面放轻脚步，遥遥钉住那银衣美女的背影疾追下去。走了两丈许，那银衣美女身形忽停，击掌发声。皇甫维忖道：“原来前面还有一关，如果我等她过去之后，再行通过，势必被守卡之人看破……”念头一转，更不怠慢，藉着朦胧夜色及草木暗影掩护，疾然偏向左侧潜返近去。转瞬间已潜行到那银衣美女后面丈许之处。

他宁可冒险从那银衣美女身后穿过，这样虽然可能被对面的暗卡瞧见或被那女子查听出声息，但比从那暗卡后面穿过而想躲开那银衣美女的目光的危险性却少得多。

她刚刚出声叫暗卡之人现身，皇甫维趁机向前疾移，他使的是上乘移形换位的功夫，行动之际，毫无一点风声。

这时，他已移到那银衣美女前侧的一处树木黑影之中，那银衣美女似是略有所觉，回眸四瞧。皇甫维收敛住呼吸，瞑目不动。那银衣美女两道明亮的目光向四下扫射了一会，并无发现，便又收回落在那守卡大汉身上。她道：“刚才可有人经过？”

那劲装大汉恭谨异常地躬身道：“小的没有瞧见！”

那银衣美女讶然地哦了一声，挥手道：“回去，睁大你的眼睛！”那劲装大汉应声跃退数步，倏然间隐没在地下。皇甫维这时才恍然大悟，敢情在这片园林内的暗卡完全安置的地下，怪不得没有法子查得出来。那银衣美女急如离弦之箭般向回路奔去，皇甫维何等聪明，一看便知这个银衣美女乃是要在两卡之间四五丈的地面之内搜索，若然查明没有敌人踪影，可能转向这边搜查，当下脑筋连转，决定冒险向前一试，只因那银衣美女所查的方向不久就会向这边移到，与其在此被她查出，不如逞险一试。当下藉着暗影贴地向前迅速移动，片刻间已出去两丈左右，估量凭那道暗卡的目光已看不见这么远，便起身迅速向前面奔去。

才奔出七八步，打一排密密的树木中闯出去，只见一道宽阔的河水横亘在眼前。

这道河流宽达三丈，水势平缓，听不到一点流湍之声。河的那边离岸丈许之后，就是一片黑漆漆的房屋。

此刻皇甫维只须安然渡过此河，冲入那一片房屋之内，便有把握在一段时间之内，不被对方查出踪迹。

他凭着夜眼沿河向两边望去，只见数丈之外，都有一道石桥伸到河中，但只到了河中心之处就中断，对岸另有一道木桥，此刻已拉起来。他虽是明知对岸的木桥上面一定有人日夜看守，仍然举步向右边的石桥走去。不仅是在吊桥那一边会有专人日夜看守，在石桥的这一端也势必暗卡较密，严予防守。皇甫维一想到这一点，顿时停住脚步，用尽平生智慧，寻思渡河之计。

那个银衣美女身法奇快，转瞬间已查明两卡之间没有人迹，随即向护庄河赶来。在这一段地面之内，任何一处可以匿藏人踪的暗影均被她查遍，接着奔出河岸。

河岸两端都因甚是平坦，是以尽可一目了然。她运足目力向两边查看，竟然也不曾发现人迹。

她迅即驰向右边的石桥，石桥上有一道关卡，岸上树木后另有两道关卡。

她一一吩咐严予防守之后，立刻回身向另一道石桥驰去。这三道关卡俱无异状，她也一一吩咐过。重新跃入那片园林之内，细加搜查。这时皇甫维敢情仗着内功精纯，已躲入河中水面之下，潜泅过去。他明知等一会一身水渍，极难瞒得过对方。但目下舍去此途，已别无他法。

他一口气便已潜泅到对岸，暗自欣幸河底没有设上拦江网之类的障碍。当他潜泅过河之际，已感出此河水流极为缓慢，是以到达对岸之际，十分小心地浮起免致弄出水声。

这一边的河岸乃是一道沙堤，沙质甚是松软，若有人从对岸纵过来，不管他轻功多高，但一旦跃过三丈宽的河面之后，那口真气势必变浊，急须落脚借力，顺势换口真气，当他落在这道河堤之时，身体的冲力及重量甚是巨大，这道沙堤一定崩散而掉在水中，那时不但弄出极大声响，并且全身湿透，行动时处处遗下水渍。

皇甫维暗中的一笑，贴着沙堤冒出水面，耳中除了听到数丈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之外，别无声响。

当下提一口真气，悄无声息地拔出水面，落在沙堤之上。

此刻他身躯因那一口真气之故，仍然轻如无物，是以蹲伏在沙堤上，仍然没事。

他蹲在沙堤上动也不动，身子下面顿时湿成一片。沙堤的沙子得到水份，更加凝实。过了一忽儿，他缓缓舒出腹中浊气，身躯顿时变回原来的重量，但沙堤却没有崩散，只因一来沙子吸水之后比平时凝固，二来皇甫维是逐渐增加重量，并且没有纵下来时那一股冲力。

在他眼前半丈处乃是一道三尺高两尺阔的围墙，此墙似乎包围住整个冷月山庄的中心或者是沿着这条护庄河而建筑了这么一道围墙，这道低矮的围墙再过去，约莫有一丈远，另有一道高达丈半的围墙。

这两道围墙的作用他已经了然于胸，原来那图上注明在两墙之间，地面铺满锦地罗，那是一层细网，网上附有无数锋锐的倒钩刺须和小铃，若然误踏其上，立时咬住靴鞋，不挣还可，一动的話，越咬越多，网上的小铃也响成一片。

因此任何人见到这种装置，决不敢踏下去，势必要向丈半高的围墙纵上去。那道围墙顶甚是尖削，布有报警机关。这种报警装置江湖上极是普遍，一望而知，是以纵起之人一眼望见，势必立改心意，向墙内飘身而落。

这一来正好中了以虚为实之计，那围墙下面一丈以内，离地三尺之处装有一道龙须天网，任何人掉在网中，登时浑身都被网上的利钩钩住，加上铃声大作，等如告诉对方说鱼儿落网。

这两道围墙的距离他早已算好，两墙相距一丈，内墙高达丈半，如要有跃过三丈宽的河面那么大的力量，是以一旦纵到墙头，发现其上的报警装置，勉强移前一点，越过围墙之后，便再无余力可以改变下落的位置，那时除了眼睁睁掉在“龙须天网”内，别无他途。

一阵夜风吹过，皇甫维缩一缩肩膀，原来此刻皇甫维浑身上下没有一寸丝缕。

他早在潜泅过河之际，已经想出妙计，那就是攻敌不备，由于对方认定这道河流，沙堤及内外墙已经成为不易逾越的天险，加之凡是泅过河流之人，势必留下水渍遗痕，极易追查下落，久而久之，除了三道桥梁之外，其余的地方都不甚注意。

皇甫维深觉这是最好的弱点，灵机一动，迅即将全身衣服脱下，裹做一团，只余下那柄圣剑还在手中，之后，算准距离，把衣服扔过护庄河，恰巧落在那道矮矮的围墙下面。

此刻他全身赤裸，虽然曾经练过上乘武功，不畏寒暑，但始终不大习惯，故此夜风刮过，不由得颤抖一下。

他感到身上的河水已经干得差不多，当下跃到三尺高的围墙上面，俯身捡起落在外面墙根的衣服。

倏然间早先听到在远处的脚步声似乎急速移来，皇甫维微微一惊，要穿衣服不够时间，要躲起来又没有可供藏身之处。万一来的乃是女人，像他目下光着屁股的情形，别说动手，当真羞也羞死了。

想到这里，真是急出一身冷汗。幸好一个人每每在极为焦急的情形之下，都会想出一点办法。皇甫维正好也是情急智生，猛可吸一口真气，就这样光着屁股，唿一声向一丈外那堵丈半高的围墙飞去。

他身在半空之中，一面用右手将咬在口中的圣剑掣出鞘，同时扬目向脚步声传来之处望去。

但见五六丈以上两道人影一前一后，在外墙顶上迅速奔来。这两道人影面貌虽然瞧不清楚，但从衣服及特长的头发上一望而知乃是女人。他在心中叫声侥幸，这时身形已飞到围墙顶端。但见他轻飘飘向下沉落，却不是落在围墙顶，而是落在墙内，紧紧贴墙溜下。

只见他圣剑一送，刺入墙上，顿时像条白色的咸鱼一般挂在墙边。他乃是面对着墙，因此他可以嗅到墙上石头的气味。外面步声急速奔到，忽然停住，几乎就是站在他刚才站在的地方。

片刻之后，一个女子的口音道：“翠丫头你真是多疑，哪里有什么可疑动静？”

另外那个女的没有答话，隔了很久，她才出声。因此使皇甫维感到这个名叫“翠”的女孩子十分深沉。

她道：“你懂得什么？我们这几个人轻易不会调出来巡哨，因此漆二娘此举必有深意，也许她已发现了朕兆，但时机未熟，所以不曾宣布，方才我明明瞧见有人影闪动似的，也听到一点声息，都怪你走动时脚步太重，假如真有敌人的话，早就被你吓跑啦！”

那个先说话的女郎不服气地哼一声，道：“我就不信老庄主他们在江湖上威名方盛之际，竟有人吃了豹子胆老虎肝，敢潜入冷月山庄找事……”

翠丫头冷笑一声，道：“告诉你吧，我的宝姑娘，今夜乃是漆二娘巡夜，如果万一那敌人乃是打我们管辖范围之内潜入，哼！你我就准备挨她那别出心裁的‘裸体示众’苦刑的滋味吧！”

宝姑娘嘖了一声，一听而知乃是伸舌头的声音，接着道：“如果要我受那苦刑，我立刻先自杀，我们可不比其他一些已经破了身的丫头。”她歇了一下，接着又道：“老实说，我倒希望真有个把敌人潜了进来，我觉得老是住在这道护庄河之内，好比是困在笼中的鸟一般，日子过得太死板啦！”

这时，在外面那道矮墙上的两个姑娘，其中之一缓缓巡逡走动，不时低头察看墙上宽达两尺的道路。

另一个凝站不动，举眸遥望着河流那一边，露出一派神往的样子。她接着道：“护庄河的那一边真是海阔天空，任我遨翔，那多够味啊！”“宝丫头你老是胡乱表露你的心意，若果碰上喜欢进言讨功之人，你就完蛋啦！”

她轻轻叹口气,接着道:“我看你平常为人心直口快,所以才敢劝你……”

宝丫头道:“我也晓得自己的毛病,但总是改不了,自己也没有办法,你在看什么呢?”

翠姑娘淡淡道:“没有什么,我是忽然想到,假如当真有人潜入本庄之内,这个人一定身怀绝技,并且智计超人,时时会有奇妙惊人的计策……”皇甫维蓦地感到这个翠姑娘似乎与寻常女子大不相同,并且觉得她忽然离开,好似别有用意。

他方自落地,猛可瞥见左边的月洞门当中站着一个姑娘,这刻正瞪大眼睛,瞧着他,生似被他这个赤裸之人骇傻了。

皇甫维羞得满面通红,连忙用左手的衣服遮住下体,踉跄后退。那个姑娘身躯一缩,躲在月洞门外,皇甫维惶乱地穿衣,但他心中越急,就越穿是慢,过了一阵,那个姑娘又在月洞门露出头颅,一见他还赤着上身,连忙又缩回去。

那个女孩子现身出来,道:“你随我去见漆二娘吧!”

皇甫维微微一笑,道:“好!我跟你去!”

她正要转身,忽然停住,道:“我怎知你不会趁机逃跑?”皇甫维道:“我若果要走,早先你不敢进院之时,岂不是正好溜掉?大丈夫敢作敢为,既然胆敢夜闯冷月山庄,岂有害怕区区一个漆二娘之理!”他的言词之间,洋溢着豪情胜慨。对方似是被他折服,踌躇一下,道:“很好,那么你跟我走!”

他们一前一后,向里面走去,穿过几个院落,走入一条甬道之内,皇甫维突然道:“翠姑娘请等一等!”

翠姑娘停步道:“什么事?”

“我想先晓得你怎知我业已潜入,并且藏身墙上?”

她笑一下,笑容甚是娴雅可爱,接着道:“我的目力异于常人,因此你纵起之时,我的确瞧见人影一闪,接着又发现墙上留有一些沙子,是以更加确定。”

皇甫维道:“翠姑娘目力高明,兼且机警过人,在下甚感佩服!”他说得十分真诚恳挚,翠姑娘竟无法怀疑他的话乃是拍马屁之言,当下甚感受用,心弦微颤。

他们先后经过三道门户,却都没有入内,仍然照直向前走去。皇甫维迅速地取出“一皇”所传秘图暗暗查看一下,便又收回囊中。前面的翠姑娘似是听到声响,却没有回头瞧看。

走了六七步,左侧墙上又有一扇门房,皇甫维突然伸手向那扇朱门推去,但觉门上有门闩闩住,立即潜运内力,轻轻一震,门内的木闩立时震断。

他把木门推开一尺左右,迅即闪身入去,顺手把门掩住。

翠姑娘停住脚步,回头一望,已不见皇甫维踪影。她一点也没有张惶的样子,缓步走回去,停在朱门外。

她歇了一下,才举手敲门道:“怎么啦?难道你忽然对漆二娘畏惧起来么?”

房内毫无声息,翠姑娘微微一晒,道:“这个房间一向用以贮藏珍宝古玩之物,四周俱是厚达三尺的石壁,并无别的门户,更没有暗道,你何必躲在里面?”

她话声过后,一会儿工夫,那扇朱门徐徐打开,皇甫维现出身形,面上

流露出失望的表情。

翠姑娘笑道：“如何，当真没有别的门路吧？”

皇甫维露出窘状，道：“我……我……唉，当真没有别的门户通路！”

翠姑娘笑一笑，道：“我们一走入这个甬道之后，那入口处早已放下钢闸，你除非有地遁之能，否则你怎样也跑不了！”

皇甫维自嘲地笑道：“我这刻忽然觉得应该多生一对翅膀，那就可以凌空飞走了！”

翠姑娘明眸一转，道：“你插翅也不行，自走入这条甬道之后，再也见不到天光，所以我刚才说，你除非有地遁之能，不然的话，再也逃不掉！”

皇甫维摇头道：“以我想来，这条甬道既然两端可以隔断，万一老庄主自己碰上这种情形，他必须有法子脱身，此所以我坚信即使在这一条长长的甬道内，也必有秘密出口！”

翠姑娘道：“话虽有理，可奈事实上确实没有！不信的话，你可以查看一下，但不能耽搁太久！”

皇甫维颌首道：“好，我如果查不出别有出路，大丈夫说一句算一句，我就俯首束手，任你处置！不过如果让我找到出路，逃离此庄，你可不能怨我！”

翠姑娘忖思了一阵，明眸连转。皇甫维故意装出不在乎的样子，两眼向四下不住张望。翠姑娘突然道：“我跟你赌这一次，现在我打那边出去，连出口也封住……”这位翠姑娘倒也爽快，说得到做得出，话声甫歇，人已向去路那边疾奔而去，转眼间身形已隐没有转弯处，接着微闻一响沉重的钢石相触之声。皇甫维精神一振，立刻放开脚步，向她奔去的方向疾纵，走到快要转弯之处，只见那儿有一道金黄色的门户，他举手推开那扇金色的门。纵入房内，顺手掩上房门，但见两边屋角都燃有灯烛，是以房中甚是光亮。

这个房间大约有两丈方圆，高敞宽大，摆设有云床炉鼎之类，一望而知是间炼丹石室。

他奔向右边的石壁，数一数上面的石头，便向其中一块石头推去。这一推他已运足内力，但见那块一尺见方的青石应手凹陷下去，大约陷入五寸左右，便不移动。

皇甫维微微一笑，暗忖这座室内的唯一通道，以月公佟雷那种心肠阴毒多疑之人，自然不会告诉任何人。自己看准这一点，才故意以话相激。心中转念之际，手指已向旁边摸去，果然摸到一枚钢环。用手指勾住和力一拍，只见旁边悄无声息地开了一扇三尺高一尺宽的缝隙，于是连忙钻了进去。

外面那条长长甬道的入口处突然出现一道人影，沿着甬道疾奔。此人身法迅快异常，转眼间已掠过刚才皇甫维进去过的朱门，接着又掠过黄门，然后抵达甬道末端。

这道人影在甬道的灯光下显出窈窕婀娜的身裁，一头云发垂在背后，样子长得十分好看，修眉凤目，玉面朱唇。她见到甬道出口的钢门已经放下，不禁眉头轻皱，在墙上按了一下，那道钢门顿时向上升起。

门外站着明眸皓齿的翠姑娘，她现出一面讶色，及至见到甬道内的人，立刻转为惊惶之色。

那修眉凤目的美女娇柔地道：“你怎的来到此地？”

她的话声与表情都十分娇柔动人，可是翠姑娘却更加不安地垂下头，敛衽行礼道：“启禀漆二娘，婢子因似是发觉有人潜入，故此进来找寻二娘！”

漆二娘微笑道：“很好，但你为何把甬道封住？”

翠姑娘道：“婢子生怕敌人潜入内宅，故此特加小心，封住出入之道！”漆二娘轻移莲步，走到她面前，忽然举手向她面上掴去，口中格格笑道：“你这丫头胆子真大，你以为我这等容易被你瞒过的么？”她掴去手掌并不迅快，但翠姑娘却不敢躲避，但听清脆一响，翠姑娘整个人撞向墙上，玉颊上现出一个清晰的掌印，接着唇角也沁出鲜血，显然这一掌打得甚重，以致翠姑娘口腔破损出血。

漆二娘又娇笑一声，道：“你如果心中不服气，我说一句话你就不用分辩了！我且问你，那个不穿衣服的男人，被你藏在什么地方？”翠姑娘大吃一惊，忘其所以地举目瞧住她。要知这翠姑娘当真以为漆二娘乃是恫吓她而已，哪知道她确实已晓得那回事，并且一定是亲眼目睹，不然的话，她怎会知道那个美男子乃是赤身露体？

她呐呐道：“他……他就在这甬道之内！”

漆二娘口中笑着，又举手给她一个嘴巴子，因此翠姑娘另一边面颊上又出现一个掌印。

她道：“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么？”要知她刚刚穿过甬道，并无发现人踪，是以为翠姑娘跟她开玩笑。

翠姑娘不敢支吾，匆匆把经过情形说了。漆二娘这时也禁不住面色一沉，凝眸寻思，随即转身向甬道奔去，逐间户门推开查看。之后，她一直出了甬道，嘹亮的钟声突然大鸣，转眼间护庄河里外出现无数火把人影，全庄都光亮如白昼。

在那些火把之下的幢幢人影有男有女，一般来说，在护庄河外围的多是劲装疾服的大汉，在护庄河内围的多半是苗条女郎，个个携带着兵器，有些还有弓箭。

漆二娘四面巡视一番，传令找到宝姑娘。

宝姑娘还不晓得翠姑娘已经出事，正待询问，转眼间那边有四条人影奔来，却是四个身穿银色劲装大汉，人人背上都插着一把特窄特长的利剑。漆二娘向宝姑娘指了一下，四名银衣大汉倏然分出两名，分别纵到宝姑娘两旁，一齐伸手抓住她双臂。

宝姑娘吓得尖声惊叫，可是却不敢挣扎。

漆二娘微笑道：“你暂勿惊慌，我且问你，刚才你和翠丫头值守夜之时，可曾发觉防地业已被敌人侵入？”

宝姑娘颤声道：“婢子该死，竟没有察觉……”

漆二娘道：“我记得内中规定是，敌人从哪一处防地侵入的话，该处关卡之人将受死刑以下，残刑以上的重罚，不知是也不是？”

宝姑娘颤声道：“但求二娘开恩……”

漆二娘道：“这个敌人如果没有内奸通声气的话，决不可能晓得本庄刚刚更改的口令，目下我交给你的任务，就是要你设法打听出来！”

宝姑娘愣了一下，道：“没有一点线索，叫婢子从何查起呢？”

漆二娘道：“你这丫头在姊妹中一向被称为最蠢，我先前还不大相信，可是现在看来这话却也不假！现在你仔细听着，翠丫头曾与敌人说话，并且引入此间重地，我赶得来时敌人业已失踪。因此她是嫌疑最大的人，目下她已禁锢在幽牢中，你也要押到那儿去，只要你在谈话中勾出真话，自然就会释放你！我限你在天亮以前做到，过了时限，马上就把你们全身衣服脱光，

捆在登山索上示众，以迄饿死为止！”言罢，漆二娘离去。

宝姑娘发出啜泣之声，一个银衣大汉阴森森地道：“宝姑娘走吧，不然的话我们可吃不消啦！”

另一个银衣大汉冷笑一声，道：“卢森你怎的怜香惜玉起来？要不要我把这些话转禀二娘？”

名叫卢森的银衣大汉面色一变道：“喂，马老三，咱们兄弟交情一向不错，你告诉二娘对你没有什么好处，这又何必呢！”

马老三嘿嘿冷笑，道：“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了，事到临头才攀交情，未免太迟了一点！”

卢森听出他口气不善。

他一方面想设法杀死对方，另一方面又感到垂头丧气。马老三得意地冷晒一声，道：“走吧，再耽搁时间的话，幽牢那边的人接不到宝姑娘，告到漆二娘面前，谁都吃不消啦！”

于是他们匆忙地向出口处走示，刚刚出了甬道。后面的那扇黄色房门忽然打开，一道人影宛如幽灵纵了出来，极为小心地遥遥跟着那三人。不久工夫，他们在一间宽大的堂室内停步。卢森把地上的铁门打开，下面一道石阶通落下去。

宝姑娘忽然怒声道：“马老三你放老实一点，不然的话，漆二娘知道了也放不过你！”卢森回头道：“什么事？”

宝姑娘道：“他……他的手……乱摸我……”她虽然因不好意思而期期艾艾，但这几个字已足够令人明白。

卢森顿时冷笑道：“好啊，总算也让我抓到把柄啦！宝姑娘先请吧，我们在后面跟着……”

马老三没有哼气，跟在最后面，转眼都走落地下。

后面遥遥缀着的人影正是皇甫维。。他从秘道中出去，忽见护庄河灯火通明，人影幢幢。初时他不客气地以为是翠姑娘不守信诺，心中大怒，匆匆赶回去，打算找到翠姑娘的话，先把她杀死。

但回转去了后，在旁中就听到漆二娘的声音，当下沉住气一听，才晓得竟是她发觉有敌人潜入，也晓得了她的打算。

翠姑娘的倩影浮上心头，顿时令人雄心万丈，觉得自己应该设法营救才行。

他躲在暗处窥伺，过了片刻，他举步向前走去，到了转弯之处，果然一道钢栅拦住去路。他掣出圣剑，向栅上巨锁斩去，呛地一响，巨锁立时断毁。

推栅而入，走到转弯处，又是一道钢栅，他依样葫芦，借着圣剑神锋，斩毁巨锁。

接着便是第三道钢栅拦住去路，由于刚好位处转弯之处，因此钢栅虽然可以透视，却也瞧不见那一边的光景动静。

皇甫维低声叫道：“翠姑娘……翠姑娘……”

内面静寂，没有丝毫声息。皇甫维接着便低喊宝姑娘，也是没有应声。皇甫维向白石矮墙那边望去，只见幽黯灯光之下，一个女郎背着他站着。

这个女郎身段窈窕丰满，曲线玲珑，上半身穿着一件短袖罗衣，露出两条粉搓玉琢向的手臂。单是那双浑圆嫩滑的臂膀，已经散发出极为诱惑的性感魅力，使人神往地想像到枕在上面的滋味。

皇甫维一眼就看出这个女郎不是翠姑娘，这样说来，定然就是宝姑娘。

当下低声道：“宝姑娘，你为何不理睬我？”

那个女郎动也不动，生像是已被人点住穴道似的。不过，她站立的姿势美妙自然，却又不似穴道被制。

皇甫维几乎掉头走开，反正他想救的是翠姑娘而不是她。可是这个女郎一身魅力，却使得他不忍遽尔离开。

于是他又开口道：“你可知道我是谁？”

那女郎这会动弹了一下，并且用异常的低沉声音答道：“我当然知道你是谁！”

皇甫维发觉自己从未听过她的声音，不禁为之一愣，但他还是高兴于这个身段奇佳的女郎终于答话。

他道：“你为何不转过身来？”

那女郎道：“你为的是好瞧瞧我的面貌，对么？”

皇甫维道：“那也不一定，但我们总不能背着说话啊！”那个女郎侧转身躯，胸前双峰高挺，大有裂衣欲出之势，当真是迷人之极。

皇甫维已经是过来人，眼睛自然识货，这时吞一口唾沫，双目一直移不开她的胴体。口中道：“你这样算是不用背对着我，是不是这意思？”那女郎隔了片刻，才道：“是的，我正在猜想你走入幽牢来干什么？”她说话呼吸之际，胸前双峰隐隐跌荡起伏，一时满室春光，极是诱人。皇甫维深深吸一口气，才抑压得住向她冲去的欲念，故意淡淡道：“你的猜想可否说出来听听？”

她摇一摇头，皇甫维又接着道：“你的面孔不敢让我看见，倒底是何缘故？”

那女郎道：“我一掉转来，你便会大吃一惊！”

皇甫维更感兴趣，道：“你尽管掉转来，我决不在乎。”那女郎默然半晌，这才缓缓转过头来。但见在那蓬松的发髻之下，一张瓜子形的玉面眉如春山，眼似秋水，极是艳丽动人。

皇甫维果然大吃一惊，敢情这个美艳女郎面貌很熟，可是一时之间却想不起在何处见过！

她的眼光扫到皇甫维面上，星眸陡然一亮，似乎是因为想不到这个男人这等俊美而惊讶！

这种情形皇甫维又非首次，自然心中明白，不过他目下却不能利用这种机会，因为他必须全力思索这位艳妹在何处见过。

他举步向前走去，提起右脚，正要跨过那道白墙。那个女郎突然道：“不，你不要过来……”

皇甫维愕然停住，右脚放在墙上，道：“为什么？”

那女郎道：“本庄规矩极严，凡是进入这道石墙之内，非有庄主之命，不许擅出！”

皇甫维微笑道：“我不是本庄之人，他的命令我何须听从？”他边说边跨进去，那女郎似是情急，迅纵上来，伸手要去拦他，不知怎的却纵入皇甫维怀中。

皇甫维双手一搂，触手处无不嫩滑柔软，顿时欲火中烧，把她抱得更紧，两只手也不规矩地四下移动。

室中但闻鼻息咻咻之声，两人都没说话，紧紧依偎着。那女郎身上穿得极薄，是以在皇甫维感觉之中，宛如抱着赤裸的胴体一般。他们依照着本能

的冲动，逐步演进。皇甫维抱起对方，放置在矮墙上。突然间停止任何动作，双睛不住地转动，似乎忽地想起一件异常重大之事！那个女郎本来娇慵地闭着双眼，这刻感到不对，张大双眼，接着两只欺霜赛雪的手臂缠上对方颈脖。

皇甫维微微一笑，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郎道：“我……”她话声一顿之后，才接着道：“我姓佟名宝，乃是庄主座下诸女之一。”

皇甫维笑容如故，道：“你可知道我是谁？”

她摇摇头，明眸中射出媚人光芒。皇甫维接着道：“我复姓皇甫，单名维！你自然听过我的名字了！”

她大吃一惊，呐呐道：“原来你就是皇甫公子？”

“不错，我也晓得你就是漆二娘……”

她娇躯一震，双手十指突然运力分扣皇甫维后颈多处大穴。皇甫维左手按在她腰间，右手却移到她面颊上，捏了一下，微笑道：“听说你乃是著名心黑手辣的蛇蝎美人，这话当真不假……”那个女郎十指落处，如击铁石，顿时收回功力，默默地苦笑一下，道：“皇甫公子爱怎样说，我也没法反抗！”皇甫维道：“笑话，如果我不是早有准备，这一下不倒下去才怪哩！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你怎知我一定到此，事先在此等候？”漆二娘道：“当时我听翠丫头的話后，一面传令截住出庄之路，一面想到假如你出不了庄，必定回到甬道，所以传令宝丫头人来，故意说了那番话，好叫你知道翠丫头下落，而我却在此处等等看！假如你业已出了此庄，自无话说，不然的话，此举也许能够生效！”

皇甫维衷心佩服地道：“你的才智实在超人一等，可笑我当时竟没想到你乃是布下陷阱！”

他们接着对视了一会，皇甫维道：“如果你的心肠借一点给我，我立刻就可以致你于死地！”

漆二娘道：“难道公子下不得手么？这话出诸公子口中……”皇甫维双眉一皱，道：“出诸我口又怎样？”

漆二娘娇笑道：“公子若然真有不忍取我性命之心，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但这话如由别人口中说出，却算不了什么！”

皇甫维心中大为受用，双手一松，人也闪开，让她起来。

漆二娘起身之际，左足顺势在墙根按了一下，起得身来，因上半身罗衣已解开大半，连忙用双手掩住前胸，露出娇羞不胜的模样，却更加添了诱惑的魅力。皇甫维猿臂一探，又把她抱在怀中。

漆二娘娇嚶一声，软软地偎卷在皇甫维壮健的双臂内。此刻，她一点也不曾假装，而是的确被这俊美强壮的皇甫公子所迷醉。皇甫维在她耳边道：“这个地方不好，我们换一处舒服的，好不好？”漆二娘连连点头，丰满诱人的胴体像蛇一般紧紧缠住皇甫维。皇甫维接着又道：“同时你下令释放翠姑娘和宝姑娘，她们实在没有帮助我……”

漆二娘娇柔地道：“公子的命令，我无不听从……”

她说话之际，也开始挑逗皇甫维。在这剑拔弩张，山雨欲来之际，皇甫维突然间听到外面传来步履之声。而且听出人数甚多。

他面上没有流露半点神色，可是心中却迅速转念道：“义父所传的采补大法中曾经提及，不论功夫多好的人，当他正与异性缱绻尽欢之际，若然不是胸有成算，预作准备，最易受人所制……哼……哼，她此举不过是要诱我

入彀而已……”

漆二娘媚眼如丝，面泛春潮，妖艳已极，任谁看了都不禁要心猿意马，神魂颠倒。皇甫维虽是警惕于心，但仍然感到心旌摇摇，难以自制。

漆二娘娇呻一声，慢媚异常。皇甫维陡然觉得血脉贲张，满腔欲念如烈焰焚烧，头脑已有点昏沉。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间，皇甫维用力吸一口气，猿臂一甩。漆二娘惊叫一声，已飞开寻丈，跌坠地上。

步声起处，七八条人影蓦地涌出来，但见刀光剑气，布满出口。

这七八条人影全部是银衣劲装大汉，那卢森、马老三等均在其内。个个身手矫健异常，还有两桩桩相同之处，第一就是通通都面无表情，第二是这七八个银衣大汉没有一个敢移动目光去瞧地上几乎全裸的漆二娘。

漆二娘这一下跌得不轻，缓缓爬起来，也不整理衣衫，就那样裸着大半玉体，一拐一拐地向那七八个银衣大汉走去。她一言不发，转瞬间已走出人堆，隐没不见。

那七八个银衣大汉这时似乎都松一口气，面上的表情已没有刚才那么僵木。

过了片刻，皇甫维仍然感到心神不定，是以一直坐在白石矮墙上，动也不动。要知他刚才就在心神快要全部被制之时，突然记起那本“采补大法”中提及一种迷魂荡魄的媚术，大凡仗着自己具有采阴补阳功夫的人，碰上了身怀这种媚术的女人，多半会因自恃而疏于防范，遂受制于人，并且败坏了一生功行。

他一转念至此，背上顿时沁出冷汗，急急运功行气，并且毫不怜惜地把漆二娘攉开。此刻，他也就明白为何这漆二娘在冷月山庄中具有如许权威，敢情首先是月公佟雷对她百依百顺，其次是她媚术一施，庄中所有男人无有能够自持之辈，个个都怕她对自己施展而被月公佟雷处以极刑。

那七八名冷月山庄高手见他毫无动静，都大感惊讶。但他们又因没有接到攻击命令，不敢擅自动手，也不敢退却，是以只好堵在那儿，和对方僵持。

过了许久，皇甫维总算心中宁静了六七成，当下缓缓起身，掣出圣剑，向那八名银衣大汉走去。那八人倏地分为两排，每排四人，一前一后，拦住他的去路。皇甫维走了几步，离他们寒芒闪闪的长剑只有一尺，便又停住脚步，冷冷道：“我只想知道一事，那就是你们的武功比起冷月神狐谷云飞如何？”八人沉默了一阵，后排的卢森缓缓道：“谷公子乃是因天赋奇高，因而被庄主选中，认作父子，我们怎可与谷公子相比！”

前排的马老三阴森森地哼一声，道：“卢森你敢随意泄露本庄之事，待会儿你就晓得厉害了！”

卢森眼露杀机，手中长剑缓缓移动，竟自指住马老三背上大穴。卢森的动作分明是有意暗杀那马老三，但旁边的人见了，都不作声。皇甫维见他们快要内江，也暂不出手，希望坐收渔人之利。前排一个银衣人眼光流转，忽然瞥见卢森长剑指住马老三后背，面上微微变色，陡然间侧身一剑向卢森刺去，口中大喝道：“头儿快点儿闪开。”后排另一人挥剑架住前排这人的剑势，卢森长剑疾吐，可是发动得慢了一点儿，马老三已迅如电光石火般闪了开去，因此卢森长剑只把他左腰挑开一道寸许深，两寸长的口子。

前排的人都侧转身子，一面防备皇甫维，一面防备后面的人偷袭，神色都万分紧张。

皇甫维道：“你们不要理会我，有什么过节，先清理干净再对付我不迟，再者，如果你们之间有人受伤致死，可以把账记在我身上！本公子言出必行，你们不必疑虑！”

这一番话的用意显然是鼓励他们内讧互斗，那一批冷月山庄高手们人人心中明白，可是这的确是极好的火拼机会，双方多年来积下的仇恨，正可藉此机会清断。何况说话之人乃是“一皇”的公子皇甫维，以他的身份地位，说话自然算数，而关于报说有人丧命在他剑下的假帐，漆二娘也无法不信。果然，卢森迅疾出手。马老三一手按住伤口，运气止血，眼中爆射出愤恨火焰，冷冷道：“卢森，这笔账不能不算啦！”

卢森阴笑一声，道：“你尽管动手。”

马老三侧耳听了一下外面动静，接着道：“假使我们未曾分出胜负之际，漆二娘刚好进来，你怎么说？”

卢森道：“那时一齐罢手，同心御敌就是。”马老三道：“难道说我这一剑就白白被你暗算不成？”

卢森道：“不然又怎么样？”

马老三道：“你也给我挑上一下，那就两不吃亏。”

卢森点头道：“好，一言为定。”

双方纷纷移动位置，各寻对手。皇甫维突然长笑一声，登时使得这八名冷月山庄的高手心存警惕，压剑不动。

马老三哼了一声，道：“你笑什么？”

皇甫维道：“正是笑你手段卑鄙，专门以阴谋取胜，不似堂堂大丈夫的行径！”

马老三楞了一下，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皇甫维道：“我在你们之间，等如见证人的身份，是以不得不拆破你的阴谋，你的剑尖上分明淬炼过剧毒，卢森要是被你的长剑弄上一下，还活得成么？”

卢森冷笑道：“原来这厮还有这等卑鄙毒计，我真想不透那些跟随你的人怎会服贴，让你领导？”

皇甫维朗声道：“卢森你也不可节外生枝，只须取消刚才的允诺便是！”

卢森道：“公子说得有理……”马老三插嘴道：“好啊，你干脆听令于他，岂不更妙？”

卢森怒形于色，奋剑迅击，寒芒飞洒，威势甚是惊人。

马老三挥剑封架，两道剑光宛如两条银色蛟龙般翻腾搏击，光华闪耀。皇甫维吸一口气，运功聚力，突然以千里传声，说道：“卢森，此人左手暗蕴刚猛真力，似是学会了太阳谷日公舒涛的一记‘白日春雷’，若然他设法诱你剑势横劈的话，就是想突施这一记劈空拳煞手了……”皇甫维微微一晒，又接着传声道：“卢森，破他左手‘白日春雷’的劈空拳力并不困难，只须时候拿捏得好，故意依他心意剑势横劈出去，但长剑推出半尺之际，立刻就得起高一尺，担保他这一下学自太阳谷的绝招忙不迭收回！”

卢森喜动颜色，数招之后，当真变化剑势，横劈敌腰。

马老三精神一振，陡然大喝一声，收右剑，出左拳，威势凛恶异常。卢森的剑势按照皇甫维之言抬高一尺，宛如行云流水般疾劈而去。他见到对方威势非同小可，方在担心这一剑会不会克住对方。哪知长剑过处，马老三惨叫一声，血光崩现，那只左手小臂处吃卢森长剑斜斜削去，只剩下半截手臂。

卢森一击得手之后，毫不停顿，依然挥剑猛攻。

马老三惨叫之声一起，另外三对激战的人，禁不住偷眼觑看，刚好见到卢森剑化银虹，当胸刺入，顿时戮穿马老三胸膛。

那三个属于马老三同堂的银衣大汉面色大变，心分神散，登时吃对方占取先机，抢到主动之势。

卢森从尸体上抽回长剑，愣了一下，转眼向皇甫维瞧去，却见那位皇甫公子面含笑容，同时用眼色示意，叫他继续去对付余下的三人。卢森被他提醒，顿时提剑扑去，挥剑夹攻。他施毒手杀死马老三之故，就是不想留下活口，免得后患无穷，所以此刻非斩草除根不可。那个首先被他夹攻的银衣大汉胆气大怯，一身功夫因而减去几成。卢森连攻数剑之后，陡然间使出一手怪招，银虹闪处，恰巧扫过颈项，把气管食管一齐割断，登时了帐。

第二十二章 绝杀

他接着又向侧面的一对纵去，长剑弹射出百十点银光，飞洒电罩。对方那个银衣大汉识得这一招名为“喷珠溅玉”，乃是本庄上乘剑法中绝招之一，忙忙挥剑拆解，卢森剑势倏然一挫，无端化为“甩手剑”的招数，银光如匹练急从他前胸射入，再也无法躲避或招架，闷哼一声，那柄长剑透胸刺入，登时尸横就地。

卢森这时方始落地，顺手夺过那个还在发愣的同伴手中之剑，迅疾向最后一个敌人攻去。

那个银衣大汉见势色不对，使个败式便想退走。

卢森恰恰化为一道银虹射到，把那银衣大汉截住。他连诛三人的声势，已经把对方骇得魂飞胆落，虽是勉力招架，但剑法已屡现破绽。卢森手中长剑幻使一片银影寒芒，迫得对手连连后退。陡然间突出一式怪招，那柄长剑忽左忽右，使人眼花缭乱，接着化为挑戳之势，一剑送入对手咽喉之内。

那个银衣大汉狂呼一声，尸身倒地。

卢森杀尽对手之后，反而楞楞地望着那些尸体，面上露出一片茫然之色。

皇甫维突然低声道：“你们快站好，有人来啦！”

卢森瞿然警醒，猛然转身招手，指挥那三名银衣大汉站在自己身侧，排成一列，作出拦住皇甫维去路的阵势。

皇甫维手中横持圣剑，面上含着冷笑，朗朗道：“你们太脓包啦，要不要换些好手来？”

卢森故意厉声道：“你终究还未冲得出去，冒什么大气？”他话声甫落，一阵轻风从后面拂到，皇甫维闪眼一觑，只见卢森等四人后面出现了四个持剑女郎。

一个娇柔的声音接口道：“皇甫公子，我有句话想请问你，不知你是否肯据实答复？”

皇甫维道：“你如果有话说，那就走到前面来，别躲在一堆人后面。假使没有这个胆量，你就躲得远些！”

那四个女郎后面的转角处顿时出现了玉面朱唇，薄衣裸臂的漆二娘。她柳腰款摆，轻移莲步，走到卢森那一排人的前面，媚笑道：“我已听从公子吩咐，谅公子不会突施暗算吧？”

皇甫维傲然道：“当然不会啦！”

漆二娘双从他面上移开，迅速地扫瞥过地上那四具尸体之上，接着道：“他们都是死在公子剑下的么？我却奇怪卢森他们为何丝毫不曾受伤？”皇甫维笑道：“你就是要问出这句话？”

漆二娘摇摇头，但见她胸前高耸双峰随之微微摇颤，极是诱人。“不，我只是觉得奇怪，所以顺口提起而已，其实我细瞧一下，就可看出他们是否死在公子剑下！”

皇甫维道：“你最好少吹牛皮，我和他们均是使用宝剑，哪里看得出是谁杀的？”

卢森面色生变，可是不敢动弹。此刻他十分怀疑皇甫维可能是故意要漆二娘细细查看，等她查出真相，便可假手于漆二娘取自己等四人性命。此念正在他脑中转动时，漆二娘已经开始检查那四具尸体身上致命的创口。

她只费了一会工夫，就走到皇甫维面前。皇甫维道：“怎么样？是不是

我杀的？”

漆二娘沉吟道：“看他们的创口，所取的角度均非本庄剑法所能够做到，因此可以确认他们乃是死在你的剑下……”

皇甫维发出笑声，却被漆二娘继续说下去的话声打断，只听她道：“但是我十分讶异迷惑的，便是你会知道他们有自相残杀的可能？因而考我的眼力？照道理说，他们同属本庄之人，面对你这等强敌，定然十分团结一致。故此当你听到我提出疑问之时，应该大感迷惑才是！”她的话声一顿，发觉皇甫维似是揶揄地哂笑一下，便又接着道：“这个疑问迟早会晓得，现在我要请问你一件事……”

皇甫维定睛望着她，等她说话，忽然间感到心旌摇荡，大有难以自持之慨。他本是聪明绝顶，机智绝伦的人，立时已察觉乃是漆二娘的媚术使然，眼珠一转，一面暗暗澄神一志，抵御对方媚术，一面装着有所发现，移目望着一排四个女郎。

只听漆二娘娇媚荡魄的声音道：“皇甫公子明知庄主不在，却枉驾来此，不知有何图谋？”

皇甫维眼睛望着别处，道：“我来找银衣仙子佟秀。”

漆二娘笑道：“难道说公子也不晓得她的下落么？”这语大有深意，分明已知佟秀失踪之事，甚至认定乃是皇甫维把她藏匿起来。

皇甫维并不在乎人家怎样想法，此时他急于从漆二娘媚术魔力中脱身，想来想去，还筹思不出妥善之法。他既是不敢向漆二娘望去，又不能老是盯住那几个女郎，只好游目室中。忽见那几具尸体的血腥气引来不少苍蝇，顿时灵机一触，心中已有主意。

他右手缓缓掣出圣剑，左手却从囊中取出一个玉盒，藏向背后。接着便收回在囊中，微笑道：“关于佟秀之事，我觉得不须辩说……”漆二娘突然道：“公子刚才取出玉盒的举动是什么意思？”

皇甫维淡淡一笑，道：“既然你问起此事，我不妨告诉你。昔日我在嵩山一个高入云霄的石峰顶，该处山风强劲，常人也难以站得住脚，但我却听到一阵虫类飞行之声。我因而疑心大动，循声追查，发现峰顶大石后有个石洞，洞内有个人全身溃烂，布满了恶蝇，那人只剩一丝气息，和我说了几句话之后，就死掉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人竟是武当高手武潘安余舫……”他说到这里，众人都大感兴趣，尤其听到那人竟是举世知名的美男子武当高手余舫，都不禁流露出十分注意的神色。

皇甫维接着道：“同时我也晓得了他身上之伤乃是被剧毒所侵蚀，每日必须由这种恶蝇吮吸脓血，方能撑得下去。而这种恶蝇若然停在别人皮肤之上，顿时传染剧毒，终于要全身溃烂，比患大麻疯的人还要难看百倍……”他说到这里，众人便有点警觉，个个游目四顾。皇甫维提高声音道：“不瞒你们说，我的玉盒之内藏有几只恶蝇，刚刚放了出来！”

他左手运力向地上扇去，停在死尸身上的苍蝇立刻被掌风刮得四散飞起。

众人顿时一阵慌乱，纷纷散开，并且各以掌力向空中苍蝇拉去。漆二娘天不怕地不怕，却怕花容月貌毁损，不能迷惑天下苍生。是以也十分震惊，扬眸注视着空中。

蓦地一道白虹电掣射到，漆二娘美眸一转，已看见乃是皇甫维御剑击到，来势猛急无伦，不由得大吃一惊。一面挥掌劈去，一面掣剑侧闪。她的动作

虽然快疾无比，但皇甫维有心偷袭，比她更快，但见白虹过处，漆二娘惨叫一声，顿时肚穿肠破，仆向一侧。

那四女睹状大惊，但她们此刻仍然深信空中飞蝇带有剧毒，因此顾此失彼，狼狈万分。

皇甫维乘机仗剑左决右荡，转瞬之间，削断三支长剑，击毙二女。其中一个乘乱向外面逃去，皇甫维正忙于进攻那个手中尚有长剑并且作负隅之斗的女郎，一时无法分身，心中大急，厉声喝道：“卢森，你们快截住那丫头……”

和他对敌的女郎尖叫道：“好啊，卢森你们胆敢反叛，等庄主晓得了，就有得你们好看……”

卢森等人本来不肯听皇甫维的命令，可是这个女子尖声一骂，顿时醒悟不能不管，迅即挥剑扑截。另外那三名银衣大汉唯他马首是瞻，见他动手，都纷纷持剑围攻上去！

皇甫维一身所学，没有一招不是刚好克制住三公的武功路数，况且使用的又是无坚弗摧的“圣剑”。这时但见他奋起神威，一连数剑凌厉攻去，那女郎退却不迭，忽地门户大敞，被皇甫维一剑刺透心窝而死。卢森沉声道：“请问公子有何打算？”

皇甫维若无其事地道：“只要你们都丢掉长剑，吃我一剑，便可无事！”卢森道：“这样说来，公子乃是决定取我等性命，正是古语所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意思了？”

皇甫维摇摇头，道：“你会错我的意思了！目前以我个人力量，尚无法把三公奸除，因此你们若是露出叛迹，此是江湖大忌，三公定然放弃一切，先合力诛除你们。那时候我纵然有心相助，也未必成功。所以上上之策，还是以不露痕迹为佳！”

那四人都透了一口大气，皇甫维接着道：“现在你们转身出去，就在外面那道钢栅旁边，每人让我刺上一剑，并把兵刃斩断，那时你们只须砌词说奉漆二娘之命守在外面，谁知我在内把众人通通刺死，冲了出来。你们拦阻不住，都负伤倒地。”

卢森大喜道：“如果公子乃是真心开恩的活，唯有此计可以瞒过庄主。”

当下一齐出去，在最外面的钢栅内侧站定。皇甫维道：“你们站好阵势，伸出长剑，我用各种手法斩剑，顺势弄伤你们！”

皇甫维着他们并排站好，各各伸出长剑，然后施展独门手法，每斩断一剑，那圣剑剑尖就在他们身上戳了一下。剑剑都是刺在穴道之上，若然是在战场，这一剑刺下去，对方纵然不死，也立即失去反抗之力。

而这刻他们却只是流了一点血，行动仍旧如常。卢森长长吁口气，道：“我们出入江湖，从不怕死，可是本庄的严刑酷罚却比死还要恐怖万倍，在下等蒙公子开恩，或可逃出此劫，真是谢天谢地！”

皇甫维道：“目下漆二娘已死，只不知继她指挥此庄的人是谁？我越想悄然离开，但目下该庄护河把守严密，看来不易离开……”

卢森想了一阵，道：“本来漆二娘一旦出事，就该由少庄主或佟秀姑娘指挥全庄。可是他们两位都不在，或者会由漆二娘的心腹侍女中为首的黛姑出而主持大局！至于过河之法，在下想不出有什么法子。”

皇甫维想了一想，道：“我目前隐藏起来，如有机会自会渡河而去。你们被我飞剑刺穴之后，应该是一个时辰后方能动弹。因此你们装了一个时辰之后，方可起身行动。”

那四名银衣大汉都唯唯应了，皇甫维又问明业已被杀的马老三的房间位置，便换了件银装大汉的衣着匆匆离开这个幽牢。

他刚刚从地道入口处跃出去，便听到一阵步履之声。皇甫维迅即藏身在角落暗处。

转瞬间两个女子走到入口处，其中一个道：“我进去禀告二娘就得啦，你且到外面小心巡视……”

另外那个女子应了一声，转身走出厅外。

皇甫维灵机一动，轻轻跃到入口处，循级而下，就在底下第一个转弯弯角外面隐藏起身躯。

里面传来那个女子惊叫之声，不一会，步声由内面匆匆奔出来。

皇甫维拿捏时候，突然急截迅袭，掌拍指拂。那个女子实在没有想到敌人居然会半途出现突袭，大吃一惊，皇甫维手法何等奇奥，立刻制住她的穴道。

那女子全身软瘫，也不能发出声音，皇甫维料她不敢违抗，接着道：“你叫什么名字？”问话时，一掌抵住她的后背心。这样她便能够开声说话，同时又可立刻施展那“禁制脉穴”毒刑。

那女子倒吸口气，缓缓道：“贱婢名叫黛姑……”

皇甫维沉声道：“你聪明得很，居然晓得我这种禁制脉穴手法的厉害，所以乖乖听话，由此看来，你虽然身为侍婢，却也不是等闲之辈，我刚才在大厅中见到你和另外一个同伴的情形，得知你有命令她的权力。现在你听清楚一点，一会儿走出外面的石阶上，你大声吩咐她去传令解除全庄戒备，听见没有？”

黛姑怯怯点头，但接着道：“贱婢实在不敢这样做。”

皇甫维淡淡一笑，道：“如果你自问熬受得住毒刑，不妨试一试看。”

她打个寒噤，道：“贱婢不敢尝试，既然不得不听从公子吩咐，只有希望公子在事后赐我一死，以免日后被老庄主收拾。”

皇甫维默然片刻，道：“你一定平日深悉身受毒刑之人那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痛苦，是以这等畏惧，既是这样，我答应你得个痛快就是！”

当下他们一同向外面走去，走上石阶，黛姑扬声呼唤同伴过来，然后按照着皇甫维吩咐的话说了，那个侍婢果真领命去了。

之后，皇甫维再度征询她的意见，便这时黛姑又改变了主意，不愿寻死。皇甫维迅即一掌击在她后背心，把她震得昏迷过去，放在石阶上，便疾纵出厅外。

但见那道护庄河已恢复平常，本来烛天的火炬已尽行撤去，留下一片黑暗。

不过目下距天亮已是为时无多，皇甫维迅速奔到一道吊桥桥头，桥头处有两名汉子在那离地丈许高的石楼内，那道吊桥便是由他们控制起落。

石楼周围都有火炬，但不算十分光亮。皇甫维一出现，立刻就被楼上的两人瞧见。

皇甫维早就瞧好形势，设法站在阴影中，沉声道：“漆二娘命我过去办一件紧急要事……”

那两人刚才紧张了老半天，这刻未免有点大意，其中一个立刻动手去放落吊桥。那道吊桥放了一半，另一个汉子突然哼了一声，问道：“你是哪一位呀？你们平常都是等不及放桥就纵过去……”

他下面的话还未说完，皇甫维已应声道：“我照例得告诉你们一句，谁耐烦等这吊桥放落去？”话声中他的人已奔到河边，双足一顿，飞纵而起，飘飘落在两丈左右处那道从对岸伸到河心的木桥上。

转眼工夫，他已到了冷月山庄的正门，这刻纵然有察觉他乃是冒牌货，他也不放在心上。因此大摇大舞台从正门出去，在门口附近的守卫们都身向他行礼。是以皇甫维又晓得身上这套银衣竟然可以区别出身份地位。

他又离开大道，在荒野中向前疾奔，天亮之际，他已奔入太阳谷的地界。

大白天不易行事，因此他在荒野中随便找个又高又密的草堆，倒在草丛中，尽量休息。

下午时分他已经睡够，用了一回功，忽然从囊中掏出一枚金牌。这块免死金牌曾经使他整个人生都起了剧烈变化，因此他感慨地反复瞧看，但见一面有个皇冠浮突出牌面之外，另一面则深深地刻着“免死”两个字。

这面免金牌就是他潜入冷月山庄的原因。当他跟随那翠姑娘走入甬道，曾经进入一间金色门户的房中，取的就是此物。

这时，他不禁记起那个纯洁无瑕的翠姑娘及宝姑娘，她们的命运如何？现在已不可得知。或者会因漆二娘已死而得到幸免，但也许遭遇更惨！

对于这些他已无能为力，只好撇开不去想它。他把那块免死金牌用两指捏住，运足内力猛然一震。

一声微响过处，那块薄薄的金牌竟然分为两片，内面有本薄薄的小册子掉了出来。

皇甫维取了出来，发觉另有一张薄如蝉翼的小笺，上面写有不少字迹。

他凝神阅看，那笺上写着的是：“皇甫孤楮奉无闻禅师左右：三十载一弹指耳，贵寺绝艺，字内同软，就中以意形大法为最。仆因深知以禅师根骨，十年之内将可与仆相颀颀，遂设计与禅师比武，取得秘笈，期以三十载归还。此时禅师血气已衰，徒呼荷荷而已！唯仆此举亦怜才之意，不然十年后相逢，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兹谨以贵寺秘笈奉还。堪足告慰者，厥为三十年来仆未曾翻阅秘本，俾免禅师无法向贵寺历代祖师交待也！书于××得此秘笈后一日。”

这封简短的信，把这意形大法的来历都详细说出来。

皇甫维怔了一阵，感慨地把那张小笺放回金牌中。他想像得到像义父这等武功冠绝天下的人，明知有一本载着天下无敌的绝艺的秘笈，却不肯取出阅看，在他该是多么痛苦的事？

而义父他老人家居然忍了三十年，到期便命自己送到少林寺，若不是没有见到那无闻大师，谅那位大师看到此笈之后，三十年的仇恨也会立时冰释。

他接着翻开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凝神细看，但见他面上渐渐露出惊讶之色，而且越来越入神……

到他猛可觉醒时，看看天色，已经是昏暮时分。皇甫维不觉哑然失笑，把那册秘本收起来，然后尝试着修习这少林寺第一绝艺“意形大法”。他在草丛中不知不觉已渡过三日，第四天的上午，他精神奕奕地起身，紧一紧背上的圣剑，放步向西方奔去。大约走了里许，旁边草丛中微微一声，皇甫维攸然停步，向草丛望去。红影闪处，一个高大汉子跨跃出来。此人一身红色劲装，手中持着银芒耀目的长刀。

皇甫维冷冷一笑，道：“你不必罗嗦了，如果你识相的话，最好乖乖引领我到太阳谷中，找出奉命留守的负责人，与我见面……”

那红衣大汉本来凶气满面，但打量了他几眼之后，面色微变，突然向空中一扬手。只见两颗红色弹丸疾飞上去，后面的一颗陡然加快，追上前面的那颗，互相一撞，“砰砰”两声大震，天空中顿时出现了两团伞形红云，冉冉向空中升起。

皇甫维手掌一扬，正待运劲拂去。忽然又缩回手，冷冷瞅着那个红衣大汉。

对方却被他望得毛骨悚然，可是其势又不能退走，只好硬着头皮，站在那儿。皇甫维道：“你是第几郎？”原来当日他和绛衣仙子舒倩结伴同行时，太阳谷有个十二郎跟着，所以皇甫维询问这名大汉是排行第几。那红衣大汉呐呐道：“在下还未有资格挤身在十四郎君之列。”皇甫维点点头，道：“这就是了，我看你发弹手法蹩脚得很，方在诧异，原来你比太阳谷十四郎君还差一级！喂，你的援兵什么时候可以赶得到？”那个红衣大汉愣一下，似是想不到他这一问的用意。

皇甫维哂道：“这有什么好疑惑的，凭你这种材料，岂堪我出手一击！”那红衣大汉大概觉得这话乃是实情，便不反驳，答道：“大概一盏热茶的时候，第一批就可赶到！”

皇甫维道：“你是否已知道我的来历？”

那红衣大汉道：“皇甫公子前几日在冷月山庄现身之事，本谷已有所闻。所以小的一看便认得出公子。”

皇甫维俊面上陡然露出一丝冷笑，道：“你这厮真该死，在我四周明明已有六七个人，却说是第一批须待一盏茶时分才赶得到，我想知道你撒这么一个谎是什么用意？”说到末句，人已踏步迫前，双手交叉拂去。那红衣大汉口暴喝一声，左拳右刀一齐猛劈，皇甫维视若无睹，直欺入去。对方那柄长刀带着锐烈风声在他肩上劈过，左拳也被皇甫维一拂之势迫得收回。皇甫维左肘一撞，正好撞在对方握刀手腕之上，那柄长刀向天空疾飞上去。

红衣大汉正待作最后挣扎，那知胸口一紧，已被皇甫维指尖戳中，顿时全身麻木，失去活动能力。

就在这时，四周红影乱闪，展眼间已纵出七名红衣大汉，个个手持长刀，寒光耀目，动作甚是矫健。

皇甫维冷笑一声，一脚扫去，把那个穴道被制的红衣大汉踢出寻丈。那七名大汉个个凝视着皇甫维，瞬也不瞬，对于那具被皇甫维踢开的同伴毫不理会。

皇甫维俊眼一瞥，发觉左侧的一个红衣大汉身上装束似乎与其余的人有点分别，当下举手指住那人，道：“你排行第几？”

那个红衣大汉怔一下，似是想不到这个素昧平生的皇甫公子怎么认出自己。当下应道：“在下排行第八，公子几时见过在下？”

皇甫维笑一笑，道：“你不必管啦，先保住自己一命，再问这这琐事……”

他举步向舒八郎迫走，在舒八郎身侧的两名红衣大汉被他气势所慑，骇得退了两步。

舒八郎倏然下令，顿时刀光四起，都向皇甫维劈去。他自己也挺刀削戳，出手又重又辣。

皇甫维迅快如电般掣出圣剑，但见一道银虹涌旋电射，登时把七把飞刀都迫了回去。

他打定主意，人随剑走，疾向舒八郎扑击。舒八郎长刀一振，招发连环，

居然抵住皇甫维这一剑。

其余的红衣大汉拥扑上来助阵，皇甫维陡然间发出左掌，虚虚一扫，掌上没有一点风声力量，可是正当他拿下的三名红衣大汉蓦地倒仆开去，旁边一个红衣大汉厉声道：“这厮懂得邪法……”

皇甫维冷笑道：“混账，这不过是少林秘艺意形大法中的下乘功夫，尚须意形兼施，到了上乘境界的‘意动形静’时，我根本不须动手，就可制你们死命……”

他这一番话对方大概没有一人听得懂，舒八郎长刀一招，把余下四名红衣大汉聚在一起，摆出一个阵势，五柄长刀，指着敌人。

皇甫维大步迫上去，右手圣剑疾挥横削出去，从剑势出手可以看得出他乃是要斩削对方兵刃之意。可是事实上那柄圣剑距离那五柄长刀尚有一尺之遥。

那五名太阳谷的人都有点儿莫名其妙，哪知手中长刀一齐震动，如被对方长剑击中。顿时发出一阵金铁交鸣之声，五柄长刀之中，竟有三把断了半截。

他们无不大感讶骇，都怔了一下，皇甫维朗笑一声，右手掣回长剑，左手疾扫出去。

那五名大汉措手不及，其中两个跌仆开去，余下的三人急急散开时，皇甫维接着追逐猛攻，转眼之间，只剩下舒八郎一个人未曾倒下。

皇甫维压剑不发，沉声道：“舒八郎，那厮刚才告我，发出火弹乃是要招援兵，依我看来，无非是太阳谷中须要时间准备，对也不对？”

舒八郎游目四顾，口中道：“公子爱怎样想都行！”

皇甫维挺剑劈击，手法迅疾奇奥，一连三剑，把舒八郎一口气迫退六七步，后背碰到一棵大树，再也无法后退，舒八郎屡次想豁出性命不要，以求拼力反击，哪知对方圣剑光华闪闪总是在他眼前吞吐，根本无法举得起长刀反攻。

皇甫维施展出义父所传心法，剑光飞洒中，人也越迫越近，最后，舒八郎长刀完全垂下，那圣剑尖抵在他胸前，使他完全丧失战斗力。

舒八郎双目一闭，道：“你为何不把我杀死？”

皇甫维沉声喝道：“丢掉手中长刀。”他声音之中自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舒八郎虽然一向桀傲不驯，这时也不知不觉五指一松，长刀坠地。

蓦地光华电掣，那柄锋快无俦的圣剑，剑尖轻轻在舒八郎胸前大穴戳了一下，旋即收回。

舒八郎身躯一软，挨着树身滑坠地上。皇甫维道：“你是日公舒涛手下十四郎君之一，大概总识得我刚才一剑的厉害了？”

舒八郎有气无力地道：“公子如果放不过在下，最好给在下一个痛快，如若存心羞辱，只怕在下要口出不逊。”

皇甫维微微一笑，道：“想不到你却是个真的硬汉子，我平生最爱的就是不怕死的硬汉……”

舒八郎精神一振，道：“在下也很佩服公子……”

皇甫维把圣剑收回鞘中，道：“刚才我问你的一句话，事实上并无侮辱你的意思！但我猜想，你如果懂得厉害，假使我不取你性命，你便晓得如何自杀！现在我可要走啦……”

舒八郎心中一阵茫然，道：“公子话中之意，恕在下愚笨。”

皇甫维道：“这样说来，你竟是不晓得这一招我剑刺穴的奥妙，是不？目下我有心饶你一命，不妨把内情告诉你。”

他微一凝思，然后又道：“这一招是我父秘传绝艺，凡是被我剑刺中穴道之人，如若挨过一个时辰，穴道自解，原可行动自如。但这一招最厉害之处却在穴道解开之后，表面上行动自如，其实血气渐渐在那处死穴周围凝结，直至一段时期之后，穴道被塞，那人轻则一身武功尽失，重则性命不保，所以我得事先告诉你这一点，免得你日后怨我……”舒八郎惊道：“在下宁愿毙命也不愿失去全身武功，公子如果肯把解救之法赐告，在下感激不尽！”

皇甫维沉吟一下，道：“好吧，你仔细听着，等到穴道自解，恢复行动能力之际，你迅即提一口真气，尽力奔跑，就可免去血气瘀积之害！”舒八郎道：“公子指点之恩，在下永志不忘……但只不知要奔跑多久，方可停止？”

皇甫维皱眉道：“真怀疑日公舒涛传你们一些什么玩意儿，连这一点普通道理也不晓得？自然是要奔跑至筋疲力尽，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才行。还有就是奔跑之际，切忌停顿开声，奔跑得越顺利越好，以后还可收增进功力之奇效！”

他说完之后，转身自去。但不久就奔了回来，道：“对不起，我要借你身上衣服，冒充一下！”

舒八郎缓缓道：“太阳谷中防守严密，公子决混不进去……”皇甫维一面剥掉他身上衣服，同时替他穿上冷月山庄偷来的银衣，一面道：“别的人自然混不进去，但你等着瞧，我自自有妙计进谷……”皇甫维穿上那套衣服，正好合适，当下又把舒八郎身躯提起来，道：“我得把你放在隐避之处，免得他们见到你，就晓得我已经乔装……”舒八郎道：“在下决不相信公子混得进太阳谷，随便你把在下放置在何处，只要人家不曾发觉，我绝对不哼一声。”

皇甫维点头道：“你是个不怕死的硬汉，说话自然算数，现在你告诉我，此地高太阳谷入口不过数里之遥，可知道有什么隐僻之处？不然的话，我一场心机岂非白费？况且你不相信我有本事混入谷去，那就试一试看，怎么样？”

舒八郎道：“好，在左边十丈余处，有株十人合抱的楠树，树腹中空，可以藏上数人。我也是才发现了数日，目前谷中人尚无一个知道。”皇甫维如言提着他奔去，果然见到一株巨大的楠树，舒八郎道：“树腹入口由上面的枝桠处滑入去。”

皇甫维望一望树身，见那分丫处离地约有两丈六七，他一点也不放在心上，轻轻一跃，便纵了上去。

舒八郎叹口气，道：“公子这等精湛武功，在下如非亲眼得睹，决难置信！照这种高度，空手跃上来也不容易，何况还携带着一个人……”

皇甫维剑眉一皱，忖道：“这厮当真有点儿可爱，我这样愚弄他，确实不大忍心。”方自转念之际，远处响起一声号角，余音袅袅，散布在这片原野之中，令人泛起苍凉悲壮之感。

他道：“太阳谷中之人出来了，是不？”

舒八郎道：“还没有，只是招呼我们回报。”

皇甫维在树桠中找到一个两尺大的窟窿，便先把舒八郎的脚放进去，突然道：“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我仍然要设法令你不能发出声音。”

舒八郎道：“公子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但在下却不相信公子的话。”

皇甫维微笑道：“你不过是思虑欠周而已！我却是考虑到万一谷中之人发现你踪迹，那时你如果仍能开口，他们一定奇怪你为何不出声呼喊……”

舒八郎怔一怔神，道：“公子说的也对！”

皇甫维伸指在他胸前业已被伤的穴道上戳了一下，便把他放落去。

之后，他潜踪匿迹地向太阳谷入口右边移动，藉着这片原野的深草树木掩蔽起身形，果然平安数里之遥。

在他去路不远处有片峭直石壁，高达五丈，那儿正是太阳谷右边的屏障，以这等高度及异常的峭滑，就算是猿猴也上不去。

皇甫维仔细观察了一阵，断定峭壁上没有人看守，便迅疾奔到峭壁之下。

他一身武功虽是不比凡俗，但这片峭壁仍然无法飞越。不然的话，以三公的才智眼力，自然会在峭壁上设下关卡守望。

皇甫维沿着峭壁横移数丈，便闪入一道石缝之内。那道石缝只有两尺宽，三尺深，是以在外面便可一目了然，无法藏匿。

但皇甫维却不静静站立，仍然向石缝内挤入去，肩膀运足内劲，用力向石上顶去。

里面突然有一处缓缓移动，眨眼间已裂开一道尺半宽的缝隙。皇甫维闪身进去，接着便把石头顶回原来位置。石缝一阖，四周顿时一片黑暗，皇甫维缓慢地向前走去，地面甚是平坦，空气却甚是闷浊，显然这里面密不通风。他走了十多丈，便摸到前面有岩石阻住去路。同时也摸到石上一个凹洞，生似故意凿出来以便手指扣抓用力。皇甫维缓缓运力向后拉，那块岩石渐渐移开，天光随之而透射入来。

皇甫维用力拉开岩石，只拉开一线就停止用力，眼光从缝隙中望出去。

只见前面便是一片如茵草地，再过去屋宇鳞接，俱甚高峨，一望之下气象雄伟，比起冷月山庄又是另一种格局。

宽坦的草地上不时有红衣劲装大汉匆匆走过，但没有一个人向他藏身峭壁这一边望上一眼。

皇甫维寂然不动，约摸等了一个时辰之后，突然再把岸石拉开一点，闪身出去。

这时，外面那片原野上忽然起一阵骚动，天空中爆发出三团红云，久久不散。地面上共有五队红衣劲装大汉，迅速地分头奔驰包抄，在旷阔的原野中不住移动。

在这五队太阳谷人马包围网中，那个穿上皇甫维从冷月山庄带来的银衣的舒八郎正在舍命飞奔。舒八郎乃是本谷有数高手之一，脚下功夫甚佳，加之深悉太阳谷火弹的意思，是以见到那三颗火弹在空中爆发，立刻晓得在这片原野中业已调遣来不少人马，正在追逐仇敌。而他为了避免碰上这些搜捕人马，以致必须停步在而误了性命，便照他所了解的方法，一味在那些人马间的缝隙中奔来窜去。

太阳谷的五队人马兜来截去，明明知道敌人在他们围捕网中，却无法正面堵住。这一来无不心存惊惧，不久工夫，又从谷中调出三队人马。

皇甫维趁谷中空虚之际，长驱直入，一会工夫，就走入一个房间之内。

这个房间高大宽敞，光线充足，四面的石墙边都安放紫檀木的大橱，橱外均贴有纸条。

他从容地浏览橱上纸条写着的字，都是些药物名称。一直看到第十个大橱，面上陡然流露出喜色。

他伸手把橱上铁锁拧掉，打开橱门，顿时一阵清香扑鼻，使人心旷神怡。

橱内本来有数十格之多，但此橱之中只有七八格内放着有东西，在这些东西的格子外贴有纸签条，注明名称。

皇甫维目光停留在最高的一格上，那张纸签写着“小还丹”三个字。他迅速伸手把格内的玉盒取出来，打开一看，盒内只有两颗用蜡封住的丸药。

他凝目寻思道：“尝闻这小还丹乃是救治各种内伤的圣药，我的内伤是当日被少林三老之一的无意大师击在胸口所致，自然不比三公他们的内伤那么严重。可是假使这两颗丹药乃是贗品，甚且是毒药的话，我故乱服下去岂不是上了大当？”

此念一生，他哪里还敢贸然服下，当下把玉盒中两颗小还丹取出来，藏在囊中，然后放回玉盒，关住橱门，迅速地离开这一间放置药物的石室。

在长廊中，突然一阵步履声传来，皇甫维急忙躲在一根石柱之后。转眼间一个汉子匆匆奔过。

皇甫维闪出来，向那汉子奔来的方向走去，刚刚走了十余步，突然又听到人声步声。于是，他又赶快藏住身形。

这一回一共是三名红衣劲装大汉联袂奔来，其中一个道：“七郎着我们在此等候，老曹你先去……”

其中一个大汉应了一声，匆匆沿着长廊奔去，方向与早先皇甫维碰见的劲装大汉一样。

这时还剩下两人，停步站在皇甫维藏身的石柱外面。皇甫维眼睛一眨，正想出来取他们性命。却听适才说话的人开口道：“小杨，你为何这等慌张？”

那个名叫小杨的劲装大汉道：“我们站在此地，假如被少爷们见到，怎生是好？”

皇甫维暗暗一怔，忖道：“日公舒涛竟生有儿子么？”

另外那名大汉哂笑一声，道：“七郎的智谋在太阳谷中称为第一，他既然这么安排，少爷们一定不会在我们未去催促以前离开秘宫……”

小杨道：“老李你如果这等相信七郎，这一次就让我先去。我不信少爷们经过三次相催之后，还不离开密室……”

姓李的劲装大汉道：“这个自然，但你不必着急，再等一会才动身不迟……”

皇甫维想了一会，恍然地点点头，这时他也泛起好奇之心，便屏息贴身柱上，等候事态发展。

过了一阵，老李道：“小杨，你可以动身啦！”小杨应了一声，举步奔去。突然间一道红影从另一道走廊那边疾射出来，并且喝道：“站住！”声音甚是清脆。

小杨骇得停住脚步，连那老李也惊得全身一震，转眼望去，只见一个身穿红衣的童子现出身形，双目如电，在他们面上扫来扫去。

这个红衣童子年纪约在十二三岁左右，但身量宛如成人，气度猛鸷异常，令人震慑。

他仰天洪亮地大笑，道：“舒七郎探知我兄弟奉有严命，纵有敌人侵入，也不得妄自离开秘宫。故此差遣你们四人轮流飞报，则我们兄弟溜出秘宫，不但可借我兄弟之力，诛除来敌。还可使我兄弟失去谷主欢心，贬为十四郎君之列。”

老李惶恐道：“小的哪里晓得内中有这等缘故？”

那红衣童子道：“你们都是七郎心腹，到底是否知悉他的阴谋，要待我问过他才能证实，现在你们给我跪下，面向着那根石柱，等此间事情了结之后，再行审讯。”

两名劲装大汉丝毫不敢违拗，如言向石柱跪下，石柱之后就是皇甫维，这时可就使得皇甫维无法偷窥，只能用耳朵聆听。

可是他听了一会，毫无声息，不禁大感诧异，忍不住探头过去窥看，目光到处，蓦地一怔，敢情那两名红衣大汉业已俯仆地上，那个红衣童子也失去踪影。

他暗暗叫声“好快的手法”，转出来检视一下，发现地上两人已经气绝毙命。

这时，谷外原野中热闹异常，七八队红衣大汉按照平素操练过的路线，互相迂回包抄。假使敌人在这片原野之中，不但无法逃出他们的搜索网，并且一旦动手，其余的人马很快就可集结起来，一同对付来敌。可是目下在搜索网中的人乃是太阳谷十四郎君之一，他自是深知本谷搜索路线，是以仍然能在夹缝中出没。

舒八郎因听皇甫维说过不能停顿及说话，奔跑时越顺利越好，因此他不肯离开这一片平坦的旷野，只因除了这一处地方平坦易走之外，其余的地方都十分崎岖危险。

那些搜索追逐的人自然不晓得其中有这么多的缘故，他们不时瞥见银衣人影闪过，因此搜捕工作毫不放松。天空中蓦地爆发两朵红云，很快就合成一团，凝聚空中久久不散。舒八郎看在眼里，心头大震，身形不知不觉迟滞下来。转瞬间就碰上一队红衣人马。

这一会儿既是迎面碰上，他可就无法脱身，立时陷入重围之中，迫得停住脚步。

一个红衣大汉洪声喝道：“什么？你是八郎？”声音中尽是讶骇之意。舒八郎喘着气点点头，那个大汉接着道：“怪不得动员了全谷人手，还摸不到敌人影子，敢情是你？还有什么人？”喝问声中，全队八个劲装大汉都挺刀迫近。

舒八郎忽然跌足道：“罢了，罢了，我上了大当啦！”那个红衣大汉冷冷道：“你可是存心讽刺我们？”

舒八郎叹口气，道：“我还有什么话可以分辨呢！”

那名大汉暴声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手下的人全部死光，而你却穿上冷月山庄的衣服，引诱我们调出全谷人力追捕你。”

舒八郎又叹口气，道：“十一郎你永远不会相信我的话，况且两位少爷业已离开秘宫，他们一旦现身，我更不需说话了。”

转瞬间好几队人马都在附近出现，率领每一队人马的均是太阳谷十四郎之一，这时他们都离开队伍，纵到离开树洞的舒八郎周围。这太阳谷十四郎君个个身材高大，几个人一围上来，十一郎的手下便散退开去。

舒八郎环目一瞥，道：“七郎你来得正好，快替我出个主意……”一个目光阴险脸庞瘦长的人道：“你跑什么？怎么搞的？”舒八郎道：“我被皇甫公子用飞剑刺穴所伤，动弹不得，他把我藏在树腹之中，并且嘱我于穴道自解之际，必须尽力奔跑，直至筋疲力尽为止。中途不可停顿或说话……”

七郎道：“你目下可感到不妥？”

八郎苦笑一下，道：“这法子没有用，我纵然假装不妥，暂时瞒得过两

位少爷，可是老谷主一回来，我就死无葬身之地！”

七郎冷冷道：“哪个暗示你假装不受，诸位兄弟，快点动手把这个叛逆之徒擒住——”八郎怒声道：“七郎！你一点也不顾念咱们一场兄弟的情分么？”七郎并不答理，长刀一挥，那几个围住八郎的人便迫上前去。舒八郎接着愤然道：“我总算看穿七郎你的真面目，以前我忠心耿耿助你对付两位少爷，哼，想不到今日却被你用我的性命去向两位少爷讨功，诸位兄弟们记住我的例子，仔细日后也碰上这等下场！”

四下的红衣大汉都围成一个圈子，观看这一场内证，圈中刀光如雪，电擎飞舞，叱咤人声更是不绝于耳。

好一会工夫，舒八郎就危殆不堪，他的刀法和围攻他的八人一样，彼此俱深悉奥妙。因此他功力再强，也抵敌不住这八人联手，转眼之间，身上已中了三刀之多。

战中七郎突然挥刀架住一柄长刀，那名红衣大汉厉声道：“七郎你怎么啦？”

七郎大叫道：“快点退开，不要取他性命。”

舒八郎感到莫名其妙，却见众人全部撤开，七郎接着道：“八郎是否罪该处死，还得待谷主亲自裁决！”

蓦地两道红影飞射入人圈之内，众人转目望看，却是两个仪容威猛的童子，长得十分相肖。

左边的一个浓眉一掀，冷笑道：“七郎这一着不知又要什么手法，决不是为了心存兄弟之情，所以暂时留下八郎一命……”

这两名童子一现身，所有的人无不向他们行礼。舒七郎道：“二少爷对在下成见甚深，这等说法，教在下无法开口！”

另一位红衣童子沉声道：“你最好少开口！”

他们一同走到舒八郎面前，八郎边躬身边道：“两位少爷如果开恩准许暂留在下一命，等老谷主回来，向他禀告经过之后，方行处死，那就感恩不尽……”

左边的红衣童子洪亮地哼一声，道：“难道我兄弟下令处决的话，你就死得不甘心么？”

舒八郎俯首道：“在下不敢如此放肆……”

左边的童子想了一想，洪声道：“那就赐你举刀自尽，免得别人动手受苦！”

舒八郎惨然道：“在下一生忠勤为老谷主效力，想不到今日死于敌人离间之计……”他举起长刀，四望一眼，然后横搁在咽喉上。

蓦地一道红色人影自天而降，落在舒八郎一丈之内，朗声道：“八郎住手！”

那两个红衣童及太阳谷诸郎君抬目一瞥，只见发出喝声现身的竟是一个面目俊美的红衣少年。这个美少年一望而知乃是“一皇”之子皇甫维，因此人人都露出讶骇之色。

舒八郎厉声道：“皇甫公子，你害得我好惨……”

皇甫维微微一笑，道：“我若不是听到你最后那句话，觉得你如此下场，确实太惨的话，就不会现身把你喝住啦！”

他转眼望住那两个红衣童子，接着道：“日公舒涛可是把你们收为义子？你们叫什么名字？”

那两名红衣童子似乎没有想到皇甫维一开口就道破了他们的秘密，是以齐齐一怔。左边的一个洪声道：“公子猜得不错，老谷主因见我兄弟资质尚可造就，是以收为义子，我们兄弟目下都改姓舒，老谷主赐风火二字，我是舒风，舍弟舒火，并称风火二童！”

皇甫维哦了一声，道：“你倒是坦白得很，但以我所了解，日公舒涛收你们兄弟为子之事，不但在武林中无人知悉，即使在三公之间，亦属秘密，你怎的这等坦白无隐，一一说出？”

舒风放声大笑道：“公子问得好，若是当真想知道在下兄弟这等坦白之故，先请公子赐教我们兄弟几手绝艺，再行禀告！”

皇甫维颌首道：“这话也甚公平，只不知目下单单是你们兄弟上来？抑是所有的人统统出手？”

舒风道：“公子如果不反对的话，在下兄弟想先行联手请教……”

皇甫维默默不语，这刻他并非胆怯踌躇，事实上却是运起独门秘传“天视地听”之术，暗暗聆听那风火二童中老二舒火的秘密传声。

他注意到自从自己现身，这个最爱抢着说话的舒火却反而闷声不响，暗中查看，立时发觉他正以传音之法对诸郎君有所指示。这时运功一听，恰好听到舒传声道：“他今日如果逃不出我们‘销熔大阵’的话，七郎你便可将功赎罪，即速以暗号通知各人准备……”

皇甫维仰天一晒，道：“我忽然想到舒八郎的处境，倒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他故意找个话题，以便掩饰他默然查听舒火传声下令之事。

舒火这回抢着洪声说道：“八郎是太阳谷之人，后事如何，似乎不劳公子费心！”他接着向舒八郎喝道：“你手下之人业已全部丧生，还站在那儿干吗，即速回谷待罪！”

舒八郎恭身道：“在下遵命！”转身走开。皇甫维目送他背影在人堆中消失，随即发觉不但太阳谷诸郎君纷纷移动，连对面那一圈红衣大汉也分头走动，却一点也不紊乱，正是布阵的征兆。

他迅即掣出圣剑，招手道：“来吧，不要多所耽误时间……”

风火二童并肩大步迫近，攸地发动攻势，两把长刀洒出一片刀光，凌厉劈攻。

皇甫维微一愣神，一面挥剑招架，一面寻思道：“这风火二童果然不同凡响，不但刀上功力十足，高出于太阳谷十四郎君之上，而且招数也奇奥怪异，甚且不似是日公舒涛的路子……”

那风火二童配合得严密神妙，此进彼退，奇招迭出，越战越显出难以阻遏的威力。

皇甫维查出端倪之际，对方刀法已施展出十足威力，步步紧迫，他除了见招拆招之外，已无法缓手，换句话说，他已经成为被动之势，形成挨打的局面。

四下先后爆发出洪亮的喝彩，太阳谷诸郎君及一众手下遥见风火二童的威势，果然不愧是本谷传人，个个都心悦诚服，高声喝彩。

皇甫维暗暗自责大意，但此刻惟有奋力抵挡。那风火二童的神奇刀法宛如长江大河，滚滚而来，简直没有丝毫空隙要以让他稍稍喘息。

眨眼间又激战了二十余招，风火二童手中长刀光华更盛，虽然对方手中之剑乃是神兵秘器，可是他们已占了先着，连环疾攻，根本不让对方有削断兵器的机会。

风火二童这路刀法已施展到最后数招，这时皇甫维剑光光圈已缩小得仅仅护住身体，看来窘困危殆异常。舒风洪声喝道：“皇甫维你如若弃剑束手就缚，我兄弟决不取你性命……”皇甫维几乎无法出声回答，过了一阵，才朗声道：“你这话对我颇有诱惑力……”

舒火厉声接着道：“那么即速弃剑，不然的话，我们兄弟刀下就无法留情啦！”

皇甫维倏然喜上眉梢，舌绽春雷大喝一声，圣剑化为一道寒芒，向风火二童空隙中疾劈而去，左手虚虚向敌人刀势来路一带。

皇甫维自然有他的打算，要知他左手一直运足功力，蓄势待发，可是由于“意形大法”刚刚学会，到底不能随心所欲，故此在危殆窘迫之中，无暇分心寻思如何发出左手招数。但这刻蓦地发觉对方使出的招数，他曾经见过少林三老中的无心大师在五岳台上对付冷月神狐时施展过，并且他本人与无意大师交手时也亲自拆解过，还记得这一招的后续变化，是以顿时喜上眉梢，不须用心推想，便已有了制敌之法。

只见他左手借着一带之势，身形微微错开一尺，风火二童的长刀挟着劲锐寒风，分别在他身侧劈空。

四下彩声顿时消歇，却听到皇甫维朗笑之声升起，人随剑走，从两人夹缝中冲出战圈。

风火二童面目变色，突然打个招呼，分头退开。皇甫维朗朗笑道：“总算你们机警过人，识得进退……”笑讽声中，挺剑向舒火追去。

皇甫维早在舒火以传声之法命令手下布阵之际，便想到自己如果要冲出这个凶煞威猛的“销熔大阵”，惟有出奇制胜，首先不得再陷覆辙，仗着自己新近练成“意形大法”绝艺，故意试一试这著名的“销熔大阵”的威力。其次冲出阵去的方向，一定是对方最不防备之处，也就是向着谷内那一边。因为对方估量这个方向就算被敌人冲了出去，无异于自投罗网，是以太阳谷主持阵法的人，所布集的力量一定以这一面最为单薄。

一切都如皇甫维理想，果真毫无阻滞地冲出阵外。当下放步迅疾奔入谷内。这一回由正面入谷，别有一番风味，只见谷口之内就是一片平坦的油绿草地，再过去就是高峨的屋宇，气派雄伟。

当中的巍峨大门口有两名红衣大汉执刀守卫，皇甫维奔入草地时，立即引起他们注意。

皇甫维身法快若飘风，大步奔过草地，踏上大门前面的白石台阶。

两名守卫厉声道：“你是什么人？”喝声中挺刀阻住他的去路。

皇甫维斥道：“你们敢是瞎了眼睛？”他举手指一指身上的红衣劲装，接着道：“二郎已经进去了么？”

他们楞了一下，迅即发觉他手中兵器乃是圣剑，一齐大吼连声，举刀疾劈，功力深厚，声势凶猛异常。

这两名守卫武功这等高强，大大出乎皇甫维意料之外，急急振腕挥剑，迅劈敌人。

喝声一起，里面又奔出四名红衣卫士，四柄长刀有如蛟龙出海，光芒四射，齐齐朝他掬到。

皇甫维左手快了一步，施展出意形大法，猛可挥劈出去，最初碰上那两名在大门守卫的红衣大汉，其中之一惨叫一声，抛刀仆地。皇甫维瞥见两名红衣大汉从左侧冲上来，连忙以五指就势一抓，夺的“夺”地一声，那个抛

刀而死的大汉那柄长刀忽然飞到皇甫维手中。

这一来右边有三名红衣大汉，左边则只有两个，皇甫维的武功也是右强左弱，正好扯平。

那边三名大汉发出雷鸣般的喝声，一齐挥刀挺攻，这三人功力深厚，几乎可与太阳谷十四郎君颉颃。皇甫维一剑戳去，那三名红衣大汉刀法划一，迅速拦架，三柄长刀一同架住圣剑。

他们交手只不过是眨眼之间的事，这时谷口那边已传来隐隐人声。

皇甫维忖度情势，深知如果让谷口那边的敌人赶到，单单是风火二童夹攻上来，就不容易脱身，可是这五名红衣大汉功力十分深厚，目下必须尽全力，才有希望脱身。

他钢牙一咬，右手圣剑陡然向前一推，那三名大汉吃不住劲，一齐后退。但见圣剑打个闪，一道白光划过，那三个红衣大汉胸前都裂开一道口子，深达半尺，先后翻身仆倒地上。

另外那两名红衣守卫睹状不禁心寒胆裂，刀法顿时迟滞。皇甫维刀剑齐施，只见寒芒飞射间，那两人又告了帐。

他转身便冲入大门之内，放眼一瞥，只见重重楼阁，处处亭台。他顺着一条长廊迅疾飞奔，一忽儿就转了七八个弯。然后，停住脚步，先把圣剑归鞘，再用口咬住那柄长刀，急急取出囊中秘图。

却听钟声大作，响澈全谷。皇甫维也不禁瞿然动容，匆匆收起秘图，走入一条甬道之中。

他左弯右转，终于走入另一进屋宇之内。这一进屋宇甚是高大巍峨，石柱巨大，全部用青石砌成。皇甫维情知这里就是太阳谷枢要重地“秘宫”，更不迟疑，急急闯了进去。

从秘图上他知道这座秘宫面积甚大，少说也有百余个房间，整座秘宫屋顶都连结得十分紧密，进来之后，就算摇身变为苍蝇，也无法从屋面飞出去。

但他胸有成竹地找到一个大厅，在一面屏风之后站定，以肩背用力推顶墙壁。

他推了好一会，才把墙壁推动，露出一道狭小的门户，这时，饶他皇甫维一身是胆，也禁不住喘息一声，举手抹一抹额上冷汗。

他挤入秘门之内，又用力把石门顶回原位，眼前顿时一片黑暗。

他贴在墙上，一面喘息，一面静心倾听，不一会就听到风火二童洪亮的声音，但顷刻间便逝去。他在黑暗中微微一笑，转身摸着墙壁，向前走去。

暗道中地势向下斜伸，脚底乃是石阶，他小心地拾级而下，大约下降了丈许，便没有石阶。暗道也陡然变得相当宽阔。一阵阵霉湿的气味扑入鼻中，但四周没有一点声息。

皇甫维在黑暗中走了六七丈，突然停步，伸手入囊中掏摸东西。

蓦地侧边一股强劲潜力激涌而至，才一上身，便感到极为沉重雄浑，使人少起难以呼吸之感。

皇甫维大骇地侧转身躯，双掌一齐拂出。“砰”地一响，皇甫维发出的内家真力与那股暗劲潜力相撞之下，但觉胸口热血迸涌，脚也吃不住劲，蹬蹬连退了六七步，后背重重地碰在石壁上，又发出“砰”地一声。

他急忙举手揉按胸部，同时调运真气，差一点就吐出鲜血。

这等功力深厚的一击，皇甫维平生除了在三公手下见过以外，还有就是“圣女”，但这等地方决不会是“圣女”匿伏着，因此皇甫维首先就想起“三

公”。

走了六七步远，陡然又感到潜力压体。虽然他已决定不再硬接，无如对方所发潜力神妙异常，直到袭上身时才能发觉。是以迫不得已再度运聚功力，双掌疾然拂了出去。

黑暗中但听“砰”地一声，接着就是皇甫维身躯碰在石壁上的响声。

这两声消歇之后，黑暗中升起喘息之声，却是两边都有。因此，皇甫维略略放心，知道对方暂时无法出手攻击。当然这也可能是诈，好叫自己大意疏神，不过，目下不管对方是否使诈，皇甫维却毫无办法可以预防敌人。

又过了一阵，皇甫维索性贴着石壁打坐，便他心中老是被一个疑问所困扰，那就是对方是什么人？为何两次出手袭击，却又不趁自己尚未恢复功力之时乘机下手？这些个疑问的确使人十分迷惑，尤其是关系着自己的生死，所以使得他无法集中精神来调元运气。

第二十三章 罹祸

他又伸手入囊，这一回摸到那两枚得自太阳谷的“小还丹”，便取了出来，手指轻轻捏住，却下不了决心捏碎吞服。

他晓得若果真是“小还丹”的话，不但可以疗治他这种内伤，连刚刚断气的人也可以救活。可是这两颗药丸如果是毒药的话，他死掉不要紧，只怕日后还得被三公他们耻笑一辈子。故此他直到如今，还不敢吞服。他正在踌躇之时，对面突然升起一个苍老但甚是响亮的声音，道：“你捏着的是什么药？”

皇甫维骇了一跳，要知他乃是练有“天视地听”之术的人，可是在这条地道之中，过了这么久还看不见一点东西，虽说是与功力减弱大有关系，不过他仍然要比平常人的目力敏锐许多倍。而对方相隔这么远，居然瞧得见自己手中捏着的是药丸，这等眼力，无疑又属天下第一。

他先不回答对方问话，缓缓道：“尊驾是什么人？”好苍老响亮的声音又升起来，道：“你手中是什么药丸？”

他们互不相让，抢着问话，变成双方都答非所问。

皇甫维微哂道：“我如果知道这是什么药，那就好啦——”对方低哼一声，道：“这话怎说？”

皇甫维道：“你先告诉我，你是谁？”

黑暗中一片寂然，生似那人业已离去。皇甫维用足耳力，听不到丝毫动静，当下迅速忖道：“此人武功之高，举止之怪，真令人莫测高深！目下他不过来动手，我应该趁这机会赶紧服药，以便治疗伤势，恢复功力！不然的话，眼前这个怪人就足以制我死命，如果那风火二童查到此处，也是非死不可之局！”陡然间他感到有点不对，疾然缩手背后，一阵微风从他前面拂过。如果不是他缩手得快，手中捏着的药丸就被那黑暗中的怪人夺去。他运足目力瞧去，只见三尺外有道人影，只有自己盘膝而坐时那么高。皇甫维深深感到震惊，暗忖对方如果不是也像自己坐在地上的话，这等高度，当真是罕见罕闻的侏儒。

转念之际，突然一阵微风袭到胸前。皇甫维出手拂去，五指拂中对方手臂，但觉坚逾钢铁，疾忙变化手法，翻腕舒掌，五指如钩，一下子就扣住对方手掌。

对方似是有意任他扣住手掌，待他扣实之后，才缓缓运功向他胸口迫去。

皇甫维连忙运集内力抵拒，可是对方掌势重如山岳，继续缓慢而坚定地对他胸口压到。

他连推几下，不但没有推开敌人手掌，还几乎因用力过度，咯出鲜血。一会工夫，对方手掌已压到他胸口。由于他的后背抵住石壁，无法往后退闪。登时变成刑架上的囚犯一般，黑暗中已散发出他喘息之声。幸而对方掌势及时停住，不然的话，皇甫维立时得被对方那只重如山岳无法抗拒的铁掌压碎胸骨，伤毁内脏而死！

这时双方相隔只有三尺，皇甫维好像能感到对方呼吸的气息。但他目下胸口受压，血气上涌，双眼金星飞舞，根本无法凝神瞧看对方长相。黑暗中只听对方发出苍老沉劲的声音，道：“我要夺你手中丹药，易如反掌。但我生性执拗，你最好乖乖说出那药的名称！”

皇甫维虽在生死关头，仍然保持镇定，此时心念一转，缓缓道：“你目

下虽然能予取予求，但我纵然身死当场，也不会对你服气！”对方应声道：“你不过是个不知天高地厚之人罢了，服气与否，我不在乎！”

皇甫维万万想不到对方居然不受激，只好冷笑一声，拒绝再开口说话。蓦地感到胸口压力加重，顿时心跳加速，热血沸腾，当真难受已极。对方突然噫了一声，道：“你已被我掌力震伤内脏，但目下居然尚能禁受得住。这等成就，已不是寻常人可以望其项背……”

他说话之际，掌上压力并未减轻。是以皇甫维仍然十分难受，于是懒得置答。

对面那个怪人接着道：“你面貌之俊美，也是我平生仅见。但这还不足为奇，最奇的是……”

皇甫维在万分难过之下，好奇之心犹在，这时见对方住口不说，忍不住挣扎问道：“最奇的是什么？”

对方缓缓道：“最奇的是你极似我多年前相识的一个人，唔，甚至武功手法也很像。嘿，我真是老糊涂啦，怎的没有想起他呢！”

皇甫维已经明白对方说得是谁，因为这话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不过他仍然不愿意被对方诈出真话，勉强挣扎着道：“谁？我像哪一个？”

对方掌上压力稍稍放松，皇甫维得而喘息数下，心中突然泛生感激之情。当然他不是真的感激对方松缓压力的恩德，而是觉得自己今日一定无法幸免逃生，因而在死前多忍受痛苦实在不必要。对方忽然减轻压力，无论如何暂时都值得快活感谢。

对方似是陷在沉思之中，过了良久，仍然没有声息。

皇甫维喘息了一会，胸中感到舒服得多，这时，便能够运集功力聚拢眼神向对面瞧去。

眼前的形象逐渐清楚一点，起初只是一团黑影，但现在却隐隐看出是个须发皆白，四散披垂的老人。这个老人也是像他一样盘膝坐在地上，所以才显示得出奇的矮。黑暗中虽然瞧不清他的相貌，可是从轮廓看来，必是相貌堂堂之士。

还有就是这个披发老人身上衣服破碎褴褛，与其说他身上穿的是衣服，倒不如说是一些破布片挂在身上。

他一点也猜不出这个奇怪的老人在转什么念头，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这个长发老人在多年前必定是武林高手，曾经见过自己的义父，甚且可能受过义父迫害，所以印象深刻。或者那就是他躲匿在这条阴暗潮湿的地道内的缘故。

他又想到这老人如果在此间匿居多年，难道说太阳谷的日公舒涛从不进来，而另一边的出口处乃是太阳谷、冷月山庄及天星坞三地接壤的边界，也就是三公老巢内的重地，无疑会有三家好手时时巡逻，这个老人如果是在那几座山谷中找寻食物的话，怎能多年来都不被他发现踪迹。因此，除非这个老人匿居此地，乃是日公舒涛所知悉，并且每日送食物给他。不然的话，断难不被发觉他多年匿居于此。

假使日公舒涛已知道这个老人在此，也就显示出此举何等秘密。因而可以据此推测出这个老人身份来历必定不同凡响，所以日公舒涛才不敢让人家知道，日公舒涛惟一惧怕的人就是义父，这人隐迹诡秘，如果是为了避免义父发现，那他一定就是义父对头！

他左思右想时，陡然间记起早先风火二童出手夹攻自己之际，那一套刀

法神奇奥妙之极，其中只有有限的几招乃是日公舒涛绝学，其余的手法家数，有部分可以确定是少林派无上心法。起先他只认为乃是日公舒涛博彩诸家之长，创下这一路刀法，但目下回想时，突然联系到这个老人身上。他震惊地望着这个长发老人，正要设词开口，忽然听到对方发出一阵磨牙切齿之声。

皇甫维耸耸肩，改变了差一点出口的说话，道：“你老人家可是想起多年前的恨事。”

那长发老人嘿嘿冷笑一声，道：“不错……”话声中充满怨愤之意。长发老人接着道：“还有就是我想不到经过多年之后，居然能和一个人面对面提起此事！”

皇甫维耸耸肩，道：“你老可是要取我性命？”

长发老人道：“这个自然，但你先把两颗丹药都交给我再说！”皇甫维不再反抗，默然把那两粒“小还丹”递过去，然后道：“你要这丹药干什么？”

长发老人冷冷道：“你不要管，还有你背上的长剑！”

皇甫维解下来，递了过去。那长发老人双目望着他，一边伸手接剑。剑一入手，突然失惊地低头瞧着，接着掣了出来，黑暗闪起一道霜光寒芒。皇甫维看出这个长发老人实在不同凡响，那柄圣剑一入手，便从此剑重量上发觉不是寻常之物，可知他在数十年前，必是在武林中享有盛名之士。长发老人随手挥舞圣剑，幻起一片耀眼光华。

那长发老人把圣剑反来复去地看了一回，道：“如果我老眼不花，这柄剑应该是心池圣女用以降魔的随身利器！”

皇甫维道：“不错，你老人家见过圣女么？”长发老人沉默了一会，轻轻叹息一声，道：“我自然见过，你反正不能生离此地，告诉你也无妨，我目下虽有几个心愿，但第一个心愿，就是想再见她一面，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再见她一面，死亦瞑目！”

皇甫维道：“你这心愿不难达到，她不久就会到天星坞去……”长发老人瞿然动容，伸手抓住他的臂膀，连连摇撼，道：“这话可是当真？你听谁说的？”

皇甫维道：“星公冷央告诉我的，大概不假！”

长发老人发出数声干笑，似是欣喜，又似是不安，接着道：“可是你看，我这一身衣服都破碎了，怎好出去与她相见？”

皇甫维道：“不错，这样子有点不好意思。你老最好设法换套衣服，再理一理须发……”

长发老人呆了半晌，颓然道：“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不能见她，我不能见她……”

皇甫维本想说人生无几，再不出去见她的话，只怕岁月不居，老死此地。但话到口边，忽然不忍使他太过绝望，便改口道：“如果不是时候的话，迟些日子也无妨碍，反正心池圣女已在江湖上露面，不难找到。”长发老人道：“你可曾见过她么？这把圣剑是浊她赠你使用？”皇甫维道：“在下自然见过她，但此剑却不她手中得到，而是由少林寺无心长老处取得。”

长发老人怔了一阵，道：“我有许多话要问个明白，你先告诉我，心池圣女现下可是黄老不堪了？”

皇甫维道：“不，跟二十年前没有什么分别！”

长发老人迷惑道：“你在二十年前已见过她？”

皇甫维道：“我一共才几岁？怎能在二十年前见到她，只因我看见过无

心长老亲笔描绘的圣女像，那是在二十年前，圣女在宣布‘一皇’已经退出江湖之时，无心长老画下她的肖像！”

长发老人道：“我没有参加那次盛会，其时我已经从武林中隐姓埋名了一段时间！她现在还像以前那么美丽圣洁么？武林中人对她评论如何？”皇甫维道：“天下武林之人因她制服一皇的功劳，至今对她仍然万分敬仰！”长发老人道：“好极了，好极了。这样说来，‘一皇’皇甫孤对我说的话并不可靠！”

皇甫维正要开口询问，那长发老人又接着道：“少林无心长老和我是熟人，还有无意长老，你都见过他们么？”

皇甫维道：“我都见过，并且对他们的近况，知之甚稔！如果你老和他们有关系的话，有些消息你老一定感到万分关切！不过，你要问在下的话很多，在下只想反问你老一件事！”

长发老人沉吟一下，道：“你想知道什么事，尽管发问，反正你活不了多久！”

皇甫维微微一笑，道：“我不懂你老为何一定要取我性命！这且不去管他，就请你老把昔年‘一皇’所说的话告诉我……”

长发老人点点头，道：“你和‘一皇’大概有密切关系无疑，我适才故意提起他，一方面固然是实情如此，其次，我也想藉此测验你是否与他有很深渊源！”

皇甫维道：“你老没有猜错，‘一皇’就是我的义父！”

长发老人讶叫道：“不可能，不可能……你的样子长得跟他昔年一模一样！只比他年青一些！依我猜想，你一定是他的亲生儿子！”皇甫维道：“信不信由你，虽然我的姓也是皇甫，单名维，可是事实上我自己也晓得，我是个孤儿，自幼由我义父收养而已！”

长发老人不由得信，只因皇甫维神情口气，诚挚坦白得宛如天真无邪的孩童一般。

“好吧，就算你是他的义子，当年你义父曾经对我说，心池圣女已经与他发生不寻常的关系。其时我深信不疑，因此这二十多年来，都感到痛苦万分……”

皇甫维闭口不语，他虽是知道圣女的确曾被义父所征服，占有了她的肉体。但他本人却对圣女存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爱感情，所以他不愿向任何揭穿她的隐秘，以致她圣洁之名被损。

长发老人道：“你的问题我已答复，现在轮到你说啦！”

皇甫维道：“关于无心长老和无意长老人，我先从无意大师说起，他目下已经投身在三公麾下！当然外人还没有一个知悉此事！”长发老人突然一掌掴在他的面颊上，怒声道：“胡说，他是少林寺地位极隆的人物，怎肯投靠三公？”

皇甫维生气道：“算了，我不说啦！”

长发老人发了一会脾气，却又亟欲知道其它的事，缓缓道：“对不起，请恕我一时冲动侮辱了你！”

皇甫维想不到这个一把年纪的老人，居然低首道歉认错，顿时消了怒气，道：“既是这样，我就说下去……”

他想了一下，道：“无意大师曾经参加鬼医向公度炼药之事，结果被鬼医向公度所愚，单单把鬼医向公度功力增强。之后，他和鬼医向公度为了对

抗三公，联合在一起，但最后不知如何反而变成了三公那边的人，反过来暗中与圣女作对！我亲自和他交手数次之多，后来的一次他虽是用皮面具假扮别人，可是却瞒不了我……”

长发老人阖起双目，似是极力思索此事。

皇甫维接着道：“至于无心长老的消息却更加不幸，他已经去世啦！”长发老人身体一震，沉声道：“他怎么死的？”

皇甫维道：“他们虽然听说我义父已经去世，可是仍然闯入地下石室之内，启棺验看……”

长发老人道：“这个自然，如果不是亲眼见得，谁肯相信！你义父可是真的死了？”

皇甫维道：“他……他当时并未真死……”

“怎么样？谁都晓得‘一皇’智谋如海，超世绝俗，哪可轻易相信！”事实上当时的情形，乃是连皇甫维也以为义父业已去世，后来才发现不是，其间一点也没有故布疑阵之意，但这一番经过长得无从解释！皇甫维只耸耸肩，道：“那一次他绝对不是假装，信不信由你。同时我义父他身罹重病，多年来离不开床榻，是以其时并不在石棺内。那具石官乃是机关的枢纽，一旦掀动，地道中就顿时火势大作。少林寺无心大师，四岳掌门及一干武林高手进入之后，果真触动机关，地道中均被烈焰填满……”那长发老人冷哼一声，道：“这些高手们通通葬送在烈火之中，是也不是？”

皇甫维道：“没有一个被火烧死，可不是我义父布置的机关不行，而是心池圣女恰恰赶到，打开地道入口，救活了众人性命，单单那少林寺无心大师，却被人在黑暗中暗杀身死！”

长发老人眼中射出惘惘寒光，道：“凶手是谁？”

皇甫维道：“江湖中都传说是我下的毒手，但我自己当然晓得不是真的！而且，只有我晓得谁是凶手！”

长发老人道：“你可有意思说给我听听？”

“这有何不可？凶手就是少林三老之一的无意大师！虽然当时无意大师不在地道之内，但后来我发现那个山精关炎生竟是无意大师假扮，这才醒悟杀死无心大师的人，就是他的师弟！”

那长发老人听了这种骇人听闻的话之后，居然并不露出一一点讶骇之容。皇甫维淡淡道：“我早就知道你不会相信，算我没有说过这话就是！”长发老人道：“空穴来风，其来有自。你既作这等指证，必有前因后果。请问你第一次见到无意大师是在何处？经过情形如何？”

皇甫维道：“在嵩山山路上，那时我刚好从少林寺出来……”长发老人仰天笑道：“原来你衔恨于心，无怪要指他是凶手了！这样说来，你虽是‘一皇’的传人，仍然敌不住少林寺三老……”皇甫维剑眉一挑，道：“他用暗算手段伤人，哪里值得骄傲？当时我初入江湖，毫无经验。兼且久闻少林寺三老威名，怎想得到他突然出手？嘿，嘿，若果是现在的话，只要我治愈身上伤势，就算三老一齐上来，也难动我一根汗毛！”

长发老人冷笑道：“我本来要取你性命，但你这么一说，我倒要考虑考虑……”他突然后退，迅即隐入黑暗之中。

隔了一会，那个长发老人又奔回来，这次一直奔到皇甫维面前停住脚步。皇甫维淡淡道：“你决定了没有？”

长发老人道：“早就决定啦，这颗小还丹还给你！”

皇甫维接住丹药，怔了一下，道：“你是什么意思？”

长发老人道：“笨蛋，我把小还丹还给你，就是让你治愈内伤，也就是暂不杀死你的意思！”

皇甫维道：“这小还丹行么？我是刚刚得到手的！”

长发老人道：“这小还丹药力不逊于少林寺的大檀丸，当世之中，只比心池圣女的‘净心丹’略逊一筹。你服下之后，担保你在半个时辰之内澈底痊愈！老实告诉你，我走火入魔之后，双腿瘫痪多年，同时内力也不能源源发出，是以早先每击你一掌，就得喘息好久！但刚才我服了一丸，目下已经全部恢复正常……”

皇甫维恍然道：“怪不得你奔来跑去，敢情是试一试刚刚恢复的脚力！这样说来，我竟是有恩于你啦……”说时，捏碎蜡壳，服下壳内药丸。片刻间但觉胸腹间一片炙热，过了一阵，全身舒适异常，赶紧调元运气，助那药力运行。大约静坐了半个时辰，才睁开双眼。

他睁眼后第一点不同之处就是目力敏锐异常，两丈之内，都可看得清楚，第二是体内真气内力，均能调运自如，比之当日尚未受伤以前还要精纯得多。

接着他发现那个长发老人，满面愁容地站立在他前面，不禁大为惊奇，道：“是什么事情使你这等难过？”

长发老人道：“我本想等你功力恢复之后，我们到那山谷内动手，你赢了自然不必说，若是输了，我就杀死你，替无心长老报仇！”皇甫维道：“这主意不错，你老武功虽是奇高，但我也不是好斗的。这有什么不对？”

长发老人叹口气，道：“可是自你提醒我说，由于那一丸小还丹之故而有恩于我以后，我再三思量此事，发觉这话不假，因此我怎能做那忘恩负义取你性命之事？”

皇甫维哂道：“其实以我看来，你敢跟我动手，已经算你胆量不小。至于我的生死，无庸挂怀！”

长发老人冷笑道：“好，好，你死了可别怪我，走，那边山谷内寂静无人，正好施展！”

老人当先驰去，皇甫维紧紧跟着。但见这条石砌的地道竟然长达三里。之后，地道就变得崎岖简陋，忽而宽阔，忽而狭窄，可见得乃是天然山洞。大约又走了七八里之远，便见到天光射入。

他们跃登洞外，只见身在一片斜坡之上。下面是座宽广山谷，绿草如茵，花卉无数，风景甚是幽美。

谷底有一片平坦广阔的草坪，两人奔到草坪中停住。长发老人突然仰天清啸，声如鸾凤。跟着四面传来回声，甚是悦耳。

他转头望住皇甫维，道：“我已有十多年不曾这等自由自在地奔走长啸，此刻心中甚是高兴。你如果不想动手，尽管明说！”

皇甫维淡淡一笑，道：“不行，今日我们非动手不可！”

长发老人愣了一下，仰天长叹一声，道：“好，好，我佛慈悲，弟子今日被迫犯戒，实是情不得已……”

皇甫维道：“原来你是佛门弟子，怪不得婆婆妈妈的，我可要出手啦！”

长发老人神色一敛，宛如渊亭岳峙。皇甫维表面上依然十分从容洒落，踏步迫近，左掌轻飘飘拂了出去。长发老人发掌迎劈，掌势威猛之极，宛如雷霆迅击。

皇甫维五指上劲气绵绵发出，与对方那股狂飚一触，顿时有如五把极是

锋利的小剑一般，在当中划破一条裂缝。因此狂飚罩体而过时，毫无伤损。

那长发老人面色微变，一连劈了三掌，每一掌都凌厉绝伦。四周丈半以内的树木都纷纷折断，野草僵贴地上，威势实足惊人。

皇甫维双手交叉疾拂，只见他有如站在狂风中心，浑身衣裳拂拂飞舞。但他脚下却未曾移动半步，可见得对方掌力虽是强劲威猛之极，却无法奈何‘一皇’嫡传的神功。

长发老人突然停手，朗声大笑，道：“想昔年与一皇动手时，依稀是这等情景……”

皇甫维应声道：“老丈掌力之中暗蕴少林寺无上神功‘大乘心印手’，威力之强，举世无俦，区区若不是仗着家传独门神功护体，早就惨毙在老丈掌下！老丈既是谙晓少林寺七十二种绝艺中最厉害的‘大乘心印手’，想来必是少林门中之人了？”

长发老人道：“你懂什么，‘大乘心印手’在世间虽是号称少林寺绝艺之最，其实有名无实！至于我是什么人，你知道又有何用处？等这一战下来，幸而不死的话，我们再谈此事便了！”

皇甫维应一声好，凝眸运功，静候敌人出手。

长发老人这一回抢先出手，踏步欺近，一掌当胸拍到。这位老人不但掌力强劲绝伦，掌势更是奇奥莫测。随手一招，暗蕴千变万化。

皇甫维双手拂出，陡然以攻为守，一连发出数招，把对方迫得连退四五步之远。

长发老人目射精光，倏地手法一变，虽是双手一齐发招，但两手之中，必有一手乃是虚招。

皇甫维第一记就吃了亏，被对方右手虚招遥遥一扫，顿时半边身子微微发麻，他大吃一惊，施展出移形换位上乘身法，迅快退开寻丈。

那长发老人大步冲上来，大声道：“你看我的武功比三公如何？”

皇甫维道：“老丈虽属举世罕见的高手，但比起三公他们，如果一个对一个的话，大约可战个平手，充其量老丈略占上风，依我看来，老丈仍然抵不住他们擅长的联手合击的攻势！”

长发老人微微一晒，道：“你年纪虽轻，说话却颇有见地，不过我仍有两条路可以增强武功，那时必可轻易取胜三公他们……”

皇甫维大感讶异，道：“老丈之言，恐怕全属自欺欺人的梦话！”

长发老人道：“你懂得什么，这两条路子一是修习一种上乘武功。一是仙缘巧合，碰上此谷特产的‘化骨锦’毒蛇，剜下毒蛇的双眼及剖出胆囊，立即服下，亦可顿时增加六成至一倍的功力！”

皇甫维眼睛一眨，道：“捕捉这种毒蛇之时，可须什么利器药物？”

长发老人道：“你一直望着我背上这柄圣剑，可见你心中生疑念，我不妨老实告诉你，你猜得不错，捕捉那‘化骨锦’毒蛇之时，必须有这柄斩金断玉的圣剑在手，不然的话，就算武功再高的人，只要一碰上那条毒蛇的锦鳞，三日之内，就得化为一堆白骨！”

皇甫维道：“看来你惟有这第二条路子可走，若是第一条路子，以老丈这一把年纪，再行苦练另一种上乘武功的话，只怕徒生岁月不居，人寿几何之叹！”

长发老人举步迫近，道：“闲话说完，我可要再度出手啦！”皇甫维朗朗道：“请！”两道人影倏地由分而合。转眼工夫，各以迅快手法抢攻了六

七招之多。

突地，皇甫维想起什么，道：“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二十年前被义父击败的少林无闻长克。我曾听无意大师说过。”长发老人正欲说话，陡然间一道彩光从他们当中的地面冒了出来，宛如激箭斜斜飞射开去，其势绝快。

两人都不禁怔了一下，各各煞住掌势。那长发老人突然大喝一声，迅雷闪电般掣出圣剑。

皇甫维见他掣出圣剑，他深知此剑非同小可，尤其是在对方手中施展，更是威力无穷。是以连忙退开数步，寻思应敌之计。

那长发老人动作好快，一撤出圣剑之后，双足顿处，化为一道白虹，斜斜飞去。

皇甫维这才恍然大悟，敢情刚刚从地底冒出的彩光，就是那老人所说的‘化骨锦’毒蛇。无怪他立刻掣出圣剑，并且舍下自己！

强敌已去，他长长吁口气，回身找到一株树荫下憩坐。

他取出囊中那面免死金牌。随手打开，金牌内赫然出现那本意形大法秘本。

此刻他脑中思潮起伏，随手翻阅一阵，终究因心神不定而看不进去。于是他收起，举步向山坡上走去。

那个直通太阳谷秘宫的地道洞口被蔓草杂树掩蔽住，如果不是深知底细之人，就算走到切近，也无法发觉。

他钻入洞口，刚刚走了两丈许，倏然听到后面“唰”地一声，疾忙转身一看，只见两点碧光，在他身后五尺左右的地面上闪闪摇晃，紧接着便看清楚那两点碧光敢情就是一条彩色斑斓的毒蛇的眼睛，这一惊非同小可，急急后退。

地上两点碧光仍然留在原位，并不移动，皇甫维这才站定脚步，凝眸细察。

黯淡光线之下，只见那条彩色斑斓的蛇只有两尺长，尾部比头部还要粗大，末端也不似平常的蛇一般尖长。

再细细一看，敢情那条彩色毒蛇已断了一截，怪不得尾巴不尖，而且使人感到蛇身奇短。

此蛇既然不动，他就不想惹它，贴着石壁向出口处走去。

走到出口之处，忽然想起一事，不由得停步转身，望着那条彩色斑斓的断蛇，忖道：“此蛇是那个老头子口中提及的‘化骨锦’无疑。看它这等形状，分明已遭圣剑斩断，却不知怎的此蛇居然逃出他手底，来到此地？如果此蛇已经毙命，而那老头子竟不回来，以致永远无人发觉，这等天珍地宝，弃之岂不可惜？”

他想到这里，随手捡起一块石头，运劲向两颗蛇眼之间，扬手击去。

“啪”地一响，那条断蛇吃他的石子打得弹起半尺，然后落在地上，动也不动。

皇甫维见那蛇已死，便走近去。心中顿时记起那个长发老人的话，不敢碰触到蛇身，找了一根树枝，挑起断蛇，便离开地道。

走到洞口边，突然记起一事，俊眼一眨，便在靠近洞口的一块石头上，运足指上劲力，划向石上，写道：“字启无闻长老，维本奉命交还秘笈，未晤，复为无意觊觎暗算，初尚未悉金牌内之秘密，数日前方始从冷月山庄取回，阅后始略窥门径，今谨以奉还。”

这几句话字数虽不多，却也耗了不少真元。他喘息一下，取出那面免死金牌，扬手一拍，金牌插入石中达寸半之深。

他走开老远，回头一瞥，只见石上金光灿然，甚是显眼，谅那长发老人无闻长老定然能够发现，便放心向谷外奔去。

奔到隔邻的深谷之内，他找了一处平坦舒适的草地，把那截毒蛇放下，忽见蛇身末端被斩断之处，有枚金亮碧色的胆囊垂出来，快要掉下。

他记起无闻长老之言，暗暗把心一横，把树枝举过头，仰头张口，凑近那截蛇身断口处，撮唇轻轻一吮。

那颗像指尖大的金碧色胆囊陡然向他口中落下。皇甫维一口接住，立即咽下腹中。

紧接着两点碧光一齐掉下来，皇甫维一望而知就是“化骨锦”的两颗眼睛，连忙运气张口一吸，两点碧光一齐投入他口中，被他咽下。

皇甫维一口气吞下那“化骨锦”的胆囊及双睛之后，随手把蛇尸甩在身侧一个土坑之内。瞬息之后，转眼看时，那条彩色斑斓的毒蛇，已化为液体，接着消失在泥土中。

正在瞧看之时，突然感到肚腹中炙热不堪，连忙运功调息，登时感到十分舒服。

过了一会，热流又从丹田涌起，他再运功调元，那道热流不多时就平复。

又隔了一阵，热流复起，这一次不论他怎样努力，也无法驾驭。顷刻工夫，他感到好像喝醉酒似的，头脑昏昏沉沉，神志模糊。只见他起身踉跄向前奔行，脚步歪歪斜斜，无法稳得住身形。不久，他已翻过两座高山，走落一处平原之上。这块平原渺无人迹，野草高达胸际。

皇甫维晃晃悠悠地向前奔行，一会儿大笑，一会儿长啸。有时放声大哭，自个儿闹得十分起劲。

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兜上心头，譬喻杜筠的惨死，乔诗频的一夕风流，舒倩、佟秀和冷清影的痴情，还有见到心池圣女时所引起的微妙难言的感情等，在他心湖中翻来覆去，因而情绪十分紊乱，忽悲忽喜。远处四周都有人影闪动，逐渐迫近，但是皇甫维沉迷在自己的悲欢之中，毫未发觉。

皇甫维继续奔行，忽然两个黑衣大汉从草丛中跃了出来，拦在去路。皇甫维眼睛微睁，醉态可掬地望望他们，接着道：“这……这是……什么……地方？”

两名黑衣大汉讶异地对望一眼，没有回答。

这时，四下出现了许多黑衣大汉，少说也有二三十人，个个手持兵器，刀剑枪棍样样皆全。他们都露出深深戒惧之容，望着核心中这个俊美少年。最先在皇甫维前面出现的两名黑衣大汉，似是身份较高，神情举止都凝重得多。

其中一个大声道：“皇甫公子，你打哪儿来，要到何处去”皇甫维身形摇摇晃晃，道：“我从这边来……要到那边去……”他说完这两句话，忽然跌倒在草中，声息全无。

那些黑衣大汉们唯恐皇甫维此举其中藏有阴谋，不约而同退开数步。过了片刻，草丛中发出响亮的鼾声，一众黑衣人面面相觑，不知那皇甫维是真正睡着抑是戏耍他们。

那两名身份较高的黑衣人互相低语几句，便各挺刀剑，缓缓拨草迫近。却见皇甫维满面酡红，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沉沉大睡。那两名黑衣大汉失

声而笑，其中一个道：“这真是天赐良机，我们运气不错，容容易易就立此大功！我们把这厮扛回去吧！”

当下两人一齐动手，先取出绳索把皇甫维四肢屈向背上，牢牢捆住。然后取过一枝长棍，插入他手腕足踝捆缚之处，扛了起来。平野上响起一片欢呼之声，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向西方迅速奔去。不一会已到达一座高大的屋宇前面，大门外有四名黑衣佩刀大汉把守住。

这两名黑衣大汉满面谄色，走近去悄声道：“敢是坞主回来了么？”一个佩刀大汉点点头，举手询问地指一指皇甫维。及至听说此人就是皇甫维，都讶骇地望着玉面酡红的皇甫维，其中一人立刻奔入去。不久就匆匆出来，道：“坞主高兴得很，传令你们带他进去，这一回你们算是成名露脸啦！”

那两名黑衣大汉满面喜色，扛起皇甫维，走入大门之内。

内里已出来三四名黑衣劲装大汉，这两个扛住皇甫维的汉子连忙行礼，显然出来的数人地位甚高。

其中一个阴声一笑，道：“马宗、许杰，你们立下大功，这就要升为一等执事，与我们一同共侍坞主啦！这厮可是喝醉了？你们可曾动过手？”这个问话的劲装大汉说话极快，宛如连珠轻炮，一听而知必是星公冷央调教出来的好手。

马宗、许杰两人正要回答，另一个劲装大汉插口道：“算了，坞主正等着看看这皇甫维，马许两位功夫未曾练好，说话不够快，等他们说完，坞主也许就发脾气啦！”此人说话时也是迅快之极，这几句话在他口中说出来，只等如平常人说一句话的时间。

当下仍由马宗、许杰两人扛起皇甫维，走入那大厅之内打后门出去，另有一个较小的厅子，门口有七八个黑衣劲装大汉肃立不动。

他们走入厅内，耳中听到丝竹管弦的靡靡乐声，还有六七个美貌女子，身上只披着薄纱，酥胸玉腿，都可以看见。这些妖艳美女正在载歌载舞，姿态淫猥，令人心荡。

内里摆着丰盛酒筵，上座就是天星坞星公冷央，左边是个身披红色袈裟的僧人，这个大和尚面貌严肃，但双目光芒时时流动，阴鸷异常。星公冷央右边是个面目阴沉的中年人，身着淡青色长衫，双目凝视住马许二人带入来的皇甫维。

马许二人远远跪下叩见，正要说话，星公冷央已大喊道：“站在一旁，等会再说！”

他们连忙遵命走到一边，厅门口有个劲装大汉低低喊一声，叫他们趑出来，马许二人走出外面，那大汉低低道：“你们留在里面想找死么？”

马许二人都流露出讶骇之色，那劲装大汉道：“坞主已经传令召唤本坞‘春夏秋冬’四位仙姬献舞助兴，你们若果留在厅内，那是自取杀身之辱！”

马许二人咋舌道：“多蒙执事指点，不然小的们死无葬身之地……”

正说之时，一阵香风吹送入来，回眼望去，只见四位长身玉立的美女，袅娜走到，这四个美女身上大半裸露，肌肤如雪，走动之时，胸前双丸剧烈跳荡，加上修长的玉腿移动时摇曳生姿，当真称得上烟视媚行，极是诱人。

马许二人看得浑身血脉奔张，面色大变。突然间后背心同时被人击了一掌，顿时清醒。那四个美女业已袅袅走到他们面前。玉面朱唇，酥胸玉腿都似是迫人而来，骇得马许二人赶紧闭上双眼。

那四个美女发出一阵娇笑，声音甚是淫荡动人，接着便鱼贯走入厅中。

厅内丝竹之声复起，那四名美女翩翩起舞，口中曼声而唱。

红毯旁边地上的皇甫维发出呻吟之声，接着缓缓睁开眼睛。他侧卧地上，是以一睁眼就恰好瞧见红毯上的如林玉腿，不由得怔了一下。

那四名妖姬早已见到这个俊美绝世的年青人，这刻见他睁眼，个个都更为卖力，并且屡次掠过他眼前。皇甫维由下面望上去，因此看得特别清楚，但觉这些美女体态诱人异常，顿时身体中血液运行加速，满胸欲火熊熊焚烧，喉中极感干涸，不禁哼出声来。

那“春夏秋冬”四妖姬个个施展出浑身解数，时时撩起身上轻纱，肤光胜雪妙相毕呈。使人如在山阴道上，目不暇接。眼前所见都是丰满的胴体，乳波臀浪，震撼心弦。还有就是一双双修长浑圆的玉腿，惹人遐思。

皇甫维想闭起眼睛，却又舍不得这样做，不但他是这样，那个身披红袈裟的和尚和那个中年人也是舍不得移开目光。

皇甫维的目光跟着那四名妖姬移到席上，这才突然发现席上赫然是星公冷央居中高坐，左侧的和尚正是少林三老之一的无意大师，右边的中年就是鬼医向公度。他心神一分散，欲火热度顿时下降，四肢一动，又发觉自己乃是四肢倒扎紧紧捆住。这等缚法极难运力挣扎，不由剑眉一皱，追忆如何落在敌手的经过。

星公冷央突然阴森一笑，道：“你们两人虽然具有数十年修为之功，但定力远比不上那个后生小子！”

他的话声快极，却字字清晰。鬼医向公度及无意大师身躯都齐齐一震，恢复了清明神智。

无意大师诵声佛号，道：“坞主独具慧眼，挑选出这四位人寰罕见的艳姬尤物，贫僧总算是开了眼界！”

鬼医向公度接着道：“属下定力如此之差，使坞主见笑了……”星公冷央指一指厅侧地上的皇甫维，道：“此子自投罗网，内中似乎颇有蹊跷，你们认为应该如何处置？”

无意大师及鬼医向公度忖思了一阵，鬼医向公度道：“此子神通广大，诡谋出众，目下既是落网被擒，还是尽快诛除为上！”

无意大师也道：“向兄此言正合贫僧心意，此子如不即速诛除，恐又生变！”

星公冷央沉吟一下，道：“这话不无道理，反正不久就得与心池圣女作生死一拚，留下此子性命，徒然浪费人力……”

席上六道目光都向皇甫维望来，每一道目光都蕴含着恶毒之意。皇甫维用尽平生智慧，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免去一死。要知道他适才在暗中运气试了一下，已发觉自己功突然又有精进，这种情形，无疑是眼下那“化骨绵”毒蛇的双目及胆囊所致。可见得那少林三老之首的无闻长老并无虚言。

以他目下的功力，虽然不知能否敌得住那星公冷央及无意大师鬼医向公度等三人联手。但只求逃走的话，决不成问题。

因此，他目下唯一的要求，就是弄开手腕足踝上的特制绳索，恢复自由，就可以设法逃出此地！

然而对方这三人无一不是老得不能再老的江湖高手，他们怎肯把他手脚上的绳索解开？别说要他们解开绳索，看来想拖延多活一会也办不到！鬼医向公度道：“属下胆敢请坞主下令指派为取此子性命之人！”无意大师微微一笑，道：“这一点功劳贫僧绝不会与向兄相争。”星公冷央道：“这话倒

甚有趣，那就劳烦你了。”

鬼医向公度起身恭应一声“属下遵命”，走出筵席，举步向皇甫维走去。皇甫维在这生死俄顷之间，急得拚命运功想挣断绳索。可是他空自挣得虎目中精光暴射，头发直竖，仍然挣不脱束缚。

鬼医向公度已走到他身前，冷笑道：“皇甫维，你挣也没用，乖乖等死吧！”

他从囊中掏出一个扁长形的盒子，打开盒盖，内中有数十根长长的银针，他一面拣取，一面以传声向皇甫维道：“我晓得你并不怕死，只怕受辱，如果你说出那少林和尚向你讨取之物在什么地方，我就让你立即毫无痛苦地死掉！”

皇甫维怔了一下，也用传声之法，道：“你若是得到那少林寺无上绝艺‘意形大法’，当真就可以称雄天下，三公也不是你的敌手！但出的代价未免太低，我不感兴趣！”

鬼医向公度急急传声道：“你要怎样？活命可办不到！”皇甫维道：“不能活命就拉倒，免开尊口！”

这时，恰好有两个黑衣大汉匆匆进来，向星公冷央报告什么事。鬼医向公度趁机迅疾传声道：“你何须将那意形大法的威力夸大，如果那等厉害，你自己家何以不练？”

皇甫维传声答道：“我被家父以前诺言所限，虽然明知神妙，也不能取阅修练，连家父也不曾练过！”

鬼医向公度道：“我即使相信于你，也无法救你一命！东西放在哪里？快说，不然的话，我叫你后悔莫及！”

皇甫维冷笑一声，仍用传声之法道：“皇甫维岂是骇得住的人？其实你只要弄一种药物，使我看似僵死，瞒过他们耳目，不就行了？”鬼医向公度沉吟了下，取出一支银针。忽地风声飒然，那星公冷央已站在他身侧。

皇甫维立刻大声道：“冷央，你可想知道我们刚才用传声之法说了些什么话？”

星公冷央只阴阴一笑，向公度居然神色不变。皇甫维觉得好生异，只因他这样喝破向公度的秘密，星公冷央势必取这心怀不轨之人的性命，怎的还能保持镇静？但他这时已管不得太多，接着道：“他想得到少林秘艺意形大法，以便与你们抗衡！”

星公冷央道：“嘿，嘿，我早知道啦，向公度可即速下手！”鬼医向公度奉命恭应一声，转眼望住皇甫维，冷笑道：“好家伙，你竟敢想趁机咬我一口，但你却万万想不到这乃是坞主的奇计吧……”他正要蹲下，皇甫维剑眉一皱，道：“你让开一点，我有话对冷央说！”鬼医向公度不由得怔了一下，望望星公冷央。

星公冷央迅速忖思一下，想不出皇甫维有什么话要说，沉吟了下，道：“好，向公度请让开一旁，待老夫听听看他还有什么鬼话？”鬼医向公度无奈只好退开。

星公冷央哼了一声，道：“你有话快说，如果是存心拖延时间，我看对你也没有什么益处！”

皇甫维面色一沉，道：“我只要知道一件事，同时也有一件事告诉你，以作交换。我皇甫维岂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你口中可得干净点！”星公冷央心中突然一阵悚然，随即哑然失笑，敢情那皇甫维口气神情都像极昔年的

旧主人“一皇”，是以不知不觉感到悚然。他虽然随即发觉，但这种震于旧主昔年恩威的心情仍然未曾消失，当下和缓地道：“好，好，算我讲错，你说吧！”

皇甫维肃然道：“我仍不知自我身世，你必须在我死前告诉我，其次，我要告诉你的，就是那鬼医向公度及无意大师功夫，远高出你想像之外，你可得留点神！”

星公冷央道：“怎生见得？”

皇甫维道：“早先你豢宠的四个妖姬艳舞之际，他们流露出难以遏制的神情，似是定力甚差。但你有没有再加注意，他们自从你开口之后，就没有再看她们一眼，此中分明有诈，看来他们故意装出那种神情，由此可以推测到他们的武功深浅无疑曾经向你隐瞒，以我所知，这两人功力之高，只比你略逊一筹，不见得定力差到这种地步！”

星公冷央口中虽是淡然以应，但面色变化了好几次，显然十分动心。他道：“关于你的身世，我不是已明明白白地写在柬帖之上么？你可是失去那柬帖？”

皇甫维故意怒声道：“狗屁，那上面只写着什么一个月后，心池圣女将驾临天星坞决一死战，届时身世自知……”

他还未说完，星公冷央已经插口道：“那只能怪你自己不听我的话，我曾囑你必须在安全地方方可拆阅，但你却提前拆了，我用另一种药水所写的关于你的身世，其时尚未显现，你怎看得见？”

皇甫维其实也想通了这一点，当时他偷听到司空表等三人惊讶谈论这封载着他皇甫维身世的柬帖，为何会在那房中发现时，他就想到当星公冷央书写柬帖时，换过两种墨水，字数甚多，无疑他是用一种特制药物，要隔一定的时间后方始显现。不过他为了要迫对方把自家身世说出来，故此故意装出愤怒之容。

这刻他仍然表示不信，道：“这简直是哄骗小孩的话，第一我从未听过有这种药水。第二、我拆阅时自以为该地业已安全，不能指摘我不听你的话！”

星公冷央凝眸寻思，一望而知他的念头已经转到别处，皇甫维也不打断他的思路，默默等待。

过了片刻，星公冷央忽然命人进来，把皇甫维带到另外一个陈设华丽的房间之内，他也跟着进去，把手下之人赶出房外，关起房门。然后伸手在皇甫维胸前连点了三处穴道，这才替他解开绳索。

皇甫维舒服地伸展四肢，道：“你要什么？”

星公冷央道：“我要用两样极为宝贵之物，换取你两桩绝艺中任何一种，你可肯作此交易？”

皇甫维道：“一样是少林无上秘艺神功意形大法，这个我知道了，还有一样是什么？”

星公冷央阴声笑道：“你怎会猜不出来？就是公子家传的采补大法！”

他见皇甫维没有什么反应，便接着道：“我也不是贪心无度的人，这两宗绝艺，只要一样就行啦！”

皇甫维淡淡道：“你说有两样极为宝贵之物与我交换，不知是什么东西？”

星公冷央道：“第一样就是你身世的秘密，这个秘密连你义父也不晓得！你认为可称得上宝贵么？”

皇甫维点点头，接着道：“第二样呢？”

星公冷央道：“公子本是聪明绝枯的人，怎的猜想不到？这第二样自然就是你的性命！”皇甫维摇摇头，道：“我的性命算不得宝贵之物，目下我对自家生死，根本不放在心上！”

星公冷央大感意外地哦了一声，道：“如果你的性命算不得宝贵之物，那么你身世之秘更用得宝贵两字啦！”

他眼珠一转，好像触动了灵机，随即流露出深思冥索的神情。皇甫维故意浮起倔强的神色，道：“你的想法倒是不错，假使你得到两宗绝艺中任何一种，武功火候就可突飞猛进，不消多久，你就可成为当世武林中第一高手……”

星公冷央蓦地听到皇甫维的话。那“当世武林中第一高手”几个字正好抓中心坎中痒处，不由得停住身形，阴声一笑，道：“这事于我虽有无穷益处，于你却毫无损害，你怎生决定？”

皇甫维淡淡一笑，道：“谁说于我无害？我看最先倒霉的大概就是我了！”

星公冷央怔一下道：“这话怎说？”

皇甫维好似感到疲乏难支，随意在旁边一张椅子上落坐，接着道：“这还用得着解释？假如我答应了这个条件，目下纵然得回性命，但等到你武功练成之后，我还不是要死在你手上？与其这样，倒不如现在就死掉，还可巴望心池圣女击败你们，通通杀死，出一口闷气……”

星公冷央怒哼一声，道：“她这次到天星坞来，休想活着出去！我不妨告诉你，我们只等取她性命之后，就下山大举诛戮那些曾经跟随心池圣女的人！”

皇甫维迷惑地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心池圣女这次赴约只有单身一人么？”

星公冷央深沉地笑一下，道：“当然只有她一个人，不然的话，这一战鹿死谁手，尚不可知！”

皇甫维心中大骇，他对于自己的生死毫无惧色，但想起了心池圣女将有这等大难，可就有些变颜变色。

第二十四章老尼

星公冷央看出这正是他的弱点，脑筋一转，阴声笑道：“你竟相信心池圣女会孤身赴约么？”

皇甫维道：“她当然会啦！如果她畏首畏尾，处处顾虑的话，岂不是与凡俗女流毫无分别？”

星公冷央道：“这话虽是有理，但她这一次孤身赴约，却是在我们威胁之下，不得不这么做！”

皇甫维面色甚是苍白，缓缓道：“我深知你们的实力，这话当真不是夸大之言，不过你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威胁圣女？”

星公冷央道：“我正要告诉你，那就是你！”

“我？”皇甫维惊异地道：“你是说用我的性命威胁她么？”星公冷央诡谲地笑一下，道：“不是用你的性命，昨日我们采取行动，警告她不得带人来时，你还没有被擒……”

“是呀，那么你们用的什么法子？”

星公冷央道：“那就是用你身世的秘密，威胁她不得带同行人手赴约！”
“我身世的秘密？”皇甫维当真如坠五里雾中，怎样也想不出一点头绪。他狐疑地寻思片刻，抬眼问道：“心池圣女可曾答允你们？”星公冷央道：“她当然要答允，我们怎会做出没有把握之事？”皇甫维忖思良久，突然道：“你故意把此事透露给我知道，可是诱使我想知道这个大秘密，因而答应你的条件？”

“不错，你看怎样？可值得交换么？”

“我不知道，当然我很想知道自家身世的秘密，尤其是此一秘密居然能迫使心池圣女听从你们的话。”他沉吟一下，接着道：“不过……我确实宁死也不能让你成为无人可敌的武林第一高手，再者，你们实力虽强，也未必就赢得心池圣女。以她的一身绝世武功，纵然敌不过你们人多，但想脱身的话绝无问题。”星公冷央道：“看为我必须加强诱惑力方始能令你答应啦，你仔细听着，第一、你得知了自家身世之秘后，就可阻止心池圣女赴约。第二、心池圣女要想逃出我们的五百罗汉阵的话，除非插上翅膀。”

皇甫维面色一变，道：“五百罗汉阵？那是少林寺镇山之宝，可是无意和尚主持？”

星公冷央道：“不错，预计还有七日，这五百罗汉阵就可以操演纯熟，足以困死任何高手，此阵分为十座小阵，每座小阵，俱由少林寺中好手主持，因此这么一座繁复厉害的大阵，我们只在短短时间之内，就排布成功，此阵的奥妙厉害，大概我不说你也晓得。”

皇甫维颓然地哼一声，看来他已经被对方击败，无法挣扎。星公冷央道：“我只要能把武功练得高于天下之人，七日后天星坞之约对我毫不重要，也就是说你可以去阻止她孤身赴约，怎么样，你干不干？”皇甫维沉思许久，才无力地点点头，道：“你要哪一种绝艺？”星公冷央面上泛起狂喜之容，道：“我得好好地想一想！”片刻之后，星公冷央开口打破静寂，只听他道：“你先说一说这两宗绝艺的好处！”

皇甫维无奈地道：“我家父的采补大法不但可以极短期间之内，使你昔年内伤彻底痊愈，同时尚可循此阶梯，晋升超凡入圣的境地，那时节单凭这等绝世功力，就可以横行天下，永无敌手！”

“那意形大法呢？”

皇甫维道：“那意形大法乃是少林寺至高绝艺，以你的功力修炼这一门神功，自然易于成功，这宗大法可令你在短期之内，单凭武功招数，就赢遍天下。不过对于增长功力方面，却似乎不及那采补大法！”星公冷央沉吟一下，道：“这两宗绝艺都在你身上么？”

皇甫维道：“只有一样，也不十分齐全！”

星公冷央倏然跃到皇甫维面前，左手抓住他的肩胛，指头扣住穴道，使他动弹不得，右手向他囊中摸去。皇甫维毫不挣扎，冷冷道：“你怎么在我身上找得出来？”星公冷央阴沉一笑，道：“我知道搜不出来，却不得不查个清楚！”最后，星公冷央放开了他，道：“你的话太不可靠，你亲口说有一样你是在身上！”

皇甫维哂道：“我可没有骗你，那采补大法确实在我身上……”他举手指住脑袋，接着道：“就在这儿，你怎生搜得到？”星公冷央冷笑道：“既是在你脑中，那也好办，我先试一试你是否吹牛他悠闲地在室中踱个圈子，又道：“尝闻大爷讲过，那采补大法中有一部分是藉男女交合，阴阳调和之际，医治各种疑难病症，对也不对？”皇甫维点点头，道：“不错，果真有这么一个部分！”

星公冷央道：“我有个爱姬，一年前忽然患病，虽然没死，但双腿瘫痪，不能举步！你且说出医治之法，我去试一试便知！”

皇甫维寻思一会，道：“幸好这等病症极快见效，不容你不相信……”他微一凝思，就把口诀背诵出来。星公冷央牢牢记住之后，转身自去。皇甫维独自危坐室中，心头思潮起伏。最后，他觉得为了心池圣女之故，不能不答应星公冷央的条件，事情一决定之后，当下心神安泰，开始宁神静气，调元运息。

过了半个时辰工夫，他听到外面一阵轻微步声，连忙睁开眼睛，装出一副疲倦的神态。

星公冷央匆匆走入室来，他的来势虽是急骤，可是面上却不流露出任何表情。

皇甫维乏力地望他一眼，看不出他刚才学会那医治双腿瘫痪的法门之后，是否即去试验？更看不出他试验之后有否神效？

而他自己经过静心宁神地调元运息之后，精神已好得多，事实上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疲倦乏力。

这两人互斗心机，各自隐藏起心中的真机，教对方无从捉摸。星公冷央先开口，道：“老夫本想带你去见识见识本坞的一些布置。你如果还支持得住，老夫就带你去瞧瞧！”

皇甫维振起精神，道：“好，若是那五百罗汉大阵当真十分厉害，我就只好屈服啦！”

星公冷央阴声一笑，道：“这就是老夫要带你出去瞧瞧本坞买力的理由，想来你心中早已了然，必要时老夫尚可解开你身上穴道，让你亲尝那座大阵的威力！”

他们一面向室外出去，走出大门之外，星公冷央指住前面，道：“本坞位置贴近微山湖，四面都有湖水，水面尽是芦苇，船只驶入其中，鲜有不迷路的。接着就是一个峭壁围住本坞，除非由正面那条水道穿过峭壁之外，别无通路……”

皇甫维颌道：“此坞形势天险难越，真是理想中的避世桃源……”

星公冷央道：“此地不易侵入，固然由于敌人难以飞越重重天险，但最重要的，还是由于敌人自家估量纵然有法子侵入本坞，但如果不能将本坞力量完全消灭的话，那时想退出去，可就比进来还要艰难危险，是以此地可以说得固若金汤，无虑敌人侵扰……”

他望着前面，接着道：“从此处直到那边的山湖，一路是花木扶疏，许多楼台亭阁点缀其间，表面上景色幽美，其实那‘五百罗汉大阵’就是布在这一片地面上……”

皇甫维道：“如果这一片地面布下那五百罗汉大阵，当真不易穿越！别的人还不怎样，心池圣女却万万无法通过！”

星公冷央阴声笑道：“你已揣摩出她的性情，说得十分中肯，事实上果真如是！”

皇甫维道：“不过我可要提醒你们一句，那就是当一个人处身生死的关键，也许会改变性情说不定，我们都认为她宅心仁慈，不肯杀戮过多，然而她到了迫不得已，也许就使出雷霆手段，不顾一切冲出阵去……”

星公冷央道：“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们早就料想及此，因此凡是被调集至此地布成五百罗汉大阵的人手，届时个个都要服用药物，只要一动上手，便会激发出人类天性中的凶残兽性，不死不休！”

皇甫维心头微凛，道：“照你这么说来，那五百人就算不死在心池圣女手底，也没有一个活得成的了？”

星公冷央道：“纵使不至于五百人全部死光，但最少也要死去十之七八！”星公冷央说到此处，突然举手一挥，屋后“当当当”连起三响巨钟鸣声。

皇甫维放眼望去，只见花树掩映，亭阁迷离中，无数人影迅速闪动，眨眼间复归于静寂。

星公冷央道：“你可要亲身试上一试？”

皇甫维道：“我正有此意，但目下一身功力荡然无存，与常人无异，怎试得出此阵威力？”

星公冷央道：“你是聪明绝顶之人，只须瞧瞧阵法的变化移动，当可看出其中威力！因此不用恢复全身功力即可。我如今替你解开两处大穴，只余其一，你已可恢复脚下功夫……”

他举手在皇甫维身上连拍数掌，皇甫维呛咳一声，身子向前冲出数步，才站得稳。

星公冷央挥手道：“你自己去吧，如果陷入危险境地，只须大叫一声救命，就可化险为夷！”

皇甫维刚一皱眉，那星公冷央已经转身走向室内。

他寻思一下，转身向花树丛中走去，大约走了两三丈远，已处身在丛丛树影之中。

忽地四周传来步履移动之声，一听而知人数不少，转眼四望，只见树丛后面人影幢幢，生似已陷身在千军万马的阵地之中。

他一停步，人影便迅即消失，步履之声却从四面八方的远处传来，显出这时大阵业已发动，虽然近在咫尺的敌人因他停步而中止了调移位置，可是远处的人手仍然频频调动。

在他周围的叶缝枝隙间闪现出不少炯炯眼睛，都凝注在这个英挺俊美的少年身上。

皇甫维首先暗暗运功行气，试一试本身功力到底恢复了多少。一试之下，心中暗暗欣喜，原来他虽然尚有一处穴道受制，可是由于他刚刚已尽力运气试图冲开被制的穴道，略有成效，是以这余下的一处穴道并不十分严重，只须假以一些时间，就可以自行解开穴道。转过一处树丛，耳中听到杂乱脚步声起处，左右两侧都出现好些人影。皇甫维转目一瞥，只见左边出现五个劲装大汉，右边也是五名大汉，个个手持戒刀，作势欲扑。

他心中顿时悟出这“五百罗汉大阵”乃是五人一组，共计一百组，在这一片平旷之地，交织往来。

当下他仍不停步，继续向前走去。首先是左边的五名大汉迅疾电闪地举刀扑到，他们动作虽是齐整划一，但五把戒刀之中，只有三把直接劈击到皇甫维身上，另外两把戒刀各向空隙之处斫去。

这一来五名大汉手中的戒刀变成了个整体，合起来只属一招。

本来这等合数人之力变成一招的手法，在武林之中也时有所见，威力虽然确实大上许多倍，可是组成这一招的五人功力定然是普通之辈，对方如是高手名家，仍可仗着手法奇快奇重，一下子劈死其中一两个，拆解这种联手合攻的招数。

皇甫维自然懂得这种道理，可是目下一身功力受制，只剩下轻身功夫尚存。心念一转，疾忙纵起寻丈，在空中提脚向那五人头顶连环踏落。

那五名大汉刀势一发，人随刀走，恰恰好都从皇甫维脚底冲过，双方谁也没有碰上谁。

皇甫维身形才一落地，右边另一排持刀大汉齐齐冲到，五把戒刀激起一片劲风寒光。这五人的刀势仍是三实两虚，组成另一着奇奥毒辣的招数。

若然敌人武功极高，出手即可伤人，则此阵迅即运转变化，以柔制刚，专一发动绵绵不绝的攻势，使敌人无暇施展全力。若是敌人极快，阵势变化便以慢制快，就像皇甫维刚才的情形一样，他纵是每一下都能避得过，可是其实处处受制，活动范围一辈子也出不了三丈方圆之内。对方以五百人之众，轮番进攻，使他闪避不停，这等情形，再打下去，非把皇甫维活活累死不可！

还有所谓“众寡”要诀，就是看敌人的实力如何，方决定用以大吃小的人海手法或运用集中火力轮番进攻的消耗战术。

这些个要诀配合运用，确实妙到毫巅，加上每一组人操练精熟的几种招数，回环变化，加起来等如有数百招随意变化使用，不论是天下哪一家派，都难以创出这么多威力强大的招数。此所以少林寺的“五百罗汉大阵”被列为镇山护法的秘宝。

且说皇甫维悟出这座大阵威力无穷之际，前后十把戒刀已凌厉夹击上身。

皇甫维陡然间朗声大笑，身形一矮，左旋右转，居然平平安安走出刀圈。他如果一身功力尚在话，这一次最少可以击毙四名敌人。

那两个大汉因对方完全不曾依照假想中逃走的方法脱身，是以不禁都怔了一下，阵法顿时微微一滞。

皇甫维提气飞纵，一掠数丈，转眼间已越过七八处树丛。

蓦地听见前面弦声齐响，一排劲箭冲天射起。这一排劲箭直向空中射去，显然志在阻吓敌人继续纵逃。

皇甫维无奈一沉真气，飘坠地上。立时感到一排刀风急袭后背，同时之间，瞥见前面左右两方均出现闪闪刀光，阻住自己斜闪之路。

皇甫维一看便知糟糕，敢情这一组人使的招数，正是他第一次碰上袭击时的那一招。因此可想而知底下接着又将是同一情形，那就是迫得自己一味在三丈方圆之内纵跃闪避，难越雷池一步。

他心中转念之际，敌人刀尖已到，他只好疾地跃起。那一组人迅即冲过他脚底，接着另一组大汉出现，挥刀扑到……

这一次皇甫维一口气纵跃了十余次，不但情势毫无改善，反而感到敌方阵势越变越快，大有逐渐收紧加压之势。

皇甫维已临绝境，忽然瞥见四方八面均有刀光涌起，分明对方阵势已发动到四面合击之际。他暗中叹口气，横心决定宁可死在戒刀之下，也不喊叫救命！

正是这千钧一发之际，陡然间一阵钟声急鸣，阵势陡然停住。皇甫维站稳身子放眼回望，只见那些大汉个个面色沉重，迅速散退，转瞬之间已退个干干净净。眼前顿又出现原先的一幅花树扶疏，亭阁隐现的优美景色。

皇甫维大感惊奇，一时倒不晓得怎生是好。

他呆了一下，举步向北面奔去，大约奔出四五丈远，便听到前面传来一阵步履之声，估计约有三四个人。

皇甫维本能地侧闪开去，恰好退到侧面一座翠盖朱栏的山亭上面。

他突然觉得自己这一下动作十分可笑，只因那星公冷央既在此处地面上布下“五百罗汉大阵”，真可说是处处皆有伏兵，自己无论如何闪避，也逃不过敌人在隐僻处的眼光。不过既然退到小亭上，也就毋须急急离开，索性装出要欣赏那座小亭似的，闲愉地转目流览。

那阵脚步已到了近处，忽然听到一个女性的嗓音，道：“冷央好大的架子，看来气势派头也真够大的。他目下羽毛已丰，连老身也不放在眼内啦！”这几句话半嘲半骂，对象竟是名震武林的三公之一星公冷央。皇甫维听罢大大惊讶，睁圆双眼，向脚步声响之处望去。

转眼间出现四个黑衣劲装大汉，这四人个个面色阴沉严肃，分为两排当先前奔。

在那四名黑衣大汉后面，一个身穿宽阔缁衣的老尼姑，双手合掌搁在胸前，十只指甲均长达半尺，发出闪闪金光。

这位老尼姑眉清目秀，面貌秀丽，如果不是双眉微现灰白之色，当真会以为她不过是三旬上下的人。

皇甫维有意无意地举手搔搔头发，这样便把面孔遮住大半。

他的目光已然向比丘尼后望去，找寻早先发话之人。但直到这一行五人掠过小亭，仍然无人出现。

那个比丘尼眸子中精光闪动，在皇甫维面上扫了两回，迅即便随着那四名黑衣大汉转出树丛那边。

不远处忽然有隐隐语声飘送入耳，皇甫维一面行功运气，积聚功力，一面运起天视地听之法，仔细聆听那阵语声。

首先听到的竟又是早先嘲骂星公冷央架子大的女性嗓音，只听她道：“冷老三，老身敢打赌，你万万想不到我今日居然会到天星坞访你吧？”星公冷央的声音道：“呵，呵，那也不见得，最近我们兄弟三人再度出世，武林中已传出太阳谷冷月山庄及天星坞这三处地方。你听到这消息之后，来找我们岂是希奇之事！”

他的话声停顿了一下，接着又道：“老实说，我们绝不相信你当真会因

失恋的痛苦而轻生自戕……”

“放屁，我岂是你们想像中那么无耻贪生之辈？老实告诉你，如果当时不是有人相救的话……”

星公冷央提高声音，打断她的话头，道：“好啦，好啦，就算我相信你的话行不行？你这次驾临本坞，可是想探听大爷的下落？”皇甫维听到这儿，不禁竖起双耳，仔细聆听星公冷央的答话。他当日找不到义父之后，认定必是被三公劫走，而其后怎样也查不出一点迹象，江湖上也没有一丝一毫有关“一皇”及江南孤客吕东青的闲言，因此弄得他十分迷惑。不过近日来风波迭起，使他无暇全力追究！

星公冷央道：“我等据实告诉你，我们也不晓得他的下落！”那位比丘尼道：“如果是从舒老大口中说出这话，我或者会相信。但你和佟老二一生都说不了几句真话，此事要我相信，万万不能……”星公冷央道：“你不信就拉倒，与我毫不相干！”

那比丘尼哼了一声，道：“听你的口气，好像连皇甫大爷也不放在你眼中，无怪武林中传说你们三人一直与皇甫维作对，看来竟是实情了！依我看来，皇甫大爷十成是已经去世，所以你们这等胆大妄为……”星公冷央突然道：“我劝你说话时要放客气一点，不然的话，等会后悔就来不及了！”

比丘尼也报以冷笑，道：“别的人惧怕你们，我可不怕！”星公冷央阴声笑道：“你以为昔年大爷曾经传过你几手武功，就十分了不起么？今日你到这天星坞来，若是叙叙昔年交情，尚可放你出去……”“不叙旧交情又怎样？”

“嘿，嘿，简单得很，你只要能够回到刚才上岸的湖边，那就算你本领高于我们兄弟三人。如果功夫有限，被我手下之人杀死，可也怨怪不得我竟不顾念昔日相识之情。”

比丘尼放声朗笑，道：“就算舒涛佟雷两人均在此地，一齐出手拦截，我也不放在心上。哼，我老实告诉你，昔年皇甫大爷传我武功之时说过，若然他一旦亡故，举世之内，就只有我能够赢得你们。”

皇甫维仗着潜踪匿迹秘法，悄悄走过去，躲在树丛后面窥看。只见那星公冷央面色发白，似乎深深相信这比丘尼的话，是以一方面有点儿害怕，另一方面又极为忿恨。

那比丘尼接道：“你们如若逞强动手，非吃大亏不可，我劝你还是把大爷的下落告诉我为是……”

星公冷央忖思一下，道：“大爷的武功深奥精妙，举世无双，岂是你学得懂的！”那比丘尼颌首道：“这话有点道理，但你要知道，大爷曾经单单传我好几种专门克制你们三人的手法，这些手法对付别人可能没有什么大用，但你们碰上来的话，管叫你们三招之内，尸横就地！”

星公冷央那么老练诡诈之人，这时也禁不住面色一变，陡然纵退两丈。那比丘尼朗声笑道：“冷老三不须着急，我尚无取你性命之意……”星公冷央一挥手，转瞬之间，钟声大鸣。

他提高声音道：“你虽然未有杀我之意，但我却容你不得……”皇甫维疾忙冲出去，大声叫道：“冷央要发动五百罗汉大阵，老师傅不可放他脱身……”

那比丘尼突然浑身一震，先转头瞧看皇甫维。星公冷央乘机闪入树丛之后，接着四下无数人影隐现，那五百罗汉大阵业已发动。

那比丘尼眼中射出奇光，生似年轻了不少，她凝望住皇甫维，对于星公冷央遁走及五百罗汉大阵发动等事，恍如无动于衷。皇甫维见良机已失，不禁叹一口气，道：“你这样看住我，可是觉得我很像一个人么？”那比丘尼缓缓道：“不错，这样说来，你就是皇甫公子了？”皇甫维道：“我是不是皇甫公子，已经没有什么分别啦！”比丘尼怔了一下，道：“皇甫公子这话怎说？”

皇甫维道：“你不该轻轻松松放走了星公冷央，目下已处身极险恶的大阵之内，不消多久工夫，我们均将葬身在这阵法威力之下，人既死了，不论我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分别，你说对不对？”

比丘尼傲然笑了一声，道：“这三十年来，老身因一皇三公都无声无息，宛似烟消云散，所以我也真心皈依我佛，懒得过问世事。但今日既然再入江湖，岂能如昙花一现，转瞬成空？你放心好了，凭三公他们那几下子，还不易取我性命。不过我也许到时无法助你脱身……”

皇甫维轩眉一笑，道：“你老大可放心，我今日纵是逃不出此阵，管叫他这五百罗汉大阵之人要伤亡大半！”

对方面上流露出惊诧之容，道：“他们摆的是五百罗汉大阵么？”皇甫维道：“不错，少林寺三老之一即无意和尚已经投在三公座下，这座大阵就是他主持的！”

比丘尼含怒大袖一拂，发出一股劲风，竟把她身侧半丈处的树丛扫折大半。在那树后面竟然隐有五名劲装大汉，此时被那股袖风扫得翻滚开去。她哼了一声，道：“少林寺如果也归附在三公之下，从此之后，天下无人可制他们啦！”

皇甫维正要说话，忽然发觉她眼中射出不怀好意的光芒，望住自己。他方自感到诧异不解，那比丘尼已沉声道：“都是你闯的祸事，竟把少林寺方丈无心大师暗杀身亡，不然的话，无意和尚岂敢大逆不道投靠三公？”皇甫维嘴巴一张，正要说话，那比丘尼接着怒声道：“你可知道我今日踏入天星坞的原故么？”

皇甫维暗忖她不知为何突然肝火大旺，竟对自己十分不客气，当下摇摇头，道：“我不知道！”

比丘尼道：“就是为了你！”她冷笑一声，接着道：“你这厮就像你义父一样，寡情薄义，但有一件你远比不上你义父！”

皇甫维耸耸肩道：“我怎能与我义父相比！”

那比丘尼道：“别的我不说，单论对付女人这一方面。你义父昔年虽是酷爱女色，但他选择甚严，更不肯到处留情。凡是和他有过关系的女人，莫不杀以灭口！”

皇甫维眉头一皱，道：“你以为这样对么？”

比丘尼道：“为什么不对？他明知以他的仪表人才，天下女子莫不倾心相爱，如果他留下她们，徒然使她们备尝相思之苦，倒不如把她们杀死，一了百了！”

皇甫维目瞪口呆，心中忖道：“这种理由居然也有人赞成，当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比丘尼接着道：“你爱上三公之女舒倩佟秀和冷清影三人，已经是大大不对之事。后来又弄上杜筠和夜明珠，她们都死了，倒也不必多说。但干不该，万不该，你又把我唯一爱徒乔诗频弄上手……”

皇甫维不禁失声道：“什么？她是你的门徒？”

比丘尼冷冷一笑，道：“我自从隐入空门之后，就在颖州乔府东面数里处的‘不住庵’中定居，两年前无意见到诗频，觉得她根器深厚，可以传以武功，便收为弟子！现在你明白我找你的原因了吧？”

皇甫维道：“目下我已被你找到，不知你要怎样对付于我……”那比丘尼眼中精光暴射，倏然双袖齐齐拂山，劲风如山，向皇甫维当头压下。这比丘尼动作神速如电，皇甫维心中来不及转念，便自发招抵御。这一招奇奥绝伦，那比丘尼突然感到双袖劲力被对方消卸了大半，已无法趁机发掌，当下鼻子中哼了一声，双袖向前一扇一推。皇甫维吃不住劲，蹬蹬蹬连退五六步之远。

但觉眼前人影一闪，那比丘尼已跟踪追到，站在他前面五尺之内。皇甫维朗声道：“且慢，你既是乔诗频的师父，总得把姓名来历告诉我比丘尼面寒如水，道：“我法号化心，昔年和你义父有过一点交情，但那些过去之事，不提也罢！”

皇甫维道：“既然你与我义父有过交情，何必苦苦相迫？”化心老尼道：“嘿，嘿，若不是你义父那点交情，我今日也不会非杀你不可啦！”

皇甫维哦了一声，道：“原来我义父曾经欺负过你，是也不是？”化心老尼不置可否，却道：“我看你一身功力比你义父差得太远，但手法已尽得他真传，我真不懂他为何会教出这么一个窝囊废的义子给他丢人现眼！”

皇甫维面色一凉，道：“你尽管侮辱我，但不能侮辱我义父，知道没有？”

他一露出这等冷然之色，顿时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气势，化心老尼也为一怔，没有说话。

皇甫维接着道：“其实我一身功力并不至于这么糟糕，但身上穴道被冷央制住，所以无力还手！”

化心老尼细细看他一眼，颌首道：“原来如此，冷老三这一下手法还难不住我，但我一时却难以决定要不要替你解开！”

皇甫维突然侧耳而听，道：“你可听到钟声么？大概那五百罗汉大阵要发动啦！”

化心老尼寻思一下，修地面露杀机，道：“我必须亲手替诗频报仇雪恨……”话声中倏然纵起寻丈，双袖猛挥，向皇甫维凌厉扑击。皇甫维上半身微微一仰，脚下用力一蹬，顿时倒窜开去。化心老尼冷冷一笑，左袖挥扫出去，右手大袖正要施展辣着，斜刺里又冲出五名大汉，五柄戒刀结合成一招毒辣刀法，眨眼已冲到老尼身上。这一来迫得化心老尼右手大袖不能先对付这一组敌人。

只见方圆三四丈以内，刀光流转，那些劲装大汉此上彼落，动作快捷异常，紧紧裹住那化心老尼在核心之中。

这时，乍看起来那些围攻化心老尼的劲装大汉最少也有六七十名之多，可是却一点也不觉得拥挤，阵势灵活翔动之极。除了严密快捷之外，他们攻势之猛烈，真可当得“山摇地动”四个字。

那化心老尼功力极强，招数奇奥，若非如此，早就被这大阵收拾下了。只见她左一袖，右一袖，风声虎虎，每一袖拂了出去，都足以震退当面敌人，二十余招下来，已有七八个劲装大汉伤在她重逾山岳的强劲袖风之下。那化心老尼看看敌阵越战威力越大，目光四射间，已见到皇甫维狼狈闪避的情景。

她心中突然一动，口中陡然发出一声尖啸，锐烈刺耳，高亢入云。在她

四侧的劲装大汉们似乎都被这一下啸声刺得耳膜生疼，个个行动忽然迟滞了一线。

化心老尼双袖齐飞，趁这一丝空隙，一连劈出数股刚猛无俦的袖风。四周的劲装大汉凡是被沉重刚猛的袖风冲击着的，莫不踉跄后退。化心老尼蓦地向皇甫维那边冲去，刚刚奔出数步，一组劲装大汉持刀横截。

皇甫维喘一口气道：“你可是急于取我性命？”

化心老尼哼一声，道：“不是！”

皇甫维道：“你不想我死在这些无名之辈的手下，是以赶过来援助？”
“也不是！”她道。

皇甫维道：“如果都不是，那就是因为你有话要对我说了，对不对？”
她摇摇头，道：“更不是！”

皇甫维修眉一皱，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化心老尼猛可运气聚力，双袖分向左右挥劈一时劲风大作，硬是迫退十个扑攻上来的劲装大汉。

她道：“我想替你解开穴道，至于你能否逃生，那就看你自己的能力了！”

皇甫维道：“你何以肯加惠于我？”

化心老尼道：“当然有条件啦！如果你冲得出此地，你得应允娶乔诗频为妻！”

提起乔诗频，皇甫维脑海中不由得出现一个婷婷倩影，老实说他和乔诗频虽然相聚的时日无多，仅有一夕缠绵之缘，但她除了美丽足以与舒倩她们比拟之外，还比她们多了一种动人心弦的蕴藉温柔。因此，皇甫维决没有不愿娶她为妻之心。可是在目下这种情形之下，他却觉得不大对劲，像这种婚嫁之事，如非父母之命，就必须男欢女悦，水到渠成，怎可受迫而为？他冷笑一声，决然摇头道：“不行，我不能娶她为妻！”

化心老尼勃然大怒，形于容色。皇甫维看她气得那个样子，以为今日难逃一死，故意加上一声冷笑。

化心老尼气得身躯乱抖，恰好敌阵发动，四方八面都有劲装大汉持刀扑到。

这老尼姑厉吼一声，双袖连连挥劈，袖影飘拂中，那十只金色的长指甲宛如十把短剑，划戳劈刺，眨眼之间连伤七八人之多，敌阵攻势暂时瓦解。她经过这一阵恶斗，胸中之气消了大半，回眸望着皇甫维，哼了一声。皇甫维冷然道：“你功力虽然深厚，但像这等恶斗，耗费真元过多，决支持不久……”

化心老尼喝道：“闭口，我的事用不着你多嘴！”

皇甫维嘴唇一闭，面上流露出顽强固执的神情。

化心老尼突然叹口气，道：“过来，我替你解开穴道便了！”皇甫维冷笑道：“本公子决不接受嗟来之食，你先说说何故加惠于我？”化心老尼摇摇头，道：“你真跟你义父的性格一样，骄傲得叫人可恨……”

她走到皇甫维身边，在他后背经脉上连击三掌，每一掌力量都不同。最后一掌过处，皇甫维呛咳一声！吐出一口浓痰，顿时感到气机通畅，百脉调和。

化心老尼忙用足力，连劈数袖，把来犯的敌人通通迫开。

她这种打法极耗真元，不消几次功力就将削减大半，是以等闲的武林高手决不敢逞强施展。反过来说，这种打法威力也强大得多，那些劲装大汉东

歪西倒，阵势顿乱。

化心老尼喘息一下，道：“日后如果你见到大爷，请转告他说，我虽是托迹空门，寂寞度过二十载之多，但仍然没有怨恨他的心！”皇甫维怔一下了，道：“我一定将这话禀知义父！”

化心尼轻嗟一声，眼中露出惘然之色，道：“他为了要试验人性，所以破例没有把我杀死，甚至还传我武功，以免我被人欺负。你除了把结果告诉他之外，记得再告诉他说，当日我本来觉得人生乏味，决定一死了之，可是恰恰碰到心池圣女，被她救活。于是，我也知道了她与他之间的关系，这样说大爷就会明白啦！”

皇甫维为人聪明不过，顿时明白这位容华尚未调萎的老尼当真是情深一往之人，她话中之意，乃是暗示“一皇”皇甫孤说，虽然她晓得了“一皇”另有所恋，但经过二十载悠长寂寞的岁月之后，仍然那样地爱他，并且没有怨恨！

他双眸中充满同情、敬佩的光辉，因此使得他显得更为英俊动人。化心老尼两道修眉轻轻一皱，道：“你必是个崇尚感情的人，凡是世上真、善、美的事物，你都会感动地欣赏。可是，像乔诗苹那么美好的一个女孩子，却毁在你的手中，真是不幸啊！”

皇甫维想不到这个痴恋义父的前辈对他了解得这么深刻，顿生知己之感，正想把如何碰上乔诗苹未婚夫阮君直，因听信阮君直的话，误以为乔诗苹每晚不在房中，乃是有出墙丑行，所以代阮君直向乔诗苹报复。而直到现在，他自己才因化心老尼的出现而得知乔诗苹每晚失踪，敢情是去学艺习武。

不过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完，而此刻他们处身在威力奇大的五百罗汉大阵之中，眼前那阵法正缓缓转动，可能推想得到对方因连番徒劳无功，是以重新调配人手，准备作全力的一击。这一回攻势发动，不问可知定比早先猛烈凶险得多。

在这种危机重重的形势之下，皇甫维必须赶紧调气运功，借以恢复功力。如果再谈下去，时机稍纵即逝，那时可就不堪设想了。

不过皇甫维此刻心情仍然充满激动，实在不能一无交待地瞑目调息。当下冲口道：“你老责备得极是，可是晚辈心中另有隐衷，一时也说不清楚。晚辈掏诚告诉你老一句话，那就是我非常爱她。”

化心老尼面上露出喜色，道：“你既然爱她，何不娶她为妻？”皇甫维情绪激动中，不假思索，道：“晚辈自然要娶她为妻。”化心老尼长长舒一口气，道：“这就好了，这就好了，老身得知此事，今日死亦无憾。”

皇甫维忽然微感后悔，他不是因为觉得乔诗苹配不上他而后悔，只是想起了舒倩、佟秀及冷清影等女孩子而感到不知如何处置她们才好，再者自己这么匆遽就一口答应了婚事，总是令人禁不住泛生粗率和不隆重的感觉。事实上严格说起来，他自家也不知道为何忽然会有后悔之感。化心老尼接着又道：“老身本来准备蓄发还俗，再过一过江湖流浪的生涯。可是现在忽然觉得这个想法没有意思，我猜我现在真正入了佛门啦……”

皇甫维哦了一声，心中道：“原来她二十年来虽是托迹空门，却仍不作出世之想，怪不得她的口气行动，都不似是佛门中人……”化心老尼又道：“因此，你们的婚礼我将不参加，但我却希望有一天能够见到你们！”

皇甫维感到她话中隐隐蕴含着无限孤寂凄凉之意，心下一阵茫然。左侧树丛后倏然闪出一条人影，峻声道：“你们说完了没有？”化心老尼和皇甫

维转眼望去，只见那人是个肩披大红袈裟的老和尚，正是位列少林三老之一的无意大师。

化心老尼冷冷一笑，道：“好贼秃，枉你身为少林寺高僧，却做出这等贻辱佛门之事！”

那无意大师万万想不到这位化心老尼本身也是佛门弟子的人，却当面骂他做“贼秃”，登时气得两目圆瞪，寒光四射。

当下面色一沉，道：“本座何须与你这贱人多费唇舌，且叫你们尝一尝少林寺五百罗汉大阵的威力……”

他袍袖一扬，只见四丈方圆之内，所有的树丛都一齐摇动。转眼之间，那数十丛花树都纷纷飞开一旁，露出一片平坦旷朗的空地。在这一块平坦的空地上，一共有二十组劲装大汉，个个手持戒刀，在阳光之下，映出一片惊心动魄的冷电寒芒。

这二十组劲装大汉或横或直地排列在空地之中，其间赫然有五个和尚，照这五个和尚所站的位置看来，无疑每一个和尚掌领四组大汉，指挥此阵的变化。

化心老尼，皇甫维及无意大师三人，都站在这片空地的中心，无意大师冷冷哼了一声，道：“我这一回只用两座小阵，且看你们能够支持多久……”化心老尼突然扬袖劈出了一股劲风，疾袭无意大师，口中大声叱道：“老贼秃先把脑袋留在此地！”

她左袖甫发，右袖续出，先后两股潜力涌压过去，凌厉凶猛兼而有之。无意大师提聚真力，施展少林寺神拳绝艺，右手呼地一拳劈出。他的拳力激起一阵啸风之声，威势惊人，眨眼之间业已碰上对方第一下袖风。

两股劲力相交，“砰”地一响，顿时狂风旋起，把周围两丈内的人衣袂都吹卷得飘飞起来。

无意大师但觉对方这一记袖风比自己多年苦练的神拳还要强猛得多，心头一震，大大退了一步，左手护胸，右拳化为掌势，疾劈出去。化心老尼五指一伸，五只金光灿然的长甲迅逾闪电般迎面抓去。化心老尼出手之际，口中同时喝道：“秃驴，我这指上长甲你可认为出来历么？”

那五只长达尺许的金甲洒开时，宛如五把锋锐狭细的小剑，跳弹变化，一招之中，蕴含无数奇奥招式。

无意大师右手也自划出一道金光，但竟然连发数剑，才拆卸对方这一招的威势。

那无意大师出身少林，成名多年，眼力自是高人一等。这时眉头一皱，道：“妖尼指上的金甲，可是佛门降魔秘法‘光明甲’么？”化心老尼冷冷道：算你猜中了，我这第一招不过是试探性质，目下你可得当心！”

无意大师面色沉寒，连话都不敢说，一派专心一志凝神待敌的样子，可想而知他心中对于化心老尼的“光明甲”已泛起极大戒心。

就在他们弩张剑拔之际，那五百罗汉大阵业已发动，皇甫维正在运功调息中，突然感到刀风罩体，急忙暗中跃开。霎时间，皇甫维生像已处身无边无际的刀海之中，光浪风涛接天卷撞，身处其中，尽管奇招迭发，连伤多人，但总甩不掉孤舟漂浮浪涛接天的大海中那种茫然而惧的感觉。在无意大师及化心老尼这一边，虽是处身在大阵当中，可是四下却空出一片，让他们动手施展。

化心老尼双手齐发，金光四射，招数奇奥异常。不过她早就看那无意大

师手中的短短金剑，敢情是少林寺诸宝之一，名为“祖师剑”，心知不是凡物。自己辛辛苦苦练成这佛门降魔秘艺“光明甲”，虽是具有无坚弗摧的威力，可是若然不慎碰上那“祖师剑”的锋刃，只怕还得大大吃亏。所以她那十只长甲不肯让无意大师手中之剑碰上。

化心老尼拿捏时候，左手一招“随风而逝”，引开对方金剑，右手同时发出一招“锁天摘日”，五只金甲倏然递到无意大师胸前。

这一招不但威力奇大，而且手法奥妙，谁也闹不清她的金甲怎能递将入去。眼看那无意大师若无法招架，势将开膛破腹，尸横就地。不远之处有人朗喝一声：“老尼休得张狂！”可是如果等到这个发出喝声之人赶到，无意大师早就魂归地府了！

就在这极为危急之际，只见无意大师右手金剑原式向对方指甲削去，那只左手却突然斜劈出去。啪地一响，掌锋正好劈中对方抓到胸口的金甲，登时把那五只金甲来势劈歪，贴着胸口滑开。嗤的一响，僧袍上已裂开一道长缝。

无意大师这一招不仅迅快之极，但最令人惊讶的却是在那种情势之下，居然还能运力，发招劈了出去。化心老尼鼻中哼了一声道：“少林寺分光斩脉手法果然不俗。”

无意大师跃退两步，喘了一口气，道：“好说，好说，你过奖啦！”化心老尼冷笑道：“哼，这分光斩脉手对付别的人还有点用处，但碰在我手中，那就有限得很。若果是在平时，我五只金甲早就插入你胸膛上了……”

这时，一条人影倏然落在无意大师身边。无意大师转面向那人道：“向兄可听见她吹的牛皮？”

那个赶来援助的人正是鬼医向公度，他阴沉地笑一下，道：“有时候吹吹牛皮也无妨碍！”

他们一吹一唱，嘲讽对方。化心老尼怒泛眉梢，冷笑道：“凭你们这等眼力，也敢来跟我动手，我怎能对外间宣布……”

她反击得更加尖刻，而且话中之意，仍然表示出她刚才的话，并非吹牛。

无意大师正要开口，忽然一个苍劲的声音道：“这个老尼姑实在有两手，刚才的一招如果她不是早先耗损真元过甚，出手时速度可以快上一线，因此无意大师你没来得及劈歪以前，已经抓入胸膛之内……”这个人说话快如连珠，这几句话只在眨眼工夫竟自说完。

化心老尼向发声处望去，但眼光却被布阵的劲装大汉遮住。当下冷笑一声，道：“总算星公冷央你跟随大爷多年的时间没有白费，哼，如果你和舒涛佟雷等三人敢出面与我一拚的话，我还有叫你们叹为观止的绝艺，可以让你们开开眼界……”

她话声甫落，倏地升起一个洪亮震耳的声音道：“你可得仔细风大闪了舌头……”

接着另一个阴森森的声音道：“咱们兄弟被人这等藐视，倒是平生第一遭，尼姑你真叫我们兄弟开了眼界啦！”

化心老尼面色微变，瞬即恢复如常，仰天冷笑道：“好，好，舒老大佟老二都来了，如果你们有种的话，趁早滚出来，别藏头缩尾地替大爷丢人！”

阵后传来舒涛洪亮的声音道：“你仗着几下手法，打算和我们拚个同归于尽，对也不对？”

化心老尼百忙中回头一瞥，只见皇甫维在漫天匝地的刀光之中，兔起鹘

落，争持剧烈。

她心念一转，回头虎视着无意大师和向公度两人，也自蓄势运力。

双方对峙片刻，陡然一齐出手。无意大师从左边攻入，向公度打右边进迫。

化心老尼运足内力，左袖朝向公度迎头拂去，右手袖影疾地飞起，扫拍无意大师头脸，顺势卷夺他的手中祖师剑。

鬼医向公度首先感到对方的内力奇重，无法硬拚，疾地旋开两尺，打侧面攻上。无意大师变化剑势，疾划敌人衣袖，却不知道对方袖影之中陡然飞出数点金光，其中一点弹中他手中的祖师剑，顿时震开一边，另外几点金光闪电般袭到。

他急忙又使出少林寺七十二种绝艺之分光斩脉手法，左手猛劈出去，右手剑势圈回来急急刺去，以攻代守。

化心老尼忽然间将对付他的攻势全部撤回，身形微转，正面对着鬼医向公度，双袖齐飞，去势猛恶异常。

这时无意大师已吃她迫退两步，急切间无法及时赶上援救。那鬼医向公度右手紫金针刺扎点戳，运转如风，招数狠毒异常。辅以左掌劈出雄浑掌势，声威倒是不弱。

无奈那化心老尼武功精奥，功力大是奇强，两只大袖宛如雕翅搏击。还有那十只金光闪闪的“光明甲”，在袖影中不时出没。那鬼医向公度低御不住对方那对天魔袖的力量，脚下连连后退。

化心老尼胸有成算，一味施展快攻强压的打法，迫得敌人缓不过手，同时也退个不停。

眨眼之间，鬼医向公度已退了十二三步。无意大师急急赶到，左掌右剑，凌厉夹击。

化心老尼双袖旋卷一匝，全身都发出一股强劲无伦的潜力。无意大师及鬼医向公度不敢硬拼，都斜斜跨一步，另行觅隙进击。

化心老尼倏地错开数步，闪到一名劲装大汉身边，衣袖一拂一甩，那名劲装大汉狂叫一声，身形破空飞起，直向数尺外那片刀光撞去。那边的一片刀光正是“五百罗汉大阵”困围住皇甫维的所在，这名大汉一冲入刀光之内，顿时把阵脚冲乱。

皇甫维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么一个破绽，双手交叉急拂出去，登时有两名大汉闷哼一声，分向同伴身上撞去，势子极猛。

这一来阵法更乱，皇甫维微一晃身，已纵出重围，落在化心老尼身边。化心老尼一面挥袖应付敌人，一面沉声道：“你即速趁此机会冲出阵外，免得我分心旁顾，无法放手一拚！”

皇甫维想起三公他们俱在阵外，纵然冲了出去，也将碰上他们三人。目下自己因穴道才解，功力刚复，好些招数尚未能运用自如。若然与三公动手，他们具是心狠手毒的老魔头，一旦发觉自己功力渐复，势必抢占先机联手合力把自己击毙。因此事实上在此阵中暂时还比出阵安全些。他道：“老师傅小心，这一个鬼医向公度，一身武功与这和尚不相上下！”

化心老尼冷笑一声，道：“这等人留在世上，没有什么益处，倒不如把他们杀死，免得活着害人……”

倏地一道人影掠到，身形乍现，一支金棍已向化心老尼迎头砸下。化心老尼闪目一看，只见来人也是个和尚，身量雄伟，法相庄严。手中一支二尺

五寸长的金棍，功力十足，显然不是等闲之辈。

皇甫维道：“这个和尚乃是少林二尊者之一的地尊者，武功不弱，是无意和尚的心腹弟子，也是个该死的恶徒！”

地尊者双目含怒，厉声道：“胡说，贫僧一生循规蹈矩，从无越轨之行……”

化心老尼一袖拂出，把他手中金棍震起数尺，冷笑道：“你纵然是个规规矩矩的出家人，但你跟上这样一个师父，算你倒霉……”她说话之际，双手的天魔袖及光明甲这两宗绝技大展威力，把无意师徒两人紧紧裹住。

那地尊者因被皇甫维及化心老尼两人的话扰乱了心神，招数比平常迟滞一点，化心老尼蓦地乘虚而入，一袖拂到胸前。

同时之间，地尊者惨叫一声，丢了手中金棍，双手掩住胸膛，蹬蹬蹬退开三步。

无意大师听到心爱弟子惨叫之声，双目之中射出疯狂的光芒。突然发动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势，只见他左臂上挂着的那串佛珠如毒蛇飞舞，第一次当为兵器恶毒地攻袭敌人，左手同时使出“分光斩脉手法”，变化万端。他右手的祖师剑似乎更为厉害，幻起一团金光，剑剑指向化心老尼的必死要穴。

这位老和尚直到此刻才施展出真正功力，加上满腔痛苦仇恨，激起他拚命的决心。因而这一轮攻势更形剧烈凶猛，令人目骇神摇。化心老尼面上微现凝重之色，双袖严密封住全身，暂时只守不攻。无意大师一口气攻了七八招，还不曾迫得敌人退却半步，不禁仰天厉啸一声，陡然撤出圈外，纵落在地尊者身边。

地尊者身形摇摇欲倒，无意大师极快取出一粒丹药，塞入他的口中，同时伸掌贴在他后背穴道之上，运功迫出一股热流，透入地尊者身体之内。地尊者突然咳了一声，吐出一口鲜血，道：“弟子近来内心万分痛苦，今日虽死，却可得到解脱！但是师父啊，你老如果还不赶快跳出世间的是非圈，弟子死也难以瞑目……”

这几句话说得情真意挚，万分沉重，果真足以令人感动省悟。无意大师怔了一怔，道：“这些话慢慢再说，你先静心运功调息……”化心老尼想不到自己打死的人，却不是真正作恶之辈。她虽然没有存着悲天悯人，为世间除奸去恶之心，可是这种情形毕竟出乎她意料之外，因此她暂时没有出手，大声道：“地尊者你最好不要开口，赶紧运功调息……”无意大师突然左手一抬，臂上那串佛珠竟然有六七粒电射出去。他这一手不但功力十足，而且是乘化心老尼分心视看地尊者之际，极是阴损歹毒。

化心老尼大袖一扬，把其中四粒击落尘埃。可是由于相距太近，又是在分心之际，身上已中了两粒。

那两粒佛珠分别击中她胸口及小腹的要穴，化心老尼顿时感到全身发麻，一股热血冲上咽喉。

无意大师唰地扑到，左掌右剑，一齐攻到。

化心老尼运集起数十年精纯功力，硬生生压住那股夺喉而出的鲜血，一面脚尖微微点地，身形暴退寻丈。

无意大师万万想不到对方要穴上中了两粒佛珠之后，仍然能够移动，从外表上看来，似乎毫未受伤，不禁骇得呆了一呆。

地尊者的身体忽地从无意大师手臂中滑下，跌倒地上。

在无意大师感觉之中，这个忠心耿耿，相随了数十年的心爱门徒，宛如

像一朵花萎落似地离他而去。

他胸臆中泛涌起无限悲痛，挥手发出号令，四周的劲装大汉们由十名僧人率领之下，迅快移动，像潮水一般向化心老尼涌去，就像一阵大浪似的，瞬息间就把化心老尼淹没在其中。

无意大师自己蹲下来，望着面白如纸，气息衰微的地尊者，忽然间泪眼模糊，渐渐看不清爱徒的面孔。

地尊者剧烈地喘息一下，睁大眼睛，沉重地道：“师父啊，快离开此地。三公他们虽然看似兴盛，但邪不胜正，终必灭亡……”

无意大师忍住眼泪，道：“目下你先别多说，即速运功调息为要。”地尊者道：“弟子内脏已全部震碎，纵有仙丹灵药，也无法挽救！但弟子不能瞑目的事，就是师父你老仍然留在此地……”

无意大师一阵惨然，含泪无语。

地尊者长长叹了一口气，双目一阖，就此气绝毙命。

无意大师抱起地尊者尸身，方寸间灵光闪现，一面放步向阵外奔去。

第二十五章脱困

无意本是少林高僧，虽然二十年来因大师兄无闻大师失踪之后，二师兄无心长老为人仁慈近懦，致了生出觊夺方丈宝座之心，但他到底是出身正派及慈悲佛门，正邪之间，也不是茫昧无知，此刻由于心爱门徒之死，使得他心头灵光闪现，大有彻悟前非之意。

他奔出阵外，眼前人影连闪，已被三个分穿红衣、银衣及黑衣老人拦住去路！

红衣老人正是日公舒涛，他洪声道：“令高足怎么啦？”

黑衣老人星公冷央极快地加上一句，道：“他没得救么？”

无意大师摇摇头，道：“他已经死啦！”

银衣老人月公佟雷阴冷地道：“那尼姑罪该万死，待我们兄弟亲自出手，替你报仇雪恨！”

无意大师突然激动起来，咬牙道：“多谢三公美意，但贫衲有心亲手报仇！”

日公舒涛洪声道：“好，好，那尼姑就留给你……”

无意大师把地尊者尸身放在树丛后面，刚走出来。忽听星公冷央迅快如走珠般道：“老大老二可看见了？我坞中府第失火，已烧成一片啦！哼，哼，无疑是有奸细潜入，想施展调虎离山之计，好让皇甫维他们闯逃出阵……”

日公舒涛接口道：“既是如此，你自个儿去看看，我们则留意阵中敌人！”

月公佟雷道：“不行，当今之务，还是搜出奸细。此人既然谳知府第形势，乃是咱们的心腹大患！况且阵中二人也不易逃出……”

无意大师应声道：“他们决逃不了，这包在贫僧身上。”

星公冷央道：“嘿，我晓得放火之人是谁……”

日公舒涛道：“你把心中猜测先说一说，等会瞧瞧对也不对？”星公冷央道：“我敢断定放火之人，必是咱们兄弟宠爱的三女之一，甚且三个都来了……”

月公佟雷冷冷一笑，道：“如果真是她们，这回擒住，非叫她们尝遍毒刑之后，方始处死！”

这时他们三人都显得急于擒捉放火的人的模样，迅如掣雷般奔去，转眼失去踪影。无意大师向府第处望去。只见一片焰烟，遮天蔽日，可见得火势猛烈之极。

从这等猛恶的火势上推想，那星公冷央推测之言极为正确，除了这三个背叛的女儿潜回施展手脚之外，哪一个能够熟谳本坞形势，散布硫磺引火，使得火势一发便不可收拾？

从那三公的三个女儿身上，想到被困阵中的皇甫维，顿时有了主意。他转眼向阵中望去，虽然看不见那化心老尼及皇甫维在动手，但从阵势变化中，仍可看出此阵火力集中在化心老尼身上，那皇甫维大概仍与鬼医向公度搏斗，是以大阵未曾向皇甫维施以压力。

老和尚一抖手中佛珠，疾跃入阵，眨眼间已到化心老尼被困之处的附近。

化心老尼稳立如山，一对“天魔袖”飘忽挥拍，袖影中隐现“光明甲”的点点金芒，威力奇强。

无意大师看那阵法移转之际，屡有错误，情知训练时日未足，非亲自加入指挥及出手不可！

正在盘思之际，化心老尼突然朗声大喝道：“三公已离此地，皇甫维不走何待？”

皇甫维朗朗应道：“区区不能抛下老师傅孤身在此……”化心老尼厉声道：“胡说，老身自有本事出得此阵，即或不幸被擒，谅三公他们也不敢对我怎样！”

后面的两句话最是打动皇甫维的心，他虎目一睁，道：“晚辈从命，至祈老师傅小心应敌……”

鬼医向公度与皇甫维一直在苦战剧斗的情况之中，这时加紧施展出全身功力，心想皇甫维今日已被星公冷央制住一处穴道，能够与自己相搏这么久，已经属于奇迹，目下岂能逃出圈子？

皇甫维可不管他心中作何想法，虎目中陡然射出慑人心魄的神光，首先一招家传绝学，双手掌背交叉拂去，迫得鬼医向公度无法不闪让开正面，改从侧面进攻。

皇甫维接着左手一招“轻舟万里”掌拍指划，迫开对方手中紫金针，右手趁势虚拍一掌。

这一掌并非寻常的“劈空掌力”，却是少林寺第一绝艺异形大法，借势用劲，以意运力。

鬼医向公度本来以为他是用的劈空掌力，是以对方手势一起，便即随手发出一招“斜阳封”招架。

不远处的无意大师厉声道：“向兄小心他这一掌！”

鬼医向公度何等机灵，掌势迅即化为“金舟度厄”，不但手法全属守势，同时身形也顺势跃开。

就在他身形跃开之际，身上已感到对方右掌发出的一种若有若无的力量，渗过他的手法招式，暗暗袭到身上。

他业已明白对方那虚幻般的手法乃是极为厉害的功夫，性命要紧，哪敢抵挡，狼狈急退。再者对方另一只手的真攻硬劈的功力，似乎比起早先要强英雄一倍，单论要和他真斗硬拚，也接不下来。

皇甫维不即不离，保持一定距离，连连上攻。转眼间已迫出去三丈有余，到了大阵边缘。无意大师一看不对，洪声大喝道：“皇甫维你即管逃生去吧，三公的三个女儿在此放火，已经逃不掉啦！”

皇甫维听到无意大师的话，脚步一滞。那五百罗汉大阵神奇异常，人头涌涌，刀光闪闪，展眼间已移动漫布开去。

同时在空地边缘的树丛后也出现三组劲装大汉，个个手持雪亮戒刀，阻截皇甫维逃路。

皇甫维迅即转念忖道：那和尚说是舒倩、佟秀和冷清影三人潜入本坞，放火烧屋若属真事，则可知人她们的用意要我逃出此阵！如果我逃不出去，岂不是辜负了她们一片心意，白白叫她们冒险遭难？再者如果我仍然被此阵困住，脱身不得，所有的人都成了瓮中之鳖，那时三公他们更可对我们生杀由心……”

皇甫维看清形势之后，倏然施展出家传心法，左手一招“仰射金牛”，指掌齐施，猛攻对方上盘。右手一招“白云出岫”，掌势拍击之中暗蕴擒拿手法。

这两招合起来使用，奇奥难测，正是武学中所谓“深合自然之道，能入超妙之境”的要旨。

鬼医向公度一身武功虽是不凡，无奈此刻的对手皇甫维的绝世功力业已恢复七八成之多，比他强胜许多，加上这种稀世绝学，真是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更无从识得破解之法。

他左手紫金针除了当作兵器之外，最厉害的是练有脱手飞出刺敌大穴的手法。

这时已有一支紫金针突然飞出，乘隙劲射敌人身上四大穴。

皇甫维双手招数原式施展，内力劲烈涌出。鬼医向公度那支紫金针顿时飞上半天，无影无踪。接着皇甫维左手掌指已扫中鬼医向公度猛劈出来的左掌腕臂，只见向公度横飞开去，跌落寻丈外的地面上。

皇甫维明知自己如果跟踪赶去，续施毒手，定可把那半边身子已经酸疼不堪的鬼医向公度杀死。可是那样一来，恐怕对方阵法乘机移布过来。权衡之下，还是脱身要紧。

只听他发出一声长啸，宛如神龙般向阻住正面的两组劲装大汉冲去。但见他掌劈指扫，神速勇武，每一出手，就有一两个劲装大汉受伤跌倒。

皇甫维冲出阵外，舒一口气，先定神辨认地形方位，竟不向出口处的湖边奔去，反而折转来，藉着树丛草堆掩蔽身形，反而向焰烟冲霄之处潜行而去。他绕个大圈，避开当中那片平原，渐渐已潜近正在起火的府第。

这一路上他已经过不少亭阁，可是他都没有停步，这时又有一座凉阁矗立在右前方。

皇甫维躲在树丛之后，凝神向焰烟之处望去。此刻虽是相隔不远，火焚之声亦可听到，但是目光仍然看不见被火势焚烧中的屋宇。

他查看了一下，发觉那阵阵焰烟已由黑色变为白色，因而得知三公他们已经控制火势，这阵阵白烟正是表示用水灌救有效，漫天腾冒起的水气。

皇甫维侧耳倾听着，心中忖道：“这阵脚步声可能是那五百罗汉大阵已经解散，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步履之声，只不知那位化心老尼结局如何？哎，我得趁早找到藏身之所，免得被三公下令清搜全坞之际，无处可逃……”

但一时之间，真不知躲到那里才好，若是在黑夜之中，问题便容易解决。他运起天视地听之术，忽然听到平原中传来点算数目的声音。乍听之下，不晓得是什么事情。如果是在点算人数，则被点之人，应有回声。可是目下只有点算之声，数到第四十七时，便自停止。不一会，又从一数起，也是数到四十七便停住。

一片杂乱中，很快就竖起许多树丛。而在左侧一块松软泥地上，有七八个汉子，正使用钢铁铲挖掘，很快就挖成一个又宽又广的土坑。在两丈许以外的树丛下，堆放着许多伤亡的尸体，看上去哪怕计有数十人之多。

深坑挖好之后，这些劲装大汉手持钢铲，都站在一边，另有十余个劲装大汉匆匆过来，一个个身上披着油布。

这十多个劲装大汉出现之后，一言不发，群涌那堆尸体之处，各自动手，每人搬起一具。再急步走到那个宽广土坑旁边，把尸体丢落坑中。有一个劲装大汉在坑边点数，但他们原没有十分留意，生像有点不忍卒睹之状。

不一会工夫，这名点算数目的劲装大汉已点到四十五，突然间为之一怔，望着鱼贯走来搬运尸体的同伴们。

原来他数了四十五之后，忽然发觉还有三名同伴继续搬运尸体前来。这一来总数一共便是四十八了，他记得早先明明只有四十七具尸体，此刻怎会多了一具？

那三名劲装大汉匆匆把背上死尸丢落坑内之后，便将走开。那个计算数目的劲装大汉道：“等一等，好像数目不对，再点一次才行！”

一个劲装大汉冷笑道：“难道有人死而复生，悄悄跑掉不成？”计数的大汉坚持道：“不行，一定得重新点算……”

好几个劲装大汉走到坑边，一看那土坑中已堆垒得满满的，都不约而同地摇头道：“这差使太苦啦，我们不干……”

十余名持铲大汉马上动手，不一会工夫，就把土坑填平。

且说在那府第之内，火势已被控制，只剩下一座烧得最厉害的院子，在那残瓦焦土中，犹自冒出焰烟。

偌大一座府第，大部分都被火神袭过，虽无大害，但损坏及被水渍所污，却免不了。

因此，现在三公等人只能在最左后侧那一座未遭火劫的院子之内行事。

上房的帘子高高挂起，外面院子中肃立着三排大汉，每列六名，由于他们身上的红衣银衣及黑衣可以看出这些劲装大汉是三公哪一个的属下。

上房之内除了三公之外尚有少林无意大师，鬼医向公度两人。在三公所坐的太师椅前，有个黑衣少女跪在地上。

这个黑衣少女肤光胜雪，眉目如画，此刻虽然头发蓬松，衣衫破乱，可是仍然不掩一分美丽。

星公冷央面色最是难看，眼中不时射出令人惊心动魄的寒芒。在房间的另一角摆着一张竹榻，榻上躺着一个宽大缁衣的女尼，她双目紧闭，面白如纸，宛如死人一般。

少林无意大师及鬼医向公度似是刚刚进房，他们向三公行礼之后，无意大师道：“皇甫维似是深谙本坞地形，贫僧及向兄率众穷搜之下，仍然查不到他的踪迹……”

星公冷央哼了一声，道：“待老夫亲自查看一次，那厮除非有上天遁地之能，不然的话决走不出这天星坞一步！”

他话声甫歇，人已出了房外，院中那一队黑衣劲装在汉也迅即跟了出去。日公舒涛道：“无意大师及向先生请坐。”口气之中，已显得比以前尊重许多。

他接着向地上跪着的黑衣美女道：“你的胆子真不小，竟然胆敢乱放野火，难道不怕毒刑加身之苦？你且说一说看！”

地上跪着的黑衣美女，正是星公冷央的女儿冷清影，她低叹一声，道：“其实侄女心中也极恨皇甫维，可是眼见他被困在大阵之中时，又忍不住冒万死放火替他解围，侄女也说不出是什么道理！”月公佟雷阴阴一笑，道：“这样说法，你似乎还有一线生机，你先告诉我们为何恨起皇甫维？”

冷清影迟疑了一下，道：“侄女对皇甫维的心意，已用不着多加解释。可是后来侄女亲眼目击皇甫维和另外两个女子要好，并且做出苟合之事，是以侄女对他恨入骨髓……”

她叹口气，忽然转眼望一望榻上僵卧的女尼。

日公舒涛和月公佟雷同时忖想一下，日公舒涛大声道：“那两个女子是谁？”

冷清影道：“一个是业已知身死的杜筠，另一是个富家之女！”他们都显得有点失望地哼了一声，冷清影接着道：“侄女目下感到万分后悔，像皇

甫维这种负心无义之人，实在不该救他！如果侄女还有机会的话，千方百计，一定亲手把他杀死，可惜这话已无法证明！”

月公佟雷突然阴森森道：“那也不一定，你如能将功赎罪，我们岂有不顾之理！”

日公舒涛也道：“佟老二的话很对，不过我们虽有此心，却不易再信任你。如若释放了你，而你只是趁机逃命，试想我们怎丢得起这个人？”冷清影她没有想到日月二公这等回答法，反而听得怔住，呆呆凝视住他们。

无意大师突然道：“二公请恕贫僧斗胆插嘴之罪，这丫头心计甚多，万万不可相信，把她释放。”

日公舒涛洪声大笑，道：“当然，当然，如果没有万全之计，哪能随便开释。”

月公佟雷道：“向先生，目下那尼姑情况如何？”

向公度走过去查视一下，道：“她的气息呼吸已经变得细长均匀，谅她性命已可保住！”

月公佟雷点点头道：“她如果不是事先中了无意大师两粒佛珠，我们虽然伤亡了四十七人，只怕也无法把她打倒！”

日公舒涛道：“目下是否须将这女尼搬到阴冷的地下室去？”

鬼医向公度道：“是的，这尼姑服过在下的药物，现在只须在阴冷宽阔之处静卧，不可有声音打扰，她身上功力就可渐渐恢复！”月公佟雷道：“冷老三这儿就有这种阴冷宽大的地下室。那间地下室四壁及上下均被水泉包住，是以阴冷异常，只不知这尼姑必须静卧多少日子？”

鬼医向公度恭声道：“最少也得有一日之久，药力才能发挥奇效。此后，越静卧得久，她恢复的功力更足，到时绝对可以与圣女一拚……”

日公舒涛道：“她回醒之时，神智已失，怎知她服从哪个人的命令？”

鬼医向公度应道：“她睁眼坐起之际，先见到谁，就听谁的命令！”

月公佟雷道：“如果我们兄弟三人，都站在床头，她可是听从我们三人吩咐？”

鬼医向公度道：“不错，你们三位的命令，她都一概听从！”

日公舒涛纵声大笑：“此尼一身功力，当真不弱于我们弟兄三人，目下只等她功力恢复十足，先与心池圣女拚上一场，何愁不把心池圣女功力消耗大半？那时再加上五百罗汉大阵的威力，心池圣女必遭大劫无疑了，哈……哈……”

跪在地上的冷清影听得面色变来变去，幸而她一直低住头，所以没有人瞧见。

星公冷央忽然入房，用那特快的声调，道：“奇怪，我出动了本坞所有的人手，每一寸土都踏遍了，但仍然没有发现皇甫维踪迹，这事怪也不怪？”冷清影头虽未抬，心中却长长吁口气，忖道：“我拚着身受惨酷毒刑之厄，潜入府中放火，救他出阵，总算得偿我愿。虽然我有机会的话，会亲手取他性命，但我却不要他死在别人手中……”

华灯初上之际，天星坞手下摆上筵席。三公他们推敲至此刻，尚无头绪。三个人忽然低声密议一阵，便宣告暂时放下皇甫维之事。星公冷央指一指地上跪着的冷清影，道：“此女大逆不道。纵然加以毒刑，直至气绝身亡，尚难消我心中之恨。”

月公佟雷道：“既是如此，今晚暂时不必取她性命，等到明日早上，始

行动手不迟！”

星公冷央点点头，月公佟雷道：“今晚须严密锁住此女，免得让她逃走！”冷央道：“不错，但本坞几间困禁人犯的密室均已烧毁……”日公舒涛洪声道：“谅她也不敢兴逃走之念，如其多生麻烦，那时我太阳谷及冷月山庄的毒刑也一发叫她尝一尝滋味！”

冷清影深知三公他们各有一套不同的惨酷毒刑，并且星公冷央讲到过，如果有人能够熬得住他们的三套毒刑而不死的话，此人活罪惨于死亡，不但身体残废，而且精神分裂，每每无缘无故惊惶万状，夜间更是无法安眠……

她脑海中掠过这些话，不由得打个寒噤，低低道：“婢子有天大胆子，也不敢再惹三老生气！”

星公冷央命一名黑衣劲装大汉把冷清影带到后面一间房中，单单在外面下锁、此外并无点她穴道，也没有加镣戴枷。

这个房间冷清影自然来过，是以根本不必查视。当下在一张椅上坐下，瞑目沉思起来。

忽然听到一阵步声从前院经过，她凝神听时，忽然隐隐听到人有说到“尼姑”二字，又提到“糟蹋闺房”的话。

她联起来一想，便恍然悟出这些人必定是把那位女尼扛到她以前居住的闺房去安放。当下她继续凝神聆听，从步声去向所证明她的推测不假。

这时，她又多了一宗心事。那位女尼的武功她本来就晓得深不可测，加上适才听日月二公亲口说过，这位女尼功力不下于他们，可知确实算得上是当今武林前数名高手之一。

以这位女尼的奇奥武功及内力造诣，如若被他们用药物迷去本性，再藉药物之力发挥她所有的潜力，只怕当真连心池圣女也不是她的对手……

她沉重地叹息一声，起身走到后面，推开窗子，只见后院中月色迷人，虽不明亮，却更令人泛起一种凄迷怅惘之感。

她身受星公冷央十余年养育传艺之恩，总有依恋悔疚之情，这时往好处一想，觉得大有道理。

夜凉寂寂，没有一点声音打扰她的沉思。良久，良久，她忽然凄然一笑，忖道：此生已没有一点可恋之处，我的作为虽然有负三老之恩，但一则为了那位慈悲老尼，二则为了心池圣女，我必须做完这件事才能自杀。只要留得心池圣女性命，三老总是有所顾忌，不敢恣肆横行世上……”

此念一决，再不迟疑，纵身穿窗而出。

她小心翼翼地在府第中转来绕去，故意不照直径向自己闺房奔去，以免一旦被三公发觉，知道了她的心意。走到她以前所居的闺房，没有任何可疑之兆。

她查知房中只有那女尼均匀轻微的呼吸之外，知无他人，便揭开帘子，闪身入房。

在内间的绣床上，果然卧着那位女尼。房中没有灯光，微弱的月色从纱窗外透射进来，一切看得清楚。冷清影毫不迟疑，倏地从床下掣出一把短匕首，便向女尼胸口插下。

冷清影的举动虽是怪诞诡异，但她却有种种充分理由，迫得她不得不向那武功奇高的化心老尼猛施毒手，取她性命。

就在她掣剑举手，迅速下刺的一刹那，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冷笑。

冷清影不是寻常人物，冷笑之声方自入耳，已判断出来人距她尚有丈许，

正是在内间的门边发出。因此不问可知这人定是跟着她从外面进来。

她陡地停手之后，门边那人并没有立刻上来攻袭于她。

那化心老尼恬静安详地卧在床上，生似身在极乐世界，无忧无虑。

冷清影手中短剑缓缓垂下，剑尖反而对住自己胸口要穴，剑尖已沾着衣服。

她只须运劲一按，这柄短短的利剑足可以插入死穴之中，立时要了她的性命。

而她却用衣袖遮盖住短剑，这刻即使有人站在她面前，也看不出她举手之间就可弄死自己。

门边那人再没有出声，却缓步走过来。

冷清影一直凝身不动，茫然地望着床上的女尼。直到那人已走到她右侧的床边，她忽然忍耐不住，转头向那人望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人挺直的身躯，令人浮起一种坚毅不屈的味道。接着，她瞧见那人的侧面，线条饱满而优美，仅是侧面就足以令天下间拥有诗一般情怀的少女倾倒怀慕。

那个面容俊美，身躯挺直的年青男人竟没有看她一眼，一味凝视床上的化心老尼，似是在观察她活着抑已死掉。

他瞧了一阵，轻轻点点头，看来他已查看出化心老尼未曾毙命。

她大大惊诧起来，跟着尽是疑惑之色。本来从那个男人的一身血迹，可以推测他曾经猛恶地厮杀了一场，毙敌无数。然而他的衣服这等皱乱，又有泥土污痕，却又不似因杀人太多才染上血迹。

那个英挺男子查看完化心老尼之后，才缓慢地侧移目光，落在她的面上。

“啪”地一响，冷清影已被那个男人刮了一个清脆的耳光。这一记耳光完全是侮辱成分，是以对方手掌上并无丝毫内力，不然的话，冷清影纵然不当场身死，但势必也得身形退开。

冷清影眼睛连眨，澄澈的眸子中陡然升起一阵迷惘水气，泪光莹然。那年青男人压低声音，道：“让开，你这恶心毒肠的女人……”

冷清影手中暗暗运聚真力，锋利的剑尖已透过衣服，刺着皮肤。她的短剑隐藏在衣袖之下，外表上看起来生像是她用手按住胸口，断断发觉不出她乃是自寻死亡的姿势架式。

她轻轻叹口气，低低道：“你这个用情不专天性卑鄙的人，这个耳光应该由我赏给你才对，但奇怪的是我竟然忍受了……”

她的声音之中没有愤怒，也不激动，只是蕴含着一种深刻入骨的悲哀。

对面的年青男子淡漠地笑一下，道：“我皇甫维平生没有对妇孺老弱有过凌虐的行为，但你这个朝秦暮楚的，心胸恶毒的女人却不能尊重怜悯这老尼，如果你肯自动死在我眼前，那将是我平生第一快事……”

冷清影听到这等无情冷酷的话，禁不住娇躯微微发抖，玉面变色。原来皇甫维当时听到那些人在掩埋尸体，灵机一动，便混入尸体堆中，闭住呼吸，僵卧不动，结果被掩埋在土坑之内。

他一直闭住呼吸，默计时间，极静之中，还听到地面上有人践踏奔走之声。

直到入黑之后，上面已寂无声响，他开始运功聚力，先挤上最上的一层，然后运掌击破上面数尺厚的泥土，穿了出去。

他不慌不忙地把洞穴填好，然后潜入府第之中。首先他就偷听到那个天

星坞之人谈论到冷清影被囚空房之事。起先几个人纷纷议论猜测那三公为何放心地把她囚在那间毫无装备的房中，并且没有制住她一身武功，也不派人监守？

皇甫维听了这话，也觉得十分迷惑。忽然另有数人进来，参加谈论。这后来的数人似是刚刚从三公那儿过来，据他们说，冷清影已经悔罪，有意戴罪立功，将要亲手杀死皇甫维。三公因知道她能够接近皇甫维，所以特赦她叛逆之罪，以观后效。

有这一段原因，加上皇甫维认定辣水仙杜筠之死，乃是冷清影有意诛除情敌，才会被“万劫火筒”的烈火活生生烧死。因此对她十分厌恶痛恨，一见面时又见她要刺死化心老尼，这等作为，分明是再度投在三公麾下的证明。是以一见面就给她一记清脆的耳光，尽情侮辱她……

冷清影虽是决心要死，可是皇甫维当面这么一说，她便不肯在他眼前自杀，不过那柄剑仍然指住自己胸口大穴之上。

她退开两步，撇开自身之事，道：“你对这位老师傅有何打算？”

皇甫维微感奇怪，冷然望她一眼，道：“我的事何须你关心下问？”

冷清影平声地道：“你心中也明白我不会破坏你的计划，不然的话，我何必甘冒不韪，放这一把无情火，使你得以脱身出阵？是也不是？”

皇甫维道：“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不妨就告诉你，我要把她救出天星坞！”

他冷冷一笑，道：“但你却要取她性命，与我的目的可谓背道而弛！”

冷清影道：“你怎生救她出坞？”

皇甫维道：“我带着她从一条连你也不晓得的秘道离开，你看可好？”

他说话之际，已缓缓走近冷清影，两人只差一尺，身躯就可碰到。

冷清影凄然一笑，道：“你只管走吧，不必劳烦大驾取我性命……”她玉腕一抖，盖在上面的衣袖忽地掀开，露出那柄按在大穴上的短剑。

皇甫维眼中神色一变，他万万想不到冷清影存心自尽，这刻只要手腕一用力，就可死在自己眼前。

这种情势，分明大有内幕。如果她业已重行投身在星公冷央座下，她何必自杀？因此他心中一阵颤懔，生怕她立即把短剑刺入大穴之内。

冷清影道：“现在你已明白我当真有意死在你面前，所以反而不想叫我立刻就死，是也不是？”她说话极快，宛如连珠轻炮。

她接着道：“我的事用不着你费心，倒是这位师傅，她以前曾救过我一命，所以我必须告诉你，如果你移动她时，不是连床搬起，她受到震动，很快就会断气，死在你的手中！”

皇甫维满面迷惑之容，道：“等一等，你把内情解释得详细一点才死行不行？”

冷清影微微一笑，但予人却是凄苦可怜的味道。她道：“我不必赶时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尽数奉告……”

皇甫维道：“她怎生救了你的性命？为何一经震动，就会死亡？她既是你救命恩人，你为何要取她性命？你已经被三公擒住，怎能自由进出此间？”

冷清影道：“你一定会记得那位千娇百媚的乔诗频姑娘，可记得么？”

皇甫维面上露出尴尬的神情，点头道：“记得这位老尼就是乔姑娘的师父！”

冷清影恨恨地哼一声，道：“那天晚上，你和乔诗频在床上颠鸾倒凤，

万般恩爱，我亲耳听见你答应娶她为妻，这话没有冤枉你吧？”

这一回轮到皇甫维泛起苦笑，道：“你要说就说，不要问我行不行？”

他陡然目射奇光，望着左侧的窗户，低低道：“那是什么？”

冷清影怔一怔，转眼望去，忽然手腕一紧，那把短剑已经被人夺去。

原来皇甫维乃是施展声东击西之法，先分散她心神，然后出手夺剑。

冷清影失去短剑，也没办法，便接起早先话题，道：“当你疯狂快乐之际，万万想不到旁边的床上，却是我躺在那儿活受罪。我那时全身软瘫，连举手塞住耳朵也办不到，哼，你真是可恶透了……”

皇甫维苦笑道：“我怎知你就在邻床之上？如果知道的话……”

冷清影撇一撇嘴角，道：“知道又如何？你肯不玷污她清白之躯么？你真是色界中的恶魔……”

皇甫维无可奈何地陪笑道：“你骂我什么都行，但到底你怎会在那儿？”

冷清影道：“我身上中了万劫火筒一点火星，奔走之间，突然昏倒地上。恰好乔姑娘从这位化心大师处练完武艺回家，见我跌在地上，就把我救了回去。你对她作践过之后，她翌日就去请化心大师来，替我治伤……”

皇甫维恍然大悟，道：“原来有这么一段内情。”

冷清影接着道：“化心大师武功深不可测，一看就知我是三公门下，她慢慢盘问太阳谷冷月山庄及天星坞之处的布置，同时也套出了你的来历及去向，所以她才会赶到此地找你晦气。我到庵中找她不到，也知道她一定来此，所以也赶来了！若不是为了化心大师的话，哼，你这一生一世别想见到我的面……”皇甫维道：“我实在该死，可是你为何要杀死她？倒是说一说呀？”

冷清影道：“化心大师本来难以救治，但经过鬼医向公度施用药物，已保住她一命，她越是静静地躺卧得久，一身功力就恢复得越足。但目下如若搬动她的话，她就气绝身亡！”

皇甫维道：“纵是如此，你也不必亲手取她性命啊！”

冷清影道：“但过了一段时期之后，鬼医向公度将一种毒药合成，给她灌服，那时化心大师就能起身行动，施展全身武功。只是那时她已失去神智，听凭三公他们指使。此举将危害及心池圣女，我猜如果化心大师知道的话，宁死也不愿让敌人这等摆布，所以我只好下手把她杀死……”

皇甫维双眉紧锁，道：“这些事都似是不可思议，现在我们怎么办？若果单是我们两人，自然可以从容逃出此坞，只要不在五百罗汉大阵之内，就算碰上三公我也不怕！化心大师怎么办？我们能把她舍下么？”

冷清影冷冷道：“我不跟你走！”

皇甫维吃了一惊，凝目望住她，只见这个黑衣美人白皙的脸上流露出愁苦幽怨之色。

他泛起一阵歉疚之情，缓缓道：“我知道，自从杜筠及乔诗频两人之事被你见到之后，我已经配不上你，可是你何必留在此地？我们一道出坞之后，随便你爱怎么样，我都不敢管你！”

冷清影眨眨眼睛，泪珠一颗一颗滴了下来。

皇甫维叹口气，道：“我也自知是个用情不专的人，要不然心中怎能容得下这许多女孩子？”

冷清影举袖拭泪，道：“你个个都一样爱恋么？”

皇甫维寻思一下，道：“几乎是这样，我也弄不懂，为何会与众不同……”

冷清影寻思了一下，忽然转变为欢喜的神色。皇甫维不知她何以不但不

嫉愤，反而欢喜。

但无论如何，她不愁苦幽怨，总是好事。冷清影叹口气，道：“我本该妒恨你滥爱别的女子才对，可是我却忽然觉得心中甚是舒畅安乐！”

皇甫维潇洒地笑一笑，道：“为什么呢？”

冷清影慢慢地道：“也许是因为我想到你能够同时爱上几个女子，这样可知你并非不爱我才和别的女子发生关系……”

皇甫维怔了一怔，道：“啊，这个理由真出乎我意料之外……”

冷清影的问题解决了，他立时就想起了化心老尼。

他指一指床上的老尼，道：“她怎么办？”

冷清影道：“只有一个法子，可是事实上窒碍难行！”

皇甫维道：“你何妨说出来听一听。”

冷清影道：“那就是我们冒险出去，设法子找到鬼医向公度，把他击毙！”

皇甫维点点头，道：“此计大妙，我敢担保三公断然想不到我们竟敢不作脱身之想，反而施以暗袭！走，先找鬼医向公度的下落！”

冷清影皇甫维两人一路都没有碰上暗卡，冷清影扒在皇甫维耳边，道：“我知道出坞水路一定已经严密闸住，同时也加强了人手守卫，不怕任何人能够插翅飞出此坞，所以才下令全坞之人休息，撤消各处守卫！”

皇甫维道：“你怎会知道？”

冷清影道：“我以往尚在坞中，时时发生这种情形。我父亲他说这叫做以逸待劳，反正出坞水洞已经关闭，无人逃得出去。但敌人不知底细，不是设法出坞之际，在水洞中被困，就是潜伏不动，等到黑夜过去，那时才慢慢搜索不迟……”

皇甫维道：“原来这样，但不要紧，我们杀死那鬼医向公度之后，才从秘道逃出此坞！我手上有本坞秘图，乃是我义父所赠。这条秘道你大概不晓得，但我却可找到。”

冷影大喜道：“幸亏我刚才没有自杀，否则死得多冤呢！”

他把地点及出入之法一说，冷清影立刻了然于胸，当下两人潜踪蹑迹，悄悄纵入迎宾馆之内。

只见第一进右边的院子内的走廊上，挂着风灯，冷清影指一指院子，向他点点头，表示就是这个地方！

皇甫维首先走入院内，只见此院只有二丈左右宽阔，正面是个花厅，左右两边各有房屋。

在房间前面的走廊上，都悬有一盏风灯。此外，在花厅内，也点燃着一盏油灯。

皇甫维用手势阻止冷清影过来，然后吸一口真气，轻轻一纵，已落在一间房外的窗户之下。

他的身法快疾无声，冷清影暗暗佩服，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皇甫维查看完右边的房间之后，便纵到对面的走廊上。

之后，他纵回院门处，与冷清影会合。两人退出院外，皇甫维道：“鬼医向公度当真住在这儿，我已查出他在右面这间房内。”

冷清影道：“你见到他么？可别弄错了……”

皇甫维道：“人没有见到，他们都在内间睡觉，怎能见到！”

冷清影道：“那么你从何查出？”

皇甫维道：“右面的一间有些物件，内中竟有药炉药罐。单是这一点可

猜出必是鬼医向公度住在此处。加上我到对面的房间查看时，见到房内有些僧人的衣物，由此可知必是无意大师所居。既然无意大师在这边，对面的房间，更可确定是鬼医向公度所居！”

冷清影道：“对，对，决错不了，目下我们怎生下手？必须设法不惊动对面的无意大师才行，不然的话，决无法杀死鬼医向公度。”

皇甫维沉吟一下，道：“现下没有万全之策，我们只能冒险试一试。”

冷清影道：“我们一齐入去，希望能够趁他不备，联手合力一击得手。”

皇甫维摇头道：“不行，他一身武功不比凡俗，这一向他都没有施展真正功力，所以三公都低估了他，其实此人功力深厚，招数又怪异，真拚起来，无意大师也斗不过他！”

他停顿一下，接着道：“假使我们进房之际，被他事先发觉，绝对无法在十招八招之内击毙此人。”

皇甫维寻思一阵，道：“唯有一条险计，那就是先使敌人起疑，继而故意让他惊觉。这时施展暗杀之法，对方因一心一意防范面前之人，可能后防空虚，反而能够得手！”

冷清影道：“对，就这么办……”她在皇甫维面前，变得一点主意都没有。

两人商议一阵，已拟好计策。

不久工夫，一个人步声沉重地走入院子内，一直走上右边走廊上，举手轻轻敲门。

这时，另一条人影迅快地揭开廊上的窗门，纵入房内。此人的声响尽被敲门之声所掩。

房内有人沉声道：“什么事？”

门外之人拉开房门，走到内间门外，哑声道：“坞主有请……”房内的人正是鬼医向公度，他听到星公冷央请他前去，立刻跳落地上披上衣服。

忽然间他如有所感，道：“你是哪一位？”

外面的人哑声道：“小的自然是坞中下人，你老见到小的面孔，就认得出是谁……”

鬼医向公度拨开布帘，走了出来，只见来人已经退到房中。两人四目一触，鬼医向公度面色陡然大变。

对面那人在灯光下瞧得清清楚楚，只见他剑眉斜挑入鬓，面如冠玉，气宇清朗，正是刻下业已名震天下武林的皇甫公子。

皇甫维面色寒凝，举步向对方迫近去。

鬼医向公度明知他一向武功，已达出神入化之境。加以今日星公冷央亲自率领全坞人马，细查过本坞，仍难查出他的下落。此刻却忽然出现，不免令他泛起高深莫测的感觉。

他不知不觉之间缓缓后退，一面运功聚力，准备迎战强敌。他退了三步，已靠近内间的门口。心中正在盘算要不要大声呼喊时，突然见到皇甫维扬手隔空一指遥点，指风激射面门。

他可不敢怠慢，连忙翻腕竖掌，猛劈出去。掌势甫发，那皇甫维冷笑一声，手指一沉指力攻他中盘，另一只手却呼地一掌迎面拍去。鬼医向公度也自变化掌势，封御对方的劈空掌力。这刻他仍然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立即大声叫喊。

就在他全力应敌，同时分心寻思之际，陡然间背心一凉，接着感到被千

斤大锤击中似的，身躯大大一震。

鬼医向公度本是老江湖，当他背心一凉之际，便知不妙，赶紧把全身真气运布在后背要穴之上，以免被敌人这一击震断了心脉，当场惨死毙命。同时之间，张口大呼。

那后面偷袭之人不用说就是冷清影了，她的家传武功，以神速取胜。这一招击出，果然快逾电闪，不容对方闪避。

但听鬼医向公度惨厉大叫声中，“砰”地一响，鬼医向公度已被冷清影的一击得斜斜飞开七八尺之远，跌在地上。

院外顿时有人大喝：“什么事？”另一头也有人发声喝问，一听而知就是少林寺无意大师口音。

皇甫维询问的目光掠过冷清影面上，只见她点点头，表示已经重创敌人。他更不言语，迅即指指后面，自家却从前门纵出去。

外面两道人影从屋上斜掠下来，对面房门也倏地打开，出现光头宽袍的无意大师。

皇甫维不声不响，向扑到的两人迎上去，施展出独步天下的“一皇”心法，双掌以掌背倏然拂出。

那边的无意大师厉声道：“原来是皇甫维，向公度可是被你暗算身死？”喝声中他的人已如大鸟般凌空飞来，人未到，拳力先至，“呼”地一声，直取皇甫维。

那两名天星坞的人听见“皇甫维”三个字，吓得踉跄退了数步。皇甫维施展出“意形大法”，左手一拂，右手虚虚一推。无意大师的拳力首先被他一拂之势化解，接着突然感到胸前被一股潜力压着，无法抗拒，不由自主地连退数步。

无意大师认出是本门无上绝艺“意形大法”，吓得又退了四五步。皇甫维不敢耽搁，双足一顿，疾掠上屋。那两个本坞的人急急追赶，一面发出警报。

无意大师却不追他，一迳冲入对面的房内，只见鬼医向公度僵卧地上，双目紧闭。

他过去摸摸他的胸口和脉息，发觉尚有一线生机，忽地记起从前暗算师兄无心大师之后，曾经在师兄身上搜到一个盛放着少林灵药“大檀丸”的玉瓶，其时已被鬼医向公度乘机勒索了去。

这时伸手在鬼医向公度身上一摸，果然找到一个玉瓶，取出一看，这个玉瓶上雕刻有十六尊罗汉，极是精美名贵。

他微微一笑，打开瓶塞，登时一阵清香扑鼻。且说皇甫维纵出屋外之后，故意绕个圈子，隐去踪迹之后，才直奔府第最后的一进。

耳中但听钟声隐隐，他以极快身法前奔，宛如流星赶月，眨眼已奔入一座院落。

这座院落甚是宽广，当中有个莲池，池中有座玉柱朱栏的亭子。皇甫维纵入池中，用脚尖顶住其中一个石墩，暗运内力一推，那石墩无声无息地移开尺许，地面跟着自动裂开，露出一个三尺方圆的裂口。皇甫维四肢紧贴身躯，从洞口直跳下去。

他的身形刚刚站稳在丈许深的石地上，上面的裂口已迅快自动关上。

这下面一片漆黑，皇甫维轻咳一声，从回声中可以测知这下面地势宽广。不过使他感到诧异的却是看不到一点点亮光，也听不到冷清影的声息。

他暗忖冷清影也许未到，便沉住气等候。过了一阵，蓦地查听出不远之处传出低微的呼吸之声。

皇甫维暗暗大吃一惊，迅即纵开数尺，沉声道：“什么人在那边？”

语声嗡嗡，回音不绝于耳。接着一个娇脆的声音道：“是我，公子你怎的一直不作声。使我不敢胡乱招呼……”

她说话时，已举步向皇甫维走来。皇甫维松一口大气，道：“我以为你还未到呢……”

突然听到冷清影惊骇地哎叫，接着有人冷笑道：“你们才来么？”语声方起，火光闪现，另外两边有人晃燃火种，一下子就点着火炬，插向壁上，动作迅快异常。

皇甫维在火光闪现之际，已看到冷清影被一个黑衣老人迫到墙边去。那黑衣老人并没有动手，可是冷清影却骇得一连后退。

此外，那两个点燃火炬之人，一个身穿红色长衫的老人身躯高大，气派威猛。另一个老人身穿银色长衫，瘦削身量。这三个老人正是名震天下武林的日月星三公。

火炬点着之后，便看得清楚这下面乃是四五丈方圆的洞穴。在皇甫维对面的石壁上，悬挂着一块黑色毯子，一看而知那儿必是出路，这张黑毯乃是用以遮蔽透入来的光线！

皇甫维自然晓得那一处出口乃是一道弯弯曲曲的地道，通出坞外的峭壁后面。

星公冷央把冷清影迫到角落去，阴笑一声，道：“你这一次死而无怨了吧？”

冷清影无言可对，嘴唇紧闭，星眼中流露出惊骇的光芒。

星公冷央转身走开，和日公舒涛月公佟雷会合，并排而立，拦在皇甫维身前。

皇甫维朗笑一声，道：“我能不能逃出此间，等会儿再说，目下却要请问一声，你们怎猜得出我必会到此？”

日公舒涛洪声道：“冷老三断定你未离此坞，但除了此路之外，再无别径可出此坞，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此处等候。”

皇甫维道：“这个老狐狸果真有点头脑……”

月公佟雷阴声一笑，道：“我问你一事！那就是皇甫大爷究竟躲在何处？你不说地点也行，但请回答一句，他目下是生是死？”

星公冷央迅快接口道：“如果不是真话，那就不必回答。”

皇甫维寻思一下，虽然他也想找寻义父的下落，可是目下却不能说出来。他并且想到义父的下落生死，对三公关系极为重大，颇可予以利用。他想了—下，道：“我可以据实回答，不过冷央要先告诉我我的亲生父母是谁？”

星公冷央道：“君子一言！”

皇甫维应声道：“快马—鞭！”

星公冷央道：“你的亲生父母就是皇甫大爷和心池圣女。”

皇甫维愣了一下，道：“何以见得？”

他冷笑—声，道：“我们不曾约定要把详情告诉你，你先回答佟老二的问题！”

皇甫维情知对方不肯多说，但这寥寥数语已经使他惊心动魄，情绪震荡老半天了！

他深深吸一口气，努力镇定下来，然后道：“我据实告诉你们，那就是我一直也在找寻他老人家！连我也不晓得他老人家是生是死！”

他已经不叫“一皇”做义父，改称做老人家。

三公似是没有想到皇甫维有此一答，都为之一怔。日公舒涛声道：“混账，这简直是讹骗行径！”

皇甫维冷笑道：“你们也不见得是仁侠之士，何必这么计较？”

他潇洒地伸手指指他们，道：“哪一个先上来送死？就像鬼医一样。”

三公面色一变，星公冷央怒道：“一定是那死丫头告诉他向公度合药之事，所以才会被他弄死！”

月公佟雷踏前数步，阴阴一笑，道：“老夫来取你性命好了。”

皇甫维招招手，道：“过来一点，免得你落败失风之际，他们赶紧帮忙！”

月公佟雷最是阴沉，城府极深，如果换了第二个，一定被皇甫维激动。他却只阴笑一声，道：“废话少说，上来吧，可要老夫先让几招？”

第二十六章落网

皇甫维见他不肯上前，只好踏前几步，道：“放屁，凭你也配？”

月公佟雷不与他斗嘴，一掌迎面拍去。他的武功走的是阴柔路子，看来全无火气，却阴毒异常。

皇甫维目下还不晓得自己的功力有多大进境，当下双掌交叉疾拂出去，掌势一发，月公佟雷已吃他迫退半步。这时日月星三公都面色大变，皇甫维却暗暗大喜，朗喝一声，出手疾攻。

两人眨眼之间拆了七八招之多，狂风激荡，潜力旋涌，那日公舒涛及星公冷央全身衣服都飘飞摇拂，飒飒有声。

皇甫维独战这月公佟雷，举手投足间，都克制得对方有力难施。是以七八招之后，便自占了上风，威势咄咄迫人。

如果月公佟雷不是那么高明的老魔头，一身内功已达出神入化之境的话，这刻早就被皇甫维施展的“意形大法”击倒地上。

又拆了四五招，日公舒涛大喝一声，宛如霹雳迅击，震得众人耳鼓嗡嗡直响。

喝声中他已举步上前，发拳遥攻敌人。他的武功走的纯是刚猛路子，拳力一发，顿时响起一阵劲厉啸风之声。

皇甫维掌势迅拂，化解此人拳力，陡然感到手腕一震，险些被他的刚猛拳力阻滞了掌势变化。不由得心头一凛，暗忖这些老魔头果然不凡，像此等沉雄拳力，真可称得上盖世无双。

他曾经大闹太阳谷，见识过日公舒涛秘密收养的养子风火二童的绝艺功力，是以深悉日公舒涛的阳刚武力不易招惹。此刻哪敢忽视，连忙左拂右拍，迅攻这日公舒涛……

当下变成日公月公二人合力围攻皇甫维，星公冷央却守伺住冷清影，不让她乘隙遁走。

皇甫维右手的“意形大法”奇奥绝世，而且越来越纯熟，威力渐渐增加。

眨眼间已激战了十余招，皇甫维发现一事，心中一阵颤栗，手法稍滞，险些被月公佟雷的阴柔掌力击中。

日公舒涛趁机抢攻，拳掌连环迅击，顿时制住机先，把皇甫维迫得团团直转，招架不迭。月公佟雷也配合形势，从旁连施阴毒招数，登时局势剧变。

冷清影在一边看得心惊胆战，不由得举手掩目，不忍看见皇甫维身遭惨死之状。

原来皇甫维乃是忽然想到以自己的功力，能够敌得住三公之中任何一人，已经很不错了。可是刚才力敌日公舒涛，月公佟雷二人达十余招之多，却感到自己的一身功力，似乎随着对方压力加强而渐渐增加。因此虽是多了一个老魔头，却也没有窘迫之感。从这等情势看来，无疑显示自己一身功力，已经突飞猛进。这种奇迹，自然是他服下那条“化骨锦”毒蛇的金胆碧睛的奇效。

哪知他心中情绪一经波动，日月二公便乘隙抢制机先，展开猛攻，登时屈居下风。

日公舒涛及月公佟雷出尽毒手，连续猛攻，眨眼又打了十余招。一旁的星公冷央看得心血沸腾，恨不得跃上前去，参与此战。以他们练就的“阴府三大夺命神”，只须一击，皇甫维非立毙当场不可。

正在他转念之间，忽然听到冷清影迅快的语声道：“公子尽管放手施为，我先走啦……”

星公冷央怒哼一声，不暇转念，身形微晃，已快逾闪电般向出口之处跃去。

他动作快极，冷清影自是比不上，谁知他跃到那方黑毯之前，目光一转，却见冷清影反而纵到对面。敢情刚才的话，竟非当真。这个头脑灵活的老魔头登时恍悟，冷清影乃是设法把他调开，免得他参加战圈，合力击毙皇甫维。他这一怒非同小可，大声骂道：“贱婢你今晚如果逃得过老夫掌心，我就自行击碎天灵盖，死在此地……”

冷清影怔一下，心想星公冷央说得出这种话，无疑已决心不顾一切，誓必杀死自己……

不过她这一下对皇甫维却大有帮助，那日公舒涛及月公佟雷两人对冷清影的痛恨，绝不下于星公冷央，是以闻言时略略分心。

皇甫维趁机使出家传绝学，双掌交叉迅拂急拍，登时迫开敌人，扭转危局。

那边星公冷央虽然恨极冷清影，但却不敢大意过去擒她，生怕万一被她逃了出去，那时真不知是自杀好抑或忍住这口怨气的好？

冷清影心念一转，潜运内力，用传声之法道：“公子准备全力逃出此间，我等到有机可乘时，就出手阻他们一下。只要你逃得出去，我虽是被困于此，但最多吃点苦头，不致送命。如果你逃不出去，我就活不成啦！”

她双目之中射出悲壮坚决的光芒，一面提聚全身真力，准备出手。要知她这一番话，完全是哄骗皇甫维之言，事实上她深知今晚一定要死在三公手底，因此与其拖累皇甫维一同死于此地，倒不如舍此一命，希望能让皇甫维逃出此地。

皇甫维却没有时间多想，觉得这话颇为有理。不由得精神一振，掌劈指拂，勇不可当。

转眼间已把日公舒涛和月公佟雷迫得逐渐向冷清影那边移去。

他两手招数迥异，却都是当世之上至高无上的武功，加上他一身突飞猛进的内力，深厚异常。这一轮猛攻，直把日月二公打得心胆皆颤。

冷清影轻轻哼了一声，皇甫维蓦然全力奋勇攻出两招，迫得日月二公稍稍闪开。冷清影迅逾电掣般纵上来，代替了皇甫维的位置。皇甫维转身一掠，已落在星公冷央身前。

星公冷央冷喝一声，正要出手拦阻，哪知皇甫维人未到，招数先发，拳掌齐施，左手半拂半扫，右手使出一招家传心法六龙偕逝，硬攻猛击。

昔年一皇名满寰宇，艺高天下，所有的招数，都以刚柔并济，恰到好处见长。那日月星三公相随多年，几乎未曾见过一皇使用绝刚至猛的招数。

要知在武学中讲究的是刚则易折，竟是外表越见刚强威猛，万一落败失招，危险越大。

皇甫维这一招六龙偕逝，也是迫不得已才肯施展。这一招不但威猛无俦，同时又属大开大阖的招数，假使对方武功也极为高强，具有同归于尽的决心的话，奋身反击，定然无法封蔽，非闹个两败俱伤，双双偕亡不可。

星公冷央面色微变，在这瞬息之间，是否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意念在他心中连转了千百转。

皇甫维威势迫人，招数已到。星公冷央突然感到心怯，倒地闪开。

这一来门户洞开，皇甫维左手顺势一拂，那方黑布“唿”一声飞开寻丈。布飞人去，眨眼间已隐没在秘道之内。

星公冷央面红耳赤，重复纵回原处，以防再被冷清影漏网。

这时冷清影已和日公舒涛月公佟雷拆了三招之多。与她对敌的两名老魔大感颜面无光，日公舒涛怒嘿一声，运足功力，举掌迎头拍下。

月公佟雷武功门道不同，心中尽管恨极，这一招出手也都出尽全力，可是外表上却看不出来。

冷清影连拆三招之后，锐气已失，忽觉头上潜力重如山岳般压将下来，胸前则被一股阴柔劲力袭到，竟然吸住她的身躯，无法移动。

她这一惊非同小可，然而在这最为危急的瞬息之间，却陡地想到今晚的局势，如果能够逃走，自然是上上之策。但这条路实在行不通，那么唯有两种可能，一是立毙于当场，一是被他们生擒活捉。

她凄然一笑，口中低低吟道：“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凄楚的吟声中，蕴含一种动人心弦的哀怨！

日公舒涛眼看对中无反抗之力，掌势正待变化，不取对方性命，只把她击倒。

却见冷清影左手迅快向月公佟雷的无上阴柔内力上拂去，接着右手轻飘向日公舒涛胸口拍去。

她的这一拂非同小可，简直就是“一皇”的独门手法。月公佟雷心方一凛之际，他所发出的那股内力已吃她一拂之势化解。

她的右手拍击部位也奇诧异异常，几乎使日公舒涛无法闪避。老魔头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向后退了一步，掌上真力宛如怒涛狂澜般发出去，疾向冷清影间顶压落。冷清影被那如山般的内力压得头颅向后一仰，长发飘飞。清丽的面庞苍白惨淡，使人感到无限凄艳。

“砰”地一响，冷清影整个人仰跌地上，但她的手掌竟也拍中日公舒涛胸口。

日公舒涛哼了一声，屹立不动，但左手却禁不住举手抚胸，施展推血过宫之法，自行疗治。

冷清影仰跌地上之后，便僵卧不动。星公冷央奇快地跃过来，低头一瞥，道：“这贱丫头死啦！”

月公佟雷阴声道：“这丫头诡计最多，冷央三你最好看清楚点，以免上当！”

星公冷央哼了一声，道：“佟老二的话时常带有骨头，只不知你言下之意确实防她诈死，抑或是相信我冷老三不过？”

月公佟雷道：“我怎会不相信你……”但他仍然举步走近冷清影娇躯之前，低头看时，只见她星眸半阖，面色素白，神情宁恬，宛如睡着光景。

星公冷央道：“看清楚了吗？她可曾诈死？”

月公佟雷没有言语，举向日公舒涛望去，道：“舒老大，你的伤势可妨事么？”

日公舒涛苦笑一下，道：“想不到这丫头竟然练会一招‘广陵绝唱’，以她的功力，虽然不能取我性命，但这伤势也得休养几日才行。”

星公冷央接口道：“哦，这丫头竟学会那化心老尼姑的秘学，这一记非同小可，你千万别托大。免得拖上十天八天还未痊愈，那时怎抵挡得住心池圣女……”

提起“心池圣女”之名，三个老魔头都惕然暗惊，当下由月公佟雷及星公冷央拥着日公舒涛，急急离开此地到静室养伤。

且说皇甫维遁出天星坞之后，一阵急奔，天明之际，已奔出百余里路。饶他武功高强，内力深厚，可是经过连番苦战，加上大半夜狂奔疾走，这时已累得头上见汗，四肢酸软。

曙色中停步扬目四瞧，只见右侧不远处有座村落，心想若然在田野间找个地方休息，不幸被乡民发觉，大惊小怪起来，反为不美。倒不如走到村中，找个地方歇脚运功，顺便也可以梳洗一番。

当下举步向那村庄走去，入得村内，天色已明。

他拣了一间较为宽大的屋宇，上前求宿。出来和他答话的是个六旬左右的老头。

不消三言两语，便借到一间室房。皇甫维疲乏不堪，也顾不得尚未梳洗，一倒在木板床上，便呼呼睡熟。

隔了一阵，三个人鱼贯入房。他们脚下全无声息，动作迅速轻捷，一望而知乃是武林高手。

皇甫维酣睡中突然被人推醒，睁眼一看，见到床边的三人，登时睡意全消，急忙要跳起来，哪知腰间一用力，但觉血气雍塞，四肢发软，竟跳弹不起。

他俊眼一眨，冷笑道：“司空表你们被称誉为乾坤五义，名声赫赫，却不料只会暗箭伤人……”

那三人敢情就是司空表、范禹及中州一剑许伯英。他们就住在此村之内，皇甫维因一身血迹，行色仓促，是以入得村中之时，全村数千人几乎都知道了。司空表暗中出来一瞧见是皇甫维，便暂不露面，直到他借宿之后，才趁他熟睡时潜入，点住他的穴道。

司空表面上毫无表情，道：“据我们所知，你曾在太阳谷及冷月山庄闹事，这会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皇甫维道：“从天星坞来。”他明知这些老江湖在对付敌人时都有一套厉害手法，与其受辱被迫说出，倒不如爽快一点儿。

范禹洪声道：“你这厮把我们的二嫂害死，此仇此恨，不得不报。”

皇甫维厌恶地皱一下眉头，道：“别假惺惺作态了，你们想怎样都行，只有一件事决不能做。”

范禹讶然道：“什么事？”

皇甫维突然朗声大笑，豪气迫人，道：“你们能不能把我放了，凭胸中真才实学，决一死战！”

范禹双肩一耸，神色之间，显然有点不安。要知这乾坤五义之中，范禹身怀数十年精纯的童子功，为人一向光明磊落，从不以暗箭伤人。然而今日面前的这个强敌，不但武功厉害，而且又是三公仇敌，此番把他擒住，立功甚大，其势不能轻轻把他放过。因此他心中禁不住泛起一阵难过之情。旁边的中州一剑许伯英插口道：“皇甫公子请勿以口舌伤人，今日之事，我许伯英无能解救，心中实在耿耿不安。如若公子心中尚有未了之事，就请吩咐下，许伯英拚了一条性命，定必为公子办到！”

他句句字字都流露出真挚之情，显然这一番话当真出自肺腑。

这许伯英当日在那孤僻庄院中，曾设法营救皇甫维，虽然事实上无助于皇甫维，兼且当时被司空表暗暗戳穿，这些事都曾落在皇甫维眼中，所以皇

甫维绝对相信许伯英并非假情假意。

他敛起面上厌恶神色，凝思片刻，缓缓道：“我的确有事要托你代办，可是此事属于我个人秘密，除了你之外，不能让别人知悉。”

过了一阵，许伯英道：“皇甫公子究竟有什么心事？假使许某力之所及，决不敢辞！”

皇甫维沉吟一下：“在那富春城中，有两个姑娘答应过我在一年之内，决不出大门一步。这两位姑娘，就是日公舒涛及月公佟雷的女儿……”

许伯英讶然道：“哦？就是绛衣仙子舒倩和银衣仙子佟秀么？三公已派出许多归顺于他们麾下的黑道高手，全力查探她们的下落……”

皇甫维没有作声，凝眸寻思，好像有个疑难的问题盘思胸中，一时难以解决。

许伯英没敢惊动他，耐心静候。又过了一阵，外面突然传来一阵纷沓的脚步声，接着有人互相问答。

那一阵纷沓脚步声敢情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右双钩吴家二老，武当高手娄真人，点苍快剑张搏云，以及四个年青弟子。

他们涌入屋内，首先碰上司空表及范禹二人。

武当娄真人稽首道：“想不到司空施主范施主两位到得更快，皇甫维可在此地？”

司空表面上神色微微一变，道：“诸位驾临此地擒捉皇甫维，奉的可是心池圣女的命令？”

娄真人虽然觉得对方口气有异，但仍然未起疑心，道：“不错，她老人家就在外面，皇甫维负隅拒捕，谅也无能逃出此间……”

司空表面色一肃，道：“原来圣女她老人家已经驾临此地，区区理应出去谒见……”他拉一拉范禹，一迳走出外面。娄真人等看他们急急出去，倒没有想到皇甫维业已被擒，就在房间之内，当下了随同他们一齐出去。

屋外一株大树之下，站着一位高髻淡装美妇，修眉凤目之中，隐隐浮动着一一种圣洁出尘的风姿神采。

房中的皇甫维听到心池圣女驾到，顿时心花大放，舒眉展目。蓦然寒气侵肤，冷芒耀目，原来一把光华森森的长剑已搁在他咽喉之上。

他知道这中州一剑许伯英的意思，乃是不准他做声。看他面上坚决的神情，无疑会一剑杀死自己，如果叫喊出声的话。

外面突然响起一个年青的声音大叫道：“皇甫维在房内……他在里面……”

中州一剑许伯英面泛紧张之容，皇甫维却忍不住微微一笑。转眼间房门响动，几条人影闪进来，宛如鬼魅般快速。

这几个人正是吴家二老，娄真人和点苍快剑张搏云他们。

待得他们瞧见皇甫维睁眼躺在床上，许伯英则手执锋快长剑，搁在皇甫维咽喉之上，这等景象，不免使他们都感到大惑不解，齐齐停步。

左钩吴圆老人首先道：“这一位想必就是乾坤五义中的中州一剑许伯英许兄了！只不知许兄之意，可是决心宁愿一剑杀死皇甫维，也不让老朽等把他带走？”

中州一剑许伯英道：“许某奉司空大哥之命，如若有人打这里把皇甫公子带走，立时一剑杀死，以绝后患。诸位如果要知原因，请出去与我司空大哥理论……”

点苍快剑张搏云始道：“真真岂有此理……”呛地一声，掣出长剑。

中州一剑许伯英面上泛起一种难以解释的表情，生似对皇甫维十分歉疚，然而又无可奈何。

点苍快剑张搏云接口道：“许伯英此举未免多余，我就不信凭你们乾坤五义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违背圣女之言……”许伯英长叹一声，并不反驳。

过了一阵，一阵步履声匆匆奔来，转眼间现身房门，却是那左钩吴圆老人。

只见他面寒如水，沉声道：“张兄请出来，圣女有话与你商谈……”点苍快剑张搏云应了一声，移步出去，刚走到门口，突然停步，愕然道：“吴老所传之言，莫非是圣女有意撤走，任得皇甫维落在他们手中？”

左钩吴圆沉重地点点头，道：“老朽也不明白圣女她老人家为何如此决定，刚才司空表过去与她低声说了几句话，圣女面色似乎微微变色，接着就吩咐老朽，来把张兄请出去。”

点苍快剑张搏云愣了一阵，终于随吴圆走了。

不一会，司空表和范禹进来。范禹面色甚是难看，道：“老大你这样对付圣女，小弟感到万分难过，哼，哼，若不是大哥一家数十口性命捏在三公手中，小弟这就到天星坞去跟他们拚命！”

司空表叹口气，道：“多蒙三弟四弟都为愚兄着想，忍受冤屈，愚兄感激不尽……”

范禹道：“自家兄弟，不必客气了。”他转眼望住皇甫维，道：“你的心事说完了没有？”

皇甫维怒形于色，道：“我说完啦，不劳费心！”

许伯英讶道：“但公子还未说明白要我怎么办呀？”

皇甫维道：“算了，那些事办不办都无关重要！我是想知道你们怎样对付我？”

司空表道：“我们兄弟决不为难于你，还不把皇甫公子送到天星坞去，除非……”他沉吟一下，接着道：“除非公子把令尊托你交还少林的东西转交我们……”

皇甫维寻思一下，道：“给了你们的话，是不是立刻让我恢复自由？”

司空表道：“当然啦，否则公子焉肯把东西交给我们？”

他顿了一顿，接着又道：“如果我们兄弟得不到那一宗少林绝艺，万难与三公他们抗衡，岂敢释放公子？公子不妨细想一下，如果我们兄弟能与三公相抗，而公子又得以恢复自由的话，三公他们就不能横行天下啦！”

皇甫维微微一笑，道：“这话倒也动听得，可惜……”

范禹接口道：“可惜怎样？”

皇甫维道：“可惜我对你们心存憎恨，绝不肯使你们有机会练成那武林绝学。再者，那件东西已交还少林寺的人，纵使我有心屈服，已无从取回……”

司空表范禹两人面色大变，司空表道：“嘿，你把那宗绝艺交给无意和尚，不啻助纣为虐……”皇甫维双目一闭，不理他们。

司空表满面泛起愤怒之容，冷冷道：“老三，烦你把这厮脚筋掐断，以免路上一时大意，又被他逃跑了……”

范禹运足内力在两指上，疾如闪电般向皇甫维脚跟上的筋络捏去。皇甫维忽然双足一缩，避开他一捏之势，顺势连环踢出，脚尖所取部位均是范禹身上要穴。

范禹料不到猝然生变，急急闪时，胸肩各挨上了一脚，身形直向后仆开。

皇甫维弹起来，伸手一推许伯英，朗声道：“你如不趁早逃走，提防他们拿你出气……”

他把许伯英向窗户那边推去，自己却腾身扑向房门。司空表大喝一声，拳劈掌拍，阻他去路。

皇甫维施展出家传心法，左手迅拂如风，几乎扫中对方双手脉门。骇得司空表连忙缩手收招，冷不防皇甫维右手隔空一推，一股无形无声的潜力突然袭上身躯，沉重如山。司空表哪敢硬抗，顺势向后跌倒，御去大半力量。

皇甫维这一推使的正是少林寺七十二种绝艺中最上乘的“意形大法”，是以司空表的身手，也无能在事先发觉闪避。皇甫维情知自己穴道刚解，一身功夫目下只恢复三四成，如果当真被司空表范禹两人缠住，连逃走也办不到。故此趁机急急纵出房外，头也不回，疾驰而去。

皇甫维迅快奔出村庄之外，急急向山野荒僻处纵逃。不一会工夫，已经翻过一座山岭。

他站在岭上高处，回头遥着，确定没有人跟踪追来之后，便放缓脚步，找寻幽僻之处，以便打坐运功。

走了十余步，右侧山石后唰唰连声，跃出四个人。皇甫维一看来人竟是武当娄真人，点苍快剑张搏云以及左右双钩吴家二老，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

娄真人首先道：“皇甫公子能够逃出司空表三人掌握，贫道甚感佩服！”左钩吴圆老人接口道：“可惜你暗中运功冲破穴道封锁之际，已被张兄看破，所以我们早就在此恭候！”点苍快剑张搏云道：“你是束手就缚呢？抑是要我们动手？可别想打主意拖延时间，调元运功……”

皇甫维耸耸肩，道：“既然你们都看穿了，我何必多事挣扎？不过如果你们胆敢与我单打独斗的话，皇甫维一定舍命奉陪，只不知诸位可有这个胆量？”

点苍快剑张搏云双眉一耸，正要答话，侧边的右钩吴景抢先道：“我们哪一个都敢与你动手见个真章，不过目下我们急于把你带回去见圣女，到时你不妨向圣女提出此一要求……”

他跃到皇甫维身侧，手中利钩已递到他胸前。皇甫维凝立如山，双手往身后一背。左钩吴圆老人唰地跃到他后面，取出一条鹿筋索把他双腕紧紧缚住。

皇甫维暗中运力微挣，却发觉那条绳索微松之后，便勒得更紧，心知这条索子必是特制之物，谅必难以挣脱，便死了这条心。

那四位武林高手簇拥住他急急奔下山头，在荒野中向前直奔。

走到下午申酉之时，天色已渐有暮意，前面有一河面拦住去路。

武当娄真人见皇甫维面上浮现汗光，口中气喘，心知他因一直没有机会调功运气，恢复原来功力，加以奔驰了一个下午，体力业已耗尽。

娄真人道：“皇甫公子最好安静一点，我等自会设法遮蔽住你双手被绑之处，以免俗人察觉，大惊小怪起来。”

皇甫维道：“这个我自省得，不劳吩咐！”

眨眼间四人走到那几户人家门前，却只有些妇人孩子，没有一个男人。点苍快剑探问之下，才知道此地十余壮丁，都是以渔猎为生，前两日全部划船携网，到上游一个大湖打鱼。

他们花些银子，自有妇人去煮茶烧饭，他们则在一同屋子里坐着等候。

过了一会，左钩吴圆回来，看他面上神色，便知没有弄到船只。右钩吴景把此间打听到的情形一说，吴圆才恍然大悟，道：“怪不得我沿着那河上下游走了好多里路，都找不到船支，只不知此地十余壮丁几时回来？”

张搏云道：“据说今日应该回来，如若今晚不返，最迟明早便可到达……”

那四人顿时都愁眉相对，似乎一时走不了，便会发生天大祸事似的。皇甫维好生不解，却懒得理会，迳自调息运功。

他们商议了一阵，娄真人提高声音道：“贫道小时学会一点水性，至今虽是多年未练，谅必仍能泅过这道急流。待贫道奋勇下水，独自先行便了……”

左右双钩吴家二老及点苍快剑张搏云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当下由张搏云陪同前往。过了好久，张搏云独自回来，面上犹有紧张之容。

吴家二老急忙齐声询问，张搏云道：“娄真人的水性不甚精通，加上数十年荒疏，初时下水，险些浮不起来。但娄真人性格强毅，执意不听兄弟之劝，仍然要冒险渡那道急流……”

左右双钩吴家二老那么大一把年纪的人，这刻也沉不住气，吴景一捋灰白长髯，道：“到底娄真人可曾渡过这道急流？”

张搏云连忙道：“咳，我竟忘了两位心中着急，娄真人最后冲过惊涛骇浪，安然上岸……”

吴家二老都放心地吁口气，皇甫维却微微一晒，暗自忖道：“以娄真人这一身武功，就算让惊涛骇浪卷走，他只须运功闭住呼吸，顺水飘流，何愁不会冲到岸边？反正怎样也死不了，这三人如此大惊小怪，实在可笑……”

那三人见到他嘴角冷晒神情，都勃然大怒，右钩吴景老人忽然道：“若不是你这小贼，娄真人哪须冒这等生命之险？”扬起手掌，便要向他掴打。

他的兄长吴圆举手制止，道：“虽然我心中也气恨不过，但为表对心池圣女的崇敬，在她发落之前，我们只好忍他一忍……”

皇甫维神色一敛，肃然危坐，心中想道：“我最近以来，得到圣女庇荫，几次大难不死！唉，那天在天星坞秘道中，三公他们说过我的亲生父母就是义父和圣女，这话不知是真是假？”

他心中一阵激动，恨不得插翅飞到圣女身边，亲自向她询问。

点苍快剑张搏云冷哼一声，道：“看你的神情，似乎甚不服气，我告诉你，以你近日在江湖上的恶行，以及暗杀少林方丈大师之事，我们早该把你处死，把你首级传示武林，以息公愤才对。”

皇甫维蓦地一阵惕然，迅快自忖道：“我如若不赶快逃走，只怕在路上再发生事情时，便被他们杀死。”

当下默然不语，等到用过晚餐，四个人同在一间屋子里，各各打坐用功。

皇甫维坐到半夜三更时分，陡然睁眼起身。

点苍快剑张搏云一跃而起，左右双钩吴家二老也同时分别纵到门口及后窗。这三人耳目灵警，身法迅快，当真防守得严密异常。

皇甫维淡淡道：“诸位何须紧张，我如果想走，诸位也难以把我留下……”

张搏云冷笑道：“那你就试一试看……”

皇甫维摇头道：“我想先跟圣女见上一面，向她说明白近来的行踪，以免她也以为是我作恶生事……”

他接着向门口走去，道：“借光，借光，区区出去解手。”

左钩吴圆当真让出道路，皇甫维出了门外，耳中远听到吴圆在后面沉声道：“你如果撒腿逃走，不管你上天落地，我们都要把你追回来，那时候别怪我们使用残酷毒刑手段！”

皇甫维嘴角泛起一丝冷笑，走开几步，便停住脚，屋中的三位高手都侧耳倾听他的声息。

忽听皇甫维呵呵一笑，道：“明人不做暗事，我可要走啦……”说到后面，声音已出去数丈之远。

那三名高手一齐扑出，急追疾赶。他们早已打量过四下形势，前面是急流拦路，后面及两侧都是平阔旷野，皇甫维双手绑在背后，影响奔行速度，所以最多在四五里路之内，就可把他擒回。

谁知皇甫维却直向急流奔去，后面的三名高手心头同感大震，用尽全身功力，发足急追。

这一前三后共计四条人影宛如流星赶月一般，眨眼间已到了河边。皇甫维陡然发出一声朗朗长笑，略一回顾，接着向前纵去，砰的一声，已自跳落急流波浪之中。

左右双钩吴家二老及点苍快剑张搏云三人来到江边，一齐停步，凝视那道汹涌急流，只见皇甫维在三丈外冒出来一下，旋即被浪涛卷没。

他们忍不住顿足嗟叹，三个人我看你，你看我，都不知如何是好。

点苍快剑张搏云恨声道：“这一下我们都栽啦，那厮纵然淹死在急流之中，但武林之人日后提起此事，都将耻笑我们三人徒具虚名……”

右钩吴景突然道：“兄弟有个不大高明的主意，那就是拚着白费工夫，也要采取行动……”

左钩吴圆讶道：“什么行动？”

右钩吴景沉吟地寻思一下，道：“这道河流水势急峻，那皇甫维纵然精通水性，可是双手倒缚背后，其势无法施展水底功夫。因此绝对不能泅向上游，只有顺流而下的一条路。我们三人现下沿着这道急流跟踪追下去，以一百里为限，途中如果碰上有法子渡河，便可分出两人过去，夹河下搜。只要皇甫维靠岸之际，被我们发现，我相信他再也逃不出我们手底，即使只能发现他溺死的尸首，也有个交代。”

点苍快剑张搏云连声赞好，道：“若果沿河而下，碰到有人烟之处，更须小心搜索。那厮可能被人捞救，或者自行找人解开手上束缚。”当下三人沿着河岸一直奔去，展开搜索。

且说皇甫维跳落急流之中，双脚一蹬江水，已冲出数丈。他趁浮上水面之际，深深吸一口气，便闭住呼吸，沉入水中，任得这股急流向下游冲去。

他放松身躯，浮在水面，单用双脚蹚水，不一刻就泅到右面的河湾内。岸上不远处有个村庄，此时炊烟袅袅，鸡鸣犬吠之声，不绝于耳。河湾内系泊着好些船只，左面的岸边树木森秀，遮了岸上风光。他舍下系舟之处，反而向树木华茂的岸边游去。到得树影之下，光线暗黑朦胧。

皇甫维正希望上岸时无人瞧见，是以加快向岸边游去。

忽地脆响一声，皇甫维四周的水面出现无数涟漪水花。他惊讶四顾时，已感到头面被什么东西网住。

皇甫维心中大为惊凛，这才知道有人在半空中把鱼网撒下来，恰好把他网住。

但这刻他已夹不及细看那下网之人是谁，急急沉向水底，希望钻出罗网。

要知皇甫维身在水中游泅，双耳时时浸在水中，双眼也有水花扑打，是以耳目呆滞。倘使是在岸上，这一片鱼网当头罩下，他就算睡熟在床上，也能及时发觉，滚跃出网外。

他向水底沉下，才五六尺深便到了底，发觉河底乃是松软的污泥，登时又大吃一惊。

原来这种从水面撒下来的鱼网网脚都系着沉重的铅条，由于鱼网网眼透水，所以那片鱼网很快就沉到底，上面撒网之人向上提起时，网脚就贴着水底收缩，网中之鱼，便全部夹在网中，一条也逃不了。

那张鱼网一下就把他缠卷住，向上急提。

皇甫维发觉鱼网上升之势快速有力，不似是寻常打鱼之人，心中陡然一凛，忖道：“糟透了，我怎的不曾想到吴家二老及张搏云他们可能沿河追下来？他们虽然不懂水性，可是这种鱼网在他们手中，自然一看就会，怪不得刚才鱼网撒下之际，迅快无声……”

他心中凛骇之念一生，随即用力向下沉去。接着双脚勾紧鱼网，运足内力，倏然一抖。

那面鱼网当他尽力下沉之际，已经停住上升之势，再加上他双脚运足内劲的一抖，顿时沉下数尺。似是上面的人不曾抓紧系网绳索，脱手滑落。

然而皇甫维全身已卷在网内，双手被缚不算，双脚也只能艰困地伸缩，竟无法开阖。

不久工夫，那面鱼网悠悠升起。皇甫维打算重施故技，然而这一次上面的收网手法忽松忽紧，使他用不出气力，转眼之间，河面上一声哗啦啦大响，一面乌黑色的鱼网，破水上升。

皇甫维忽然放心地透口气，他此刻仍未见到下网之人，可是由于他发觉收网的手法，正是深娴此道的渔夫网到大鱼时一种上乘手法。因此他判断下网之人，绝对不是那三个死对头所为。

他发觉自己一直向空中升起，眨眼间已升起丈许，这才明白那面鱼网竟是从上面覆盖住天空的树荫中撒将下来。

可惜他头下脚上，所以一时无法瞧着树上之人长得怎样。

等到鱼网上升之势停住，离那水面可就高达两丈。他吐气喷开面上河水，腰上叠劲，弯起头向上瞧着。只见鱼网上一条绳索直通上面一根粗大的树桠，此刻已绑住树桠，把他吊在半空，却没有入影。

鱼网上以及他身上的河水一直向水面上滴流，他在网中暗运内力挣动一下，双腕上的绳索纹风不动。似是由于泡在河水中甚久，反而变得更为坚韧。岸上忽然传来低微的步履声，他连忙转眼望去。

只见树后走出一个婷婷少女，长得面目秀丽，皮肤白皙。她那双星眼流露出讶异的神情，望着网中的人。

皇甫维万万想不到来人竟是个少女，不由得剑眉一皱，怒声道：“喂，你怎的用鱼网对付人？”

那少女仔细地打量他，但一来有鱼网隔住，二来皇甫维是倒吊在空中，三来他头发松乱，满头满面都是水渍。所以根本看不出真面目。她耸耸肩，自言自语地说声奇怪，便转身欲走。

皇甫维连忙道：“姑娘请留玉步……”这一回他的声音之中，不敢带出气一点怒意。

那少女果然停步，扭头望住他，道：“尊驾前据后恭，令人齿冷……”

皇甫维忍气吞声，道：“姑娘尽管嘲讽，区区身陷网罗，自然无法可施。但姑娘何故与区区过不去？这原因总可以赐告吧？”

那少女面上神情不喜不怒，道：“等会自然有人会告诉你……”皇甫维道：“既然如此，区区只好耐心等待。只不知下网之人，是否就是姑娘？”

她嫣然一笑，道：“是又怎样？莫非想问清楚了，日后好向我报仇么？”皇甫维只大笑数声，并不置答。

那少女似是测不透他大笑之意，反而不肯就此走开，索性转回来道：“你笑什么？”

皇甫维不瞅不睬，心中却忖想道：“我皇甫维不是泛泛之辈，能够与我作对之人，无一不是当今武林高人，你这丫头那值得我出手报复……”那少女见他答，又继续追问，连问数声之后，皇甫维道：“你一个女儿家何必多管闲事？”

他这句话本来没有什么别的含意，更谈不上侮辱。可是那少女却忽然峨嵋倒竖，嗔声道：“笑话，我们女儿家就只该躲在闺阁绣房之中么？怪不得你专门作践女人，原来你心中根本不把女孩子当作一个人看待，只认为是一样物件，厌了就丢……”

皇甫维讶异地望住她，道：“姑娘怎又血口喷人，你可知道区区姓甚名谁？”

“我当然知道啦！你就是皇甫维，对不对？”

皇甫维道：“这样说来，果真是吴家二老他们托你守候着我上岸的了？”那少女冷笑道：“你爱怎样想都行，我不妨再告诉你，从今以后，你别想糟蹋任何女孩子了！”

皇甫维心中气不过，冷笑一声，道：“到底你听了什么传说，在此胡乱含血喷人？”

那少女道：“你问得好，若单是江湖传说，我也未必尽信，可是乔姊姊身受其惨，难道还是假的么？”

皇甫维愣一下，道：“谁？乔诗频么？”

她点点头，面上泛起仇恨之色。

他不觉叹一口气，暗自忖道：“我本来向乔姑娘师父化心大师说过要娶她为妻，可是目下我纵然把心中真情告诉她，她定然认为我是处此情势之下才这么说，决不肯相信……”

那少女冷冷道：“我这就去告诉乔姊姊说，你已经遭难身死，好教她死了这条心，你不反对吧？”

皇甫维道：“我反对也没用，随便你吧！”

那少女转身走去，快要转入树后之时，忽然再度停步，回头道：“我想起来啦，你最好给我一样东西，她才会相信！”

皇甫维道：“你要什么？眼睛？耳朵？还是手指头？”

那少女转回来，道：“随便那一件都行，只要她认得出确实是你的……”皇甫维道：“若果一定要她认得出，那就只有我项上这颗六阳魁首，你动手割下来就是了！”

她冷笑一声，道：“一颗头颅可骇不住我，但把乔姊姊吓坏的话，你就真是死有余辜……”她一边说，一边举目瞧看吊住鱼网那条绳索，大有动手解下之意。

另一棵树后突然出现一个少年，相貌甚是雄壮。此刻赤裸着上身，露出

筋肉凸突的胸臂。

他一跃出来，大声道：“师妹不可把他放下……”

她似乎早已知道另外有人，所以毫无惊讶之色，道：“为什么？要是不把他解下来，怎能搜出他身上之物？”

那少年道：“这厮虽然身陷罗网，但一身武功仍在，刚才差一点就拉不上来。若果此网不是特制之物，网脚安装有无数小钩，能够自动附合的话，早就被他挣脱……”

那少女踌躇道：“那怎么办呢？”

少年想了一下，道：“师妹你上去把绳索解开，丢落河中，我到水底把他身上之物都掏出来给你便妥当了！”

少女笑道：“好主意，你在水底可以给他吃点苦头，替我出一口气……”少年微笑道：“他这个样子受的活罪已不小啦，现在快点动手吧！”皇甫维一直暗暗冷笑，此刻却忽然发觉这个雄壮少年的胸怀甚是磊落光明，竟不肯在水中对自己加以折辱。顿时观感大变，心念转处，开口朗声道：“我皇甫维明人不做暗事，有句话先向你们讲明。”

那少年道：“你有什么话？”少女道：“别理他。”

皇甫维道：“听不听由你，我却不得不说，那就是一会儿若是有人受伤致死，可不能怪我心黑手辣。我为了脱困求生，只好尽力挣扎！”雄壮少年洪志声大笑道：“你尽管挣扎，在水中我云龙决不怕你！”皇甫维冷嘿一声，道：“你年纪尚轻，阅历未丰，哪里知道身具上乘武功之人，能够用全身任何部位震伤敌人！我水性虽然远逊于你，但只要身体相触，你就将惨毙当场。这话信不信由你……”

话声未歇，他已经运功聚力，调集双脚之上，先是一脚把鱼网撑宽，接着另一脚疾然踢出。“呼”地一响，脚尖上发出的内家真力把一丈以外的一根树枝震断，飞落下一阵叶雨。

他这一下显示出功力绝高，简直出乎那少年和少女想像之外，因此证明了他的话并无虚假。

少女伸一伸舌头，道：“真了不起，他可没有骗人，但我却拿不到他身上的物件了……”

少年道：“我看还是先回去禀告师父，师妹以为如何？”皇甫维这时才晓得他们的师父尚未知悉此事，不由得萌生希望，脑筋迅速转动，寻思脱身之计。

少女道：“不，等我先把乔姊姊的痴心打消，再去禀告我爹，不然的话，我爹一到此地，那时就再也无法拿他身上的东西了！”

皇甫维想来想去，无计可施，只好死心认栽，当下接口道：“你要什么尽管来拿便是，我答应不向你们动手！”

少女笑道：“想不到你是个大丈夫气概的人……”

那少年已经跃上树去，动手解绳，把皇甫维荡到岸上才放手。接着跃落岸上，手法迅快地摘开那面鱼网，皇甫维钻出来，挺身长长吸一口气。他们都定睛望着这个名震天下的公子，只见他面目俊秀，年纪甚轻，一举一动，都具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气度。

皇甫维喟道：“想不到连三公也无奈我何的人，却被你们困在此地……”他把湿漉漉的头甩向后面，露出宽阔饱满的天庭，更显得神采照人，俊美之极。

少女看得呆了一呆，片刻才道：“你当真不逃走吧？”

皇甫维道：“大丈夫一言九鼎，岂有反复之理，你们要什么东西拿去好了。”

少女秀眉一耸，道：“为什么你要那样对付乔姊姊呢？假如不是那样的话……”

皇甫维轩眉一笑，道：“说也没用，反正这一回我决难逃出吴家二老等人掌握，姑娘如果能使乔姑娘对我死心，也是好事！”

少年云龙道：“师妹你随便拿一样东西吧，可要快一点，别让师父发觉，我们都吃不消！”

皇甫维道：“令师是哪一位？”

云龙道：“家师就是东海一蛟江肃，我这位师妹便是师父爱女江波……”

皇甫维道：“原来是昔年东海名家，怪不得独擅水底功夫。我想请问江姑娘一件事，不知江姑娘是否允予赐复？”

江波道：“什么事呀？”

皇甫维道：“江姑娘几时与乔诗频认识的？她现下在什么地方？”江波道：“我也是最近才识得她的，她在前半个月来到此地探访姑母，我们这儿是淮阴地面的临泉镇，她有个表妹张琼与我甚是要好，因此我也认识了乔姊姊，不久便因全都练过武功，谈得投契，才晓得她实在是因相思成病，终日恹恹之故，才被她的父母们送到此地，换一换一环境。她曾向我打听你的事情，由此泄露了她心底秘密！现下她就住在这树林后面宅院内一幢小楼上，当然她不晓得你最近的行踪，更想不到你现在竟在此地，离她只有咫尺之隔……”

云龙等她话声稍歇，便插口道：“师妹快点办事，我猜师父快要出来巡看啦！”

江波向皇甫维解释道：“吴家二老昨夜三更时到我家里，请我父亲代为注意，如果发现你的踪迹，便派人通知他们！我爹他当时就亲自守候在那边上游，直到破晓时才命云师兄接着守候。我爹回去休息了这一阵，可能马上就要出来查看……”

皇甫维道：“那么你当真要快点才行，免得令尊知悉……”

江波道：“你可有什么信物？”

皇甫维摇摇头，忽然微笑道：“我想到一个方法，那就是你去告诉乔诗频说，我已经死在她师父化心大师手下，目前化心大师还被困在星公冷央的天星坞中，若果她被心池圣女救出，乔诗频能够再见到她师父，自会明白一切……”

江波道：“到那时候化心大师若是说没有这回事，岂不是……”她忽然如有所悟，接着道：“难道你和化心大师已经有了某种默契？你可是答应娶乔姊姊为妻？”

皇甫维点头道：“早先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所以没有说出来。我这次从天星坞逃了出来，为的就是要向她说明此事，不过我还有别的更要紧的事必须先办……”

江波趑趄一下，突然道：“师哥，我们把皇甫公子暗暗放了好么？”

云龙吃一惊，道：“不要乱讲，师父听见的话，我们都吃不消！”

江波道：“你和我都不讲，爹爹怎会知道？”

云龙脸色大变，凛然道：“我们做了这事，就变成不忠不孝的人，还有

什么颜面活在世上？”

皇甫维肃然起敬，道：“云兄弟之言有理，江姑娘一番美意，区区心领就是……”

他眸子一转，忽然举起手指按在唇上，低嘘一声，道：“有人来了，别乱说话……”转眼间两丈外有人道：“龙儿何在？”声音虽是苍老，但内力充沛，显然是武林好手。

云龙大声应道：“是师父么？徒儿在此……”

话声未歇，一道人影从林中疾射出来，掠到他们面前。却是个身量高瘦，面貌严峻的六旬老人。

老人目光有如两道冷电在皇甫维面上扫过，立即道：“这一位是谁？”云龙和江波都向老人行礼，江波抢着道：“爹，他就是皇甫公子了。”皇甫维微笑点头，道：“尊驾可是名震武林的水上名家东海一蛟江肃么？区区正是你想找的皇甫维！”

江肃双眉一耸，突然冷笑道：“朋友真的是皇甫公子么？老朽似乎难以置信！”

皇甫维道：“区区泅上岸时，被令徒以特制鱼网网住，无法脱身，后来与令高足讲明绝不逃走，才蒙令徒摘开鱼网！你如不来，令徒就要带我去见你了……”

江肃似乎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就擒住皇甫维，不禁喜泛眉梢，道：“原来如此，老朽昨夜蒙吴家二老重托，目下只好委屈公子移驾寒舍……”皇甫维朗声道：“区区绝不逃走的诺言，仅仅对令徒令媛有效，贪生怕死，原是人情之常，想来诸位定然不会见怪……”

东海一蛟江肃何等老练，一听口气不对，立刻抢步冲上，左手擒拿，右手扫劈，迅疾发招。

皇甫维身形急旋开去，快逾电闪，他借急旋之势，直向云龙身上撞去。云龙大喝一声，双拳齐出，皇甫维心念一动，脚下步法一变，只见他巧妙地从双拳中闪了出来，撞向江波身上。

江肃怒喝道：“你此举乃是自寻死路，可怨海里老朽心黑手辣……”喝声中人随掌走，疾向皇甫维扑去。

皇甫维向江波撞去之际，本就没有打算当真撞上，仅是借上把江肃诱开，好向云龙再度进迫。他早先从云龙猛烈拳风之中，已试出他膂力虽强，但功力有限，因此以他一身精纯内功再度撞上之际，硬挨他几拳，必定有机可乘。

谁知事情大出意料之外，原来那江波竟然没有闪避，杏眼圆睁，扬掌猛劈。

皇甫维是何等人物，这一刹那之间，已经感到江波这一掌看上去虽然凶猛，其实却是虚张声势，这等情形，分明是暗中有意思相助。当正念头一变，仍然向江波身上撞去。“砰”地一响，他胸口已中了江波一掌。但是皇甫维却借力旋身，倏然回转，以倒缚在身后的双手向她抓去。

江波一掌把对方打得旋了一转，芳心中骇了一跳，忽然间皇甫维的后背已迫到胸前，底下十指箕张，一下抓住她左手腕脉。顿时感到全身麻痹，动弹不得。这一来她又暗暗欣喜，却蹙眉蹙额，装出疼痛难禁的神情。皇甫维虎目一睁，威光四射，厉声道：“江肃住手，不然的话，哼，你的女儿首先惨死在我手底……”

江肃原本已扑到五尺之内，呼啸掌风也压到皇甫维身上，闻言猛可勒住

去势，面寒如冰。

皇甫维接着道：“我皇甫维平生光明磊落，虽然面对三公他们那等强仇大敌，仍然敢与他们一拚。但像目前的情形之下，无论如何都不服气！”他声调铿锵，理直气壮地说话，倒叫那正派名家东海一蛟江肃无法出手。皇甫维冷笑道：“区区要提醒你一件事，那就是我虽是双手被缚，难以施展武功，但一身功力犹存，单论脚程，你未必追得上我。故此如果你一意孤行，区区为势所迫，只好先下煞手，伤了令媛，再设法逃走。假使你追不上我，那时连一点气也没处可出，这后果你仔细考虑考虑好了……”江肃面色铁青，沉吟忖思，皇甫维内心十分紧张地等待着，这一下如果骇不倒他的话，那就只好认栽。只因江波她乃是有意相助，势难当真向她下手。同时事实上双手倒缚在背后，影响奔走速度，定必无法逃掉。江波轻轻呻吟一声，似是十分痛苦。

云龙突然纵到江肃身前，双膝跪下，道：“师父，把皇甫公子放了吧！”江肃眉头一皱，喝道：“胡说！”

云龙急急道：“若果师父执意不肯放人，那就等徒儿上前代替师示，你老再下手不迟。”

江肃又喝道：“更是胡说。”

皇甫维微微一笑，道：“区区只要弄死一个够本，换了云龙也是一样。老实说我真不想对女孩子动手。”

江肃冷笑一声，道：“你最近在江湖上作践了好多清白女儿，还在此处假仁假义。”

皇甫维道：“那是别的人冒我的名，故意作恶，以便惹起武林公愤。这话信不信由你。”

江肃目光闪动，暗暗自忖道：“这皇甫维相貌英俊，举止潇洒，看来是个豪迈磊落之人，再者他刚才答允过龙儿他们不逃，果真没有逃走，可知是个守信重诺之人。因此他的话有几分可信……”

皇甫维内心十分焦急，却又力持镇静，一点也不流露出来。但他纵然有心放走皇甫维，救回爱女，可是以他在武林中的身份名望，这话却说不出口来。

第二十七章捧月

皇甫维等来等去，见他神情严冷，一时测不透他心中作何打算，是以不敢冒昧。

双方又僵持了好一会，皇甫维终是聪明绝顶之人，猛可醒悟，忖道：“是了，他虽是有心让我走，却无法开口，我且试他一试……”他也不开口。默然拉着江波向树林旁边一条小路走去，江肃身躯震动了一下，终于没有出手拦阻。

他们转过林角，皇甫维便松开手，低低道：“谢谢你，江姑娘……”江波迅速地替他解开腕间的缚绳，一面挨住他的后背，低声答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帮助你，你也用不着谢我……”

她挨得太过贴近，以致皇甫维感觉到她柔软而富于弹性的胸脯。这使他暗暗皱了一下眉头，心中却记起了温柔缠绵的乔诗频。

江波终于把他手上束缚解除，她轻轻道：“也许……因为我喜欢你，你才是真正的男人……”

皇甫维眉头又是一皱，正要反问她小小年纪，怎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男人，可是她说完之后，转身一溜烟走了。

皇甫维一笑，踏上官道，向前走去。

才走了数里，只见官道上快马往来，卷起一股一股尘土。马上骑士个个劲装疾服，可是没有一个曾经望皇甫维一眼。

皇甫维却暗暗冷笑，却也不加理会，一迳向前走。

大约走了十余里路，官道上竟见不到一个行人。皇甫维仰天晒笑，忖道：“这些人好大的神通，居然清出道路，准备与我厮杀……”才转过一片林子，目光到处，只见路边有一片草地，草地上人影绰绰，聚立着数十人之多。

皇甫维脚步微顿，凝目一瞧，只见在那一大片劲装疾服的武林豪雄之中，有几个服饰特别之人。头一个是个高瘦老人，正是左钩吴圆，旁边站着他的弟弟右钩吴景。

之后，他还认得出的是衡山派掌门人大力神翁唐世一，点苍快剑张搏云，飞羽真人，矮头陀，静虚子等五位当世高人。

皇甫维面色丝毫不变，举步向草坪上走去，朗声道：“想不到济济群英，都齐聚此地迎候区区，除却昔日在五岳台中见过这等场面之外，似乎难觅这等盛会。”

矮头陀诵声佛号，道：“皇甫施主一身是胆，教人佩服，可惜倒行逆施，贻害世间，贫僧及几位道友虽然是世外之人，却也不得不置身红尘俗网之中，饱尝血腥恶劫……”

皇甫维对这个矮矮的老和尚最有好感，当下微微一笑，道：“大师久违了。”

矮头陀合十还了一礼，皇甫维接着道：“大师及诸位世外高人精擅追踪之术，皇甫维不论足踏何地，都会碰见诸位，当真使人敬佩，但可惜的是诸位不曾分出一点儿精力，去查一查江湖中盛传的血案恶孽，是否真是区区所为。”

人丛中一位黑须老者大踏步走出来，目射寒光，厉声喝道：“恶徒闭口，老夫这就当众指出你一宗恶孽。”

皇甫维认不出此人，剑眉一耸，道：“尊驾高姓大名？我们几时会过？”

他在群雄虎视之下，仍然谈笑自若，神态从容，似乎不把天下之士及自身生死荣辱放在心上。黑压压一片的武林人物，大半已暗暗泛起钦崇之情……

那黑须老者沉声道：“黄山卓一公是也！我们虽然素未谋面，但老夫膝下两个犬子，一死一伤，都是你下的手，只不知你还记得不记得？”

皇甫维顿时记起死在他手底的卓澄和受伤的卓亮。当日事实上他中了大力神翁唐世一的徒弟万里之计，以为查出他住址之人，只有卓澄、卓亮，其时正以家传神行之术，向武林报讯。他放过万里及李龙书，施展脚程去追分路而走的卓氏兄弟，先是击伤年才十六的卓亮。接着追上卓澄，击毙卓澄时心中甚为后悔，因为当时他已被卓澄手足情深的举措深深感动，实在不想加害于他……

这些往事闪过脑际，清晰异常。同时也就对这个爱子一伤一死的卓一公泛起歉疚之意。

黄山卓一公大声道：“老夫的犬子大的才十八岁，小的十六，但已一死一伤。由此足以证明皇甫维心肠狠毒，竟然加害于年幼无知的孩子……”

皇甫维剑眉一皱，道：“此事的经过，我也难以辩说得明白！”

卓一公厉声喝道：“哪个要听你辩说？你准备送死就是了！”

皇甫维被他激起一腔年少好强争胜之心，仰天豪笑一声，道：“好，好，皇甫维今日当真要大开杀戒啦！”

点苍快剑张搏云冷冷道：“好狠的口气！”

左钩吴圆朗声道：“他一身已尽传一皇绝艺，武功实在高强奥妙。今日之战，关系着武林正邪消长大数以及心池圣女的安危，诸位万万不可意气用事。”

皇甫维接口道：“说得对，我若是丧身你们手下，这天下就尽让三公横行，那时只怕你们之中，难有一人与他们匹敌。”

他略一停顿，接着道：“我皇甫维敢作敢为，绝对不至于不战而逃。在动手之前，我想得知圣女行踪，还有就是我怎会关系及圣女安危？”

左钩吴圆道：“前数日我们碰上你之时，圣女正孤身向三公老巢进发。她老人家武功虽是精绝一世，但孤身犯难，到底危险。目下在场的飞羽真人等四位掌门人，都是稍后被圣女劝回，路上碰到娄真人，便加急赶来会合……”

他没有回答关于圣女安危之事，但皇甫维心中却有点明白，那就是他们定然已看出三公及司空表等用自己威胁圣女之事，猜想出其中关系重大。当然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竟然可能就是圣女的亲生儿子，所以三公才能以此威胁她，使她孤身一人赴约！他们都不愿圣女在武林人心目中略有损伤，所以绝口不提。

黄山卓一公厉声大笑道：“皇甫维，你纵然想穿了肚肠，今日也别想逃出此地！”

皇甫维灵机一动，心中已有计较。群雄见他眼珠转动，怕他使坏，都不约而同地抢步上前，围成一个圈子，把他困在当中。

皇甫维四顾一眼，朗朗笑道：“诸位这等阵仗，当真骇人得很……”飞羽真人等四岳掌门人都被他挖苦得面上微红。

右钩吴景大声道：“皇甫维，今日不管你用何种诡计手段，都别想哄骗我等入谷。换句话说，今日我们已下决心，绝不让你逃走……”皇甫维深深嘘口气，转目回顾，道：“诸位如果只是一心一意把我擒住，送与心池圣女

发落，我或可从命，不须动手较量。”

黄山卓一公厉声道：“皇甫维你满嘴花言巧语，敢是临阵胆裂，生怕丧命？”

皇甫维也不动怒，徐徐道：“就是因为阁下，所以我晓得今日绝难善罢干休……”

黄山卓一公当着天下高人之前，哪能单单顾及自己爱子被害的深仇大恨，当下应道：“那也不然，如果你肯俯首就缚，老夫自可容忍一时！”皇甫维双目一睁，道：“这话可是当真？”

黄山卓一公呸一声吐口唾沫，道：“大丈夫一言九鼎，何用多问！”皇甫维忍住种种无礼侮辱，不与计较，转眼望着众人，道：“区区答允束手就缚，任凭诸位押往谒见圣女，随她处置发落……”

吴家二老飞羽真人等一干高人都怔一下，彼此交换一下眼色。却听皇甫维继续道：“但区区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黄山卓一公插口道：“老夫早就料到这厮不会是诚心诚意，说不定是在拖延时间……”

皇甫维虎目一睁，怒声道：“哪一个要拖延时间？老实说，诸位当真要把我擒住的话，只怕非付出伤亡惨重的代价不可……”

这话倒没有人驳他，大力神翁唐世一接口道：“皇甫公子有什么条件，何妨说出来听听！”

皇甫维道：“诸位多半不曾答允，我看还是不说为佳……”

矮头陀朗声道：“不管众人信是不信，公子何妨说出来？”

皇甫维望他一眼，道：“好，那就是我身上还有一件要事，关系到两条人命，必须先去做妥，我的意思是限期到达一个指定的地方，然后任得诸位上缚加镣，均无不可……”

众人沉默了一阵，黄山卓一公道：“你这话未免太想得一心情愿，试问谁肯担保你会依限赴约？”

皇甫维颌首道：“问题就在于此，如果武当娄真人在此的话，他可能肯为我作保！”

点苍快剑张搏云冷笑道：“那也未必，你这次在我们手中逃掉，娄真人焉能还作保于你……”

皇甫维目光凝在矮头陀面上，道：“泰山掌门人意下如何？”

众人的目光都不禁集中在矮头陀面上，看他如何作答。矮头陀口中诵声佛号，寻思片刻，才道：“对不起，贫僧不能为公子作保……”

皇甫维眼中掠过一丝失望的光芒，道：“既是如此，皇甫维今日只好用尽平生绝学，与诸位高人以性命周旋了。”

矮头陀接口道：“贫僧与公子诚然心存默契，深知公子为人，绝非反反复之之辈。贫僧不能作保之故，便因公子依限赴约，受缚之后，并非押送与圣女，而是押赴少林了结无心大师被害的一段公案。”

皇甫维剑眉一耸，道：“我这话只说给矮大师你一个听，那就是少林无心长老并非被区区暗算……”

四下诸人发出一阵诟谇怒骂之声，皇甫维也不理会，接着道：“凶手是谁，我也晓得，但除非矮大师下问或者是少林寺的人恭礼请问，我才肯说！”

矮头陀似乎也是大出意料之外，瞠目道：“真凶手是谁？”

皇甫维道：“那就是名列少林三长老之一的无意大师……”

众人又不禁一阵骚动，黄山卓一公大声喝道：“皇甫维你别胡说八道，

若是无意长老在此，你岂敢说出这等诬蔑得道高僧之言？”

皇甫维面上泛起怒色，转目盯住他，冷冷道：“我皇甫维岂是怕事之徒，怎会移祸别人……”

他举手指住卓一公，接着道：“当日我失手击伤你爱子，心中颇为不安，是以今日屡次对你容让。不然的话，哼，哼……”

黄山卓一公厉声大笑，挺身举步走了出来，道：“不然的话便又怎样？”

皇甫维心中怒气更盛，断然道：“不然的话，你能够在我手底走满二十招，我就当场俯首就缚……”

这几句狂傲之言，只惊得在场之人全都愣住。黄山卓一公可也想不到对方这等藐视于他，不由得须发皆竖，戟指道：“来，来，老夫不要你束手就缚，先打完二十招再说！”

皇甫维抱拳道：“卓老请！”

卓一公宁神静气，也说了一声“请”，开始游走，寻觅敌人空隙。他的家传神行之术，名震武林。

此时施展开来，果然迅快无比，转眼之间已游走了三十六七个圈子，却仍是徐徐步行的姿态。换了别人，用这等速度绕圈，非放步飞奔不可。

皇甫维首先发动攻势，移步追上，双掌交叉拂出。

黄山卓一公一连抵住对方连环数招之后，也不由得暗暗倒吸一口冷气，已知道今日之战，万难讨好。

皇甫维以家传心法，攻了数招之后，手法陡然一变，只见他拳打脚踢，施展出天下名门各派的秘奥手法，忽而大开大阖，勇猛绝伦。忽而像小泉细水，又如春蚕吐丝，绵绵不断。

这些招数均像各大门派的上乘手法，原本就甚为厉害奥妙，加以皇甫维招式之中，暗蕴一种无形无声的暗劲，直到袭到敌人身上，方始被对方发觉。

但这一次，黄山卓一公已存下拚命之心，他在剑上浸淫了数十年之久，在武林中卓然自成一家，自然不是凡俗之辈。这刻虽然被对方迫得攻势略滞，可是他奋剑狂攻，声势复又一振。

皇甫维双掌或拂或拍，总是在事先把对方最凶毒的剑势变化堵死，因而战况凶险而不激烈。

四周的高手看得明明白白，都知道这样打下去，只要皇甫维偶然有一招失机，不能把对方剑路变化事先封死，马上就发生大变。

矮头陀诵声佛号，低低对静虚子及飞羽真人道：“皇甫维业已容让了多招，这等打法，未免太过吃亏……”

静虚子轻叹一声，道：“此人一身武功，与过去又大不相同，别人苦练一生，也难有这等巨大的差别。贫道因想此人果有天纵之才，度量深不可测。放目当今天下，除了圣女以外，只有他能与三公争一日之长短……”飞羽真人接着道：“倘使我等四人一同出手，卓施主被替下来时，也就心安理得，诸位以为如何？”矮头陀首先道：“飞羽道兄果然想得周密妥当，为了保存一位正派高手，我等何惜区区声名……”

四人交换了一下眼色，都微微颌首同意。

这时皇甫维与卓一公已拆了数十招之多。他在百忙中仍然留意到四下动静，忽然发现飞羽真人等低声商议，接着似是一同要亮出兵器，心神微分，暗自忖测他们作何打算？

黄山卓一公直到此刻，才寻到一丝空隙，大喝一声，长剑迅急当胸搠入。

皇甫维心中一凛，上半身快如电光石火般向后一仰，他明知对方长剑如若变化，那时自己势难再度移动闪避……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皇甫维剑眉一剔，运集起全身功力，迎面一掌劈去。

锐烈风声未歇，只见人影乍分，那黄山卓一公手中长剑业已荡起老高，竟然无法劈开对方那股内家真力。斜刺里突然一股强力冲到，正好横撞在皇甫维发出的掌力之上。

卓一公但觉耳边尖啸迅掠而过，全身衣服也飘拂翻动，几乎裂体飞去。心知这是对方掌力突然一歪，因此从耳边斜掠而逝，如若不然，自己马上就得上得尸横就地……

皇甫维差点仰跌地上，起身看时，只见飞羽真人手提金枪，大力神翁唐世一扶着一根铁杖，静虚子抱着长剑，矮头陀握住厚背银刀。这四人已跃到他身侧一丈以内，眼光一掠之际，恰好见到唐世一及矮头陀的左手刚刚放下。

四下围观的人都见到这四位名重一代的正派高人同时跃出，并且就在黄山卓一公长剑荡起老高之时，那南岳掌门大力神翁唐世一及中岳掌门人矮头陀一齐发出拳掌，合力把皇甫维那股超世绝俗的内力撞歪。

这等阵势，只看得周围群雄个个屏息噤声，做声不得。

皇甫维为难地叹了一口气，虎目一转，接着朗声道：“吴家二老和点苍张老师也一齐出手如何？若是区区有一招半式落败，就束手就缚。如若冲得出重围，诸位便不得再度追截……”

飞羽真人及矮头陀一齐应道：“公子不妨再考虑一下，以免后悔……”皇甫维胸膛一挺，道：“人生在世，终不免于一死，我今日能够孤身力战当世七位高人名家，此事足可流传后世，死亦何憾？自然不会后悔……”大力神翁唐世一宏声道：“壮哉斯言，诸位不用多说啦！”吴家一举步走过来，肃容向皇甫维拱手为礼，表示心中钦敬之意，然后默默站在一边。

点苍快剑张搏云跃过来，向皇甫维一挑大姆指，道：“今日之战过后，公子如能突出重围，我张搏云此生此世，决不再与公子作对！”这些当世高人个个都是名望极盛之士，此时人人都自然流露出崇敬之意，四周群雄也被这种气氛感染，真不知希望哪一边打赢的好。飞羽真人道：“我们七人均有兵器在手，皇甫公子也理合有趁手兵刃才是。”

黄山卓一公倒转长剑，两指捏住剑尖，遥向皇甫维一送。

那剑划起一道寒光，破空向皇甫维飞去。皇甫维举手一绰，握住剑柄，朗声道谢一声，接着弹剑长啸，神情豪壮飞越，激昂慷慨，令人心弦震撼……

啸声一歇，皇甫维抱剑向四面施了一礼，道：“大凡动手拼搏，总是凶险之事。诸位如若错爱区区，当紧要处留情不发的话，可能失机自误。区区此战势将用尽全力，绝不留手，假使诸位不慎伤亡在区区剑下，万望宥恕出手无情之罪……”

他把长剑一抖，剑尖上发出刺耳惊心的“嗡”地一声。

那七位高手哪敢怠慢，各各移动身形，走位移宫，眨眼之间已布成七曜阵势。这原是武学之中时时用到的方位，是以这七位高手根本不须商量，便各自占取一个位置。

皇甫维大喝一声，人随剑走，直向衡山派掌门人大力神翁唐世一卷去，宛如迅雷忽发，凌厉无匹。

大力神翁唐世一感到剑气强烈异常，知他当真功力盖世，心头一凛，疾忙抡杖扫去。

旁边的飞羽真人金枪一摇，唰地刺到。

皇甫维真气一沉，脚尖沾地，陡地一旋，快逾闪电般化作一道银虹，卷向华山静虚子。

却见一道钩光横着截到，接着另一边的点苍快剑张搏云也施展出快剑，眨眼之间，已刺出了三四剑之多。静虚子长剑未动，敌人已经退开。

那七名高手步步紧迫，进攻之际，固然设法同时夹攻，好叫对方无暇兼顾。但最厉害的还是防守之际，每逢皇甫维运功冲刺，总有两三个人一齐拦截，硬是把皇甫维的攻势瓦解……

激战了二十多招之后，那七位当代高手的圈子越来越紧。飞羽真人的金枪，吴家二老的双钩，大力神翁唐世一的铁杖，矮头陀的地堂刀，静虚子及张搏云的两把长剑，组成天罗地网，刀光剑气，杖风枪影，交织成一片。数丈之内，劲风贍转，砂飞石走，四下观战的群雄，几乎站不住脚，人人都屏息噤声，紧张地观看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

皇甫维手中长剑依然奇招迭出，每一招都是“一皇”亲传绝学，辅以左手的“意形大法”。推出阵阵无形无声的内劲，屡屡把七位高手收紧了的天罗地网迫开。

不知不觉间又激战三十余招，那七位高手配合得更为吻合纯熟。彼此间进退攻守，渐渐结成一个整体。

皇甫维已经用尽全身绝艺，仍然无法冲得出重围，这时只胜下奋力支撑危局的份儿。

他又支持了二十多招，共计起来，几乎已达百招之多。就事论事，他已经值得自豪。不过，目下他却没有闲心思去想及这些，只能用尽全身绝秘学及聪明才智，应付每一刹那的危机。

矮头陀的地堂刀法越打越急，整个人几乎是平躺在地上，滚来滚去。

皇甫维若不是左手屡次施展“意形大法”，硬把矮头陀遥遥推开的话，简直就没有立足之地。目下他功力渐弱，不但右手长剑的招数不能得心应手，那“意形大法”更加无力施展。

只见地上刀光迅快展布开来，转眼之间，已迫得皇甫维陷入四面楚歌，立足无地之境。

四周群雄都看出皇甫维再也无能支持，没有一个不希望皇甫维赶紧弃剑认输，免得当场丧命。

其实皇甫维何尝不想认输，却苦于四周上下的刀光剑气以及杖风枪影宛如狂风暴雨般先后攻到，当真连缓一缓手的机会也没有。只要略一滞慢，势必立刻尸横就地，连惨叫也来不及。

数招之后，皇甫维的处境更为凶险，观战的人都替他急出冷汗。却见光华电掣，劲风呼啸之中，满地刀光陡然收歇。不但如此，那矮头陀收刀纵起之际，还以手中厚背刀迅快地连续挡住飞羽真人一枪及点苍快剑张搏云的一剑。

皇甫维趁机腾空飞起，纵出重围之外。四周观战之人以为他冲了出来，都不禁出声喝采！

皇甫维落地之后，顿足轻叹一声，倒转长剑，手指捏住剑尖，走到黄山卓一公面前，把剑柄送到卓一公手上。

卓一公伸手接过，道：“公子绝艺超世，令人敬仰景慕！”皇甫维苦笑一下，道：“卓老借剑之德，区区感铭难忘！”他施了一礼回转身走到那七

位高手之前。

点苍快剑张搏云恰好在询问矮头陀何故发招出刀，阻他剑势，以致被皇甫维逃出重围。

矮头陀连连喘气，似是刚才已耗尽气力，一时透不过气来。皇甫维接口道：“区区已经输了，现下任凭诸位发落……”点苍快剑张搏云惊噫一声，道：“原来如此，无怪矮大师出手替你挡开我们兵器，好让你纵出圈外！”

飞羽真人肃然道：“公子武功高妙卓绝，贫道万分佩服，这一战公子虽是输了一招，但虽败犹荣，自兹以后，公子大名永传于武林，为万人景仰……”

皇甫维道：“矮头陀大师为了解区区危局，奋不顾身，险些力尽不支，此恩此德，皇甫维没齿难忘……”

矮头陀尚在喘气，无法答话。飞羽真人过去替他按摩敲拍胸前穴道，喘息才渐渐平复。

要知矮头陀早先竭尽苦修数十年精纯功力，硬向皇甫维脚下卷去，此举本甚危险，因为皇甫维功力绝强，剑招极是奇奥，随时有被杀之危。而他这样做，纯粹是见皇甫维太过危险，再打下去皇甫维定要身负重伤，才能罢手。

因此他舍命攻入，要及早击败皇甫维，然后才可罢战，免得双方有所伤害。皇甫维在那时果真险把矮头陀杀死，最后终于被矮头陀在小腿上敲了一刀背。

之后矮头陀奋力腾起，运集残余气力，代他抵住飞羽真人及张搏云的枪剑招数。

这两招接下来之后，矮头陀已累得全身乏力，气喘极剧，连话都说不出口。皇甫维何等机智聪明，一看已知这矮头陀暗中舍命成全的用心，是以感激之极，开口道谢。

战局已告结束，四周群雄渐渐散去。飞羽真人等四岳掌门人和吴家二老及张搏云开始讨论皇甫维的问题。那就是是否把皇甫维交给他们，带到少林寺去，了却少林寺无心长老被害的一段公案。

左钩吴圆道：“诸位当也晓得娄真人已兼程追赶圣女之事了，如果诸位仍然要把皇甫公子带到少林，那也没有什么话说。”

飞羽真人沉思一会儿，叹口气，道：“若然见到圣女时，她老人家又把皇甫公子开释，我等也没有法子反对，却怎生向少林交代？”右钩吴景拂髯道：“家兄就是考虑及此，所以才不坚持。”静虚子道：“这一回无论如何，必须把皇甫公子带到少林。并且要请公子原谅的是，我等必须下手制住你的穴道。”

皇甫维朗声道：“区区已经说过，输了之后，任凭诸位处置！”静虚子取出一枚银针，道：“贫道因知公子秘传内功高人一等，寻常闭穴手法，恐怕不生效力，只好借重这支银针……”

皇甫维潇洒地笑一笑，道：“这一来诸位便得携带区区上路啦……”说时，已走到静虚子面前，只见银针一闪，已插在他胸穴上。皇甫维全身一软，向后便倒，大力神翁唐世一纵上来，伸手把他托住。一世之雄，至今已没有一点点力量可以抗拒，但他仍然豪壮长笑，道：“诸位把我皇甫维带上嵩山之后，更祈不要立刻走开，好叫我得到公平审讯的机会。”

矮头陀第一个应道：“公子放心好了，我们一定留下。”

这时已有门人弟子牵马过来，众人正要上马，右面树林内突然传出一声

洪亮震耳的佛号。只见林中一阵响动，首先走出一位身披红色袈裟法相庄严的大和尚。这位大和尚正是少林寺二尊者之一的天尊者，在他身后，接着一排和尚庄肃地鱼贯出来，竟达二十个之多。

这二十名大和尚个个身披黄色袈裟，举手投足之间，沉雄稳健，一望而知都是少林寺中高手。

使人最感诧异的，还是那一声功力盖世的佛号。在场的七位高手都听出朗宣佛号之人，内功之深厚精纯，高出自己之上。

难道一尊者竟然具有这等惊人功力？这一点委实令人惶惑。以他们所知，即使是少林寺无心长老或无意长老，恐怕也难有如许造诣。他们正在讶异凝望之际，林内人影一闪，一位身量颀长，霜眉拂颊的老和尚缓步出来。

这位老和尚虽然只穿着一袭灰色僧袍，可是自然流露出一种尊严气度，使人感到他份地位，比之天尊者还要高些。

天尊者合什道：“家师伯无闻长老，敬请诸位施主道友暂留玉步。”那七位高手以及一众门下弟子，都讶然望住这位从未在世上露过面的无闻长老。

皇甫维侧眼望去，看清那位老和尚的相貌，微微一笑，并不言语。这时，一众高手又发现圣女那柄白色圣剑，竟在一位僧人背后插住。灰衣老和走到众人面前，合什行礼道：“老衲目睹诸位高人，义薄云天，为敝寺已故师弟之事，不辞生死，大恩大德，实深感动，老衲及本门千余弟子，将永志不忘……”

七位高手一齐答礼谦逊，飞羽真人道：“道兄何须客气，贵寺之事，就是等如我们大家之事，些须小事，毋庸齿及！”

矮头陀合掌问讯，道：“道兄数十年禅光潜隐，风闻道兄在贵寺藏经阁修心养德，永不出世。此次居然踏落凡尘，可是单为无心师兄之事？无意道兄为何不见？”

无闻长老听到“无意”两字，霜眉微耸，根根竖起，形态威猛之极，众人想不到这一位名高望隆的老和尚，一下子就流露出心中波动的情绪，因此都吓了一跳。

老和尚道：“道兄殷殷下问，老衲自当奉告。老衲此次下山，乃是查明无心师弟被害内情，闻风赶到此地，免得诸位徒劳跋涉，驾临敝寺！”

无闻长老接着道：“此地并无外人，老衲可得以坦诚奉告诸位，关于敝师弟被害之事，凶手正是无意那孽障……”

老和尚停歇一下，众人都骇异地静静聆听。

“老衲虽是承蒙皇甫公子赐告，但当时心中犹有未信，其后老衲查出那大逆不道的孽障果然已投身于三公麾下，为那三老摆设‘五百罗汉大阵’。老衲便已信了大半，当即赶回敝寺，验看无心师弟致死之伤，不幸真是那孽障的手法掌力……”

这话出诸于无闻长老之口，自然无人不信。华山静虚子举步走到皇甫维身边，伸手起出那枚银针，满面歉意的道：“贫道等都错怪了公子，万望公子宽洪大量，曲予寡谅……”

皇甫维心中大为宽慰，走过去与无闻长老见面。

无闻长老道：“公子还认得老衲么？”

皇甫维微微一笑，道：“当日区区已猜出长老真正身份，是以这回相见，并不惊讶！”

无闻长老一招手，一名身披黄色袈裟的僧人稳重地走了出来，并且取下背上之剑。

那剑通体白色，一望而知乃是心池圣女降魔利器“圣剑”。

无闻长老把剑取过，那名僧人立即退下。老和尚道：“圣剑谨此璧还，请公子收下！”

皇甫维伸手去接，无闻长老却不立即放在他手上，徐徐道：“公子取回此剑之后，此处五岳掌门人均须遵从昔年誓言，任凭公子调度。因此老衲有一句话敬告公子，而就是此剑具大神通，兼蕴正邪两派之长，公子万万小心，不可落在别人手上！”

皇甫维微笑道：“大师话中禅机，区区省得……”

当下他接过圣剑，插在背上。

无闻长老转目环顾其余四岳掌门人及吴家二老，张搏云等人，道：“目下天星坞中，危机重重，圣女虽是功力通神，但那三名老魔无一不是身负旷世绝学，兼且早有准备，圣女如若孤身赴约，只怕不易应付。不知诸位有何高见？”飞羽真人道：“武当娄道兄兼程追赶圣女，只不知是否赶得上，就算赶上了，她老人家是否肯转回来？也是疑问！”

众人面上掠过愁虑之色，点苍快剑张搏云大声道：“我们在此谈论，终无用处，不如立即赶去，假如圣女也老人家已深入魔窟……”无闻长老接口道：“善哉，假使她老人家业已被陷魔窟之内，张施主之意，可是冲杀入去？”

张搏云道：“兄弟正是此意。”

无闻长老缓缓摇头，道：“若是只有眼下这八九个人与及一些门人弟子，冲杀入魔窟之内，无疑于自投罗网，飞蛾扑火。”

他的身份地位不比寻常，是以这话出自他口中，众人都信了七、八成。无闻长老接着又道：“论起三公他们，如果是单打独斗，老衲自信尚可抵挡，甚至有取胜之机，但他们三人联手出击的话，老衲纵然以死相拚，也走不上三十招！”

皇甫维突然接口道：“三公他们联手合击之术，果然厉害，无闻长老的话确实有理！”

无闻长老转眼望住他，道：“如果公子命驾同往，形势就大不相同了！”皇甫维剑眉轻皱，露出为难之色，道：“区区刚从天星坞出来，为的就是要救两条人命。话说回来，区区办完此事之后，也得火急赶回魔窟，去营救另外两个人的性命……”

无闻长老寻思片刻，道：“人命关天，公子自然不能不先去解救。老衲因想如果公子能够火急赶到魔窟的，我们大伙儿就在天星坞外等候十日。十日之后，尚未见公子赶到的话，其时我等纵然再想等候，三公他们势必也发动攻势，所以以十日为限！”

皇甫维计算一下，道：“长老放心，区区在此时限之内，必能赶到。”他随即向众人施礼辞别，迳向富春赶去。

且说在富春城内的绛衣仙子舒倩，自从皇甫维离开之后，不久就因被那冷月神狐谷云飞查出了藏身之处而大感紧张烦扰。

冷月神狐谷云飞机警过人，向她缠扰几次之后，便发现绛衣仙子舒倩怎样也不肯走出大门一步，宁可冒着被三公活捉之危，也不搬迁隐避。他知道内中必有文章，其时他与铁剑公子尹世泽虽不在一起，却时时碰面。不久，双方都晓得了对方的秘密，那就是铁剑公子尹世泽苦恋着的银衣仙子佟秀，

竟然也在富春城中，而且也不肯走出大门一步。他们互相约定不向上边禀报，之后，冷月神狐谷云飞曾经与皇甫维碰头，当时他曾用舒倩及佟秀来威胁皇甫维，迫他向圣女设法放走星公冷央及他本人。此所以皇甫维知道二女踪迹已泄。

冷月神狐谷云飞与尹世泽相商之下，都同意唯有害死皇甫维，才有希望获得舒佟二女。

那冷月神狐谷云飞每日都秘密地跑到绛衣仙子舒倩所居的宅院之内。起先，舒倩对他甚有戒心，但又无地拒绝他来访，甚至不敢流露出不欢迎的神色，以便拖延时间，免得他老羞成怒，报告三公。

她的一举一动，落在冷月神狐谷云飞眼中，都觉得特别销魂蚀骨。这谷云飞并非是没有见过美丽女子的人，却独独对这位脾气刚烈的舒倩，念念不忘，连他自己也无法解释其中缘故。

日子一久，舒倩也不禁被他这种毅力诚意所感动。事实上，当她未曾见到皇甫维之前，对这冷月神狐谷云飞的印象颇佳，感情相当好。现在被他以这种水磨功夫痴缠，人非木石，岂能不微微动心。

另一边银衣仙子佟秀也一直被那相貌英俊的铁剑公子尹世泽痴缠着。银衣仙子佟秀天生柔媚妖艳，除非是在盛怒之际，才会变得冷冷的，平时她总是笑意挂在嘴角，媚态迫人。

是以尹世泽越看越爱，神魂颠倒，无法自拔。当然，那佟秀也是为了怕他翻脸去报告三公，所以对他不敢峻拒，一味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这天，冷月神狐谷云飞如惯常般去找舒倩。

他们在植满花卉的院子里见面，谷云飞随手摘了一朵娇艳的玫瑰，替她插在鬓边。

舒倩向他微微一笑，道：“谢谢你……”

谷云飞望住她的笑容，痴痴不动。

舒倩道：“你干嘛这样看我？”

谷云飞突然泛起黯然之色，道：“在我的眼中，你是天地间最美的女孩舒倩轻弹红衣上的微尘，道：“我不相信，你每逢见到佟二妹或者冷三妹，也都是这样地望着她们！”

谷云飞道：“她们虽然都长得美艳绝世，但在我心中，却泛不起现下这种情绪！”

舒倩不敢插口，以免谈到她无法置答的话题上。

谷云飞又道：“你坦白告诉我，为何你不肯忘记皇甫维，而又对我很好？”

舒倩想了一下，缓缓道：“我说了你不要生气，那就是因为我也觉得长日漫漫，寂寞难以排遣。而你到底是与我少数谈得拢的人之一……”谷云飞点点头，道：“这答案已经令我满意得很，究竟我在你心中并不讨厌。假使世上没有了皇甫维，你一定肯嫁给我为妻，对不对？”舒倩道：“我不知道，可是以我踏入江湖后所见所闻，想找个比你更好的人，实在不易！”

谷云飞仰天望住晴朗碧空中的几片白云，浩叹一声。

舒倩倩觉得甚是奇怪，道：“你今日老是长嗟短叹，为的何故？”谷云飞道：“因为我与你快要分手了！”

舒倩暗一怔，道：“你要回到冷月山庄么？”

谷云飞摇摇头，道：“暂时仍可不去。”

舒倩以为他不想告诉自己，便不开口。

谷云飞默然片刻，道：“假如你被我一片痴诚所感动，答应嫁给我的话，但也是好景不常，是以心中郁郁，发为浩叹……”

舒倩道：“我不大明白你的话，我早就说过，一年之内，决不谈到这件事！”

谷云飞沉吟了一阵，从囊中取出一枚比小指还小一点的钢管，默然递给舒倩。

舒倩接过手中，认出乃是三公专用信鸽的藏信钢管，芳心中一阵颤栗，迅快取出钢管内卷起的纸条。

只见纸条上写着：皇甫维及冷清影已被擒，限汝在十日之内查出二女下落，返庄复命。

舒倩认得那纸条上的笔迹乃是月公佟雷亲笔所书，决非虚假，当下脑中“轰”地一声，差点便昏倒地上。

冷月神狐谷云飞察貌鉴色，心中突然一阵激动，几乎要出手把她杀死。直到此时，他才晓得舒倩竟是如此深刻真挚地热爱皇甫维，因此，妒火中烧，恨焰冲霄，差点控制不住自己，出手把她杀死。

她的娇躯无力地摇摇晃晃，谷云飞伸手把她扶住。这时舒倩已经没有心思想到这个虎视眈眈在身边的男人，脑海中只有皇甫维俊美的面容浮现。冷月神狐谷云飞的手指悄悄移到她背上的“重阳穴”上，运足内劲，蓄势待发。

另一只手则轻柔地穿入她腋下，把她半抱半搂地托住，缓缓向屋内走去。

绛衣仙子舒倩这时心神昏乱，倒没有想到应该对这个人加以戒备。一会儿，他们已走上台阶，舒倩但觉悲从中来，难以遏抑，把面庞伏在谷云飞胸臂间，低声抽泣。

谷云飞这一来就等如完全把她抱住，但觉温香软玉，抱个满怀，心摇神荡，不由得记起有一次她假装被迷药所述，任得自己宽衣解带那种蚀骨销魂的滋味……”

他双臂运力，把她紧紧抱住，低声道：“好妹妹……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还有我哩……”

舒倩在惊惶悲伤之中，竟把他当作皇甫维，亲昵地舒展玉臂，把他搂住。

谷云飞见机不可失，一迳抱她入房，竟自滚倒在床上。

他心中一方面是妒恨到了极点，一方面情欲沸腾，喉咙间不禁发出低低的咆哮之声。

舒倩马上就清醒了一点，并且晓得了身边这个男人不是皇甫维。在另外一座宅院之内，银衣仙子佟秀正与那铁剑公子尹世泽对弈。尹世泽的基力实在比不上这个妖媚动人的女孩子，可是他们这些日子以来，已对弈过数十局，而铁剑公子尹世泽仍然不晓得对方比自己高明，一直都是互有胜败，是以他渐渐迷于与她下棋。

要知这银衣仙子佟秀不但武功上走的是阴柔的路子，连性情也是十分潜藏不露。在三女之中，她是城府最深的一个。她晓得自身的危机，不在于尹世泽向三公秘密禀告住址，却相当畏惧他的痴缠。

最近，她时时在寂寂无人，独坐凝思之际，想起这个外貌倜傥潇洒的尹公子，便曾奇怪自己为何不能像对皇甫维一样深深爱上他？自从皇甫维走了之后，她紧紧记着不出大门一步的条件，准备隐晦寂寞地渡过这一年时光。

数日无事，她也就渐渐习惯了这种寂寞的生活。忽然有一日，奉命出去购物的仆妇一去不返。银衣仙子佟秀何等机警精明，顿时已感到情形不妙，

心中惶惶不安，最后命丫环出去找寻，顺便买回食物。

那丫鬟奉命去后，也是久久不返。佟秀暗暗叫苦，忖道：“这可怎生是好？若果她们永不回转，我没东西可吃，非毁誓踏出大门不可……”第二日，那仆妇及丫鬟仍不回来。

挨到晚上，她但觉饥肠碌碌，虽然有一身上乘武功，可以比常人抵受得住饥饿，但那也是万万不得已时才可抵受，腹中仍然含有饥火上焚的痛苦，只是比平常人得长久一些就是。

正在难过之时，突然听到有人纵入屋中。她心头一凛，连忙隐起身形。外面有人朗声道：“佟姑娘，区区送东西来啦！”

她一听声音，便认出乃是铁剑公子尹世泽，当下心中一定，举步出去。尹世泽虽新近始投身在三公麾下，与佟秀见面次数有限，可是佟秀凭着女人的直觉，早就知道这个俊逸高傲的年青高手，对自己一见钟情。因此她听出是他的声音，反而大大放心，出去相见。

尹世泽带了一个食盒，盒中菜肴热气腾腾，分明是刚刚做好。银衣仙子佟秀长眉轻颦，道：“公子本事真不小，我躲在这里，不出大门一步，也逃不过罗网……”

尹世泽道：“目下还没有旁人晓得，你大可以放心，我宁可冒生命之险，也不会向三公报告！”

佟秀凝目望住他，道：“你为何要这样做？”

铁剑公子尹世泽道：“姑娘如果不知道，以后就自然会晓得，现在说也没用！”

银衣仙子佟秀吃饱之后，尹世泽和她谈了几句，便提着食盒自去。她自个儿怔了许久，暗忖这尹世泽的法子很绝，目下除非离开此地，不然的话，势非每日等他送饭来不可。

第二日第三日铁剑公子尹世泽都送饭菜来，每日送两三次，他也陪她一齐进食，因此两人之间很快就变得十分熟稔。

尹世泽似乎酷嗜饮酒，每饭必饮，但只限一壶，据他说是因酒量有限，所以不敢多喝，生怕有了醉意之后，会做出失礼的举动。

第四日开始，银衣仙子佟秀陪他喝上两盅，这样又过了数日，两人越发熟稔。

尹世泽一来长得英俊，二来口才不错，又读过书，谈吐不俗，三来对佟秀彬彬有礼，除了偶然忘形地凝望住她，眼中发出无限情意之外，毫无失礼之处。

因此，银衣仙子佟秀渐渐对他生出好感，再说有这么一个不俗的人，每日相陪，亦可稍解芳心的寂寞，所以每日到时候便盼望他翩然降临，不知不觉已习以为常。

过了几日，这天中午佟秀照便先摆好盅筷，不久，尹世泽提着食盒进来。

他们把菜肴放在桌上，佟秀执壶筛酒，先替尹世泽斟满了一盅，然后自己也倒了一盅。

尹世泽举盅道：“我们先干一盅，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佟秀媚笑一下，道：“不，你先把好消息说出来，作为下酒之菜！但你可不能骗我，要不然我就不喝！”

尹世泽一怔道：“自然是干盅之后才吃菜。”

佟秀道：“我们都不是平常的人，当然与众不同啦！”

尹世泽道：“算你说得有理，这好消息就是三公已经赶回老家，我们暂时可以松一口气，用不着日夕紧张戒备！这消息怎样？值的干一盅么？”佟秀摇摇头道：“据我所知，他们都是老奸巨滑的人，说不定表面上说是回去，其实暗中监视你的行动！”

尹世泽又怔一下，她马上接着道：“不管这消息好不好，我们还是干盅！”尹世泽顿时露出大喜之色。

佟秀好像一点也不在意，举起酒盅。铁剑公子尹世泽首先一仰而干。她举着酒盅轻轻放在樱唇上，却不随他干盅。只见她皓腕肤光胜雪，那只白色细磁酒盅相映之下似乎颜色黯淡。

尹世泽凝视住她的玉面朱唇，但觉她妖艳之中暗蕴媚荡，当真是烟视媚行的一代尤物。心中暗暗忖道：“若得此女夜夜伴宿，纵然背叛三公，日日都有被擒处死之险，也是甘心……”

佟秀仍然不饮盅中之酒，眼珠微转，突然娇声问道：“刚才我一说干盅，你就露出大喜的神色，是何缘故？”

尹世泽怔一下，道：“你肯与我干盅，难道我不该欢喜？”佟秀道：“我们一向干杯的次数已经算不清，何至于这么欢喜？”尹世泽支吾道：“这个……这个……”

佟秀道：“你不敢坦白说出来？”

尹世泽沉吟一下，道：“我觉得我们之间感情大有进展，是以暗暗喜不自禁！”

佟秀微哂道：“你换了一种说法，虽然结果相同，但听起来却悦耳得多了！这杯酒里面……”她的面色一沉，接着道：“这酒可有古怪？”

第二十八章天姻

尹世泽乃是剔透玲珑之人，看她这种神情口气，分明已经看破了自己的阴谋，当下苦笑一声，道：“原来你已经知道了？我想你大概一辈子都不会上别人的当。”

佟秀放下酒杯，道：“我不妨告诉你，每一次饮酒之前，我都在我的酒杯里放一点秘制药末，这种药末如果碰到迷药之类的药物，便会冒起无数小泡沫，是以我一斟酒，就知道你已经在酒中弄了手脚！”

尹世泽颓然道：“既然被你看穿，我也无话可说。这事且不提它，我只想问你一句，我几时才可以使你回心转意，忘记皇甫维？”佟秀道：“最少也须一年时光！”

尹世泽皱眉道：“一年本不算长，可是你如果继续住在此地，三公他们势必查得出来！”佟秀道：“这一年我决不离开此地一步！”尹世泽道：“为什么？我们可以搬到隐僻的地方去，避开三公耳目，岂不是更为聪明之举？”

佟秀暗自忖道：“我如果不向他说个明白，说不定他哪一天会忍耐不住，与我决裂。倒不如目下向他摊牌，要等候一年……”

当下道：“三公他们查得出查不出我不管，但我答允在此地等候皇甫公子一年时间，在这一年期限之内，休想我依从你，一年以后，你或许有希望……”

尹世泽怔一下，道：“这样说来，我猜疑你曾答应他在一段时期之内，决不踏出大门一步，竟是对了？而这期限竟长达一年之久？”她轻轻颌首，接着道：“你可等得及么？”

尹世泽面色变来变去，最后长叹一声，郁郁而去。佟秀心中不免暗暗疑虑，但到了晚间，尹世泽仍如往常一样来到，他们虽然不再提及此事，但佟秀察看他的意思，好像已下决心等候一年似的。这天晚上半夜时分，佟秀已经上床安寝，忽然一条人影蹑足穿门过户，一直潜行到佟秀卧房之外。

此人一身夜行装束，手脚轻灵敏捷，只见他手中捧着一个西瓜般大的布囊，上面有一支奇细的金属针管长约一尺。这人把那支针管从门缝插入去，动作小心而纯熟，不曾弄出一点声息，接着用双掌挤压那个鼓得圆圆的布囊，好像要把囊内的水或气体从细针管挤入房内似的。

过了一会，那夜行人把扁瘪了的布囊折起，同时除下上面的细针管，轻轻放在一旁，似是不想携带在身，以免阻碍手脚。

他等候了好一会工夫，态度沉着老练，似乎这种勾当，已经做过无数次。

之后，他在门上弄了一下手脚，就把房门无声无息地弄开。房中飘散着一阵淡淡的异香，桌上银灯黯然，帐内却传出均匀的呼吸之声。

这夜行人甚是大胆，先把银灯挑亮，竟然笔直走到床前，撩起帐子。床上的佟秀仰卧不动，双目紧闭，长长的睫毛动也不动，双颊泛起红晕，一看而知睡得极熟，那睡态也美不可言，令人销魂荡魄。那夜行人似是想不到她这么妖艳媚荡，怔了一怔，眼看她两只玉藕似的玉臂裸露在外面，细润白腻的皮肤散发出难以忍受的诱惑。万籁俱寂中，室外突然传来一声冷森森的低哼，接着一道人影宛如奔雷闪电般飞射入来。

床前那个夜行人迅快缩手，回转头瞧看，但面上并无惧色。灯光之下，只见这个夜行獠头鼠目，相貌鄙俗奸险。

窗外飞纵入来的人忽然落在他身前，却是丰神俊美，面如冠玉的铁剑公

子尹世泽。两人对比之下，益发显出那个夜行人的鄙俗及尹世泽的俊逸潇洒。

尹世泽手中绰住他的铁剑，收宇之间笼罩住一片杀机。双方打个照面，那个夜行人似是看出他来势不善，露出无比凛骇之色。

尹世泽沉声叱道：“好淫贼，你走错了地方啦……”厉喝声中长剑疾送。那夜行人急急侧闪，但尹世泽剑势变得更快，唰一声已向那夜行人闪避的方面疾戳，两下凑得刚好，但见那柄寒光湛湛的长剑已经深深刺入那人肋下要害。

对方惨叫一声，尹世泽左手一伸，抓住那人衣领，连人带剑提高地面。床上的佟秀突然惊道：“什么人？”她霍地突起，圆睁双眼。尹世泽大大一怔，瞠目而顾。佟秀瞧瞧他，又看看他手中的尸体，长眉一皱，道：“他……他是谁？”

尹世泽深深吸一口气，镇静下来，道：“你怎么醒了？此人是下五门巨孽栾振，他的‘万妙色囊’乃是下五门三宝之一，与勾魂浪蝶香如海的摇香扇齐名！据说从来没有女人逃得出他的‘万妙色囊’的迷香威力，而你居然忽然回醒？”

佟秀举起双手转揉两边太阳穴，娇呻一声，道：“怪不得我觉得头昏得很……”尹世泽仍然用迷惑的眼光望住她，心中陡然掠过一念头……在银灯之下，佟秀的一举一动，都自然而然散发出诱荡人心的魅力。尹世泽双手一松，使得那具尸体坠落地上，发出“砰”地一声。佟秀愕然凝目瞧看，尹世泽已跨上床去，道：“你觉得怎样了？让我看看……”

他伸出手好像要去查看她的情形，蓦地向下一沉，食中两指迅快向她玉颈上的穴道点下，另一只手也同时疾出，擒拿她的手臂。

佟秀一身武功得自月公佟雷真传，这时已有反应，她手臂一缩，虽然仍然被对方五指拿住，却避开了穴道，颈上倒是被他点中脉穴，可是却不曾倒下。原来当尹世泽手指落下之际，她的玉颈也闪开了一点，因此尹世泽并没有点正穴道，并且感到她颈上皮肉一弹一缩，御去他大半指力。她双眉一耸，怒道：“你干什么？”

尹世泽哼了一声，左手牢牢不放，右手再发，疾点她身上穴道。佟秀举掌封拍，在这短短的空间及时间之内，双方各以迅快精微的手法，封拆了五招之多。

尹世泽叹口气，道：“原来你头晕也是假的……”

尹世泽也不多说，把尸体弄出去，不久就回转来，道：“今晚我回去想个计策，势必要把你迫出此屋大门，那时你无法向皇甫维交代，只好依从我了。”

第二日他一整天都没有来，佟秀饿了一日，以为他果真要用饥饿手段，不禁暗暗好笑，要知她最近已考虑过这个问题，假如尹世泽不送食物来，她就在大门内等候那个卖杂货的人，或是时时经过的卖花妇人代她去买食物。直到深夜，尹世泽没有来，她运功调息之后，便上床安歇，睡到半夜，忽然间被一阵奇异的声音惊醒，赶快跳下地，向外面望去，但见火光四起，并且传来劈劈啪啪的声音。

她楞一下，立刻决定设法救火，如果只有尹世泽一个人放火，料也不难扑灭！

出得屋外，只一眨眼工夫，四下火势大起。佟秀心中暗暗叫苦，仗着快疾身法，冒险纵入起火的屋宇间，找寻放火之人。

她还未找到敌人时，她居住的那座院子也突然起火。只见一条人影掠过，随手一扬，附近就冒起火苗，并且迅速蔓延。

于是，刹那间整座宅院都着火燃烧。佟秀试图用水浇灌，但这火势与寻常大不相同，被水一泼，反而更为旺盛。

她站在大厅中，四周火舌跳跃，一阵一阵的火光，照出她修长丰满的娇躯与及艳丽的面庞。

头上的屋梁大半着火，发出刺耳惊心的折裂声。

她苦笑一下，然后坚决地屹立不动，看来她当真没有离开火场之意。一道人影唰地飞入来，落地现身，正是那俊挺的铁剑公子尹世泽。他背上斜插着长剑，左手却持着一面精钢盾牌，右手绰住一支铁矛。他朗声道：“姑娘快走，迟一步就冲不出这一片火海啦！”佟秀淡淡一笑，道：“你自己走吧！”

尹世泽微愣，道：“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

佟秀沉重地叹息一声，道：“我劝你还是赶紧逃生去吧，我已决定留在此地！”

尹世泽面上神色大变，却见一条火龙自天而降，直向佟秀头上压落。尹世泽冲上去，铁矛疾点，荡开那根已经着火的屋梁，同时挥动盾牌，挡开好些冒火的碎片。

佟秀道：“我已经告诉你，我决定留在此地，你自家即速逃出去吧！”尹世泽心有不甘，喝道：“你疯了是不是？”

佟秀道：“笑话，我清醒得很，我告诉你，一个人的生死，总是难以自己作主，世上每个人见到危难临头，无一不是拚命逃走，不暇思索。但我已想通了这个道理，我要为我自己此生唯一的一次生死大事作主，这回不让命运摆布……”

尹世泽一方面由于炙热，一方面由于心中焦急，满面布满了汗水，环视四下一眼，只见上面完全着火，四面的墙壁已摇摇欲倒。若是倒将下来，就算有天大本领，也难以逃出这片火海。

形势危急已极，他眼珠一转，钢盾铁矛一齐近动，扑打纷纷飞坠的火团。突然倒转了铁矛，用圆钝的那一头，向佟秀身上穴道撞去。接着将佟秀背在他背上，大喝一声，直向外面熊熊火海中冲了出去……中午时分，一匹雄骏快马，驮着一个俊逸潇洒的年青公子，驰入富春。他已到过佟秀住处，那是已是一片废墟。此时，他又在一座宅院门前停下，只见大门紧闭，面上悲伤惆怅的神色渐渐消退。跃下马背，走到门前，举手敲动门环。

敲了好一阵，仍然无人出来，他陡然面色变得甚是阴沉，高声叫道：“舒倩……舒倩……我是皇甫维……”他叫了好几声，门内仍然静寂如故。皇甫维疑惑地寻思一下，突然一阵不祥之感泛上心头，当下四顾一眼，见附近没有人，立刻涌身纵入大门之内。

他迅快奔入去，大声叫道：“舒倩……舒倩……”厅子中回荡着他的声音，却没有人回答。

穿过厅子，奔入内院，目光到处，只见一具尸首，俯卧在院中的地上，因是俯伏之故，所以瞧不见面目，不知是谁。

但他已大惊失色，身形毫不停滞，直向上房扑了入去。

房中寂然无人，亦无凌乱的现象，于是他奔进内间。

只见那张绣床上衾枕歪斜皱缩，似是有人睡过之后，没有整理。这房中百物一览无遗，哪有舒倩芳踪？

皇甫维已不用四下找寻，他料想会在下人房中找到婢女的尸体，不然的话，怎会无人出来应门。他静静默立在碎镜之前，心中泛起一种深沉的悲哀。

舒倩那张美丽的面庞浮现在他幻想中，但却不是爽朗的笑容，而是痛苦地闭住嘴和眼睛。

接着，佟秀那张令人心荡的面影也从他幻想中浮现，而她却是恐怖地望着天空……

他深深叹口气，用力摇摇头，似是要甩去这些令他难以忍受的幻想。这时，他又想起外面那具尸体，暗自忖道：“看这里及佟秀居处被焚的情形，大概必是三公派人干的好事，据我所知，谷云飞熟恋着舒倩，尹世泽则迷上佟秀，这两人如果奉命动手，无疑会对调差事，免得下不了手。如果这个推测不错，外面那具尸体必是尹世泽或其他的手下……”

他举步向房外走出去，走到院中，用脚尖把那人挑翻过来，露出面貌，陡然一凛，当场怔住，不会动弹。

那人敢情正是狠毒多智的冷月神狐谷云飞，以他的一身功力，居然被人杀死，已是咄咄怪事，何况竟又死在此地？

皇甫维心下大惊，急急四下查看。

好一阵搜索，不见任何踪迹。

他脸色凝重，突发一声长啸，掠出大院，飞身跨上骏马，疾疾而去。他离开富春城，披星戴月，急急赶路，以摆脱心头的压力和疑惑。直至第四日清晨，骏马已然累倒，再不能爬起了。皇甫维弃马而去，跃上一棵榕树，举目望去，不由一阵欢喜。

此处曲曲折折山路，前日竟然走过，再往前行，就是魔窟天星坞的秘密通道所在地了。

转过秃山，一条大河拦路。正欲涉水过去，忽见一红衣女子，立于滩前。

那身影甚是熟悉，不由皇甫维心下一怔。他正欲上前探问，但见那红衣女子转过身来，讶然声过，竟是对面跑来。

有怔片刻，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人紧紧拥在一起。

要知，这红衣女子正是皇甫维夜思日想的舒倩，怎不令人惊喜。舒倩娇喘有声，委依在皇甫维怀中，全身不住颤栗着，连声道：“我找你找的好苦。”

皇甫维抹去舒倩腮边的一滴泪，端祥着那跳动着神彩的大眼睛，连声道：“倩妹妹，我也是，找你找的好苦，我刚从富春城回来。你哪里去了，怎的在这里相见？”

舒倩道：“我住的那个宅院，被冷月神狐发现了。”

皇甫维道：“我已知道了，所以才十万火急的赶去救你。冷月神狐……他欺侮了你吗？”

舒倩道：“他讨厌之极，多次前往纠缠，我难以脱身，就只好答应他，跟他一起出走。就在院子里，趁他不备，我就把他杀死了。”

皇甫维点了点头，道：“我在院子里寻查，看到了冷月神狐的尸身。”

舒倩道：“你如今这是要去哪里？”

皇甫维剑眉一耸，道：“去天星坞，与那老魔头决一死战。”

“你一个人，敢去闯天星坞？”

“我们人很多，飞羽真人，无闻长老等江湖英雄，还有少林八十棍僧，已经前往了。这一次，我们是志在必得，与圣女会合，将三大魔头一举击毙”。

言此，皇甫维豪情陡涨，气冲霄汉。

舒倩望之神爽，声道：“太好了，我与你一起去，那里我更熟悉。”

皇甫维一喜：“真的？别忘了，你可是三公的人。”

舒倩道：“我原来是三公的人，但现在我是你的人，我们永远不再分开。”

皇甫维心下大喜，朗笑声中转身欲走，却突地回首，将舒倩抱起，举过头顶，举着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向河对岸走去。

说笑之间，过了河，又转过一段山路，前面是一处陡峭的石崖。皇甫维用手一指崖下的一道石缝，声道：“看清了吗？那就是通往天星坞的秘密道口。”

两人走上去，舒倩声道：“维哥哥小心，那道石缝不足尺宽，极是狭窄，一个人只能侧着身子才能过去。万一有人在洞口里面把守，暗中偷袭，实是凶多吉少。”

皇甫维也正在小心从事，突然听到洞中有激烈的打斗之声，刀剑叮叮，暴喝声不断。一声轰响，有沿壁碎石震落，土雾飞腾从洞口荡出。

皇甫维一怔，又听出那暴喝声中夹有女人的声音。

无暇多思，他腾身飞入洞内，舒倩也紧跟其后。

洞内显得很宽阔，皇甫维举目望去，只见三丈远处，一个黑衣老者正在与两个女子动手。

那黑衣人动作快逾电闪，出手怪异，就在皇甫维一望之际，黑衣人竟是击出四五招，两个女子已堪堪欲败。

舒倩突地一声：“维哥哥注意，这黑衣人就是星公冷央！”

皇甫维自是识得，忙将舒倩往后再一闪，背上圣剑已然在握，厉声道：“老魔住手，佟秀和冷秋影有什么闪失，小心我将你碎尸万段！”

原来，那两个女子已听到舒倩呼喊“维哥哥”的声音，认出来者正是皇甫维，兴奋地高喊一声：“维哥，快出来帮我们！”

舒倩见皇甫维挥出圣剑，忙是向旁一闪，刀光一亮，双双直取星公。就在一瞬间，洞顶红光一闪，有两条人影又是电射般驰到，宛若两朵红云，每人手中各绰一把长刀，直奔舒倩而来。

皇甫维已然近前星公，圣剑神威大显，一时将老魔镇住，冷秋影与佟秀忙是一跃，与舒倩站在一起，三人与那两朵红云缠在一处。这两个身穿红衣的人，乃是天星坞的人，三女子自是认得，但听舒倩一声厉喝，道：“小子，还不快罢手！你兄弟二人要为魔头拼得一死吗？”

两个红衣人虽然年纪尚轻，但刀法威猛，腕力奇强，也不答话，一轮急攻，将舒倩、佟秀、冷清影击退数步。

皇甫维施展着家传的秘学，奇招迭出，仅是片刻功夫，已有两三次险险击中星公冷央。

冷央见皇甫维不但手法招数出得怪异，每一招都恰好克住自己，而且一身功力深厚强猛，丝毫不弱于自己，不由得心下一惊，又是向后退了一步。这一退非同小可，斗志已然沉消，突发两掌，厉啸声中，转身就走。他这动作极快，皇甫维来不及向众人招呼，急急追跟而去，转眼隐设在秘洞之中。

入口处的三女，仍在与两个红衣少年缠斗，战况剧烈异常。

红衣二兄弟刀法奇奥威猛，每人都是力敌当世高手的猛将，一时之间，与三女子缠斗，未见有败象露现。

转眼之间，三女子看皇甫维已然失去踪影，不知去向，怕其有险，是此同时狠出杀手，欲将红衣二兄击毙，好去救援皇甫维。

又是一轮猛狠打斗过后，红衣二兄已经变得狼狈不堪，只有招架之势，难以寻到转机。

在这狭窄洞中打斗，难以急纵飞跃，一味被三位狠辣的女子围攻，自是只有吃亏一路。

又是数招拆过，一个少年惨叫一声，但仍挥刀急入，竟是使出护身救命的招数，严密封住自己。

另一少年见兄弟惨叫，稍一分神，招数略滞，手中的长刀已经被击落在地上。

舒倩又一声厉喝：“舒风！舒火！再这样缠下去，我等真的要拿你的命了！还不快快退下！”

这娇声一喝，震得洞内脆响不止，也撩得二兄心头一颤，一个大跃，双双退至一旁。

佟秀声道：“倩姐，不要饶了这厮，看我一剑废了他！”

冷清影忙是一阻，道：“且慢，风火二兄弟平时待我们不错，他们眼下又受了重伤，该是饶他们一命。”

又转向二兄，道：“你们可知道，如今天下的武林高手都云集在此地，三公多行不义，终是自食恶果，你两个若有善恶之分，就马上离开这时。如若不然，不用那些江湖高手，我们三人也不放过你们！”

红衣兄弟相互一视，似是不甘心败在三个女子手中，但这三人武功实在高强，自己又身负重伤，要想活下去，唯有认输离去。两兄弟相望无语，互相搀扶着，向洞口走去。

舒倩道：“维哥哥已经孤身入坞，去追讨三公了，形势极为严峻，我们赶紧跟上去……”

佟秀、冷清影同应了一声，一起向前飞奔，高呼道：“维哥哥，你在哪里？”

洞中隆隆作响，没有人在。此时的天星坞中，当真是杀气冲天，战云密布。从坞内望去，屋宇楼台以及到河岸的这一段路面，仍有劫火遗存，当中是一片大旷场，草木已然毁支，几座楼台也被烧得只剩枯桩。

大广场上，人头涌涌，如蝗若蚁。这些人个个身穿劲装疾服，手持一式利刀。从衣服颜色上，可以看出这是聚集了太阳谷、冷月山庄及天星坞所有的人手。其中还有多名和尚。

在这广场中心，刀剑寒光中围困着一人，乃是心池圣女。

心池圣女身披一袭白衣，衣袖飘飘，凝立不动，如同莲池内万千荷叶之中，一朵白莲挺出于碧绿荷叶之上。远远望去，那景象极是奇异，让人一时惊诧，感到这白莲似的圣女，散发出一种动人心魄超尘拔俗的美。

围在圣女近处的，仍有二十组持刀大汉奔驰跃动，这“五百罗汉大阵”的确难以攻破，圣女欲想脱险，也是万难。

五百罗汉大阵的外围，大多已停止跃动，已然躺卧在地上，尽量休息。有穿梭之人送来食物，供给在中层的人食用。看来，这五百罗汉大阵显然了得，有休息的，有用饭的，有奔驰跳跃的，能战能防，有劳有逸，任凭多少人马，在短时间内怕也难以闯出。

皇甫维已冲过秘道，奔出那片被火烧过的屋宇，一眼瞧见圣女被困的景象，立时大喝一声，向五百罗汉大阵冲过去。

奇的是，此时三公却不在战阵，不知去了哪里。

皇甫维在近靠大阵之际，数队劲装大汉纷纷起身，几番跳跃，竟是闪开一条通道，直达围困圣女的中心。

皇甫维未作多思，厉喝着，直向圣女处奔去。

心池圣女见得皇甫维奔来，不由身躯一震，声道：“维儿，多加小心！三公他们早已隐在阵中……”

圣女的声音虽是低沉，却显得温柔悦耳，远在十余丈远的皇甫维，不由心下激动，更激起壮志豪情，虎目生威，透来凛凛神光。

恰在这时，罗汉大阵的两组人马，突地截住去路，十把利刀齐齐指住他身上的要穴，疾疾攻到。

其间一人的利刃威力绝伦，招法诡异，皇甫维目光微闪，已看清这个领队之人，竟是三公之一的日公舒涛。他冷笑有声，直取皇甫维心背大穴。皇甫维以家传心法来对敌日公，攻了数招之后突地手法一变，手中一把圣剑大开大合，勇猛绝伦，涛涛滚滚幻出一片光华，直袭过去。

刚刚敌住日公，但见又有两组人马向前跃动，先后来攻而至。每一组中都有一柄势不可挡的利刃，功力极为深厚。原来，三公此时亲自出马，分别隐在每一组中。

这样一来，三公联手，威势极大，使得皇甫维不但难以向圣女靠近，而且一时也拿不下敌人。

险险之时，另有三组人马跳跃移近，由一名和尚掌领，瞬间攻到。

先由三公率领的人马本是一攻就退，无论取胜与否，也由续来者抢攻。此时，他们又卷土重来，六组人马穿梭往来，车轮般滚动，彼此间首尾相接，煞是威猛。

又是几十招拆过，皇甫维已然现出危相，陷入被动局面。四周刀光形成许多股凌厉无比的压力，片刻之时，在他四周已有十组人马发动攻势，宛若狂风暴雨一般，使他根本无暇思忖反攻之法。

眼见得八百罗汉大阵出击立动，联手严密。三公便撤身而去。

皇甫维早已领略过五百罗汉大阵的厉害。但今日更觉其威势无比，被对方一阵轮番猛攻，几乎抵御不住。

原来，自上次皇甫维与化心老尼战过一次之后，三公手下人等已得到临场经验，并做了适当调整，再加上心池圣女在此处已困了好久，罗汉大阵更为熟练，显得固若金汤。

皇甫维难以取胜，只得随战阵的变幻而腾跃闪跳，已经转到心池圣女背后的那一面。

突见五岳掌门、吴家二老及点苍怪剑张搏云等八位高手冲入广场。挡住去路。他等略一停步，正待齐齐攻去，突见那五百罗汉大阵的人海裂开一条通道，直抵大阵中心。

众人目光沿着人墙中的道路向前望去，只见心池圣女凝立不动，身上白衣被周围跳动的大汉身形带起的风力，吹得飘飘拂拂，宛若天上仙女。

八大高手人等一见这般情景，顿时热血沸腾，目放异彩。无闻长老此时大喝一声，放步而行，向阵中奔去。

其余七位高手都纷纷跟上，舒倩、佟秀、冷清影三人亦已赶到，娇喝有声，随众冲入。

这一次大有改观，形势有转。八大高手各施绝艺力冲猛扑，眨眼之时，已有四名劲装大汉受伤倒毙。

舒倩等三女子更是深谙此五百罗汉大阵的威力，但也是深知大汉们的跳跃进逼的路数，是以联手对敌，自是强于大阵的一个方阵，故而越战越猛。

日月星三公见手下已有数人伤亡，又见舒倩、佟秀、冷清影三个叛逆也在场，更是忿恨填膺，手中大刀全力施为，不到半盏茶的时间，八名高手及三女子，也是陷入被动局面，处于劣势，无法拿下敌人。

无闻长老见这五百罗汉大阵已是操练得极为成熟，虽然不能和少林寺真正的罗汉军所布之阵可比，却也厉害非常。正自惊险之际，突见皇甫维已然跃到近前。

当下，皇甫维暗嘱人众，设法集结在一处，不得被大阵冲散，个个击破。

一众高手晓得皇甫维之意，如若被冲散，就凭这三个魔头就可以将人一一收拾掉，故而按皇甫维意志行事，彼此互相携手照应。

日月星三公见人等采取守势，心下一喜，只要皇甫维等逃脱不掉，在此恋战，必将被消灭。这五百罗汉大阵威势奇大，越战越勇，焉有皇甫维等的好处？故而，三公一喜，暂时不动，又是先后隐去。

片刻之后，皇甫维趁老魔不在之机，以传声之法，暗授机宜。众人迅速行动，渐渐顺着阵势移动的方向，缓缓转移。看准时机，皇甫维突然发出暗号，八位当代高手及三位女子，一齐联手施展威力。只见刀光剑影冲天而起，宛如一支利矛，直指向大阵的中心，势如奔雷。

那些阻住他的劲装大汉，见敌手发动，更是跃动不息，急如穿梭，发出震天动地的杀声。

怎奈皇甫维与八大高手等早有预谋，个个武功高强，动作快如闪电，是以眨眼之间杀出一条血路，抵达大阵的中心。

心池圣女一张慈祥的笑脸，注视着这一众高手，见他们身上都溅着血迹，明眸中陡然涌出清莹的泪光，心中的激动之情完全表露出来。皇甫维深施一礼，道：“皇甫维拜见圣女。”一时，心池圣女两眼含泪，欲言又止，急是上前挽起。未及叙话，皇甫维又是一拜，乘势而起，又是冲入敌群。原来，乘人众相见之机，罗汉大阵已是重新集结，跳跃逼近了。

眼望皇甫维冲入敌群，威势无论，心池圣女担心地自语：“维儿，维儿……”

无闻长老等众上前施礼，合什道：“一别数十寒暑，圣女风华依旧，足见修养功深，贫僧不胜景慕……”

心池圣女回礼道：“我见你等冲入大阵，心中甚安，果然得见众人神勇的风采，敬佩之余，并感谢诸位盛情……如此情绪激动，却被大师见笑了。”

无闻长老一声长叹，道：“圣女过奖了，贫僧伴同皇甫维能抵达圣女大驾之前，但恐怕难以冲出阵外……”

他远处一望，又道：“这五百罗汉大阵甚是神妙，任是盖世高手，也难以力敌，必须智取。贫僧查看这形势，发现阵法，变化灵活异常，主要是因为贫僧有不肖师弟暗中主持，是以智取之法，也是万难成功。本来，有圣女大驾出手，加之皇甫维之威，我等附骥尾，仍可冲出阵外，但此地势广阔平坦，大阵易于移动，我等纵然全力施为，此阵仍可抢先变化，截住我们的去路……”

圣女眉头一皱，声道：“大师的意思，是说我们今日竟无法脱身了？”

无闻长老道：“如果敝寺徒众能够及时冲入坞来，这座大阵，不消多时便可烟云散去。”

圣女听此，面色凝冷，连连点头，内心沉重异常，向四下望去。

眼见五百罗汉大阵一队队穿跃盘旋，神秘莫测，令人心急如焚。

但见圣女脸色一动，对众人道：“今日的局面，我们凶多吉少，难有战胜的把握，因此，我要借这短短的宝贵时间，向各位宣布一些事情。”

众人听其语气沉重，都凝神聆听。

圣女道：“二十年前，我因无法赢得一皇，是以委身于他，换得天下武林二十年的太平……”

这几句话虽是万分惊人，可是那一干高手都没有反应。事实上，大家都好象暗暗测想到了这种可能，只是不敢多想而已。

圣女接着声道：“我不但愧当圣女二字，甚且有了孩子，那就是你们都认识的皇甫维。”

众人听此，抬头望向战阵中浴血相搏的少年英雄，也没有露出惊讶之色。娄真人见圣女没有再说下去，当下道：“诸位英雄，圣女她老人家也是前日才晓得皇甫公子乃是亲生骨肉之事，贫道也在场听到三公的话，所以才明白原委。”

一顿，又道：“二十年前，圣女生产之际，因隐居乡间，一日离村散步，腹痛难支，恰被尹世泽双亲路过相帮，平安生下一子。尹世泽双亲是武林黑道名家金眼雕尹固及罗浮妖程丽，他们二人认出圣女来历，执礼甚恭。是以圣女遂将男婴托尹固夫妇抚养，这也是何以后来圣女将心池武功传了一部分给尹世泽之故……”

娄真人扫视着人众，接道：“皇甫公子命运甚奇，他至今可能尚不晓得自家生身父母是谁，说来内情曲折，似是上天有意安排……”

“当时，尹氏夫妇本是有意帮助圣女，可是后来暗暗吩咐抚养皇甫公子的人折磨公子，后来怕那人泄露，设法放一把火，把他们烧死。皇甫公子被人自火中救出，这时已有三四岁，便被一位善人收养了去，一直住在富春。这位善人，却巧就是武功已失的一皇，他大概见皇甫公子根骨奇佳，有意传以武功，是以收为义子。那程丽明明知道皇甫公子下落，却不肯告知圣女……”

人等听此大怒：“真是该死，这女人为什么这样做？”

娄真人道：“原来，尹固见过圣女之后，竟然念念不忘，是此惹起妖姬程丽的妒恨，便用此来折磨圣女。”

无闻长老听此一叹，诵声佛号，接道：“情之一字，乐少苦多，但自古至今，又有多少人参悟得透？贫僧实想不到圣女也遭遇到这么多的痛苦……”

圣女缓缓摇头，道：“世人如若勘破情关，不啻参透大乘佛法……”

无闻长老听此微微一笑，随即不胜感慨，转目四看，望向罗汉大阵。

突地，立在最后面的舒倩走上前来，施礼道：“圣女前辈，晚辈心下焦急，有一事相问。维哥哥在阵中极是危难，阵法变化迅速，如潮涌涌，我想是维哥被围在阵中了，您老……”

圣女点点头道：“不错。罗汉大阵中，皇甫维正自孤身被困。”此时佟秀、冷清影也是上前，与舒倩同声道：“前辈，我等大惑不解，请您老明示。维哥哥即是您的儿子，如今又处危机之中，您老为何不出手救他？江湖盛传您身怀绝世武功，冲过去使维哥哥脱险，我想并非难事……”

心池圣女听此，脸上泛起圣洁的一笑，道：“我早被困在这战阵之中，

一直是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很少出手……”

娄真人听此一叹，道：“圣女老人处在这种境地，尚存悲天悯人之心，不肯出手滥杀……实是令我辈景仰！”

众人皆默默无语，似是被圣女此情所感动。舒倩等还想说什么，佟秀使个眼色，三人一齐发动，冲向罗汉大阵，去救援皇甫维。

三女子扑入，但见那阵法渐渐转动，先前外围休息的人，此刻已经全部动身，迅速奔走，变幻位置。

无闻长老一怔，道：“看来这阵势已发动了最终攻势，马上要施出更大威力，诸位请速速戒备！”

飞羽真人道：“阵法此刻发动，无疑是三公下了令，欲将我们一举歼灭，他得以横行天下。”

此刻，心池圣女微微动容，凝目远眺，观看阵势，亦显忧心如焚。

无闻长老观阵片刻，突道：“贫僧原来测不透为何阵法迟迟没有发动，直到到现在才现出迹象，原来这三公有意先除掉皇甫公子，然而集中全力来对付我们。”

圣女听此，身形又是一震。

飞羽真人道：“请问无闻长老，那三个女娃已然冲入阵内，与皇甫公子联手，他们大概能支持多久？”

无闻长老脸上肃然，沉声道：“怕是支持不了半盏茶……那三公就要亲自出手了……”

言毕，他突地一声暴喝，疾跃而起，向大阵冲去。左手大袖一拂，震开数名大汉，右手使出大擒拿手法，已抓住一名劲装大汉的手臂。

众人惊望之余，突见老和尚已凌空飞回，手中还提着那名劲装大汉。

那大汉瘫如死人，无闻长老放开手，那大汉立稳身子后，突然挥刀，向心池圣女劈去！

这一来众人大怒，齐齐出手，但听数声劲烈风起处，那名大汉已中了四五下内家手法，登时惨哼一声死去。

心池圣女见敌人这般气势，当下平地而起，若一片白云向东北方向袭去。

无闻长老等众见此，紧紧跟上，联手应敌。

皇甫维被困之地，是在正北方，而心池圣女领头所攻之地，是在东北方。虽然方向有差异，但众人心里十分默契。

无闻长老一手挥动禅杖，一手拳掌互用，威风凛凛，杖风拳力所至之处，皆是人仰马翻。

心池圣女此时也显露绝艺，双袖频挥，袖风虽然没有劲烈风声，但发出的潜力都远达一丈之外，当者无不披靡。

战阵中的皇甫维，望见圣女亲自出手，眼中流露出坚毅的光芒，更为豪情万丈，力出杀手，转眼击退近在身边的一列劲装大汉。

战阵呈现混乱之相，众人见此更为兴奋，乘机争冲。突然，一阵急促的钟声响起，四面八方的劲装大汉迅急奔逐，变换战位，却没有人进攻。趁此机会，皇甫维剑倨一竖，口中一声厉啸，宛如迅雷疾击，一直前冲。所过之处，那片罗汉大阵的人海，顿时波分浪裂，血光回溅，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眨眼之间，皇甫维联同舒倩、佟秀、冷清影，已然冲破一道密密的人墙，迅速向心池圣女处靠拢。

心池圣女一袖震退身边几个强敌，身子一旋，已然落在皇甫维身边。她

流露出无限的慈爱，两眼凝望着皇甫维，柔声道：“你受伤了吗？”

皇甫维举举手中圣剑，傲然道：“有您老人家的这把圣剑在手，敌人岂能奈我何！”

心池圣女陡然一阵心酸，涌出两滴珠泪，满面哀愁的表情，就象那幅画一般！

皇甫维望过，不觉呆怔在那里，嗫嚅声道：“您老……怎么了？可是想起了我的义父？”

心池圣女轻声一叹，道：“想不到我找回亲生爱子时，都是在这般凶险可怕地方……”

皇甫维一怔，圣女又道：“我此生还没听过你呼唤为娘之声。你如果肯叫我一声娘，我虽死无憾……”

皇甫维又怔了一下，凝视着圣女，突然感情激动异常，热泪盈眶，轻声叫出一个“娘”字，泪水便直流下来。

在这一瞬间，皇甫维也不知为何，眼前掠过心池圣女一生的寂寞痛苦，以及自己此生孤苦伶仃的深愁哀怨。

心池圣女激动地伸臂搂住儿子那健壮的肩膀，凄然道：“维儿啊，你受了许多苦，都是为娘的过错……”

她抽抽咽咽地说了这两句，突然间恢复了平静，声道：“维儿，我们不能死在这阵中，我们一定要冲出去，我们母子再也不分离！”

皇甫维听此，精神一振，拭去眼泪，慨然道：“娘说得是，请娘放心，我们能够诛杀恶魔，然后去找回爹爹……”

这时，四面八方的如潮刀光，更加紧密猛烈，如巨浪怒涛般阵阵涌到。

皇甫维望了母亲一眼，仰天清啸一声，冲入滚来的浪涛，手中圣剑左挥右挥，威势大震。冲上来的劲装大汉们，眨眼间倒下了一大片，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皇甫维出手的威势，使得心池圣女乃一众高手精神大振，正要乘机冲出，谁知人影连闪，日月星三公齐齐出现在眼前，联手发招，袭向了皇甫维。

三公招数虽然不一，但一齐出手，森森刀气汇集成一道崩天裂地的狂涛洪流，登时阴扼住皇甫维的威势。

恰在这时，一名劲装大汉匆匆奔到。这大汉见皇甫维与三公大战，刀光如幕，一时竟找不到机会说话，只好提高嗓音道：“启禀老坞主，适才八十一名少林和尚及二十余名各派门人，一起冲入坞中，这一批敌人现在已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了，外围的罗汉大阵已堪堪落败……”

三公闻言，顿是一阵惊惶，心神一分，险险被皇甫维和圣女所伤。

三公不约而同地想到撤退出去，先对付外围的那批敌人，怎知皇甫维与圣女联手相攻，招招紧逼，一时难解难分，无法离身而去。

无闻长老听知门下僧众已经攻入阵中，立刻传声下去，将诸位高手分成两组，分向东西冲击去，扰乱敌阵，以利与外围会合。

五百罗汉大阵霎时间呈现一片混乱景象，杀声震天，血流成河，不到顿饭时间，罗汉大阵的人马死伤过半。

天星坞败势大现，这时，众人所过之地几乎已无有反抗之敌。但见，皇甫维正气势大盛，一把圣剑在握，力战三公，而心池圣女立在一旁，静静观看。严密注视着战况，时而出言指教，皇甫维越战越勇。眨眼之间，又有一队少林和尚冲到，无闻长老朗朗诵声佛号，慈目中掉下两滴泪来，自语道：

“门下弟子伤之甚少，深感我佛慈悲，暗加护佑之恩……”

这时，五百罗汉大阵已然溃散，四下传来痛苦呻吟之声。一众武林高手及百余门下弟子，围结成一个大圈，围看着圣女指点着儿子皇甫维，激战三公。

此时，人众无不屏息凝神，声响不闻，已激战了三十余回合，皇甫维英勇无伦，却仍没有拿下三公。众人都在焦急之时，忽见三个人联袂走出来。右面的一个身材颀长，黑布中露出一对精光四射的眼睛，四下望了人众一下，突地将头上的黑巾摘掉。

无闻长老首先一讶，这时才看清，当中那人乃是被两侧用肘轻轻抵住，才得以站住，而此人正是苦苦寻找不见的无意长老。

两侧之人现出真面目，右边身材颀长之人，须发大半灰白，面目清秀，却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威严气度。

左边那人是个中年汉子，乃是江南孤客吕东青。人众愕然，猜出那风度威严之人必是“一皇”皇甫孤无疑。

无闻长老凝望了一阵，缓声道：“皇甫施主数十年来历经苍桑劫难，竟至苍老至此，贫僧几乎识不得了……”

老人微微一笑，扫视人众一眼，算是打了招呼，然后缓缓举步，向战圈走去。

众人知他是“一皇”，自是无人敢阻拦。吕东青把无意长老往无闻长老身前一送，道：“令师弟一会就能醒来，大师最好先照料一下。”说罢，向皇甫维身边走去。

此时，日月星三公齐齐煞住招数，瞠目凝视着一皇，都变成了木鸡一般，动也不敢动一下。

皇甫维抬头看去，看到义父老人，不觉一怔，神色大变，惊喜交加，手中的圣剑竟是跌落在地上。

“一皇”迳向心池圣女抱拳作揖，道：“昔年一别，倏忽已是二十年。今日能够在此重逢，不免有恍如隔世之感！”

圣女美丽的面上，颜色忽青忽白，可她心中何等激动。她长透一口气，道：“天啊，你真是皇甫孤？你的样子，正如我想象中一样……”

日月星三公立于一旁，不敢逃走，大气也不敢喘。

天尊者低声向无闻长老道：“禀告师伯，弟子等乃是得到皇甫孤老前辈施为，打开水道才能进坞，接着又得他擒下无意师叔，并且在大阵中隐身相助，才使我寺僧侣伤之极少……”

这时，人等都敬慕地望向一皇，却见皇甫维举步上前。

皇甫孤伸手拍拍儿子的肩头，道：“好孩子，我们父子相依十多年，却不晓得乃是亲生骨肉……”声音虽是和煦异常，却是微微颤抖。

他接着又道：“孩子，现在你先站在母亲身边，一来你们相聚的时间太少了，二来我想看一看你们母子站在一起时的情景……”

心池圣女美目中涌出泪光，娇躯微微发抖，皇甫维道：“娘，你愿不愿意放弃世上的浮名，和我们父子团聚厮守？……”

心池圣女重重点了点头。

突地，日公舒涛大声道：“小的背叛之罪，已无可赦，只求大爷赐予速死……”

皇甫孤凝视着三公，徐徐道：“罢了。我已经深感过去有违反天理人性

之处，对你们也不加深究。现在，我要把你们的一身武功废去，然后送给无闻和尚他们，等他们召集天下武林同道，公平处决，你等感觉怎样？”

日月星三公一听，敢情尚有生还之机，登时齐齐躬身行礼，表示诚服……

而皇甫维在得知佟秀在半途中解开穴道，将尹世泽击落了悬崖，不禁感叹而又欣慰的一笑。

又问及冷倩影才得知那天她被舒涛击得昏死过去之后，恰被苏醒过来的化心老尼相救，逃出了天星坞。

皇甫维向父母禀告了自己与三女及乔诗萍之间的关系。心池圣女遂于皇甫孤商议主持儿子婚礼之事。

那边厢无闻长老等五岳掌门、武当娄真人、吴家二老、点苍张搏云等五人一齐走过来，向皇甫孤等父子三人告辞别去。无闻长老道：“武林从此得到靖平，皆拜三位所赐，贫僧等刚才商议妥当，出坞之后，便在富春召集天下同道，公议处决三公数人，至于贫僧的不肖师弟，将以本门叛逆重条处决。贫僧个人参与这一切之后，从此不出少林一步。皇甫公子的婚礼大典，恕贫僧未能亲往致贺，但此间诸位道兄及施主都希望婚事能在富春举行，俾天下同道，均得而瞻仰老施主、圣女及公子丰采。

皇甫孤和圣女笑着应承这么办，于是与一众高手一一作别。本书至此，亦告结束。

—全书完—

